

國語解序

吳韋昭撰

雅麗可謂

明

也其明識高物善作者也其知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

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

福發起

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

史遷頗

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

史遷頗

諸子之倫也

史遷頗

匡  
(公分)

17.6 x 12.4

02058  
4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書碼:	史部雜史類	先秦之屬	西漢
書名:	國語		
著者:	吳韋昭注	二一卷	四册
板本:	清乾隆七年	孔氏詩礼堂刊	校樣本

國語解序

吳韋昭撰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  
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  
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知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  
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知伯之誅邦國成敗  
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  
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  
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  
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

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始更考校是正疑繆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閒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尙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註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聞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

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凡所發正一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國言角  
言亦宜  
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始更考校是正疑繆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閒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尙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註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聞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

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彙編

月

言部



國語第一

雲陽 章 昭 弘 嗣 注

闕里 孔傳 鐸 振路 校

周語上

穆王將征犬戎

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

別名在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

曰凡蔣邢茅胙

先王耀德不觀兵

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

兵者有大罪惡然後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戢聚也威

誅不以小小而示威武

觀則玩玩則無震

玩躡也震

國語

周語上卷二

一

周語上卷二



懼也 是故周文公之頌曰 文公周公旦之謚也 頌時邁

此詩巡守告 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 載則也 干盾也 戈

祭之樂歌 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 載則也 干盾也 戈

下已定聚斂其于戈 韜 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 肆陳也

于於也 時是也 夏大也 言武王常求美德 允王保之

故陳其功於是 夏而歌之 樂章大者曰夏 允王保之

允信也 信哉武王能 先王之於民也 茂正其德而厚

保此時夏之美也 其性 阜其財求 阜大也大其財 而利其器

用 器兵甲也用 明利害之鄉 示之以好 以文脩之 禮

也 使務利而避害 懷德而畏威 故能保世以滋大 守保

也 滋 昔我先世后稷 后君也 稷官也 父子相 以服事

也 益也 虞夏 謂棄為舜后稷不 及夏之衰也 棄稷弗務 棄廢

謂啓子太康也 廢稷之官不復 務農夏書 我先王不

王而自竄于戎翟之間 竄匿也 堯封棄于郟 郟西接

王 竄比下也 棄時 上 息 纂脩其緒 纂繼也 脩其訓

不忝前人 奕亦前人也 載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以慈和 事神保民 莫不欣喜 保養 商王帝辛大

民 商殷也 大 丁民 商殷之本 號辛紂 虐民弗忍 欣戴武王以

民 商殷也 大 丁民 商殷之本 號辛紂 虐民弗忍 欣戴武王以

忝前 奕亦前人也 載 至于武王

不忝前人 奕亦前人也 載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以慈和 事神保民 莫不欣喜 保養 商王帝辛大

民 商殷也 大 丁民 商殷之本 號辛紂 虐民弗忍 欣戴武王以

曰 失 不 生

天

天

天

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時邁也。此詩巡守告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載則也。干盾也。戈

祭之樂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載則也。干盾也。戈

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肆，陳也。

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允王保之。

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

允信也。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

其性，茂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而利其器

用，器兵甲也。用，未邦之屬。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以文脩之。

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以服事

也。滋，益也。昔我先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窳。以服事

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窳也。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棄廢

謂啓子太康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夏書：我先王不

窳用失其官，必失稷官也。不窳，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

立而自竄于戎翟之間。竄，匿也。堯封棄于郟，至不窳

戎比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纂，繼也。脩，其訓

典，訓教也。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

不忝前人。奕，亦前人也。載，成也。忝，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

惡于民。商殷之本號辛紂，紂大惡大為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



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

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領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

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

商以前并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

所彌除畿內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

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

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各世俗所習

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

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以相况矣邦外侯服

以蠻服為要服足以相况矣邦外侯服

也言諸侯之近者蕞一來見侯衛賓服

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

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而見采圻

貢助祭于六職

要服者貢

荒服者王

見無數

也此采地

也

甸服者祭

賓服者享

侯服

也

采圻之外曰采圻

采圻之外曰采圻

采圻之外曰采圻

采圻之外曰采圻

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

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中央故夏書曰五

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

商以前并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

所彌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

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

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

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

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邦外侯服邦外邦畿

以蠻服為要服足以相况矣邦外侯服邦外邦畿

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服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

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侯衛賓服也侯侯侯

也衛衛侯也言自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

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

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

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蠻夷要服也蠻夷圻

家之說皆紛錯不同惟賈君近之蠻夷要服也蠻夷圻

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

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

外謂之要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戎翟荒服

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戎翟荒服

國語

司馬公上卷一

三

寺豐堂

者祀供月祀也堯舜及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

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

見也皆以所貢助祭于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

其職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

來祭要服者貢服六歲一見荒服者王也周禮九

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日祭日祭祭于

瑤為贊詩曰自彼氏羗莫敢不來王日祭祖考謂上

食也近月祀月祀于時享時享于歲貢歲貢于終王

漢亦然月祀魯高時享二祀歲貢壇終王

終謂垂終也朝嗣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意志

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言言

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有不祀則脩言言

先脩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

令有不享則脩文文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

也語曰信于名有不王則脩德遠人不服則脩序成而

則上下不干有不王則脩德文德以來之序成而

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于是乎有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告不王謂以文

之地遠者舉輕也于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有攻伐之兵伐

也祀有征討之備征不有威讓之令讓不有文告之辭

也告不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于德無勤民于

王也勞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

也仕犬戎大畢伯仕犬戎氏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

子以其貴瑤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

來見王也服之禮以責犬戎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而示之兵非也幾危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能帥舊德而

頓敗也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氏循先王

聽穆王責其有以禦我矣禦猶應王不聽遂征之毋

其享也其享也

寺豐

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  
瑞為贊詩曰自彼氏羗莫敢不來王  
日祭日祭祭于  
食也近月祀月祀于時享時享于歲貢歲貢于終王  
漢亦然月祀月祀于時享時享于歲貢歲貢于終王  
終謂垂終也朝嗣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意志  
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意志  
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  
先脩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  
有不祀則脩言言  
也令有不享則脩文文典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  
語曰信于名有不王則脩德遠人不服則脩序成而  
則上下不干有不王則脩德文德以來之序成而  
有不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于是乎有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讓告不王謂以文  
之地遠者于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有攻伐之兵伐  
舉輕也

也祀有征討之備征不有威讓之令讓不有文告之辭  
告不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于德無勤民于  
遠勤勞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  
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  
子以其貴瑞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  
來見王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  
服之禮以責犬戎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而示之兵非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幾危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能帥舊德而  
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能帥舊德而  
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氏循先王  
聽穆王責其有以禦我矣禦猶應王不聽遂征之毋  
其享也

鹿以歸

白狼白鹿

歸 白狼白鹿 自是荒服者不至

犬戎所貢

詩禮

恭王游

姬

恭王穆王之子恭王

從 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

姓有三女奔之

其母曰必致之於王

之母欲使

夫獸三為羣

粲美

王田不取羣

下眾不敢誣眾也

王御不參一族

以備三不參一族

夫粲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

女而何德以堪之

王猶不堪况爾小醜

十王滅密

密今安定

小醜備物終必亡

言德小而物備 庚

滅密

密今安定

厲王虐國人謗王

厲王之子厲王胡也謗誹也

召公告王

曰民不堪命矣

召公告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為

王怒

得衛巫使監謗者

以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

以告則

殺之

巫言謗王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召公曰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也

是鄣之也

鄣防也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

也甚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川之潰決

民亦如之

民之敗

也

亂害於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

白狼白鹿犬戎所貢

自是荒服者不至

王穆

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

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也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

姬有三女奔之

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

其母曰必致之於王

之母欲使進於王

夫獸三為羣

自三以人為羣

人三為衆女三為粲

粲美貌

王田不取羣

不盡羣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公行下衆

公諸侯也

下衆不敢誣衆也禮國君下鄉位遇衆則式禮之也

王御不參一族

御婦官也參三也一

女而何德以堪之

堪任也

王猶不堪况爾小醜

醜類也王者至

尊且猶不堪况女小人之類乎

小醜備物終必亡

言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以亡

康

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密今安定陰密縣近涇

厲王虐國人謗王

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謗誹也

召公告王

曰民不堪命矣

召公告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為王鄉士言民不堪暴虐之政令

王怒

得衛巫使監謗者

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

以告則

殺之

巫言謗王王則殺之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不敢發言以目相盼而已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弭止也 召公曰

是鄣之也

鄣防也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

甚也 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川之潰決害於人也

民亦如之

民之敗亂害於

也上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治也為民者宣之使言宣

也放也觀民所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

以知其得失獻詩以風也瞽獻典無目曰瞽瞽樂史獻書史外史

列士上士也外史掌三皇師箴師小師也箴箴刺瞽賦無眸子曰

五帝之書鄉列士所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百工

獻詩也諫謂百工執技以事上者諫者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

不得達傳以語王也庶人卑賤見時得失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

也親戚補察補察補過察政也傳曰自王以瞽史教

誨瞽樂大師史大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耆艾

脩之耆艾師傅也脩脩理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也是

以事行而不悖悖逆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

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猶其

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

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

惡者備之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阜厚夫民慮之於心而

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

何與辭也能幾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

流王於彘流放也彘晉地漢為彘

為也榮  
天諡也

工說榮夷公

說好也榮國名夷諡也

芮良夫曰

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

王室其將卑乎

卑微也

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

專擅

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

利生於物也專利是專百物

天地之所載

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

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害謂惡害榮公者多也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皆將取用之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

天地成百物民

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

曰怵惕懼

六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導開也布賦也上謂

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

極中猶曰怵惕懼

猶曰怵惕懼

來也怵惕懼也

故頌曰思文后穆克配彼天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

頌周頌也思文謂郊祀后穆以配天之樂歌經緯天地曰文克能也烝衆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穆其功乃能配於天謂堯時鴻水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於女

大雅曰陳錫載周

大雅文王之二章陳

是布利而懼難乎

言后穆

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言不

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

鮮寡也歸附周

也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

既已也卿士

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享獻也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

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在召公宮者避難奔召公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

王室其將卑乎卑微也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擅

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也專利是專百物天地之所載

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害謂惡害榮公者多也孔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

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

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

天神下謂人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猶日怵惕懼

怨之來也怵惕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穆克配彼天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頌周頌也思文謂郊祀后穆以配天

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

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謂堯時鴻水稷播百穀立

我眾民之道無不於女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二章陳

布也錫賜也言文王能是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穆

賜施利以載成周道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

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

可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周

也者寡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既已也卿士

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

在召公宮者避難奔召公

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

也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殺王子令國夫

事君者險而不懟謂若晉慶鄭怨惠公復諫違卜棄

而不怨而不怒况事王乎怨怨望也乃以其子代宣

王宣王長而立之號之亂公卿相與和而脩政事

田千畝位不藉千畝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流

籍田禮廢宣王號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

昭謂號叔之後西號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

為大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民之蕃

庶於是乎生蕃息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共具也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財用蕃殖於是乎始

殖長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龐大也是故穆為大官民

大事在農故穆之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視陽瘳憤盈

土氣震發瘳厚也憤積也盈滿農祥晨正農祥房星

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

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冒先時九

日先立大史告穆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

吉月初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弗震弗

天子藉

籍田

畝

田千畝位不藉千畝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流

籍田禮廢宣王號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

昭謂號叔之後西號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

為大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民之蕃

庶於是乎生蕃息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共具也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財用蕃殖於是乎始

殖長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龐大也是故穆為大官民

大事在農故穆之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視陽瘳憤盈

土氣震發瘳厚也憤積也盈滿農祥晨正農祥房星

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

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冒先時九

日先立大史告穆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

吉月初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弗震弗

其動潤澤欲行

弗震弗

弗震弗

弗震弗

弗震弗

弗震弗

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

也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殺王子令國夫

事君者險而不懟謂若晉慶鄭怨惠公復諫違卜棄

而不怨而不怒况事王乎怨怨望也乃以其子代宣

王宣王長而立之號之亂公卿相與和而脩政事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流

籍田禮廢宣王號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

昭謂號叔之後西號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

為大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民之蕃

庶於是乎生蕃息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共具也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財用蕃殖於是乎始

也殖長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龐大也是故穆為大官民

之職為大官大事在農故穆古者大史順時覘土覘視陽瘳憤盈

土氣震發瘳厚也憤積也盈滿農祥晨正農祥房星

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

皆在營室之月日月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胃先時九

日先立大史告穆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

吉月初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

其動潤澤欲行

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膏苗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更爲留病穀乃不殖

大史陽官春官曰距今九日

祗監農不易祗敬也祗齊祗除也祗不易不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

命農大夫所掌之民主王之藉田者司空除壇于藉司空掌地也

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

王即齊宮所齊之宮

御事各即其齊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次也濯

御事各即

也

及期期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

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掌

百吏庶民皆所以自香潔

畢從及藉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藉禮膳夫上士也掌

大史贊王贊導也

班三之班次也

其后終盡也

穆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

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

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

御事各即

洗也饗飲也謂

王沐浴飲醴酒

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和鬱

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齊鬯

共酒醴者

王敬從之王耕一墾

於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墾

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

庶人終于千畝

其

也

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膏苗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

變寫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更爲苗病穀乃不殖 穆以告以大史之言告王 王曰史

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長事官也 曰距今九日

土其俱動也距去 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

易物土之宜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

師之所掌之民主 司空除壇于藉司空掌地也 命農大夫

農用田器也農大夫田畯也 先時五日先耕時也 瞽告有協

瞽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 王即齊宮所齊之宮

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御治也 王乃淳濯饗醴淳次也濯

洗也饗飲也謂 及期日也期耕日也 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

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和鬱 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掌

共酒 王裸鬯饗醴乃行裸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 百吏庶民

畢從及藉后稷監之監察也 膳夫農正陳藉禮膳夫上士也掌

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 大史贊王贊導也

王敬從之王耕一墾一墾一耜之墾也 班三之班次也

於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墾 庶人終于千畝終盡也 其后

穆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

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 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

司馬

卷之二十一

九

禮記

渝脉其滿青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青苗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

變寫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更爲苗病穀乃不殖 穆以告以大史之言告王 王曰史

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長事官也 曰距今九日

土其俱動距去也 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也祓除也不易不

易物土之宜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

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藉田者 司空除壇于藉司空掌地也 命農大夫

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 先時五日先耕時也 瞽告有協

風至瞽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秋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 王即齊宮所齊之宮

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御治也 王乃淳濯饗醴淳次也濯

洗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 及期期耕日也 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齊鬯 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掌

共酒醴者 王裸鬯饗醴乃行裸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 百吏庶民

畢從及藉后稷監之監察也 膳夫農正陳藉禮膳夫上士也掌

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主敷陳藉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 大史贊王贊導也

王敬從之王耕一墾一墾一耜之墾也王無耦以一耜耕 班三之班次也三

於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墾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 庶人終于千畝終盡也 其后

穆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

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膳宰膳夫也 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

班嘗之公

班嘗之公卿大夫也

庶人終食終畢也

是日也誓帥音官以

有風土

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

廩于藉東南鍾而

藏之

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齋盛

而時布

之于農

布賦也

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

紀猶綜理也協同也

曰

陰陽分布震雷出滯

陰陽分日夜同也滯蟄蟲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

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土不備墾辟在司寇

墾發也辟舉也在司寇司寇行其舉

乃命其旅曰徇

旅衆也

農師一之

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

農正

再之

農正后稷之佐田峻也故次農師

后稷三之

后稷農官之君故次農正

司空

四之

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

司徒五之

司徒省民故次司空

大保六之

大師七之

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汜監衆官不得掌事故次司徒

大史八之

大史掌逆官府之治故次大師

宗伯九之

宗伯卿官掌相王之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

大史王則大徇

大徇帥公卿大親行農也

耨穫亦如之

如之如民耕時也

恪恭不震動恪恭于農

用謂田器也

脩其疆畔日服其耨

服其耨

疆境也耨耨也

于時

疆境也畔界也耨耨屬

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

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求利謂變易役

使干亂冬也講習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三時春夏秋一故征冬也講習也

故征

神媚說

而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

媚稅也

而和於民

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優饒也裕緩也

今天子欲脩

班嘗之公卿大夫也庶人終食終畢也是日也警帥音官以

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廩于藉東南鍾而

藏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而時布

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紀猶綜理也協同也曰

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日夜同也滯蟄蟲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

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舉也在司寇司寇行其舉

乃命其旅曰徇旅衆也農師一之一之先徃也農正

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司空

四之司空王道路溝司徒五之司徒省民大保六之

大師七之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大史八之

大史掌逆官府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禮

之治故次大師大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耨穫亦如之如之如民

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脩其疆畔日服其鑄

不解于時疆境也畔界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

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

使干亂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故征

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媚悅也而和於民

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今天子欲脩

服其鑄

也且

詩也

言飛堂

也



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言承當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乏祀

不耕藉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嶽之後也

傳曰我諸戎四嶽之裔胄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弱敗之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

也戲括弟王立戲以為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

又王卿士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魯必犯王命而不從犯王命必誅

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政不立

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夫下事上少事長

長采於

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

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

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則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

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

懿公也而立伯御伯御括也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

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

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賈神乏祀而困民之財賈神乏祀

不耕藉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嶽之後也

傳曰我諸戎四嶽之裔胄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弱敗之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

王立戲以為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父王卿士

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魯犯王命必誅

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政不立

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夫下事上少事長

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

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

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則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

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

而立伯御伯御括也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

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

王穆仲弟謂之國子導樊穆仲曰魯侯孝穆仲仲山父之謚也

曰肅恭明神而敬事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

者老黎也匪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而咨於故

實咨謀也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

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為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

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

漢南國之紀乃料民于大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民不

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司商協

司徒協旅司徒受姓之官商金聲清司徒協旅司徒

牧協職司徒協職司徒

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場協入

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歛而藏之廩協出廩人掌九穀是則少多死

生出入往來者皆可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藉

田與民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藉藉藉於千畝田也蒐于農隙春田日蒐

蒐擇也禽獸懷妊未著秋乃取耨穫亦於藉言王亦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閒

考課獮於既烝秋田日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

之

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  
訓諸侯謂為州伯者  
樊穆仲曰魯侯孝  
穆仲仲山父之謚也

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  
訓諸侯謂為州伯者  
樊穆仲曰魯侯孝  
穆仲仲山父之謚也

猶魯叔孫穆  
子謂之穆叔  
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

考老  
考老也  
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  
遺訓先王之教而咨於故

實  
咨謀也故實  
不干所問不犯所咨  
王曰然則能訓

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命為侯伯也夷宮者  
宣王祖父夷王之廟

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  
南國江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

漢南國之紀  
乃料民于大原  
料數也大原地名  
仲山父諫曰民不

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  
司民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  
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  
司商協

名姓  
謂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  
司徒協旅  
司

掌合師  
旅之眾  
司寇協姦  
司寇刑官也掌合姦  
牧協職  
司禮

掌牧養犧牲合  
其物色之數  
工協革  
工百工之官革更也  
場協入

場人掌場圃委積  
之珍物歛而藏之  
廩協出  
廩人掌九穀  
是則少多死

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  
事謂因藉

田與民狩以  
簡知其數也  
王治農於藉  
藉藉於千畝田也  
蒐于農隙  
春田

蒐擇也禽獸懷妊未著秋乃取  
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閒  
耨穫亦於藉  
言王亦

考課  
之  
獮於既烝  
秋田日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  
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

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是皆習民數者。

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

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臨政示少。

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治民惡事無以賦。

令無以賦。政事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

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滅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

三川皆震。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蓋。

故山川亦動也。地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

過失也。言民者，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

於是地震。陰陽相迫，氣動。今三川。

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爲陰所。

川源必塞。塞，故國將亡也。夫水土演而民用。

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

昔伊洛竭而夏亡。伊洛竭，伊出熊耳，洛。

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今周德若二。

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冢領禹都陽河，伊洛所近。謂禁紂也。十二等一十三。

在陰在陰下也。

洛竭涸也。出熊耳洛。

山冢領禹都陽河，伊洛所近。

代之季矣。

謂禁紂也。

十二等一十三。

子豐三

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是皆習民數者。

也。又何料焉。習簡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

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脩之意也。臨政示少

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也。言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

令。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清

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賊為政之道也。妨後嗣為將有禍亂也。王卒

料。工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滅謂滅西周也。

川涇渭。四周三川皆震。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蓋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兩

故山川亦動也。川竭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之亂也。

過失也。言民者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烝升也。陰

氣在下。陽氣迫於下。故地震也。今三川

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為陰所鎮。管也。陽失而在陰

也。夫水土演而民用

也。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

可。時水氣不潤。土枯。昔伊洛竭而夏亡。伊洛竭也。伊出熊耳。洛

代之季矣。謂桀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

代之季矣。謂桀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豕領禹都陽河。伊洛所近。

在陰在。陰在。陰在。陰在。

在陰在。陰在。陰在。陰在。

在陰在。陰在。陰在。陰在。

在陰在。陰在。陰在。陰在。

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是皆習民數者。

也。又何料焉？習簡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

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脩之意也。臨政示少

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也。言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

令。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清

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賊為政之道也。妨後嗣為將有禍亂也。王卒

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也。滅謂滅西周也。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蓋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沔

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山川亦動也。川竭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

夫。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之亂也。

過失也。言民者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烝升也。陰

氣在下，陽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也。今三川

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為陰所鎮，管也。陽失而在陰

陰，在川源必塞。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也。夫水土演而民用

也。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

何待？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伊洛竭也。伊出熊耳，洛

出家，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今周德若二

代之季矣。謂桀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川依其精氣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

不潤枯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

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

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遷於洛邑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少子也邊伯石漱

子積子積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薦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漱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

積王處於鄭三年子積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子國為國

也客上樂及徧舞徧舞六代之樂也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招禹曰大夏殷

容也

曰大濩周曰大武一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

曰諸大夫徧舞也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不舉樂也

而况敢樂禍乎今吾聞子積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

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

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圜門入虢叔自北門

入二門王城門也殺子積及三大夫王乃入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十五年魯莊三十二年降下也下者言自上而下有聲象

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

定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對曰有之國之將興

以接人王接人

猶常也



山川依其精氣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

利澤也不潤枯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

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

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遷於洛邑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惠王母涼也三年魯莊十九年邊伯石逖

為國出王而立王子積王子周大夫也積莊王之少子王姚之子王姚嬖於莊王

生子積子積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逖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

積王處於鄭三年子積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子國為國

也客上樂及徧舞徧舞六代之樂也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招禹曰大夏殷

曰大濩周曰大武一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厲公突虢叔

曰諸大夫徧舞也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不舉樂也

王卿士號而况敢樂禍乎今吾聞子積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

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

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

入二門王城門也殺子積及三大夫王乃入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十五年魯莊三十二年降下也下者言自上而下有聲象

以接人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

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對曰有之國之將興

其書齊明裏正齊一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

明裏正齊一也裏中也也馨香芳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猶神饗而

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胃抵淫佚荒怠麤穢暴虐

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香不上

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百姓攜貳攜離也

明神弗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民神怨痛無所

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

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

商之興也禱机次於丕山禱机蘇也過

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周之興也鸞

衰也杜伯射王于部部鄆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王曰今是何神也

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

實有爽德協于丹朱爽亡也協合丹朱馮身以儀之

陽於岐山三君云鸞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

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

其

其

其

其君齊明襄正齊一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

香惠愛也馨香芳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猶神饗而

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胃抵淫佚荒怠麤穢暴虐

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香不上

馨明德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百姓攜貳攜離也

也明神弗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

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

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

火神再宿為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禱杙繇也過

信聆隧地名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周之興也鸞

鷲鳴於岐山三君云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其

衰也杜伯射王于郕郕郕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

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王曰今是何神也

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

實有爽德協于丹朱爽亡也協合丹朱馮身以儀之

生穆王焉

馮依也儀匹也詩云實惟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馮依其身而匹偶以生

穆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徒遷焉

一心依馮於人不遠徒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

之對曰在虢土言神在虢虢其受之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對曰

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謂貪

禍以貪取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

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大宰上卿

祭祀之式玉帛之事祝大祝掌祈福祥史大史掌王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欲非類故帥以往也純

儀日無有所也祈求也勿有求王曰虢其幾何對曰

昔堯臨民以五五年巡狩今其胄見胄後也謂丹朱之神神之見

也不過其物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

祝史

傅氏狸姓也奉犧牲祝史在周為傅氏祝史傅氏狸姓也奉犧牲玉

長尺二寸寸之器內史過從至虢

從從大宰而往也內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使聽之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

虢之祝史祝應史囂也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

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

違之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

也保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離民怒神

養也

生穆王焉

馮依也儀匹也詩云實惟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馮依其身而匹偶以生

穆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徒遷焉

一心依馮於人不遠徒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

之對曰在號土言神在號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對曰

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淫而得神是謂貪

禍以貪取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

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大宰上卿

掌祭祀之式玉帛之事祝大祝掌祈福祥史大史掌次王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欲非類故帥以往也純

儀色曰無有所也祈求也勿有求王曰號其幾何對曰

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今其胄見胄後也謂丹朱之神神之見

也不過其物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

忌父周公忌父也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奉犧牲玉

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一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內史過從至號

從從大宰而往也內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使聽之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

號之祝史祝應史器也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

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

違之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

也保今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離民怒神



襄王二十一年

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土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魯

僖之五年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

子襄王鄭也召公過召穆公之後召武公也為王卿士惠公晉獻公之庶子惠公夷吾也命瑞命諸侯即

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呂甥取呂鮒

芮皆晉大夫相詔相禮儀不敬慢情也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信圭

長七寸卑下也禮執天子器則上衡稽首首至地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

亡其君必無後後後嗣也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

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非也后君也戴奉也

眾無與守邦邦國也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

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辜無辜萬夫

在殷庚曰國之臧則

殷庚也殷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殷庚是也國之

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罰猶辜也國俗

我有過也其辜當在我如是則長眾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

急在於大事大事戎祀先王和大事之必以眾濟也故

祓除其心以和中度衷以申度衷以涖之涖臨也

省已之中心以職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制義

之忠心恕以臨之

乃在般庚曰

商書般庚

急在於

臨也

考中

之中心

襄王二十一年

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土十九年晉取虢言亦宜

僖之五年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

子襄王鄭也召公過召穆公之後召武公也為王卿士惠公晉獻公之庶子惠公夷吾也命瑞命諸侯即

位天子賜之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呂甥取呂鮒甥也卻芮冀

皆皆晉大夫相詔相禮儀不敬慢情也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信圭

長七寸卑下也禮執天子器則上衡稽首首至地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

亡其君必無後後後嗣也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

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非也后君也戴奉也

衆無與守邦邦國也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皐無以萬夫

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皐無皐萬夫

夫有皐在余一人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在殷與曰國之臧則

維女衆殷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殷庚是也國之

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罰猶皐也國俗

我有過也其皐當在我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

急在於大事大事戎祀先王和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

祓除其心以和中中度衷以中度衷以涖之考中

省已之中心以取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制義則法也

急在於  
臨也  
考中  
之中心

過在  
商  
衆歸

庶孚以行之義宜也庶衆也孚信也當制祓除其心

精也精潔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

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

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背外

不予秦地背內不予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不

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

於下不以事上今晉侯皆施之於人故曰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實滿也

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四者精忠禮信也將何以

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

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

民事君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拜日於諸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必矣

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言不敢大夫士日恪位

箸以徹其官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箸庶人工商各守其業

以其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旌表

瑞節以鎮之鎮重也

夫執鴈士謂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

以錡琥以繡璜以黼瑞六瑞也王執鎮圭尺二寸公

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亦七寸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節六節也山國用虎節土國

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



庶孚以行之

義宜也庶衆也孚信也當制立事宜爲衆所信而行之

祓除其心

精也

精潔也

考中度衷忠也

忠恕也

昭明物則禮也制義

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

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卽位而背外內之賂

背外

不予秦地背內不予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棄其信也

虐其處者殺不里丕之黨

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

於下不以事上今晉侯皆施之於人故曰棄其忠也

以惡實心棄其精也

實滿也

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

四者精忠禮信也

將何以

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

之

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

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

民事君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拜日於諸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必矣

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

言不敢專也

大夫士日恪位

箸以儆其官

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箸

庶人工商各守其業

以其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

旌表

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章明貴賤爲之表識

爲摯幣瑞節以鎮之

鎮重也摯

六摯也謂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幣六幣也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瑞六瑞也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亦七寸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節六節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

賤以列之節都鄙用管為班爵貴賤以死之班次為令聞

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猶有散遷解

慢而箸在刑辟流在裔土言為之法制備悉如此尚有放散轉移解慢於事不

奉職業者故加之刑辟流之荒裔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遂為夷蠻之國民有

斧戕刃墨之民斧戕大刑也刀墨謂以其類而以墨室之而况可以淫

位嗣適也豐豐怵惕嗣也而得其位嗣適也豐豐怵惕

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豐豐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居非其位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

而卑其上不敬王命將何以固守守守位也夫執玉卑替其摯

也替廢也廢其執摯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也替摯無鎮

鎮重也無以自重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夫天事恒象恒常也事善象吉事

惡象凶任重享大者必速及速及於禍故晉侯誣王人亦將

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

之亦必及焉大臣呂卻也享食也阿隨也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

之十五晉僖之十年八年而隕於韓八年魯僖之十五年秦怨惠公背施

公無冑冑後也襄王十六年魯僖之二十四年懷公

納公子重耳晉人刺懷公於高梁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

刺懷公於高梁子金呂甥子公

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

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

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

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

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爲班爵貴賤以死之班次也爲令聞

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猶有散遷解

慢而箸在刑辟流在裔土言爲之法制備悉如此尚有放散轉移解慢於事不

奉職業者故加之於是乎有夷蠻之國遂爲夷蠻之國民有

斧鉞刀墨之民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類而以墨室之而况可以淫

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適也疊疊怵惕

保任戒懼猶曰未也疊疊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居非其位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

若將廣其心廣其心放情欲也而遠其鄰背秦也陵其民虐處也

而卑其上不敬王命將何以固守守守位也夫執玉卑替其摯

也替廢也廢其執摯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也替摯無鎮

鎮重也無以自重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夫天事恒象恒常也事善象吉事

凶惡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速及於禍故晉侯誣王人亦將

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

之亦必及焉大臣呂卻也享食也阿隨也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

三年魯僖之十年八年而隕於韓八年魯僖之十五年十六年而晉人殺懷

公無胄胄後也襄王十六年魯僖之二十四年懷公

納公子重耳晉人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

刺懷公於高粱

言刑室

子悔納  
會秦伯  
伯誘而

人披以生  
納重耳欲焚公宮而殺公寺人被以告公公潛  
不獲遂伯于王城二子焚公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

殺之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

子虎也內史與周內史叔與父晉文公獻公之子惠

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

上卿逆于境逆迎晉侯郊勞郊迎用館諸宗廟館舍

於宗廟尊饋九牢牛羊豕爲一牢設庭燎設大燭於

燎及期命於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設桑

主布几筵主獻公之王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

踰年之禮  
筵席也  
大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

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

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贊道也三命三以

服鷩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贊道也三命三以

衣也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

三讓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

後就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

好實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餐饗之屬饗饗食之禮贈

致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

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內史與

之以宴好也大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

謂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

卿逆於境  
晉侯郊勞  
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敬王命順之道也

之屬皆如禮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道訓

子悔納  
會秦伯  
伯誘而

康通

子悔納重耳欲焚公宮而殺公寺人被以告公公潛  
曾秦伯于王城二子焚公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  
伯誘而殺之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

子虎也內史與周內史叔與父晉文公獻公之子惠  
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

上卿逆于境逆迎晉侯郊勞郊迎用館諸宗廟館舍

於宗廟尊饋九牢牛羊豕爲一牢設庭燎設大燭於  
庭謂之庭

及期命於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  
祖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設桑

主布几筵主獻公之王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  
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

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  
欲繼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

踰年之禮  
筵席也  
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  
委貌諸侯祭服

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  
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  
冠也

服鷩鷩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贊道也三命三以  
王命命文公文公

三讓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以以宴

後就好實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餐饗之屬饗饗食之禮贈  
致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

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內史與

之以宴好也大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

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

卿逆於境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  
之屬皆如禮敬王命順之道也

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道訓

晉侯郊勞

也

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有此四者忠所以分也

心中則不偏仁所以行也仁行則有恩信所以守也信守則義不貳

所以節也制事之節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

則度得其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偷苟且也節度

不攜攜離也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

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賈侍中云三謂忠信

仁也昭謂施三謂三讓也服義義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

不故儀也疾病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四者忠信仁義臣故曰

艾人必豐樹種也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樹種也

也

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及惠后之

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也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

顏叔桃子奉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處於汜在魯

朝于衡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

文公襄王十六年魯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

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一年也

鄭地在今河內溫地捷勝也勝楚所獲兵眾文公以

衡離天子臨之晉侯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兵

伯賜之大故侯為侯伯服戎輅之服戎輅之服形弓

家天所矩約百旅弓十旅矢千秬鬯一白虎賁三百人

至衡離天

衡離天

賜

伯賜之大故

家天所矩約百旅弓十旅矢千秬鬯一白虎賁三百人

至衡離天

衡離天

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有此四者忠所以分也

心中則不偏仁所以行也仁行則有恩信所以守也信守則義不貳

所以節也制事之節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

則度得其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偷苟且也節度

不攜攜離也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

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賈侍中云三謂忠信

仁也昭謂施三謂三讓也服義義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

不疚義也疚病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四者忠信仁義臣故曰

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樹種也艾

報也豐厚也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及惠后之

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也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

顏叔桃子奉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處於汜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納王於周而殺子帶襄王十六年

立晉文公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衛

雖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也衛雖踐土皆

鄭地在今河內溫地捷勝也勝楚所獲兵衆文公以僖二十八年夏四月敗楚師於城濮城濮衛地也旋

至衛離天子臨之晉侯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兵

史策命晉侯為侯伯服戎輅之服戎輅之服形弓

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於是乎始霸

國語第一終

國語上第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第二

周語中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棧

襄王十三年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四年鄭人伐滑滑姓小國也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鄭師還

又即衛故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鄭人捷也鄭怨惠王王使游孫

伯請滑游孫伯鄭人執之鄭人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

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將以翟伐鄭翟隗姓富辰

諫曰不可富辰周大夫也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鬩侮

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狠猶禁  
禦它人侵侮已者百里論遠也  
周文公之詩曰兄弟

鬪于牆外禦其侮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常棣

此二句其四章也禦禁也言雖相與狠於牆室之內

然能外禦異族侮害已者其後周室既衰厲玉無道

骨肉之恩闕親親禮廢宴兄弟之樂絕故召穆公思周

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於成周復脩作常棣之歌以

親之鄭唐二君以為常棣穆公所作失之矣唯賈君

得之穆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去周公歷九王矣

若是則鬪乃內侮而雖鬪不敗親也雖已相狠外禦

鄭在天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鄭武莊有大勳力于

平桓武鄭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

寤生也王功曰勳平幽王之子平王宜白也桓

平王之孫太子泄父之子桓王林也幽王既威

公以卿士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桓王即

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入鄭在魯隱十年唐尚

書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

肩豈得為功桓當為惠傳曰鄭有不惠之勳昭謂鄭

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則雖射王非莊公意

又詩敘云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明桓王之非也下富

辰又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為誤也

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晉語曰鄭

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

一心股肱周室子積之亂又鄭之由定子積周莊王

夾輔平王是也今以小忿棄之是以

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置猶廢也詩云忘且夫

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召也它徵於它利乃外矣外

在章怨外利不義也章明棄親即翟不祥祥善也棄親

翟出翟師以伐

寺豐

鄭以怨報德不仁言鄭有德於王王怨而伐之是為不仁夫義所以生

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保養也不義則利

不阜阜厚也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

不失此三德者三德仁義祥也故能光有天下光大也而無寧

百姓令聞不忘不忘言德及後代也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降下也王德翟人將以其女

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利內

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

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也

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詩云摯仲氏任又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杞繒由大妣杞繒二國

大妣文王之後大妣武王之母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

姜大姜之後大姜之妻大陳由大姬陳媯姓舜後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

內行七德親親昔鄆之亡也由仲任鄆妘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鄆

夫人唐尚書云鄆為鄭武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

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而詩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

也由密須由伯姑伯姑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

也夫雅云密人不恭敬距大邦不鄆由叔妘鄆妘姓之

姓之由嫁女而亡世本云密須姑姓鄆由叔妘鄆妘姓同

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鄆公者通於夫

不恭敬  
世本云  
那不  
姑姓  
滅之

聘由鄭姬

聘姬取共國鄭姬謂也

聘由鄭姬

聘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姬鄭女為聃夫人同姓相

昭公黷姓

之子聃季聘夫人同

荆媯人荆

取猶魯昭公取於吳矣亦其黷姓所以亡息由陳媯息媯姓之國陳媯陳媯亦取於陳息媯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媯以告息媯導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媯之美於楚子楚子遂滅鄧由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息以息媯歸遂滅鄧羅由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姬而兼之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外利行淫辟求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

賢庸勲長老

明顯也庸用也勲功也長老尚齒也

愛親禮新親舊

親六

新新來過賓也舊君之故舊也

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

役為官不易方

方道也而財不

百官也官有世也

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

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十億曰兆

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

夫人猶人人也若七德

判民乃攜貳

判分也攜離也七各以司

夫翟無列於王室

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

也

列位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

賈侍中云南

次也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侯伯或云南南而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之新鄭新定之於王城為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於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昭按內傳子產爭貢曰爵卑而貢重者向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

以云南南新鄭之於周之舊法

昭公  
黷姓  
之子聃季  
聃夫人同

荆媯  
人荆

夫  
無  
不  
濟  
百  
姓  
兆  
民  
奉  
利  
而  
歸  
諸  
上  
是  
利  
之  
內  
也  
人  
循  
人  
人  
也  
若  
七  
德  
離  
判  
民  
乃  
攜  
貳  
德  
謂  
尊  
貴  
至  
親  
舊  
各  
以  
利  
還  
身  
而  
去  
還  
自  
營  
上  
求  
不  
暨  
是  
其  
外  
利  
也  
暨  
至  
夫  
翟  
無  
列  
於  
王  
室  
也

云南南  
新鄭之於  
周之舊法

人以取其國  
此之謂也  
聃由鄭姬  
鄭姬鄭女為聃之子聃季之國  
取猶魯昭公取於吳  
矣亦其黷姓所以亡  
息由陳媯  
息媯姓之國陳媯陳  
侯亦取於陳息媯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  
媯以告息侯導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媯之美於楚  
子楚子遂滅鄧由楚曼  
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  
息以息媯歸  
遂滅鄧  
羅由季姬  
羅熊姓之國季姬姬  
而兼之  
羅由季姬  
氏之女為羅夫人  
盧由薊媯  
盧  
姓之國薊媯盧女  
是皆外利離親者也  
外利行淫辟  
能親親以  
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  
賢庸勲長老  
明顯也庸用也勲  
新新來過宿也  
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

役為  
官不易方  
方道也  
而財不匱竭  
貢賦有品財用  
無不至動無不濟  
百姓兆民  
百世功受氏姓也  
夫人  
奉利而歸諸上  
是利之內也  
人循人人也  
若七德離  
判民乃攜貳  
判分也攜離也七  
各以利還  
以利利其  
自營  
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  
暨至  
夫翟無列於王室  
也  
列位  
鄭伯南也  
王而卑之  
是不尊貴也  
賈侍中云南  
侯伯或云南南而君也  
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之  
新鄭新定之於王城為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於  
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  
昭按內傳子產爭貢  
曰爵卑而貢重者向服也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  
貢懼弗給也  
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  
周公雖制土  
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

故鄭在  
其見待重於宋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之也

翟豸狼  
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也 蔑小平

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

桓王即位鄭莊公佐之莊桓王之子莊王它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母涼也為子潰所篡出居於

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鄭伯捷之齒長矣王

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弱猶穉也翟隗姓也隗姓赤翟鄭

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友宣王之弟出者鄭國之封

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王一舉而棄

王以翟女問姜任非禮

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

也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

又登叔隗以階翟階階翟禍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

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十八年魯僖二十四年也黜廢也翟

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帶以攻王而殺譚

伯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

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初

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言初者惠后已死也以其黨者

翟人遂入周王乃出

謂翟叔桃子緣惠后欲立子帶故以子帶之黨啓翟人伐周

翟人遂入周王乃出

黜翟后

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

十八年魯僖二十四年也黜廢也翟

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帶以攻王而殺譚

伯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

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初

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言初者惠后已死也以其黨者

翟人遂入周王乃出

謂翟叔桃子緣惠后欲立子帶故以子帶之黨啓翟人伐周

翟人遂入周王乃出

鄭地  
於采地

莊王  
積所

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禮畿外之侯伯世位  
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之也  
**翟豺狼**  
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  
也 蔑小平

**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  
平王東遷依鄭武公

桓王即位鄭莊公佐之莊桓王之子莊王它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母涼也為子潰所篡出居於

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功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

**而弱之是不長老也**  
捷鄭文公之名弱猶稱也**翟隗姓也**  
隗姓赤翟鄭

**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  
鄭桓公友宣王之弟出者鄭國之封

出於宣王之世**夫禮新不間舊也**  
問代**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

**且棄舊也**  
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王一舉而棄**

**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濟**

**也**  
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

**又登叔隗以階翟**  
階階翟禍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

封大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  
十八年魯僖二十四年也黜廢也翟后既立而通於

翟人來誅殺譚伯  
誅責也翟人奉子帶以攻王而殺譚

伯譚伯周大夫**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

**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帥其徒屬初以死翟難

**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  
言初者惠后已死也以其黨者

謂積叔桃子緣惠后欲立子帶故以子帶之黨啓翟人伐周**翟人遂入周王乃出**

于汜也  
魯僖之

于鄭晉文公納之

王出適鄭居于汜也文公納之而殺子帶在魯僖之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

郟洛邑王城之地也

王勞之以地

王以共勤

原橫茅之  
昭謂遂六

以地謂陽

辭

辭不受也

請隧焉

賈侍中云隧王之墓禮闕地通路曰

無侯則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

為甸服

規規畫而有之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其職貢供王祭也

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嶽河海也百神丘陵墳衍之神也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

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不直循不道也

不度不億度而至之患

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

其餘甸服之外地也均平

順天地  
相侵犯

也周禮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使各有寧宇

寧安也宇

以順及天地無逢其菑害

順順天地尊卑之義也若相侵犯則有菑害

先王豈有賴焉

利皆均分諸侯

外官不過九品

九品九卿周禮內有九室九卿朝焉

足以供

給神祇而已

言嬪與卿主祭祀也魯語曰自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豈敢厭

具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厭足也耳目心腹嗜欲也

亦唯是死

生之服物采章

采章采色文章也死之服謂六隧之民引王輅

以臨長百

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

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

然皆今天降禍當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

僅猶劣也府先王之

采章  
采章采色謂六隧之

度  
獸足色

豈敢厭

日  
盛



甲五  
乙六

言示室

0

居于鄭晉文公納之王出適鄭居于汜也文公納之而殺子帶在魯僖之二十五年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王以

勞賞之以地謂陽辭辭不受也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

隧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則六軍之事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有隧諸

侯則無侯則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

為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

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嶽河海也百神丘陵墳衍之神也以備百姓兆民之用

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不直猶不道也

不度不億度而不至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也均平

順天地相侵犯

也周禮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使各有寧宇寧安也宇

也居以順及天地無逢其菑害順順天地尊卑之義也若相侵犯則有菑害

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

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足以供

給神祇而已言嬪與卿主祭祀也魯語曰自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豈敢厭

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厭足也耳目心腹嗜欲也亦唯是死

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文章也死之服謂六隧之民引王輅以臨長百

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

然皆今天降禍當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先王之

采章謂六隧采色

豈敢厭

0

佩玉所以  
早遲速

取備物

忝天下

王至自鄭

府藏 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而班先王

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

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

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

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

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

也庸用也謂為天子創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

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也備物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流放也

若猶是姬姓也謂文公未尚將列為公

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言文公若尚在

之職則六隧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

茂勉也言有天子則隧自至也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

姓何政令之為也何以復臨百姓若不然叔父有地

而隧焉自制以余安能知之所不文公遂不敢請受

地而還

自鄭襄王從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陽

不服屬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王以晉君

人

佩玉所以  
卑遲速

取備物

忝天下

王至自

府藏 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而班先王

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

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

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

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

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

也庸用也謂為天子創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

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也備物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流放也

若猶是姬姓也謂文公未尚將列為公

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言文公若尚在

之職則六隧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

下則隧自至也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

姓何政令之為也何以復臨百姓若不然叔父有地

而隧焉自制以余安能知之所不文公遂不敢請受

地而還

王子自鄭襄王從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陽

人不服不肯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王以晉君

屬晉

勅泯滅也

泯其宗

今將大泯其宗泯滅也

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

布以懷柔之懷來也使無

有遠志遠志離

今將大泯其宗泯滅也

而蔑殺其民人蔑猶

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

而蔑殺其民人蔑猶

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故臣

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何

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玩黷也

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將見慢黷而頓弊之

覲武無烈烈威匿文不昭陽不承

獲甸而祗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祗適

且夫陽豈有裔民裔民謂凶惡之夫亦皆天子之父

兄甥舅也謂吾舅者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

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溫晉之河陽也成

公鄭也晉文公討不伏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

敗于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弟叔武以受盟于踐

土或勳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

奉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

不服衛

楚使元

人泯其宗

人滅也

為德為能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

於晉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使無

有遠志遠志離也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廟門謂之祊宗祊猶宗廟也

而獲殺其民人蔑猶滅也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

也尋討也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

蠻夷之國主於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羸弱也狎習也故臣

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也徵召也何

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玩黷也言舉非義兵誅

將見慢黷而頓弊之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

覲見也匿隱也言不當尚武隱文覲武無烈烈威也匿文不昭陽不承

獲甸而祗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祗適也言

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服又懼晉不惠恤其民適

以震威耀武而見殘破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

且夫陽豈有裔民裔民謂凶惡之民放在荒裔者夫亦皆天子之父

兄甥舅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

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去也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溫晉之河陽也成公衛文公之子成

公鄭也晉文公討不伏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

敗于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弟叔武以受盟于踐

土或愬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

奉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

不服衛楚使元

字聖

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  
溫討不服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故晉侯執之歸之于  
京師在魯僖

也當從王出也王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言君  
也臣不

相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

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今元咺

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

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

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

無後也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

皆納玉十  
○

孟明視之自也  
門王城北門也

也

也曹兜整  
下敬天

王孫滿相

自陷入曰陷入

同之

命之  
命之

侯在魯僖三十年晉侯使暨衍醜衛侯不死魯  
僖為請於王及晉侯玉十穀於是歸之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

師秦大夫孟明視之師也輕左右免胄而下乘御在

中央故左右下也胄兜整也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者

免脫也脫胄而下敬天王也王三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讒滿周大夫

者上車王三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讒王孫之名

適猶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謂超乘也驕則

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脫也謂寡謀自陷人

險而脫能無敗乎險謂秦師無讒是道廢也是古是

行也秦師還鄭商覺之矯以鄭晉人敗諸殺獲其三

帥丙術視殺晉地也在今弘農三師秦三將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孺也隨會晉正卿士薦之孫

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定王饗之殺烝定王周襄王之孫頃王之子定王瑜也烝升也

升折俎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襄公也相佐也范子私於原公范

隨會也食采於隨范故或曰隨會或曰范會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

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

召士季季范子字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全其

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也禮之立

成者為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親戚宴饗則有殺烝

殺烝升體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也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脩舊德以獎王室獎成也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

也貽遺也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半體禘全體忠非親禮而于舊

職以亂前好忠厚也親禮親戚宴饗之禮也且唯夫

戎翟則有體薦體委與也夫戎翟冒沒輕儷貪而不讓

冒抵觸也沒入也儷進退上下無列也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

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

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

弟以時相見兄弟也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協合也

其適來

王瑜也  
會或曰

犧象

犧象尊以象骨為之象尊以象骨為之飾

出其尊彝尊彝皆受

無亦擇其柔嘉

無亦不亦也柔

選其馨香潔其酒醴

品其百籩

籩竹器容四升其屬

脩其篚簋

脩備也篚簋

陳其鼎俎

俎設於左牛豕為一列膚特於東

靜其中

靜也

敬其祓除

祓除猶掃除也

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於

是乎有折俎加豆

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

酬幣宴

貨

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

以示容合好

示容儀

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

子然全

夫王公諸侯之有

飫也將以講事成章

講講軍旅議大

建大德昭大物

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立成不坐也升

以顯物宴以食好

物備也

歲飫不倦

歲行飫禮不

宴不淫

禮一至於淫

月會

會計也計一旬脩

日完不忘

日完不忘其禮也

服物昭庸采

服物昭庸采

飾顯明

功采色之飾所以昭有

文章比象

文章比象

容貌有崇

崇飾也容

威儀有則

則法也其威可

實氣

味以實氣

五色精心

五色之章所以異

德

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

五義紀宜

五義謂父義母

父義母

弟恭子

慈兄友弟恭子

慈兄友弟恭子

昭庸采

功也

父義母

國吾

司吾戶

十一

寺豐



之後所加  
之免醢之

昭庸采

功也  
采色

父義母  
弟恭子

無亦擇其柔嘉無亦不亦也柔選其馨香潔其酒醴

品其百籩籩竹器容四升其脩其簠簋脩備也簠簋

奉其犧象犧象尊飾以犧牛象出其尊彝尊彝皆受

陳其鼎俎俎設於左牛豕為一列魚靜其中靜潔

敬其祓除祓除猶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於

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酬幣宴

貨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以示容合好示容儀

也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子然全夫王公諸侯之有

飫也將以講事成章講講軍旅議大建大德昭大物

也大德大功大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升飫

以顯物宴以食好顯物示歲飫不倦歲行飫禮不時

宴不淫一時之間必有宴月會會計也計一旬脩脩

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為服物昭庸采

飾顯明庸功也冕服周旋序順周旋容止也序次也

之文章也比象比文周旋序順各以次比順於禮也

容貌有崇崇飾也容威儀有則則法也其威可五味

實氣味以實氣五色精心五色之章所以異五聲昭

德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

也亦謂見其樂知德和

候不在疆候

若藝發田日

言其稀若藝物

以施舍賓方

氏留賓

孝飲食可饗餼同可觀殺烝故可饗以可去不日

則德義財用可嘉酬幣宴饋以將則順而建德也

立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

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夏殷周也於是乎脩執秩以為晉

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為常法者晉文公蒐於被廬作

為晉國之法武子脩之以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

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假道自宋適楚經陳也是

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大朝覲矣道弗不

可行也火心星也覲見也草穢塞路為侯不在疆

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澤不陂

不賣澤川不梁流曰川梁渠梁古野有庾積

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場功未畢

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場功未畢

月築道無列樹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藝

蔣也言其稀膳宰不致餼膳宰禮夫也掌賓

授館司里宰也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

縣無施舍四甸為縣孫方六十里施舍民將築臺

于夏氏民陳國之民臺觀臺也及陳陳靈公與孔

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

至也陳

後恭公

父南冠以

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

單子

卿大

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單子襄公也卿大

倉龍

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辰角大辰倉龍

建成之日盛雨

見者朝見東方建成之初寒露節

天根見而水涸

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

本見而草木節解

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駟見

天駟房星

而隕霜

謂建戌之中霜始降

火見而清風戒寒

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

備藏

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

草木節解而備藏

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

隕霜而冬裘具

孟冬則天子始裘

至而脩城郭宮室

謂火見之後

故夏令曰九月除道

十月成梁

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

其時

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揭

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

不涉也

待具也畚器各土籠也揭昇土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

火之初

見期于司里

期會也致其築作之

此先王之所以不

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施德謂因時警戒

今

父有義以

建戌之日盛雨

天駟房星建戌之中

不涉也

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及至也陳靈公

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之也往之徵舒家淫夏姬賓單襄公也單子

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士

稱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

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天根見而水涸

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

亢氏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

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

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駟見

而隕霜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

降之後清風先至所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

涸而成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草木節解而備藏備

藏也月令季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則天子始裘清風

秋農事畢收至而脩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故夏令曰九月除道

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其時

微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揭時微時所以微告其民也

侍具也畚器各土籠也揭昇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火之初

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此先王之所以不

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施德謂因時警戒今

巡守則尹

王十二人巡守

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火師監燎燎火師司火水師監濯濯水師掌水

者膳宰致餐熟食曰餐廩人獻餼生曰餼司馬陳芻司馬掌馬

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賓介也其貴國之

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至于王使則皆

官正蒞事正長也上卿監之監視也若王巡狩則君親

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狩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

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

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造為也無

卽悖淫卽就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今陳侯

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而帥其卿佐

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賈唐二君

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袞卷龍之衣冕大

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師其德若廢

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師其德若廢

具妻

之瀆姓

公之從

共妻是為

陳我大姬之後也

棄袞冕而南冠

以出不亦簡彝乎

先王之令也

巡守則尹

王十

巡守

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火師監燎燎火師司火水師監濯濯水師掌水

者膳宰致餐熟食曰餐廩人獻餼生曰餼司馬陳芻司馬掌帥

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賓介也其貴國之

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至于王使則皆

官正涖事正長也上卿監之監視也若王巡狩則君親

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狩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

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

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造為也無

即悖淫悖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今陳侯

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而帥其卿佐

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而帥其卿佐

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瀆姓昭謂夏徵舒之父御叔

其妻是為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

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袞卷龍之衣冕大

畧也彝常也言其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昔

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師其德若廢

棄禮簡畧常服也

猶恐落墜

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

則危無禮

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四者謂教制官令也

六年單子如楚

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

八年陳侯殺于夏氏

八年

也入陳

罪既滅陳

九年楚子入陳

楚子莊王也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既滅陳而復討

遂取陳以為縣誤也

人唐尚書云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

劉畿內之國康公王卿士王季子也

發幣

於大夫

發其禮幣於魯大夫

季文子孟獻子皆儉

二子魯卿季文子季友之

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也孟獻子仲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孟文伯獸之子仲孫蔑也儉居處節

仲慶父也儉居

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

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牙之曾孫莊叔得臣

之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歸王問魯大夫孰

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

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

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

必君

臣尚敬君尚惠也

寬肅宣惠君也

肅整也宣偏也惠愛也

敬恪恭

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

本位也寬則得衆故可以守位

肅所以濟時

也濟成

宣所以教施也

施徧則民不怨

惠所以和民也本有

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

不干時而動則無敗功也

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

阜厚也

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

恪恭

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

居大國之間大國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制官令也

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八年陳侯殺于夏氏八年

魯宣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王也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既滅陳而復討

之故曰入唐尚書云遂取陳以為縣誤也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發幣

於大夫發其禮幣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季文子季友之

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也孟獻子仲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孟文伯歎之子仲孫蔑也儉居處節

仲慶父也儉居

也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牙之曾孫莊叔得臣

之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歸王問魯大夫孰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

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

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

必君臣尚敬君尚惠也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徧也惠愛也敬恪恭

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位也寬則得眾故可以守位肅所以濟時

也濟成也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民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

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干時而動則無敗功也教施而

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阜厚也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

恪恭



也恭所以

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

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

恭給事則寬於死寬猶遠也以儉足用則遠於憂無乏絕之憂且

恭給事

遠驕僭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

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其何任不堪上任事

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年也今夫

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言二人其能以儉足用用足則族

可以庇庇鹿覆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二子者侈侈

也恭儉節之故其宗

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之

若是則必廣其身廣大也務自大且夫人臣而侈國

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

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重而

無基故不可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

以事三君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蚤世蚤即亡也其家猶可以免

也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十

六年魯宣公卒定王十六年魯宣之十八年赴者未及東門氏來

告亂子家奔齊來告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宣公薨三桓逐子家

遂奔齊也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必有禮贄私覲

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凶相告子家嘗使于周故以亂

告也告在魯宣十八年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

赴者未及明不及二君

奔齊成公未沒二年簡王定王之子簡王夷也十一

通於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逐

之故出奔齊言成公未沒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

叔孫僑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脩聘禮且見王孫說

與之語說周大夫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

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始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

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

其欲故不歡說而復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

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

給也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予也舍其喜怒取予

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王猶王德義

而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為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

遂不賜禮如行人禮無加賜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

在賓為介介上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言說

所以佐相禮儀

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鄆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使卻至

之戰于鄆在魯成十六年

步揚之  
告慶以

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誰居之子未將

事將行也未行王叔簡公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

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也好貨宴飲飲酒宴語

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

召桓公王卿七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

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

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者導晉侯今夫子

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言戰勝楚曰微我

晉不戰矣微無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勝也

背宋之盟一也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

薄德而六年楚鄭背盟伐宋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

弱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幼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

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士子囊子囊不聽

臯不由晉晉得其民之夷也晉語曰楚恭王

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

卒伍治整諸侯與之以晉有信故是有五勝

強也剛

國吾司岳一第二十九

寺豐

〇 〇

〇

楚恭王  
楚也

鄭楚也

得民心也

時晉立四軍

之韓厥將下軍知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旅

衆也剛

卒伍治整諸侯與之

強也剛

國吾

步揚之  
告慶以

告慶于周

郤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離居之子未將

事將行也未行

王叔簡公飲之酒

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

酬好貨皆厚

交酬相酬之幣也好貨宴飲以貨為好厚者幣物多也

飲酒宴語

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

召桓公

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

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

可以樹

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者導晉侯使升郤至以為上卿可以樹黨於晉

今夫子

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

言戰勝楚吾之謀也

曰微我

晉不戰矣

微無也

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

乘勝也

背宋之盟一也

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華元至十六年楚鄭背盟伐宋也

合二國之好盟在魯成十二年

薄德而以地賂諸侯

二也

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

棄壯之良而用幼

弱三也

壯之良謂申叔時幼弱謂司馬子反也

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

四也

卿士子囊子囊不聽欲昔晉楚王不聽

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

夷楚東之夷也晉語曰楚恭王帥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

舉不由晉晉得其民

言楚叛盟非晉之舉得民得民心也

四軍之帥旅力方剛

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

八卿也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旅

衆也剛

卒伍治整諸侯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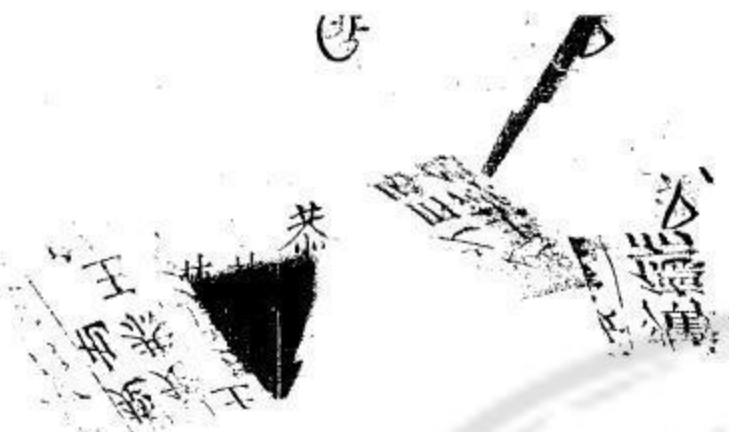
以晉有信故

是有五勝

強也

諸侯與之

是



楚背盟故

軍師彊禦三也行

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

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

欲我則彊之

欒欒書也

戰而勝是吾力也

謂郤子曰

不可

且夫戰也微謀

微無也言

吾有三伐

伐功也三

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

君必下而趨禮也

車也

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

郤至

伯其右弗翰胡曰余從之乘而俘

若是而知晉國之

政楚越必朝

知政謂

吾曰子則賢矣

吾召桓

抑晉國

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

郤至位在七

未及

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

佐以政

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

趙宣子未有軍行

而以政

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第

今欒伯自下軍往

欒伯欒書也將下軍

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

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已之材優

若佐新

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

奚若

言如是君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

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

稱舉

非以讓也惡其益人

也有辭一也楚背盟故得民二也軍師彊禦三也行

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

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樂范不

欲我則彊之樂樂書也戰而勝是吾力也謂郤子曰

不可也范士燮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吾有三伐伐功也三

也夫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

君必下而趨禮也車也下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郤至

伯其右弗翰胡曰余從之乘而俘政楚越必朝知政謂吾曰子則賢矣吾召桓抑晉國

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

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在七

也未及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

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趙宣子未有軍行

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第今欒伯自下軍往

欒伯欒書也將下軍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

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已之材優若佐新

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

奚若言如是君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

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非以讓也惡其益人

讓敵體

禮敵必三

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如能在人上者人欲勝陵也故君子上禮讓而天

下莫敢不可蓋也言人之美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滋蓋

也求掩蓋人以自高大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

則其抑退而下蓋甚也則其抑退而下蓋甚也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已書曰民可近也而

禮敵必三讓敵體也敵也也求福以在禮敵必三讓敵體也是

禮敵必三讓敵體也敵也也求福以在禮敵必三讓敵體也是

以邪也以邪也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故王天下者必先諸

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庇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庇

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

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

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

倣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佻偷也

以為已力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

則民畔之且鄭至河王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

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勇若富奉義順則謂之禮謂

楚包茅言謂焉言仁仁狐偃輔晉文姦仁為佻以

偽行仁為偷仁謂楚君而趨姦勇為賊

還賊國也姦夫戰盡敵為上守師同順義為上守和

盡敵為

豐功

豐大也  
狐偃

勇謂逐楚卒  
夫戰盡敵為上守師同順義為上  
守和  
寺豐

讓敵體

敵也

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如能在人上者人欲勝陵也故君子上禮讓而天

下莫敢不可蓋也言人之美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滋蓋

也求掩蓋人以自高大則其抑退而下益甚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

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已民惡其上為其病已書曰民可近也而

不可上也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詩曰愷悌君

子求福不回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在禮敵必三讓敵體敵也是

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

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廢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庇

陰也長利長有福利也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

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

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

倣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佻偷也

以為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

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

也民力所為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辰也奉義順則謂之禮謂

管仲責楚包茅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謂若狐偃輔晉文姦仁為佻以

偽行仁為偷仁謂獲鄭伯而舍之姦禮為羞羞耻也謂見楚君而趨姦勇為賊

還賊國也姦勇謂逐楚卒夫戰盡敵為上守餽同順義為上守和同謂

盡敵為

豐功



不相與戰而平和也順義順王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殺敵為制

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義

行容羞也容容儀也畔國即讎佻也畔其國而即讎

仁也以倫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觀

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

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違避也今

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敬云乎卻至歸明年死難明年魯成十七年也死謂為厲公所

殺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獄訟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

次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在魯襄十年其伯輿爭

國語第二終

周語中第二終

國語第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第三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 鐸 振路 校

周語下

柯陵之會

柯陵鄭西地名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于柯陵以伐鄭在魯成十七

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襄公王卿士單朝之諡也時命事而不與

會故不書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厲公州蒲也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

晉卿錡見單

子其語犯

郤錡晉卿郤克之子

郤犇見其語迂

郤犇

郤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叔也迂迂回加誣於人

郤至見其語伐

郤至晉卿

子温季昭子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歸父

者盡其心意善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犖之譖

魯成公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

將罪已之難及為卻犖所誣晉將伐鄭使欒黶乞師

於魯成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

去季孟氏而取其室姜氏送公使逐季孟公以晉難

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日汝

不可此皆君也公懼待於壞墮傲守而後行故不及

戰卻犖受僑如之賂為之譖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

者待於壞墮將以待勝者也晉侯怒不見公故公為

單子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

言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

天道乎抑人故也故事也將以天道占對曰吾非瞽

史焉知天道瞽樂太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

師同車皆知天道者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始必禍

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論語是

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目以處義義宜足

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在存而足不

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

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

言無謫則一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謫譴視遠日絕

人君容其義言日日絕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

今步高其宜也今步高失儀棄其德

語

大

子温季昭子也國佐齊卿國歸父齊國佐見其語盡之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犇之譖

魯成公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罪已之難及為卻犇所誣晉將伐鄭使欒黶乞師於魯成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氏而取其室姜氏送公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此皆君也公懼待於壞墮傲守而後行故不及戰卻犇受僑如之賂為之譖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壞墮將以待勝者也晉侯怒不見公故公為單子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言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故事也將以天道占對曰吾非瞽

大

史焉知天道

瞽樂太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史太史掌抱天時與太

師同車皆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

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論語是

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目以處義義宜足

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在存而足不

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

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

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謫謹視遠日絕

其義言日日絕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

國語周語下卷二

步言視

自無謫

以步目今

步目其心

也言爽日反其信爽或也反違也聽淫日離其名淫濫也離失也名聲

也失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動履德行口以庇信庇覆

也言行相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別萬物之名聲故不可不慎

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既喪則

國從之既盡也四者盡喪國從而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當為喪字之

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錡欒至也復有五高位寔

疾憤高者近危疾速債隕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讀若廟昔酒焉味

厚也其今卻伯之語犯叔透季伐伯錡也叔欒也季至也犯則

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以

三怨其誰能忍之益猶加也三怨陵誣掩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

與猶與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

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齊其有乎言無也吾

聞之國德而鄰於不脩必受其福國德已國有德也鄰於不脩與不脩

德者為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人

謂叔孫僑如也僑如之父得臣敗翟於鹹獲長翟僑

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利者好利而不義通於穆姜欲

逐季孟而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驕淫之事耳流放也放之若何

國語

卷之六

三

晉語

與步也

也步言

也步言

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

簡王十一年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厲公

三郤欒書中行偃懼誅執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

別都也傳曰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不得同於先齊人

君也禮諸侯七命遣車七乘以車一乘不成喪

殺國武子 是年齊人又殺國佐也齊慶克通於靈公

告夫人夫人愬之於靈公 靈公殺之在魯成十八年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談晉襄公之孫惠伯

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麗姬之讒詛立無跛 跛偏

無還 暗轉復聽無聳 不聳耳言無遠 遠謂非耳言敬

必及天 象天之敬言忠必及意 出自忠言信必及身

先信於身言仁必及人 博愛於人言義必及利 能利人

而後及人言知必及事 能處事言勇必及制 以義

也勇而不言教必及辯 辯別也能分別言孝必及神

義非勇也言惠必及蘇 惠愛也和睦也言讓必

存者信矣言惠必及蘇 致和睦乃能親愛言讓必

不怡 慶福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 頃公單襄曰

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 經緯天能文則得天

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 胙福也天之所福小夫敬文

田羣公

不戚急其行

之恭也文者德之總名恭者其忠文之實也忠自中

信文之孚也孚覆也仁文之愛也仁者文之慈愛義文之

知文之輿也知所以載勇文之帥也言人始

教文之施也所以施孝文之本也言人始

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為仁易利

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為仁易利

事建能知能處立百帥義能勇循義而行故

施辯能教施其道化能辯昭神能孝昭顯也

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為仁易利

推敵能讓與已體敵猶

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晉周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

經緯不爽文之象也爽差也文王

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質文其質性有

其昭穆又近可以得文德也被被服

且夫立無跋

言無遠慎也夫

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夫

正德之道也德之端德之信也端慈成德之終也志

總名恭者其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恭也文者德之總名恭者其忠文之實也忠自中出故為

文實誠也信文之孚也孚覆也仁文之愛也仁者文之慈愛義文之

制也義所以制斷事宜知文之輿也知所以載行文德勇文之帥也

謂以勇帥行其心義教文之施也所以施布德化孝文之本也言人始

故弄為文本惠文之慈也慈愛也讓文之材也材用也象天能

敬言能則天是能敬也帥意能忠帥循也循已心意思身能信

易曰體信足以長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為仁利制能義利

為制故能義也事建能知能處立百事為知帥義能勇循義而行故

勇而無義為亂施辯能教施其道化能辯昭顯也昭神能孝昭顯也

之若周公然慈和能惠慈愛和睦故能惠也推敵能讓與已體敵猶

讓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晉周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

之六氣為經以地之五行為緯而成之經緯不爽文之象也爽差也文王

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被被服

之也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其昭穆又近可以得

國父昭子穆孫復為昭一昭一穆相次而近者言周子之親與晉最近且夫立無跛

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夫

正德之道也德之道路端德之信也端慈也成德之終也志定也

故能**真德之守也**守守德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

相助也于明**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相助也慎成端正覆述上事為下出

為晉休戚不背本也休喜**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服文德

相助之行輔助之非**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

成公晉文公之廢子成公黑臀也歸者自周歸于晉**筮筮立**晉趙穿殺靈公趙盾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著曰

成公**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下乾上

上否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

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為坤

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

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亦天子五體不變周天子

國也三爻有三變**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

故君三出於周

晉君也必此次**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

公已往為晉君也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且吾聞**

誰也其次必此次成公而往者必周子也

必此次

三畫也**三而昇驩之孫**昇予也三世為君而更予驩

孫周子也自孫以下皆稱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

詩云周公之孫謂倍公也**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

矣**矣**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即黑臀之孫

也黑臀之後二世為君與黑臀滿三世矣唐尚書

公會于柯**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

單襄公與晉厲公會于柯陵後二年而單襄公

將死**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

賈君得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

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

故能慎德之守也守守德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

矣言周子明於善德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相助也慎成端正覆述上事為下出

為晉休戚不背本也休喜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服文德

又以四行輔助之非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

國何取言必得國成公晉文公之廢子成公黑臀也歸者自周歸于晉

筮筮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下乾上乾坤下乾

上否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

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為坤

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

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亦天子五體不變周天子

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謂

成公已往為晉君也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且吾聞

在誰也其次必此次成公而往者必周子也

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

規畫也三而昇驩之孫昇子也三世為君而更子驩

孫周子也自孫以下皆稱孫之孫驩晉襄公之名也孫魯

詩云周公之孫謂倍公也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

矣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即黑臀之孫也黑臀之後二世為君與黑臀滿三世矣唐尚書

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公故言再昭謂魯成十

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于柯陵後二年而單襄公

卒其歲厲公殺則襄公將死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

子者晉襄公之孫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

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

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德夢卦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

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以三襲

計驗淑洽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逐克商有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

而鮮胄其將失之矣仍數也鮮寡也胄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晉公族之後又寡少

將失國也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晉子頃公許諾及厲公

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亂謂殺也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之二十四年是歲齊人城

穀洛關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關者兩水格有似於關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

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

郊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天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

蚤卒不立晉聞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崇高也

也澤無不防川防障也不竇澤澤於水也竇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其反天

性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物所生川氣之導也

導達也易曰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

歸物於下聚聚物也高山疏為川谷以導其氣疏通也

是汚庫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唐提也美謂滋潤是故聚不地崩

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地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

居提

國三襲焉

襲合也三合德夢卦

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

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十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以三襲

也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也今晉周德夢卜亦三合將必得國

晉仍無道

而鮮胄其將失之矣

仍數也鮮寡也胄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晉公族之後又寡少

將失國也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

晉子頃公許諾及厲公

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亂謂殺也

靈王二十二年

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之二十四年是歲齊人城

穀洛關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名也關者兩水格有似於關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

城之北東入于漚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

王欲壅之

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

大子晉諫曰不可

晉靈王

蚤卒不立晉聞古之長民者

長猶君也

不墮山

墮毀也不崇

也澤無水曰藪

不防川

防障也流曰川

不竇澤

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其反天

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

物所生

川氣之導也

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

澤水之鍾也

鍾聚也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

歸物於下

聚聚物也高山下藪澤也

疏為川谷以導其氣

疏通也

陂唐汚庫以鍾其美

畜水曰陂唐提也美謂滋潤

是故聚不地崩

而物有所歸

大曰崩小曰地

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

沈伏也滯積也

越遠 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 物有所歸故也

札瘥之 死有所葬齊 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

乏匱之患 短折曰夭 狂惑曰昏 故上下能相固以待

不虞 虞度也 古之聖王唯此之慎 慎逆天性 昔其工棄此

其工 謂侍中云 共工諸侯炎帝之後 姜姓也 顓頊氏 滅安得 共工氏 侵陵諸侯 與高辛氏爭而王也 或云 滅安得 為堯諸侯 又堯時 共工與此異也 虞于湛

皇高堙庫以

弗助禍亂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與其

工用滅其 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 有虞舜也 鯀禹父 密鯀 國伯爵也 堯時在位而

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 播放也 稱舉也 舉遂

堯用殛之于羽山 殛誅也 舜臣堯 殛鯀 于羽山 羽山今在東

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 度法也 釐改制量 釐理也 量

象物天地 取法天地之物象也 比類百則 類亦儀

之于民 儀準也 而度之于羣生 度之謂不 其之從孫四

高高下下疏川道滯 高高下下 疏九山 道滯 也 下下 陂鄣九

鍾水豐物 鍾 聚也 下下 陂

水豐物 鍾聚也 畜

不墮壤是謂封崇凡此諸言九者皆指九州

龍門關

江疏河也

鍾水豐物

水豐物

鍾水豐物

水豐物

鍾水豐物

鍾水豐物

工從係

侯助禹治

高高下下

疏川道滯

鍾水豐物

水豐物

鍾水豐物

鍾水豐物

位助也言

侯助禹治

高高下下

疏川道滯

鍾水豐物

水豐物

鍾水豐物

鍾水豐物

言有虞者鯀之

未舜之為也

播其淫心

稱遂共工之過

堯用殛之

于羽山

其後伯禹

念前之非

也象物天地

取法天地

之物象也

比類百則

類亦儀

之于民

儀準也

而度之于

羣生

度之謂不

其之從孫

四

高高下下

疏川道滯

鍾水豐物

水豐物

越遠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也

崩故死有所葬齊語曰陵為之終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

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故上下能相固以待

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性昔共工棄此

道也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云

共工堯時諸侯為高辛所滅昭謂為高辛所滅安得為堯諸侯又堯時共工與此異也

虞于湛樂虞安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堙庫高以害天

下堙塞也高謂山陵庫謂池澤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

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有虞舜也鯀禹父密鯀國伯爵也堯時在位而

言有虞者鯀之誅舜之為也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舉也舉遂

共工之過者謂鄣洪水堯用殛之于羽山殛誅也舜臣堯殛鯀于羽山羽山今在東

縣南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也釐改制量釐理也量

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比類百則類亦象也儀

之于民儀準也而度之于羣生傷害也其之從孫四

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王四岳之官掌帥諸

岳助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道滯也高高封崇九山

澤也疏川決江疏河也鍾水豐物鍾聚也畜水潦封

崇九山封大也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使不墮壤是謂封崇凡此諸言九者皆謂九州

皇高堙

矣也

侯伯

位助也言

工從

則吾

下地庫

澤山決汨九川汨通陂鄣九澤障防豐殖九藪豐茂

也殖長也汨越九原越揚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合通

可每使之日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電地無散陽散陽李水

起兒天氣沈伏也無火無災燿燿炎起兒天神無閒行

閒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時無逆數逆數

寒暑物無害生蝗螟之屬師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

反逆帥循也軌道也儀法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謂禹與四岳也嘉

也儀法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論語曰帝臣

能以嘉社殷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姁謂其能以嘉社殷

也夏大也以善福胙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

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

呂命為侯伯使長諸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

德帝復賜之祖姓氏曰有呂以國謂其能為禹股肱

為氏謂炎帝之後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

肱也豐厚以養物豐民人也股臂也豐厚也氏曰有呂者

四岳能輔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謂

肱心膂呂之為言膂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謂

也言禹與四岳豈是多寵之人乃亡王之後禹鯀之

郊鯀而追王之四岳共工從孫共工侵陵諸侯

王言皆無道而亡非伯王所起明禹岳之典非

唯能釐舉嘉義舉用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非

不替其

典非

豈



之中山汨通決汨九川汨通陂鄣九澤障防豐殖九藪豐茂

也殖也越揚汨越九原越揚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合通

四海使之同軌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電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

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火無災燿燿炎起兒天日災人曰火神無閒行

間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濫之心時無逆數逆數四時

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師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

也帥循也軌道也儀法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謂禹與四岳也嘉善也績功也克能

也帝天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論語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

賜姓曰妣氏曰有夏妣封之於夏謂其能以嘉祉殷

富生物也社福也殷盛也賜姓曰妣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如猶社

也也夏大也以善福胙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殷富天下為大也

呂命為侯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

使長諸侯德帝復賜之祖姓氏曰有呂以國為氏謂其能為禹股肱

使紹炎帝之後肱心膂呂之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謂

為言膂也禹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豈辭也繫是

也也言禹與四岳豈是多寵之人乃亡王之後禹鯀之

子禹郊鯀而追王之四岳共工從孫共工侵陵諸侯

以自王言皆無道而亡非伯王所起明禹岳之典非

因之唯能釐舉嘉義舉用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非

也

猶在在也有夏雖衰杞鄆猶在杞鄆二國夏後也申

齊許其族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唯有嘉

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於有天

也必有惰淫之心間之惰慢也有惰淫之心間之惰慢也

其氏姓踣斃不振踣僵也絕六氏踣斃不振踣僵也姓絕

後無王無祭王也堙替隸圉堙沒也替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

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黃炎帝之後共唯不帥天地

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義宜也不儀生物

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

代其惰淫信之心間之以忠信之心度於天地而順於時

動順四時之令而動也融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

融昭明明也終猶成也融長也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附隨也

若啓先王之遺訓啓開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圖象也而

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

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

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精明也

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

亂人狂悖怨亂之人也過其門干其怒也又曰佐雝者嘗焉雝烹也佐闕

典下後也有夏雖衰杞鄆猶在杞鄆二國夏後也申

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唯有嘉

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於有天

下謂禹也及其失之也必有惰淫之心間之惰慢也

祀或為氏故亡其氏踣斃不振踣僵也姓絕

嘉功謂若桀也後無王無祭主也堙替隸圉堙沒也替廢也隸夫亡者豈

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黃炎帝之後共唯不帥天地

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義宜不儀生物

之則儀準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

有忠信之心間之以忠信之心度於天地而順於時

動順四時之令而動也代其惰淫也蘇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

融昭明明也終猶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附隨

若啓先王之遺訓啓開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而

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

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

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精明

也氣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

也亂人在悖怨亂之人又曰佐離者嘗焉離烹煎之官也佐闕

也也過其門干其怒也

禮記卷之六

12

至於好之為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猶財色之禍詩曰四

不泯

行兒鳥隼曰旗龜蛇國不泯詩大雅桑桑

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征伐用兵不得其所

行兒！亂不泯無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桑柔之十一

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征伐用兵不得其所

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亂以滅西

而不惕所殘

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

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關川

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

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

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

而文始平之

八王而康克安之

其難也如是厲

今已十與十四王矣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項匡定簡靈

今已十與十四王矣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項匡定簡靈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項匡定簡靈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項匡定簡靈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項匡定簡靈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項匡定簡靈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項匡定簡靈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項匡定簡靈



亂以滅西  
日食之局

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猶財色之禍詩曰四

牡駮駮旻旻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詩大雅桑柔

行兒鳥隼日旻龜蛇日旻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夷

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征伐用兵不得其所

禍亂不平無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桑柔之十一

國不見滅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

荼苦也言民疾王之虐貪其飾彌彰揚揚然恐懼也彌終也章著也言見禍亂

樂禍亂安為苦毒之行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關川

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弭止也此

四王父子

禍敗至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

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寧安也堯時鴻水黎民阻及

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

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

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十

差弗毀隄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大王王季文王也八王而康克安之

十八者加武王成其難也如是厲

始革典十四王矣革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

桓嚴倍惠襄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頃匡定簡靈

字

又章輔禍也吾朝夕微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

之章助也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也

之也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也王下及夏商之季

也黎九黎苗三苗也少皞氏衰九黎武滅也黎九黎亂德顛項滅

則謂象儀地也則法也而蔑棄五則謂象天儀地和

謂象儀地也則法也而蔑棄五則謂象天儀地和

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夷滅也彝

子孫為隸下夷於民隸役也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

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

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

在畎畝由欲亂民也崇高也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

畎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畝昭謂下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

無有異焉唯所行也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

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咨議也觀之詩書與民

之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屬民皆亡王之為也上

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

至景王十五世 吾朝夕傲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  
逆天休少猶裁也光明也 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  
之章明也 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鑒  
也黎九黎苗三苗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顛頊滅之  
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之夏商之季謂桀紂也湯  
武滅 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餼民而方不順時  
不共神祇方四方也謂 而蔑棄五則蔑滅也則法也  
民順時 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夷滅也彝  
共神也 子孫為隸下夷於民隸役也 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  
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

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  
在畎畝由欲亂民也崇高也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  
曰畎高曰畝畝瓏 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  
也書曰異畝同穎 無有異焉唯所 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靖治也 將焉用飾宮以徵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  
謂湯伐 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咨議也 觀之詩書與民  
之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屬民 皆亡王之為也上  
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

文象天象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中非民猶利也

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

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

子太子晉之弟也多寵人謂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

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及定王王

室遂卑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

時大臣專政諸侯無伯故王室遂卑

晉羊舌肸聘于周肸晉大夫羊舌職發幣於大夫及

單靖公發其禮幣於周大夫次及單靖公靖靖公享

之儉而敬享禮薄而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賓禮

賓待叔向之禮也送之以物曰贈以飲食曰餞燕無

私無私好貨及送不過郊至郊而反語說昊天有成

命語宴語所及者說樂也單之老送叔向老家臣室

大夫之貴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

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一姓一昔史佚有言史佚

王時太曰動莫若敬敬可居莫若儉儉易德莫若讓

讓遠事莫若咨咨寡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宮

室不崇崇高器無彤鏤儉也形丹也鏤身聳除潔聳



也除治也外內齊給敬也外在朝廷內治家宴好享賜不

踰其上讓也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賓之禮事放上

而動容也放依也容言必與上容也如是而加以無私重之以

不殺殺雜也衆人過郊單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

事容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

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盛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始

而歌之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昊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成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脩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成王身也賈夙夜基命宥密夙蚤也夜莫也基始也

鄭唐說皆然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

言二君蚤起夜寐始行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緝明

信命以寬仁寧靜為務

光也亶厚也厥其也肆固也靖和也言是道成王之

德也是詩道文武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烈

也言能明其文使之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

也武使之威二后受之讓於德也謂推功也書曰允恭

成王不敢康敬百

儀恭也夙夜夙夜基命夙夜敬事曰

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

廣也鄭後司農云廣當亶厚也肆固也靖齋也其始

曰允恭

儀恭也

曰基

廣也

亶厚也

肆固也

○

也除治也外內齊給敬也外內在朝廷內治家宴好享賜不

踰其上讓也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賓之禮事放上

而動容也必與上容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

不殺殺雜也衆人過郊單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

事容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

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盛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始

而歌之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昊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成

命文武則能受之謂脩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

成王身也賈夙夜基命宥密夙蚤也夜莫也基始也

鄭唐說皆然信命以寬仁寧靜為務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緝明也熙

光也亶厚也厥其也肆罔也靖和也言是道成王之

德也是詩道文武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烈

也言能明其文使之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

也稱舉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謂推功也書曰允恭

也謂詢于八虞訪于辛尹之類成王不敢康敬百

姓也言不敢自安逸者是其夙夜恭也夙夜敬事曰

至于日昃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

不遑暇食鄭後司農云廣當亶厚也肆固也靖蘇也其始

廣也為光虞亦如之

中也恭上德讓而敬百姓

其始篇之首句也言以敬讓為始也

其中也恭

公寧

其恭中篇

恭儉信寬帥歸於寧

其中篇之中句也帥循也言其

其

終也廣厚其心以固蘇之

其終篇之終句也廣厚其

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蘇故曰成

成成其單子

儉敬讓容以應成德

應當

單若不與子孫必蕃後世

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

詩大雅既醉之六章類族類也壺相也言

乃及於天

孝子之行先於室家族類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曰不忝前哲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

言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壺

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

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蕃息也育長也

單子朝夕不忘

謂不忝前哲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

膺抱也保持也

以佐

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

必有章譽蕃育之祚

物事也混同也章明也

則單子必當之矣

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單單氏之

世也闕缺也茲此也此君靖公也它它族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

夏商周

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賣物通財用也古曰泉

或黃黃為上幣銅鐵為下幣大錢者大於舊其質重也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後司

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

其始篇之首句也

其中也

儉信寬帥歸於寧

其中篇之中句也帥循也言其其

終也廣厚其心以固

其終篇之終句也廣厚其

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

成其單子

儉敬讓咨以應成德

應當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

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

詩大雅既醉之六章類族類也壺相也言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祚福也胤

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

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

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

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

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蕃息也單子朝夕不忘

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

膺保明德以佐

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

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

必有章譽蕃育之祚

物事也混同則單子必當之矣

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

不出於它矣

世也闕缺也茲此也此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

年也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物通財用也古曰泉

後轉曰錢賈侍中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

或黃黃為上幣銅鐵為下幣大錢者大於舊其質重

也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後司

國語

夫其資也

離民也

通民也

給供也遠志通逃也

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

備國備也

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

有至而後救之

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

屬是不相入也

二者先後各有所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

可先而不備謂

國語

子孫

十一

十一

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一  
 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五銖久行王莽時錢  
 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大泉徑  
 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君所謂大泉  
 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  
 世而周二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轉不相因先師所  
 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又單穆公云  
 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  
 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執耳  
 孫之魯古者天灾降戾謂水旱蟲螟之類於是乎量資  
 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民患輕則為  
 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日母輕日子以子買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

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  
 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負其貴以輕者負其  
 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  
 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輕而未寡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之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民不給將有遠志是  
 也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

之急

也 息緩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灾

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謂

召灾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灾無乃

不可乎

言周故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灾未厭已也

將民之與處而離之

將灾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

君以善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也

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

於民以除之

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

夏書有之曰關石和均王

府則有

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日關衡也

之角也言日關衡也

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

詩大雅旱鹿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

曰鹿榛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

愷悌君子干祿愷悌

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夫旱鹿之

榛楛殖

殖長也

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

散亡藪澤肆既

肆極也既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政民力彫

山林衡虞也散亡藪澤肆既謂無山林衡虞之政

荒蕪資用乏匱

彫傷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荒虛也蕪穢也君子

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險危也

且絕民用以

猶塞川原

用謂費小

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

而鑄大也

日潢小曰汚竭盡也

若民離而財匱灾至

而備亡王其若之何

備亡無救灾之備也

吾周官之於灾備也

其所怠棄者多矣

周官周六官灾備備灾之法令

而又奪之資以益

周官

之急也 息緩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謂

召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灾無乃

不可乎言周故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灾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

將灾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也

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

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夏書有之曰關石和均王

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日關衡也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鹿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愷悌君子干祿愷悌

日鹿榛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

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夫旱鹿之

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

榛楛殖殖長也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

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肆極也旣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政民力彫

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彫傷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荒虛也蕪穢也君子

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

實王府絕民用謂費小錢歛而鑄大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

也無日矣大日潢小日竭也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灾至

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也吾周官之於灾備也

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灾備備灾之法令而又奪之資以益

國語

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

翳叛是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魯昭之二十年賈侍

中云無射鍾各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或說云鑄無射而以林鍾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無射有覆近之矣唐尚書從賈單穆

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鮮寡

也寡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

積聚既喪謂廢小錢生財也殖長也且夫鍾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

音從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

鍾陰聲之大者細抑大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

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目之察

之則有眩之失以生疾也可以為目也若目之精

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賈君其察色也

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以半步為武其察色也

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耳之察和

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黃鍾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其察清濁

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舉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

量衡於是重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稱上衡衡有斤兩

國語



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

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日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魯昭之二十年賈侍

中云無射鍾各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或說云鑄無射而以

林鍾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無射有覆近之矣唐尚書從賈單穆

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鮮寡

也寡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

積聚既喪謂廢小錢生財也殖長也且夫鍾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

音從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

鍾陰聲之大者細抑大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

非鍾聲也非法鍾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若目

明所不能見亦不可以施目也耳目所不能及而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夫目之察

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賈君以半步為武其察色也

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耳之察和

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黃鍾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其察清濁

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舉也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

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

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量衡有斤兩

國語

者為一數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  
量衡於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  
器者乎

生乎 小大器用於是乎出 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方寸大謂

斤兩 丈尺 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 耳不及知其清濁也

比之不度 不度不中鈞石之數 鍾聲不可以知和 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和

節謂法度量衡之節 可以出節 節謂法度量衡之節 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

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

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 樞機發動

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 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

明 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 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

心焉 欣歆

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 歆猶

喜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 上得民心以殖義方 殖立也方道也 是以作無

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

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 以為憲令 憲法也 而布諸民正之以

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 貳變也

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 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

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 信審也名號令也 明以時

動 視明則動得其時也 名以成政 號令所成政 動以殖生 殖長也動得其時所

以財長生也 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

國語

卷之五

十一

十一

之數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  
銖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  
是乎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生乎其象小謂錙銖方寸大謂  
斤兩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  
比之不度不度不中鈞石之數鍾聲不可以知和耳不能聽故  
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  
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  
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  
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  
明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

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  
喜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也方道也是以作無  
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  
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為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正之以  
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  
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  
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號令也明以時  
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成政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所  
以財長生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

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大

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味入於是乎有狂悖

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慝惡也此四者

氣佚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賔出令不信有

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

心不知所為盡力也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

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國

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

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官也弗及弗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九樂

從大重者從細鍾尚羽鍾聲大石尚角石磬也輕於

故琴瑟尚宮也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大不踰宮

清濁之中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聖

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

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

謂鍾尚羽輕者從大輕瓦絲也從大是以金尚羽石

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議從革木一聲革鼓也木祝

圉也一聲無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和入音克諧

清濁之變和即諧政和即平也聲以和樂律以平聲聲五聲以

和即諧政和即平也聲以和樂律以平聲成入音而

省土風

和八音

金石以  
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

動之鍾石所以絳竹以行之弦管所以詩以道之道已

歌以詠之詠詠詩也書曰匏以宣之宣

革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

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言中和之聲應相保曰

和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也如

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磨之石磨石以繫之絲木繫絲

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為笙管越謂為之節之鼓

而行之以遂八風遂猶順也傳曰所以節八

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電散陰陽

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

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

正害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

耳非和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聽

聲越遠非平也越迤也言無射之聲為大林妨正匱

所陵聽之微細迤遠非平也

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

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

財匱故妨於樂

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

抑而不聞不容於耳耳不能容別也

越迤也言無射之聲為大林

所陵聽之微細迤遠非平也

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

0

①

而行八風

D

為金為閭闔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正北曰坎為革  
為廣莫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  
離於南曰巽為水為清明正南曰離於是乎氣無滯  
風於為景風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

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電散陰陽

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

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

正害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

耳非和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聽

聲越遠非平也越迤也言無射之聲為大林妨正匱

所陵聽之微細迤遠非平也

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

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

財匱故妨於樂

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

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大金石以

蕤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

動之鍾石所以絳竹以行之弦管所詩以道之道已

誦之曰詩書動發五聲歌以詠之詠詠詩也書曰匏以宣之宣

也揚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

也極也也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言中和之聲應相保曰

和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如

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磨之石磨石以繫之絲木繫絲

為琴瑟也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為笙管越謂為之節之鼓

節其長短而行之以遂八風遂猶順也傳曰所以節八

音而行大風也正西曰兌

為金為閭闔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正北曰坎為革

為廣莫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

庶東南曰巽為木為清明正南曰離於是乎氣無滯

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電散陰陽

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

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

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

正害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細抑大陵不容於

耳非和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聽

聲越遠非平也越迺也言無射之聲為大林妨正匱

所陵聽之微細迺遠非平也



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宗伯樂官屬焉夫有和平

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樂以殖也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

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舞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

合神人謂祭祀享宴也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聽從也若夫匱財用

罷民力以逞淫心逞快也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

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財賈

故民離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伶人樂人也景王二十四

年魯昭二十一年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

州鳩以為鍾實不和伶人媚王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

民備樂之則為和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也今財亡民罷莫不怨

恨臣不知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

其不濟也曹羣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

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衆口鑠金鑠消也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消之

也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謂錢鍾也懼一之

廢也二金之中其一必廢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八十曰耄二十

五年王崩鍾不和崩而言鍾不和者明樂人之諛

王將鑄無射王景也問律於伶州鳩律鍾律也對曰律所以

立均出度也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律陰為呂六律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

林鍾中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瞽古樂正知

為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考合也度律均鍾百官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也

軌儀均平也軌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度

量衡於是平生也紀之以三舞天地人也古者紀聲合樂以

和之以六章平之以六律也以平聲上成於十二也陰陽相

扶助律取取妻呂生子天之道也天之大數夫六中之

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日黃鍾乾初九也六者

天有六母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為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故以六律

正色為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

九分之六得六鍾之數立焉為宮法云九寸之一得林

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為所以

黃鍾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所以

宣養六氣九德也宣徧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

利用厚生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由是第

聲為宮含元處中所以徧養六氣九德之本

之由從也第次二曰大蔟正月日大蔟乾九二也管

蔟言陽氣大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贊佐也賈唐云

蔟達於上也故為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三曰姑洗所以脩潔

也明堂月令曰正月蟄蟲始震

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日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

貞唐云聲為商

貞唐云

三月日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



林鍾中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瞽古樂正知之為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考合也度律均鍾百官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也軌儀平均也軌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量衡於是紀之以三舞天地人也古者紀聲合樂以乎生也紀之以三舞天地人也古者紀聲合樂以和乎生也平之以六章曰律以平聲成於十二也陰陽相扶助律取妻呂生子天之道也天之大數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曰黃鍾乾初九也六者天有六母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為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故以六律

貞唐云  
聲為商

正色為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為宮法云九寸之六得林鍾初六六律之首陰之變管長六寸六月之律坤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為黃鍾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宣徧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利用厚生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由是第聲為宮含元處中所以徧養六氣九德之本也次奇月也二曰大蕤正月曰大蕤乾九二也管蕤言陽氣大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贊佐也賈唐云故為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三曰姑洗所以脩潔也明堂月令曰正月蟄蟲始震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潔

柯易葉 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  
宗廟合致神

之享宴 **四曰蕤賓** 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納賓也 曰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

蕤於下 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勸也酢報也 **五**

**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 七月曰夷則乾

寸六分律長五寸七寸七分寸之四寸五分一

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

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也 **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

示民軌儀也 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

千五百二十四宣編也軌道也儀法也九月陽氣收

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編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

**大呂助宣物** 物也 元間大呂助宣物也 十二月曰大呂

八分法云三分之二四寸二寸四分寸之

以黃鐘繫於陽以黃鐘為主故曰元間以陽為首不名其

於上之臣歸功於王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

大呂助陽宣散物也 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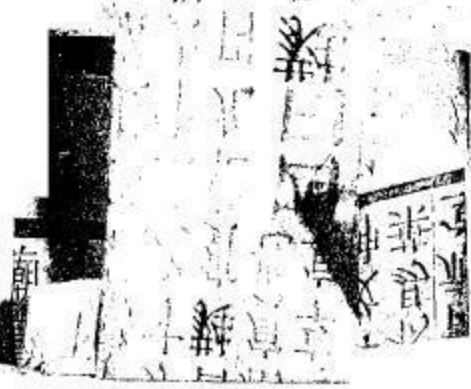
鍾助陽鍾聚也 七十五隙間也夾鍾助陽鍾聚曲

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 **三間中呂宣**

時奉而成之故夾鍾出四時之微氣也

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 六間六呂在陽

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侶間陽律成其功發揚



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為角是月百物脩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  
 人用之享宴 **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可以納賓也 **五月曰蕤賓** 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  
 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為主委  
 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  
 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勸也酢報也 **五**  
**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 七月曰夷則乾  
 十六分律長五寸七寸七分寸之四寸九分  
 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  
 九功之則成民之 **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  
 志使無疑貳也 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  
**示民軌儀也** 律長四寸六寸五分寸之六  
 千五百二十四宣編也軌道也儀法也九月陽氣收  
 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編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

法 **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 六間六呂在陽  
 也 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侶間陽律成其功發揚  
 滯伏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陰陽  
 序次風雨時至 **元間大呂助宣物也** 十二月曰大呂  
 所以生物也 八寸八分法云三分之二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  
 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下生律元一也  
 陰繫於陽以黃鍾為主故曰元間以陽為首不名其  
 初臣歸功於王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  
 於黃鍾萌而赤地受之於大 **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  
 呂牙而白成黃鍾之功也 二月曰夾鍾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  
 也 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二倍之  
 為七寸分寸之千七十五隙間也夾鍾助陽鍾聚曲  
 細也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為陽中萬物始生  
 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 **三間中呂宣**  
 時奉而成之故夾鍾出四時之微氣也



〇〇

〇

〇

**中氣也**

四月曰中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中起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內陽以助陽成功也故曰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

**任肅純恪也**

六月曰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六寸林衆也言萬物衆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為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偽詐使之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其職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

**器用俾應復也**

十月曰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

**有鍾無鎛昭其**

師效功陳祭器案程度無或詐心必功致為上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大鈞有鎛無鍾**

大謂宮商也舉宮商而但有鍾而用鎛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則又去鎛獨鳴其細也

**大鈞有鎛無鍾**

大謂宮商也舉宮商而但有鍾而用鎛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則又去鎛獨鳴其細也

**故先王貴之**

象樂也故先王貴之以移風易俗王曰七律者何

也

七音

**中氣也**

四月日中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入十七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氣起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正月正月正陽之月也

**任肅純恪也**

六月日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六寸林衆也言萬物衆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為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偽詐使之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八月日南呂坤六二也其職也

**器用俾應復也**

十月日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分寸之一禁而不實曰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贊佐也**六間應鍾均利**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

師效功陳祭器案程度無或詐偽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律呂不變易其常各順其**細鈞有鍾無罇昭其大也**時則神無姦行物無害生

細聲謂角徵羽也鈞調也鍾大鍾罇小鍾也昭明也

有鍾無罇為兩細不相和故以鍾為節節明其大者以大**大鈞有罇無鍾**罇大謂宮商也舉宮商而但有

平細**甚大無罇鳴其細也**罇無鍾為兩大不相和故去鍾而用罇

以小平大**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大昭小聲和乎之道**和平則久**細謂絲

竹革木**久固則純**也固安也可久則安安則純**純明則**樂也

**終復則樂**也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言象樂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政也

也移風易俗**王曰七律者何**七音

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為音器用黃鍾為宮大族  
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  
賓為變徵 **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 歲歲星也鶉火次  
九度至張十七度為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  
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是時歲星在  
張鶉火也 **月在天駟** 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宿房五度 **日在析木之**  
**津** 析木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 **辰在**  
**斗柄** 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  
前一度 **星在天龍** 星辰星也天龍次名一曰玄枵  
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  
龍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  
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獲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  
二十九日巳未晦冬至辰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星在須女伏天龍之首

星辰星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  
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 **顓頊之所建**  
**也帝嚳受之** 建立也顓頊帝嚳所代也帝嚳周之先  
郊穆顓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  
水今周亦木德當受殷之水猶帝嚳之受顓頊也

**我姬氏出自天龍** 姬氏周姓天龍即玄枵齊之分野  
也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逢  
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龍傳曰有逢伯陵因  
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曰有星出於須女

**星及牽牛焉** 又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 從斗一度至  
十一度分屬

牽牛間謂從辰口 歷建星及牽牛焉 所在也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須  
女天龍之首至析木之分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  
得水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  
也 皇君也生日母死曰妣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  
姜女也女子謂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伯陵大姜

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為音器用黃鍾為宮大簇  
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  
賓為變徵 **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 歲歲星也鶉火次  
九度至張十七度為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  
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是時歲星在  
張鶉火也 **月在天駟** 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宿房五度 **日在析木之**  
**津** 析木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 **辰在**  
**斗柄** 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  
月合辰 **星在天龜** 星辰星也天龜次名一曰玄枵  
前一度 **星在天龜** 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  
龜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  
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  
二十九日巳未晦冬至辰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星在須女伏天龜之首

星辰星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  
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 **顓頊之所建**  
**也帝嚳受之** 建立也顓頊帝嚳所代也帝嚳周之先  
郊稷顓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  
水今周亦木德當受殷之水猶帝嚳之受顓頊也  
**我姬氏出自天龜** 姬氏周姓天龜即玄枵齊之分野  
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龜傳曰有逢伯陵因  
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曰有星出於須女  
姜氏任氏 **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 從斗一度至  
實守其祀 析木日辰所在也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須  
女天龜之首至析木之分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  
得水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  
類也 皇君也生日母死曰妣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  
也 姜女也女子謂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伯陵大姜

國語 卷之六 二十 帝皇

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齊地屬天龍故祀天龍死而配食為其神主故云馮馮依也言天龍乃皇妣家之所馮依非但合於水木相承而已又我實出於水家周道起於大王故本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歲星在鶉於大姜

之分野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辰馬農祥也  
辰馬謂房心星也心星所在利以伐人

在大辰之次為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農祥也祥猶象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

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

以成善后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

辰也三所逢公所馮神周自鶉及駟七列也鶉鶉火之分張十三度駟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之位

南北之

揆七同也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所出自午至子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凡凡合其度七同也

樂也以數合之謂取其七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神人以數合之謂取其七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

神人相應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七同其數謂七列七同七律也

律和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師陳師未畢而雨雨天地神人叶同之應也

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夷平也則法也夷則所以平也

聲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當辰聽軍聲而詔吉凶一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

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



會斗柄也之初陳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為羽羽翼其衆也

別以藩屏民則也藩蔽民使中法則也王以黃鍾之

於于牧之野布戎陳兵也謂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杖黃鉞后秉白旄時

故謂之厲所以厲也名此樂師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

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也厲六軍之衆也

多皐商紂都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文德底紂之多皐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皐大蔟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大蔟在下故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

反及羸內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羸內地各憲法

故謂之羸射在上故曰一民軌儀無射在

亂治也宣布哲人故謂之羸

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賓孟周朝故先殺子猛

者曰憚其犧也憚者孟之從臣也憚者懼為宗廟所用也

遽歸告王遽猶疾也賓孟有寵於王欲立王子朝王

曰吾見雄雞將許之故先殺下門子賓孟知意故感

其犧也犧之美念及子朝疾歸語王勸立之

曰吾見雄雞信誠也

已犧何害人犧謂雞

謂雞日斷其尾此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人犧謂雞

謂雞字豐

謂雞

謂雞

謂雞

日月之會斗柄也當初陳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各其樂為羽羽翼其衆也

所以藩屏民則也藩蔽也羽之義取能王以黃鐘之

下宮布戎于牧之野布戎陳兵也謂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杖黃鉞后秉白旄時

也黃鐘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故謂之厲所以厲

六師也名北樂為厲者所以厲六軍之衆也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

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商紂都也文王文王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

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臯大蔟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撤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大蔟

在下故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

反反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羸內地各憲法

也施施惠舍舍臯也無射所宣布哲人故謂之羸

亂所以優柔容民也亂治也柔安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賓孟周大夫子

朝之傅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憚侍者孟之從臣也憚

者懼為宗廟所用也遽歸告王遽猶疾也賓孟有寵

將許之故先殺下門子賓孟知意故感於王欲立王子朝王

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信誠也雞畏為

宗廟之用故自斷其尾此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人犧謂雞

誠六畜之情不與人同

於犧故

犧則人則犧者實

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已自抑其  
為犧當何害乎人君冕服有似於犧故以喻焉

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言雞惡為人所用故自人異

於是異於雞也人之美則犧者實用人也用人猶治

治人王弗應弗應者曉其田于鞏鞏北山今使公

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單子單穆公也克能也

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也在魯昭二十二年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敬王

之子悼王之弟敬王丐也十年魯昭三十二年劉文

公王卿士劉摯之子文公卷也萇弘周大夫萇叔也

欲城成周者欲城成周之城也成周在灑水東王城

在灑水西初王子朝作亂於魯昭二十三年夏王子

朝入于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于翟泉翟泉成周

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

居于滑十月晉人救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子朝

既奔其餘黨儵扁之徒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於是晉

徵諸侯成周月役煩勞故萇弘欲城成魏獻子為政

周使富新石張為王如晉請城成周也

獻子晉正卿魏絳之子舒也說萇弘而與之說好萇弘將合諸侯

合諸侯衛彪偯適周聞之彪偯衛大夫也見單穆公曰萇劉

其不沒乎沒終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周

飲詩所歌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

詩也以為飶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監

也夫禮之立成者為飶立成立行昭明大節而已少

日惕其欲

少比類也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自恐懼也是以日

也戒慎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知天

爲謂所支壞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葛劉欲支天之所

惛淫

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

惛淫即就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

之殆不可矣殆近也水火之所犯犯害也猶不可救而况

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如登喻難如崩喻易昔孔甲亂

夏四世而殞孔甲禹後十四世也亂夏亂禹玄王勤

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殷祖契由玄鳥而生湯

以與其國也自契至湯帝甲勤者勤身脩德

四世而有天下言其難也二十五世也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幽王至今敬守府之

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

未亡得守府藏天祿已多矣又何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

之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而幽王

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

亂周之法度猶壞毀高山以爲魁陵糞土殘絕川藪以爲溝瀆無有悛止之時單子曰其咎



惛淫  
惛即

曲與焉節體也曲章曲也與類也言飭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曲威儀

少比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惕懼也是以日自恐懼欲民知

也戒慎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知天

爲謂所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葛劉欲支天之所

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

惛淫即就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

之殆不可矣始近也水火之所犯犯害也猶不可救而况

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如登喻難如崩喻易昔孔甲亂

夏四世而殞孔甲禹後十四世也亂夏亂禹玄王勤

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殷祖契由玄鳥而生湯亦水德故云玄王勤者勤身脩德

以興其國也自契至湯四世而有天下言其難也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帝甲

二十五世也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

文王十五世也幽王亂之十有四世自幽王至今敬守府之

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有四世而無德以救之雖

未亡得守府藏天祿已多矣又何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

之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

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峻乎蕩壞也小阜曰魁峻止也言幽王敗

亂周之法度猶壞毀高山以爲魁陵糞土殘絕川藪以爲溝瀆無有峻止之時單子曰其咎

三十一

孰多

謂莨

曰莨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

莨叔莨弘字也

速及速及於咎也以道補者欲以天道補人事

夫天道道可而省不

道達也省去也

莨叔反是以誑劉子

誑惑也

必有三殃違天一也

支所壞

反道二也

以天道補人事

誑人三也

惑劉子也

周若無咎莨叔必

為戮雖晉魏子

魏獻子也

亦將及焉

咎及也

若得天福其當

身乎

當其身禍尚微後有繼故為天福也

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

殃及

後以崇天六

孫

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

棄常法不脩周法也從私欲欲城成周也

用巧變以崇天灾

巧變者見周滅於西都平王東遷以獲久長故今欲復遷也崇猶益也

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

勤勞也名功也是歲也魏獻

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

是歲敬王十一年年魯定之元年

遂田于大

陸焚而死

田以火田也大陸晉藪

及范中行之難莨弘與之晉

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莨弘

范中行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也作難叛其君

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莨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為之殺

弘及定王劉氏亡

劉氏文公之子孫也定亦當為貞

周語下第三終

國語第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第四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魯語上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

長勺魯地也曹劌魯士也嚴公魯桓

公之子嚴公同也初齊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魯嚴八年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夏嚴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與嚴公戰于乾時嚴公敗績故十年齊典

愛牲玉於神

牲犧牲玉圭璧所以祭祀也

對曰夫惠

國語

詩曰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賜也



本而後民歸之志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民和而後神

降之福降下也民神之主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

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

無不共祀非獨已也是以用民無不聽

獨恭小賜臨戰之賜小賜祀以獨恭小賜臨戰之賜

似獨恭不咸獨恭不優咸徧也優裕也不咸民弗歸也不優

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

於享者也裕饒也享食也民故不可以不本本先利

共祀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對曰是

則可矣可者未大備可以一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

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其

嚴公如齊觀社嚴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曹劌諫曰

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

王一相朝也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

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

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

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周禮中國凡五服遠

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

也晉文公霸時亦取於此禮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

之義禮終畢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畢則習帥長幼之

禮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

本而後民歸之志

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歸之志志歸於上

民和而後神

降之福

降下也民神之主故民和神乃降福

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

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

財用不匱莫不共祀

無不共祀非獨已也

是以用民無不聽

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

小賜臨戰之賜獨恭一身之恭

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徧也優裕也不咸民弗歸也不優

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

於享者也

裕饒也享食也民和年豐為優裕

故不可以不本

本先利民莫不

其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

獄訟

對曰是

則可矣

可者未大備可以一戰傳曰齊師敗績

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

及必將至焉

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其知雖有所不及必將至於道也

嚴公如齊觀社

嚴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

曹劌諫曰

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

王一相朝也

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

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

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周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公霸時亦取於此禮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

之義

禮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

帥長幼之

序訓上下之則

帥循也

制財用之節

言先伯差國大其小使受職貢也

間無由荒怠

其間朝會之間

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

太公齊始祖

君為是舉

舉動也

而往觀之非

也

社助時民土發而社助時也

土發春分也土乃脈發社者

收摺而烝納要也

摺拾也冬祭曰烝因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

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公社及門閭

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

也天子祀上帝

上帝也諸侯會之受命焉

助祭受命也

諸侯祀先王先公

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

卿大夫

佐之受事焉

事職也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

法君舉必書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

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唐云桷椽頭也昭謂桷

一名椽今比土云亦然爾雅曰桷謂之椽嚴公娶于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椽以夸之

匠師慶言於公

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

曰臣聞聖王公之先

封者

謂若湯武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

昭前之令聞也

為猶使也使長監於世

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為戒也

故

能攝固不解以久

攝持也

今先君儉而君侈之

先君桓公

公曰矣

替滅也

公曰吾屬欲美之

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意也

對

矣替滅

公曰矣

替滅也

公曰吾屬欲美之

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意也

對

序訓上下之則

帥循也

制財用之節

言先王作差國大其小使受職貢也

間無由荒怠

其間朝會之間

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

太公齊始祖太公望也

君為是舉

舉動也

而往觀之非

也

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

土發春分也土乃脈發社者

求福為農始也

收擻而烝納要也

擻拾也冬祭曰烝因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

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公社及門閭

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

也

天子祀上帝

上帝也 諸侯會之受命焉

助祭受政命也

諸侯祀先王先公

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

卿大夫

佐之受事焉

事職事也

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

法不法謂觀民也君舉必書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

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唐云桷椽頭也昭謂桷

一名椽今北土云亦然爾雅曰桷謂之椽嚴公娶于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椽以夸之

匠師慶言於公

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

曰臣聞聖王公之先

封者

謂若湯武周公太公

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

昭前之令聞也

為猶使也

使長監於世

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為戒也

故

能攝固不解以久

攝持也

今先君儉而君侈之

先君令桓公

德替矣

替滅也

公曰吾屬欲美之

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意也

對

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也  
也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覲見也見夫人也

用幣言與大夫同贊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宗伯

主男女贊幣之禮故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為故事對曰君作而

順則故之順順於禮則書以為故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

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從有司後行也夫

栗栗以告不過栗栗以告虔也栗取蚤起栗取敬栗虔敬也曲禮曰婦人之贊脯脩

栗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

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今婦

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

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魯饑在嚴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旉之

曰夫為四鄰之援援所攀援以爲助也結諸侯之信重

之艱急是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也

鑄名器名器鍾鼎也藏寶財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

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

曰饑饉卿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心桌取敬桌也  
日歸人之贊

栗栗

栗栗男則

急也

是待病饑君盍以名

病饑

齊盍何

曰饑饉卿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也

也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覲見也見夫人也

用幣言與大夫同贊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宗伯

主男女贊幣之禮故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為故事對曰君作而

順則故之順順於禮則書以為故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

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從有司後行也夫

婦贊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栗取敬栗虔敬也曲禮曰婦人之贊脯脩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

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

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今婦

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

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魯饑在嚴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旒之

子臧孫辰也曰夫為四鄰之援援所攀援以為助也結諸侯之信重

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憲是為艱難也

為為難憲也鑄名器名器鐘鼎也藏寶財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

是待殄絕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

市穀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心桌取敬桌也  
曰歸入之費也  
栗男則

其職事

急病而

非急病

饑饉荐

公及百

昭也

告請也 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

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文仲曰賢者

憲病而讓夷也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今我不如齊非憲病也

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

磬如齊告糴鬯圭裸鬯之圭長尺二寸曰天灾流行

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荐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幾近也卒

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賈唐二君云周公為大宰大公為大師皆掌命

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謂命祀二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寧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

公之命祀如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也戾罪也不腆先

君之敝器也腆厚也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

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

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

實永饗而賴之辟君也賴蒙也天曰神地曰祇齊人

歸其玉而予之糴

齊孝公來伐齊公齊桓公之子孝公昭也魯僖公叛齊與衛莒盟于洮又盟于向故齊公伐

臧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病焉病不能問

於展禽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對曰獲聞之處大教

國語

卷之三十一

五

五

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獲展禽之名也禦止也若

為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使加已亂亂在

國急矣亂惡也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憲矣百物唯其可者

將無不趨也百物之中可用行賂將無不趨言無所愛也願以子之辭行

事疆場

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犒勞

曰寡君不佞也佞才不能事疆場

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

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喜

則不公曰宥到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恐曰室如懸磬野無青

草何恃而不恐懸磬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椽梁如懸磬也野無青草旱甚也故言何恃

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

也賜女先王武王胙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

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

以犧牲世其約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

必不泯其社稷也泯滅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

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

還也和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



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獲展禽之名也禦止也若

為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使加已亂亂在

前矣亂惡也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憲矣百物唯其可者

將無不趨也百物之中可用行賂將無不趨言無所愛也願以子之辭行

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犒勞

也以膏沐為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曰寡君不佞佞才不能事疆場

之司司王也王疆場吏也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

之野敢告輿師輿眾也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喜也

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恐曰室如懸磬野無青

草何恃而不恐懸磬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椽梁如懸磬也野無青草旱甚也故言何恃

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

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來輔先王先王武王也

也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

使之盟以信其約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

也釋置也必不泯其社稷泯滅也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

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

還平和也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

國吾



場

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使醫鳩之

不死鳩鳥名也一名運日其羽有毒潰之酒而飲之

魯僖三十年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

公僖公嚴公之子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

隱者隱乃諱也隱謂大刑用甲兵賈侍中云謂諸侯

師移之昭謂甲兵謂臣有大逆則其次用斧鉞

也書曰後中刑用刀鋸大辟故周語曰兵在其頸其

次用鑽笮鑽臙刑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鞭官刑

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

死刑大夫以上尸諸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

鑽笮鞭扑也次處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

者使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有諸侯之請必免之

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夫

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教君盍請

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夫晉新得諸

侯新為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惡亦不

魯也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穀乃免衛侯雙玉曰穀傳曰

侯皆十穀王許之自是晉聘于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爵同

君盍請

國語

卷之二十一

七

君盍請

則厚其好貨

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

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

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言臣不外交也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

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

地以分諸侯事在魯僖公二十一年取濟西之田

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重館人告曰

晉始伯而欲固

諸侯

也固猶安也

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

有罪謂不禮文

公觀駢脅也

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

故班

班次也

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

長而又先

長猶尊也先至也

諸侯其誰望之

誰敢望與魯為比也

若少

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

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

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出出之於隸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

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

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

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

文仲使國人祭之

文仲不知以為神也

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

政也

越迂也言其迂

夫祀國之大節也

節制也

而節政

之所成也

言節所成政

故慎制祀以為國典

典法也

而加典非政之宜也

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

夫聖王之制祀

而吾

而吾

而吾

而吾

則厚其好貨

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

衛侯聞其滅文仲之為也

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言臣不外交也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

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

地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一年取濟西之田

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重魯地館侯館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

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

諸侯

人守館之隸也固猶安也

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

有罪謂不禮文

公觀駢脅也

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

故班

班次也

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

長而又先

長猶尊也諸侯其誰望之

誰敢望與魯為比也

若少

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

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

賤賞也

章著也

惡有釁雖貴罰也

釁孔也

今一言而辟境

其章大矣

辟開也

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出出之於隸爵爵為大夫

海

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

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

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

文仲不知以為神也

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

政也

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

夫祀國之大節也

節制也

而節政

之所成也

言節所成政

故慎制祀以為國典

典法也

今無故

而加典非政之宜也

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

夫聖王之制祀

契周契周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以死勤事則祀之殷

大災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非是族

也不在祀典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

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

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之興謂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地佐

故祀以為社社后土黃帝能成命百

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顓頊能脩之顓頊

安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學之庶子陶唐氏放

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

野野鯀鄩洪水而極死鯀誅也鯀顓頊之後禹之父也

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少禹能以德脩鯀之功鯀功

也和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

也和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

也和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

也和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

也和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

也和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

也和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

也和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

也和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

布夏籽殷周棄

司高圃殊是也

也

是也

也

是也

也

是也

也

是也

也

是也

也

是也

也

是也

也

是也

商以來

龍也

以治歷明時

五

物以明民共財

黃帝少典之裔子

顓頊能脩之

黃帝

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

帝學能序三辰以固民

也

固安

也

也

也

也

安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

也

也

也舜勤民事而野死

也

也

野野鯀鄩洪水而極死

也

也

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以死勤事則祀之殷

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桀殷上甲能禦

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

也不在祀典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

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為厲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

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禹之興謂

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戲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地佐

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故祀以為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

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顓頊能脩之

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

也能脩脩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穡以

日曆星也謂能次序三辰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

安堯能單均刑法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

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

野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舜勤民事而野死

也堯用舜之于羽山禹為天禹能以德脩鯀之功鯀不

成禹亦有所因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為堯司

故曰脩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徒能敬敷五教輯

和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

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

商以來

龍也

以治歷明時

五

國言

卷之四

七

國言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其後九世王癸之子為夏諸侯以寬得民除其邪謂放

祭并大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文

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昭謂此周語曰文王質王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舜

後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禘郊宗祖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

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

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

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

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以上上德夏以下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禮祭法曰商人禘舜嚳契周也禮祭法曰商人禘舜嚳契

禘嚳而郊稷嚳穆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

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

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

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杼能帥禹者

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上甲微能帥

契者也商微契後八高圉大王能帥稷

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凡禘

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加之以社稷山

公

祖契郊

以上上德夏以下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親故夏郊鯀也

日商人禘嚳嚳契周也禮祭法曰商人禘舜嚳契

周也禮祭法曰商人禘舜嚳契

商家祖契周

禘嚳而郊稷

嚳穆之父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

此與孝

契

周語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十

禮記卷之二十一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王癸之子為夏諸侯以寬得民除其邪謂放

桀扞大 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 文

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 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舜

後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禘郊宗祖之禮也昭謂此

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

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

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禘於堯故

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禘而宗堯與此異者 夏后氏

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

虞以上上德夏以下 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親親故夏郊鯀也

舜當為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

父商之先故禘之鄭後司農云商人宜郊契也 周人

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

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

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

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 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

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 杼能帥禹者

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 上甲微能帥

契者也商微契後十微契後八 高圉大王能帥稷

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 凡禘

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 加之以社稷山

契

如之E之

五



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

為明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及天之三辰民

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土

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非名山澤也

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

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知者

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問非

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

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爨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

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

也使書以為三策策簡書也三策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與也弛毀也孟文子魯大夫公孫

敖之子文伯穀也宅有司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

之寬者於外寬地以利子也對曰夫位政之建也建立也此位謂爵也言爵

所以立署位之表也署者位之表識也車服表之章也車服貴賤

政事有等所以自章別也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之次舍也祿次之食也居次舍者

之所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五謂位署服宅祿也有其

位則治其官服其章居其次食其祿今有司來命易

也君議五者以立政事為不可改易

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下而而汝也為

欲寬利汝也夫署所以朝夕處君命也言朝夕者不宜遠也臣立先

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先臣父祖之官是辱君

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而欲寬利則是辱命之臣也若罪也則

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臣有罪則請歸祿與車服而

去其官也唯里人之所命次里人里宰也有罪去公弗取

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善守職也其可以蓋穆伯

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淫乎莒出奔而死於齊今文子守官不失

欲弛邠敬子之掩蓋其父後嗣也公欲弛邠敬子之宅亦如之文公

也邠敬子

公也邠敬子魯大夫邠惠伯之後玄孫敬伯對曰先

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嘗禘烝享之

所致君胙者有數矣春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祭曰享享獻物也賈唐二君

云臣祭致肉於君謂之致胙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所以為辭也致君胙者謂君祭祀賜胙臣下掌致之

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出入

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以今命臣更次於外次舍

外里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也言有司以位次命

職事於臣臣在外次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弗取

也敬子里宰之政比夫家眾寡之官也敬子

從里舍也

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徙里舍也

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下而而汝也為

欲寬利夫署所以朝夕處君命也言朝夕者不宜遠也臣立先

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先臣父之官是辱君

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而欲若罪也則

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

去其官也唯里人之所命次里人里宰也有罪去公弗取

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善守職也其可以蓋穆伯

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淫乎莒

禮故可以掩蓋其父公欲弛邠敬子之宅亦如之文公

也邠敬子

公也邠敬子魯大夫邠惠伯之後玄孫敬伯對曰先

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嘗禘烝享之

所致君胙者有數矣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

云臣祭致肉於君謂之致胙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

所以為辭也致君胙者謂君祭祀賜胙臣下掌致之

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出入

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以今命臣更次於外次舍

致君命者亦於此宅世數矣也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也言有

也職事於臣臣在外次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

無乃違遠而不便乎司徒里宰之政比夫家衆寡之官也敬子

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徙里舍也



大戴禮記卷之六

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烝將躋僖

公躋升也賈侍中云烝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唐尚書云烝祭也昭謂此

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是

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為備傳曰大事者

而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宗

有司曰非昭穆也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非昭穆謂

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

為穆何常之有昭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有司曰夫宗廟

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長幼先後

也等齊也夫祀昭穆也昭明也明各致齊敬於其皇

祖昭穆之至也皇太故工史書世工瞽師官也史太

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言宗祝書昭穆宗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猶恐

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為明而升之自玄王

及王癸莫若湯玄王契也王自稷以及王季莫若

文武稷棄也王季文王父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

若商周使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

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

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

夏父弗忌為宗

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

烝將躋僖

公躋升也賈侍中云烝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

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唐尚書云烝祭也昭謂此

魯文公三年喪畢禘祭先君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是

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為備傳曰大事者

禘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躋僖公逆祀也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宗

有司曰非昭穆也

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非昭穆謂非昭穆之次也父為昭子為穆僖

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

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

為穆何常之有

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有司曰夫宗廟

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

長幼先後

也等齊也

夫祀昭孝也

昭明也明孝道也

各致齊敬於其皇

祖昭孝之至也

皇大也

故工史書世

工瞽師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後

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言

宗祝書昭穆

宗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

猶恐

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

以僖為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

自玄王

以及王季莫若湯

玄王桀也王季文王父

自稷以及王季莫若

文武

稷棄也王季文王父

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

也相踰

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

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

又未有明焉

未有明德

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

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神

不明也犯人道二犯順以逆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

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不終曰天疫死曰札唐曰

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壽寵老壽而保

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必以殃終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

而火焚其棺

莒大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它既立僕又愛以

其寶來奔寶玉也來奔奔魯也或有魯宣公使僕人

以書命季文子宣公文公之子宣公倭也命告也曰

以書命

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

矣憚難也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授予里革

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曰夫

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固

也邇為我流之於夷夷東今日必通無逆命矣今日

疾之言明日有司復命有司司寇復反也文子得書使

公詰之詰問僕人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公執之

執里革也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

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命者不欲傷

君德耳奚何也何啻言所聞非一也

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則法也掩賊者為臧掩匿也竊寶者為軌亂在內為軌謂以子盜父用軌之財者為姦財寶也使君為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魯城北又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又曰南門里

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

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冰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

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罾魚網也罾筍也名

負冰負冰故入

鼈屬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

是乎禁置羅藉魚鼈以為夏槁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置免罟羅鳥罟也禁

助生阜也阜長也鳥

禁置麗

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置麗

設筭鄂置當為罟罟麗小網也筭陷也鄂柞格所以

貫廟庖畜

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

不伐天

草木未

且夫山不槎斲槎斲也澤不伐天草木未

魚禁鯤鮪鯤魚子也鮪未成魚也獸長麇麇鹿子曰麇麇子曰麇鳥翼

日魚

獸長麇麇

鳥翼

鳥翼

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則法也掩賊者為臧掩匿也竊寶

者為軌亂在內為軌謂以子盜父用軌之財者為姦財寶也使君為

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

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比又曰南門里

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

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冰

魚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

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罟魚網也罾筍也名

魚大魚也川禽鼈鱉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

負水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

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也獸虞於

是乎禁罟羅藉魚鼈以為夏槁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罟兔罟羅鳥罟也禁

禁不得施也藉揆也槁乾也夏不得助生阜也阜長

取故於此時揆刺魚鼈以為夏儲取故於此時揆刺魚鼈以為夏儲

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罟羅

設罝鄂罝當為罝罝麗小網也罝陷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

魚鼈之網設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取獸之物也

時功足國且夫山不槎斲槎斲也澤不伐天草木

日魚禁鯤鮪鯤魚子也鮪未成魚也獸長麇麇鹿子曰麇麇子曰麇鳥翼

不伐天草木未

不伐天草木未

日

未成魚也

麇

鳥翼

0

0



穀卵翼成也生哺曰蟲舍蜥蜴蜥蜴子也可以為醢

取昏疾勿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

無執也別別於雄子也貪無執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公聞之曰吾過

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罍也為我得法良善也使

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論言見此罍則不忘里革之言也諭告也師存侍

師樂師存名也曰藏罍不如寅里革於側之不忘也真置也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耕之子公孫嬰齊也謝

季文子者魯叔孫僂如欲去季氏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郤犇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之且請之郤犇欲與之邑弗受也郤犇晉卿事在魯成十六年

子叔聲伯叔附之二

以妻故親聲伯故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欲為請邑以予之

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之玄孫鮑文子也去齊適魯為施

孝叔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任勝也重莫

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非德不任國棟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

而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國晉魯也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

疾余恐易焉疾疫也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

而欲上政位為下卿而欲專國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

怨之所聚故曰府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勝敵而歸

必立新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立新家不

穀卵翼成也生哺曰蟲舍蜴蜥蜴蜥子也可以為醢

也取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

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別別於雄而懷公聞之曰吾過

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良善使

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言見此罟則不忘里師存侍

師樂師存名也曰藏罟不如寅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寅置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

季文子者魯叔孫僂如欲去季氏譜季文子於晉晉

人執之卻犖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

如晉謝之且請之卻犖欲與之邑弗受也卻犖晉卿

事在魯成十六年

以妻故親聲伯故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

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之玄孫鮑

文子也去齊適魯為施

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非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

而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

疾余恐易焉疾疫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

而欲上政位為下卿而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

怨之所聚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勝敵而歸

必立新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立新家不

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

子叔聲伯

子叔聲伯

因民不能去舊不困民之所惡不能去舊卿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

始言卻氏多怨始言卻氏多怨為怨三府可謂多矣三謂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

政無大功而欲大祿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

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釁兆也言鮑氏若有禍兆吾不能豫

圖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晉人晉樂書中行偃也邊人以告邊人疆場之司成公在

朝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

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其威大矣

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過不積不至於殺且夫君也者將

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回邪也民

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也省察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

而不振陷墜也振救也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

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安用君也桀奔南巢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今廬

縣是也江居巢縣是也紂踣于京踣斃也京師也厲汜于莒厲周厲王也莒晉地幽

滅于戲幽幽王為西戎所殺戲戲山在西周皆是術也術道也皆失威多過之道夫

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

能為焉川澤者以君論川澤民喻魚也從之者魚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

國語

魯語上第四

言而

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

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

愛吝也華榮華也

文子曰吾亦願之

願華侈也

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

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

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

國華

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光華

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

子

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

獻子囚之七日

囚拘也

自是子服之妾

衣不過七升之布

子服即它也十縷為升

馬餼不過稂莠

稂莠稂稂也稂似稷而無實

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

國語第四終

魯語上第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

「國語」第四

言亦生

國語第五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魯語下

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魯卿叔孫晉悼公饗之以饗

得臣之子豹也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及至也悼公先為穆

子作肆夏文王各三晉侯使行人問焉行人官名

禮傳曰韓獻子使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鎮重也不

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腆厚也稱不腆之樂以節之

國語

卷五

第五

一

寺

以樂節禮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謂大禮也。

肆夏文王細謂鹿鳴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

侯之故，况使臣以大禮也。况賜也。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

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金奏以鍾奏樂也。肆夏一名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

元侯牧伯也。鄭後司農云：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

之樂也。文王大明，繇大雅之首，文王之也。此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天所輔，昨其徵應符

驗著見於天，乃天命非人力也。周公欲昭先王之德於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為樂也。皆昭令

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

之故，不敢拜。肄業也。以為樂人自習脩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

及鹿鳴之三。伶，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此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

詩云：簫君之。所以况使臣，臣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

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為嘉善。先君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之好也。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於外，述敘其情，以歌樂之，所以著其勤勞也。皇皇

者華，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私為每懷靡無也。言臣奉使當榮顯其君如華之色

煌煌然，既受命當思在公，每人人懷其私於事，將無所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此六者皆君之所

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此六者皆君之所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

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此六者皆君之所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

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此六者皆君之所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

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此六者皆君之所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

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此六者皆君之所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

善為咨忠信為周言諷謀度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

詢必當咨之於忠信之人鄭後司農云咨才為諏才當為事傳咨事為謀事當

和當為私難為謀咨義為度咨禮義為度咨親為詢之謀親戚忠

信為周言當咨之於忠信之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

以六德敢不重拜也詢也咨也周也

季武子為三軍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

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

十一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

師謂六軍之眾也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也周禮軍

亦上公為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

之眾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

不義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

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

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

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

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大國諸侯也今我小侯

也言小侯者削處大國之間楚也繕貢賦以其從

者猶懼有討猶懼以不給若為元侯之所三軍元侯

見誅討也



秦不恭而討

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也

也自是齊楚伐討於魯代更襄昭皆如楚襄昭公昭昭公也如

楚朝事楚也事在襄二十九年昭七年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渡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

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渡者晉叔嚮見叔孫穆

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

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

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

叔嚮還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

人共濟而已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魯叔

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具舟除隧不共有

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

諸侯從之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曰以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成公之子襄公午也如楚者以宋

之盟朝于楚也漢水名康王楚恭王之子康王昭也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

為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惠伯之孫叔仲帶也一人謂康王也為其名與

其眾也名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也眾畧地多兵甲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

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

楚恭王

所為姑從君子

惠伯魯大夫仲孫它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

叔仲曰子之

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

於楚

憚難也

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

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

夫

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

慶猶賀也喜猶福也

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

楚芊

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

王太子又

長矣執政未改

執政令尹司馬也改易也

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

其誰曰不如先君

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後嗣臣子誰肯自謂德不如先君

者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

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

將為之舉動而往况已至漢聞

事其君而任其政其

誰由已貳

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從已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乎

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

說猶除也亟

疾也言楚君求除其輕侮已者將急疾於前之人此讎不益大乎

說侮不懦執政不

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

懦弱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侮後

之恥不懦弱其執政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為魯作難其誰能待之待猶禦也

若從君而走

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

走之

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

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

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

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

襲卞

方城

楚北

襲下

方城楚北山卞魯邑也

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

季武子襲之以自予

成伯魯大夫聲

君之

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

之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

用命焉守必固矣

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為聽用其命必同心

而守故若楚之克魯克勝也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

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

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

無亦亦也同類同姓也攘

姓於魯以取天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

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

予之以卞

夙之事君也不敢

不悛

悛改也

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

庸用也言公欲伐

止若醒而喜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

季冶魯大夫季氏之族子治也逆迎

也追而予之璽書

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

以告曰卞

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

此璽書之辭也

公未言榮成子曰

恐公怒故先言也

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

利何必卞

利猶便也

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

焉

隸役也謁告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

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傳曰公治致其邑

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下人將叛也能賢能也能而欺其

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

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

美謂服抑君也似君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

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言一

言一

圍恭王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子皮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言一

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卜人能而欺其將叛也能賢能也

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

焉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時為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蔡公孫歸

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

孫子展之子子皮也穆子魯卿叔孫豹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

美謂服飾盛也似君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

惑疑怪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

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

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諸侯有旅賁禦

災害也禦禁也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大夫有

貳車備承事也貳副也承奉也事使也士有陪乘告奔陪猶

重也奔走使令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有篡國心也

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

若不見討必為篡不復入為大夫也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身必服之如龜焉

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

矣不復為大夫以會諸侯也公子圍反殺邾敖而代之邾敖楚康

麋有疾圍縊而殺之葬之于邾謂之邾敖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

取鄆鄆莒邑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楚人

令尹圍也以魯背盟取鄆故欲戮之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樂桓

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經謂穆子曰有

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梁其經穆子家臣衛營也

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盟也而國有

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

貨而成私欲乎苟誠也誠復有如此事者則當復以私貨求免而成私欲私欲成則公義廢矣

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

有然者故

諸侯之卿有然考故也必將有循效我者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則我

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貨免之法君子是以患作患作患所以亂作而不衷將或導之也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

貨惡不衷也欲殺身以成義不欲求生以害道且罪非我之由由武子也為

戮何害何害於義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

日中且至日中也穆子怨其人曰可以出矣其人穆子其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

也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武子正卿也是為國棟言已為戮魯魯誅盡矣故曰

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壓榱也言季氏亡故則叔孫氏亦必亡

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庇覆也今既免大恥而不

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晉平公之子昭公

嚮辭魯昭將討魯會于平丘使叔嚮辭魯昭公不與之盟

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莒也其執政貳

也執政之臣有二心於莒而助之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言不獨夫

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必加毒於人不可以不恭必

使上卿從之從至晉謝也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平子季武子之子孫悼

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晉人

正卿韓子起也

子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正卿韓獻子之子起也曰夫盟信

之要也要猶結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

闕矣闕缺也昔樂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間候也

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賦兵踣趾畢行

與舍也從軍吏次次舍也於離離晉地俞俞晉地與與

也須也掎止晏也之左左子勝也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

求遠也非以求遠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

齊朝駕則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密比也齊朝駕則功也

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晉平公之子昭公

夷也魯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莒人愬之於晉十三年晉將討魯會于平丘使叔嚮辭魯昭公不與之盟

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莒也兄弟魯也其執政貳

也執政之臣有二心於莒而助之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言不獨夫

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必加毒於人不可以不恭必

使上卿從之從至晉謝也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平子季武子之孫悼

也子之子意如也時為上卿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患謂見執若如也貳副也

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晉人

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正卿韓獻子之子起也曰夫盟信

之要也要猶結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

闕矣闕缺也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間候也欒氏晉大夫欒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晉邑我先

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賦兵也躋跂畢行

無有處人躋跂躋也躋也以從宣吏次於離俞次舍也離俞晉地與邯

鄆勝擊齊之左邯鄆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須子勝也食采邯鄆左左軍也掎子晏萊

焉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

也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密比也邇近也齊朝駕則夕

也

舍也 車專 晉地 須 也 衣 求 也

子起

韓宣



極於魯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

幾有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

矣若棄魯元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

以之事晉者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

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

小國共命共敬從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桓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斯也

土缶狀中云得土如瓦缶狀中有土也故謂昭謂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

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

或云夔

也日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魃

此言或云好數人商湯有之人面猴身能言人云水之怪曰龍

商象土之怪曰墳羊龍神獸也非所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唐云墳

于雌雄于雌雄不成者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正卿季悼子曾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

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歆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亦有以語

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教誠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

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覲得一言可行者對曰吾聞之先

姑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

極於魯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

幾有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

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

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

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

小國共命共敬從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桓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斯也

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

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魃

或作獯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人云獨足蝮蝮山精好數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怪曰龍

罔象土之怪曰墳羊龍神獸也非所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唐云墳羊雌雄不成者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正卿季悼子曾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

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歆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亦有以語

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教誡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

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覲得一言可行者對曰吾聞之先

姑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

也有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

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以

露睹父為客禮飲尊一人以為客羞鼈焉羞進也

睹父怒怒鼈也相延食鼈延進也衆賓相進以食鼈辭曰將使鼈長

而後食之遂出此睹父詞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

子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

賓鼈於何有於何有猶何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

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朝在其外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也康子在其朝朝在其外與

及寢門弗

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之家康子辭於

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得無

有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百官

考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自卿以下

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也內朝家朝也

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門上下天子以下

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

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寢門之

之寢門正室之門

伯退朝矣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

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于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

宗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

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居吾語女居

利薄利薄又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為瘠勞其民而

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器能少也

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是故天子

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

云大采衮大采衮織也祖君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

立冕以天子玄冕以朝日玄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

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服之下則大采非

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宣福也序次

少采夕月與太也掌以美詔王惟陳也旅眾士也牧州牧

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日師尹公也

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

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

氏與太史相儷偶也此因夕月而日入監九御使潔

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

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

禮記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

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于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

宗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

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居吾語女居

也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堯確為瘠勞其民而

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器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嚮義也是故天子

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云大采袞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玄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織也周禮王摺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紀天刑日日中考政與

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脩其事也

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三君云師

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日師尹公也

詩曰赫赫師尹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

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

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

氏與太史相儷偶也此因夕月而日入監九御使潔

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

以五采

大采

無惰淫

也 惰慢

奉禘郊之粢盛

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

而後即安

即就也

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

業事也

晝考其國職夕省其

典刑

典常也刑法也

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

儆戒也工官也

也 惰慢

卿大夫朝考其職

在公之官職

晝講其庶政夕序其

業

序次也

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

庀治也

士朝而受業

朝晝而講貫

貫習也

夕而習復

復覆也

夜而計過無憾而

後即安

憾恨也凡此者先公後私之義

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

無日以息

晦冥也

王后親織玄統

說云統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統所以縣瑱

者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

既織統又加之以紘綖也冕曰紘紘纓之

無綏者也從下而上

卿之內子為大帶

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緹

帶命婦成祭服

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

列士之妻加之以

朝服

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

社而賦事烝而獻

功

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

男女效績愆則

有辟古之制也

績功也辟罪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

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

位

下位下大夫也

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

處事處身况於作事也

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上言愆則有辟故言何以避辟

吾冀而朝夕脩

言而宜

也而汝爾今必無廢先人也冀望也而汝爾今日胡不自安欲使

余懼穆伯之女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承奉也

惰之心奉君官職無以避辟將見誅絕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識季

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康子

往焉闔門與之言闔闔也門皆不踰闔二人也敬姜

不踰闔而出康子不踰闔而入傳曰婦祭悼子康子

與焉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祭也酢不受徹俎不宴禮祭主

宿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宗不具不繹繹又祭

大夫曰賓尸

飲則退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

則敬姜不敬姜不與繹也繹不盡飲則退說

也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室妻饗其宗老家臣稱老

而為賦綠衣之三章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

之族守上室之族守師亥聞之師亥魯樂曰善

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

禮不及宗臣昭謂即

其二三章

詩邶風也

也守上室之族守師亥聞之師亥魯樂曰善

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

禮不及宗臣昭謂即

禮不及宗臣昭謂即

禮不及宗臣昭謂即

我曰必無廢先人

冀望也而汝也脩倣也

爾今日胡不自安

欲使

我不續而自安

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承奉也

惰之心奉君官職無以避辟將見誅絕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

志識也季

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

祖父昆弟之妻康子

往焉闔門與之言

闔闔也門寢門也

皆不踰闕

闕門限也皆二人也敬姜

不踰闕而出康子不踰闕而入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是也

祭悼子康子

與焉

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祭也

酢不受徹俎不宴

禮祭主

宿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

宗不具不繹

繹又祭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飲也唐尚

昔六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繹者通言之也賈侍中云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繹也繹不盡飫則退

也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也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室妻也饗其宗老

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

而為賦綠衣之三章

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老請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守龜卜室之族

守龜卜人也

師亥聞之

師亥魯樂師之賢者曰善

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

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昭謂即

其三章戶

白賓尸



故敬姜欲  
武詩以

極

無搢膺搢即膺也

上章所謂徹祖不寔是也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虞唐云不過宗人  
 親也昭謂此宗人則上宗臣也亦用同姓若漢宗正  
 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  
 事則不過宗臣故敬姜欲室文謀而不犯微而昭矣  
 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不犯不犯禮也微  
 而昭詩以合意也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  
 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合成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  
 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  
 之辱其先祀者辱自屈辱共奉先人之祀者請無瘠色毀瘠之色無洵  
 涕無聲涕出為洵涕也無搢膺搢即膺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

也此夫  
之耳禮

輕於禮為降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  
 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言處女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  
 之婦知也夫公父季氏之別也知也夫者凡婦人之  
 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  
 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服謂既練之後哀至之哭  
 也此夫子之喪哭不相及終言仲尼聞之曰季氏之  
 之耳禮寡婦不夜哭遠情欲也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下有章夫  
 吳伐越墮會稽會稽山名墮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  
 之在魯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吳子使來好聘  
 哀元年

吳子夫差也好聘脩舊好也

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

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

發所齎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既

徹俎而宴

獻酢禮畢徹俎而宴飲也

客執骨而問

因折俎之骨執以問之曰

敢問骨何為大

凡骨何者為大

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

於會稽之山

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

防風氏後至禹

殺而戮之

防風汪芒氏之君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

其骨節專車

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

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

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謂名山

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

社稷之守為公侯

封國立社稷而令守之是謂公侯也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

君也

汪芒長翟之國名

守封隅之山者也

封封山隅隅山在今吳郡永安縣

為漆姓

漆姓氏之

漆姓

漆姓汪芒氏之姓也

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

世其國比遷為長翟也

今為大人

今孔子時

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

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

僬僥西南蠻之別名

長者不過

十之數之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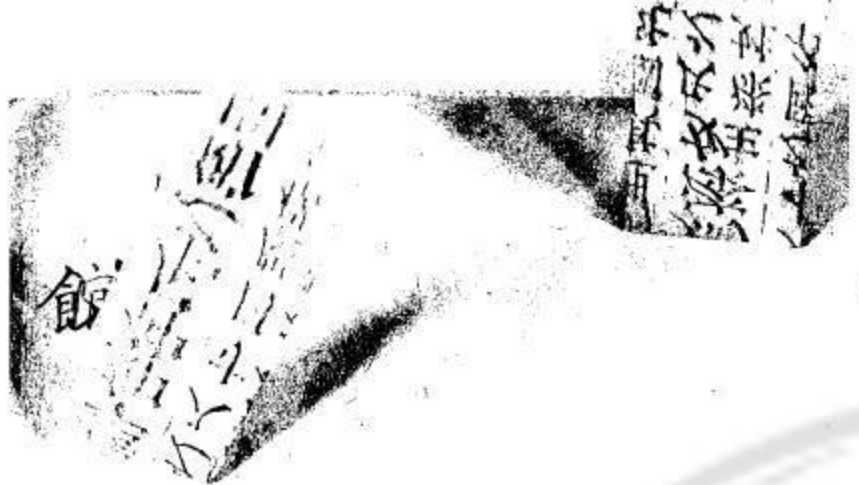
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罫

上卷之野也隼鷩鳥今之鶚也楛木名箭鏃也以石之入寸曰咫楛矢貫之入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也

如仲尼之館問隼如仲尼之館問之

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



吳子夫差也好聘脩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

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發所齋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既

徹俎而宴獻酢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問因折俎之骨曰

敢問骨何為大凡骨何者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

於會稽之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氏後至禹

殺而戮之防風汪芒氏之君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骨節專車

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

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謂各山

大川龍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之守為公侯封國立社稷而令守之是謂公侯也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

君也汪芒長翟之國名守封隅之山者也封封山隅隅山在

為漆姓漆姓汪芒氏之姓也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

周世其國比遷為長翟也今為大人今孔子時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

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焦僂西南蠻之別名長者不過

十之數之極也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磬

其長尺有咫隼鷲鳥今之鶚也楛木名磬鏃也以石為之入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也

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

孫悼太子之子

也館仲 仲也館仲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

夷百蠻 九夷東夷九國百蠻蠻有百邑也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所居之方所出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

人使永監焉 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

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

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

其楛曰書

矢刻曰銘括也大姬

陳以肅慎氏之貢 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

得也 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齊閭丘來盟 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

子服景 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

曰陷而入於恭 人曰陷而入於恭

閔馬父笑景伯問之

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

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

先也各頌頌之美者也

也館仲

仲也館仲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

夷百蠻 九夷東夷九國百

蠻蠻有百邑也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所居之方所出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

人使永監焉

也

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

刻曰銘楛

箭羽之

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分予也大姬

公舜後虞遏父之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

展重

謂若夏后

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氏之貢

也

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

得也

故府舊

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櫝也金以金帶

齊閭丘來盟

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

子服景 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

子服景

曰陷而入於恭

人曰陷而入於恭

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

閔馬父笑景伯問之

馬父魯

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

滿也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

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

先也各頌頌之美者也

近於恭也

也陷猶失過也

閔馬父笑景伯問之

馬父魯

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

滿也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

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

先也各頌頌之美者也

下小如...

其括曰書

矢刻曰  
銘括  
也大姬

吳也館仲  
尼所舍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  
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

夷百蠻  
九夷東夷九國百  
蠻蠻有百邑也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所居之方所出  
貨賄為貢也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斨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

人使永監焉  
也  
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

箭羽之  
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分予也大姬

公舜後虞過父之  
子胡滿也諸之也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  
展重

謂若夏后  
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氏之貢  
陳媯也  
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

得也  
故府舊  
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櫝也金以金帶  
其外也如之如孔

齊閭丘來盟  
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  
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

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  
齊平齊使閭丘明來盟公在魯哀八年也  
子服景

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  
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  
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

人吏人也陷猶失過也  
如有失過寧近於恭也  
閔馬父笑景伯問之  
馬父魯

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  
滿驕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

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  
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  
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

言也



大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詩敘曰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其輯之亂輯成也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

溫恭朝夕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人曰陷而

傳恭猶元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之闕而為恭

昔曰先民敢專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

工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

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

也為恭 楚恭王 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 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

復亡楚國之師若覆亡楚國之師若沒請為平 實恭可不謂恭乎 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今五日

而能恭道 事及 曰陷而能恭道將何 何為恭如 為恭如其

季康子欲以田賦 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

使冉有訪諸仲尼 冉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為季

尼不對 以其非 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

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 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 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

此字何故多改

入甚也 恭為謙 周恭王能

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 闕失言恭王

卷

也為恭 恭王

此字何似  
此  
此

大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詩敘曰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

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所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于已乃云受之于先古

**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

也

**昔曰先民**此其不敢專也 **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

**其滿之甚也**驕為滿 **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

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關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

也 **為恭 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也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亡楚國之師若沒請為靈 **今吾子之教官寮**唐云同官曰寮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寮耳非同官之寮也同寮

雖異事及爾同寮 **曰陷而能恭道**得道將何為乎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二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

**使冉有訪諸仲尼**冉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為季氏宰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也

**仲尼不對**以其非制也 **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

**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



0  
0  
0

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  
評遠近遠近有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里廛也二都皆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  
所居之區域也

園廛二一漆林園廛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任

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議其老幼以夫以夫家爲數也

於是乎有鰥寡孤疾又議其鰥寡孤疾而有復除也有軍旅之

出則徵之無則已徵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其歲

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其歲有軍旅

也聘禮日十六斗日庚十庚日秉乘一百六十先王

以爲足足供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

則苟而

藉田之法周公所制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苟苟也時庚

魯語下第五終

國語第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  
 平遠近遠近有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  
 無過十二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所居之區域也  
 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任  
 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  
 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  
 於是乎有鰥寡孤疾又議其鰥寡孤疾而有軍旅之  
 出則徵之無則已也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其歲  
 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其歲有軍旅  
 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  
 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稷稷六百四十斛也先王  
 以爲足用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

公則苟而

藉田之法周  
 公所制也 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子不聽魯哀十二年春卒用田賦  
也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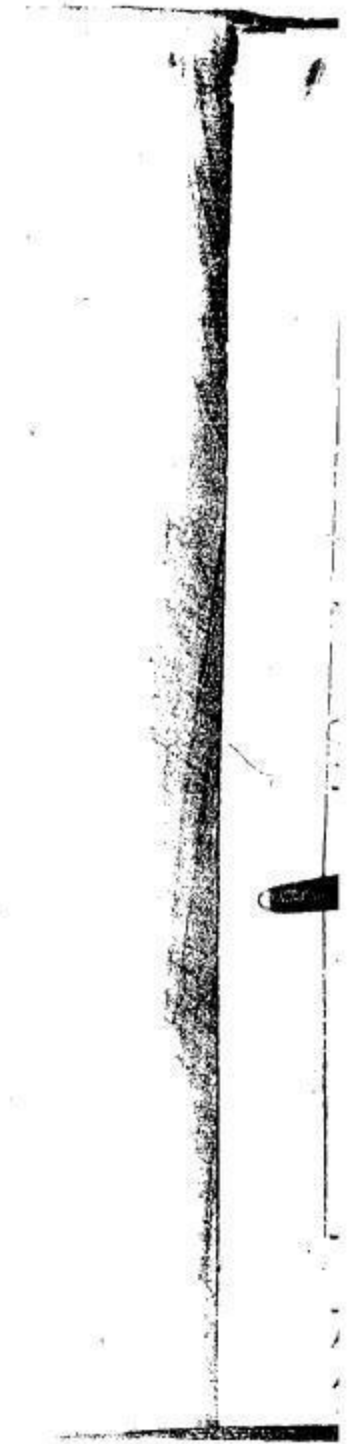
魯語下第五終

國語第五終

國語第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第六

雲陽 章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

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

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

殺無知逆子糾于魯魯嚴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

入使鮑叔為宰

鮑叔齊大夫奴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宰大宰也

辭曰臣

君之庸臣也

庸凡庸也

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

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

者則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臣之所不若

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寬則得衆惠則足以使民柔安也治國

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本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

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

姓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旌爲門若今牙門矣加益也桓公曰夫管夷

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

射桓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子糾也君若宥而反

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爲君猶爲子糾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也

國語第六

雲陽 章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

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

殺無知逆子糾于魯魯嚴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

入使鮑叔爲宰鮑叔齊大夫姬姓之後鮑敬辭曰臣

君之庸臣也庸凡庸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

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

者則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之子臣之所不若

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寬則得眾惠則足治國

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本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

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

姓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旌為門若今牙門矣加蓋也桓公曰夫管夷

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

射桓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子糾也君若宥而反

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為若猶為子糾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也

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曰

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

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

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

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

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

之才也才冠天下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

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

其屍授之授予齊使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

親以為戮

欲得生自戮之以

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

束縛以予

請也

猶未得

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

而以退比至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

以香塗身曰釁釁或為熏

桓公親逆之于郊

逆迎也郊近郊也

而與之坐問焉

還國曰

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

居高臺以自尊

田狩畢弋

田獵

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畢掩雉兎之網也弋繳射也

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

女是崇

崇高也

九妃六嬪

唐尚書云九妃三國之女以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禮制也昭謂正適稱妃言也禮姪娣之屬皆稱妾嬪婦官也

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褻戎士

陳妾數百

陳列也

信戲

陳妾之餘

戎車兵車游車游戲之車褻殘也

優笑在前賢材在後

俳笑倡俳也

是以國家不日引

引申也

不月長

長益也

恐宗廟

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

為治也

管子

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

周管

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華典言至厲王乃變更

文武之常典也合羣變比較民之有道者

合會也變老也此比

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德行道統而與賢者

設象以為民紀

設象設教象之法於象魏

也周禮正月之吉縣治象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挾日而歛之所以為民綱紀也

式用也權平也治政比綴以度

比其眾寡綴連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

道統而與

也周禮正月之吉縣治象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挾日而歛之所以為民綱紀也

式用也權平也治政比綴以度連其夫家也度法也

親以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以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

猶未得請也猶未得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

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釁或為為重

桓公親逆之于郊逆迎也郊近郊也而與之坐問焉還國曰與坐

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居高臺以自尊田狩畢弋獵

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畢掩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

女是崇崇高也九妃六嬪唐尚書云九妃三國之女以

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禮制也昭謂正適稱妃言陳妾數百陳列也食

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褻戎士

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游車游戲之車褻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

優笑倡俳也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也不月長長益也恐宗廟

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為治也管子

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

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

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革典言

至厲王乃變更合會也合羣變比校民之有道者老也文武之常典也

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設教象

德行道藝而與賢者也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設教象式權以相應

也周禮正月之吉縣治象於象魏使萬式權以相應

民觀焉挾日而斂之所以為民綱紀也式權以相應

式用也權平也治政比綴以度比比其眾寡綴連也

用民使均平相應也

管子

信  
管子

管子

管子

溥本肇末溥等也肇正也謂先勸之以賞賜糾之以

刑罰糾收也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班次也序列也顛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經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桓公曰為之若何管

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

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聖王謂若湯武也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以成其事

也陵為之終以為葬也而慎用其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

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變易也公曰處

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唯亂兒易公曰處

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

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閒燕則父與父

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是故其父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

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牢權節其用權

也視其平沈之均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

節節其大小輕重也

也

農工商也

亂兒易

四民

雜處

唯其事易

唯亂兒易

公曰處

處

道執者也

學道執者也

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

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

閒燕則父與父

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時各有宜謂水

時各有宜謂死

辨其功苦

權節其用

也

也

公曰處



搏本肇末搏等也肇正也謂先勸之以賞賜糾之以

刑罰糾收也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班次也序列也顛頂也毛髮也統猶

經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恒公曰為之若何管

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

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聖王謂若湯武也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

也而慎用其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四民謂士農工商也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唯亂兒易變易也公曰處

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

燕士講學道執者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

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閒燕則父與父

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

時各有宜謂死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牢權節其用權

也視其平沈之均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以飭其子弟飭教也於四方施其物用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

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

六市之賈負任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豫貧之也

何背日負肩曰僮益視也資財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

僮荷任抱也何揭也服牛輶馬服牛車也輶馬車也詩云脫彼牽牛不以

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

於此以飭其子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

以知賈少而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上為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柳芟權平也平節其器用

擊草也擊草也及寒擊藁除田寒謂季冬

時耕時耕謂立及耕深耕而疾耰

時雨既至挾其槍刈

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

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襜褕脫解也茅蒲笠笠也襜褕蓑薛衣也茅或作萌

耨耨在枝也

耨耨在掖日挾槍耨也刈鎌也

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襜褕

也 且莫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

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

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豫貧之也

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

儋荷背曰負肩曰儋任抱也荷揭也服牛輶馬服牛車也輶馬車也詩云睨彼牽牛不以

服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取也鬻賣也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

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柳芟權平也平節其器用

小大倨句之宜也柳拂也所以及寒擊藁除田寒謂藁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及耕深耕而疾耰

大寒之時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

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耰摩平也時雨至常種之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

耨鑄在掖曰挾槍耨也刈鎌也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

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襚襚脫解也茅蒲簦笠也襚襚蓑薜衣也茅或作萌

暴其髮

滿 為萌之皮 為笠也

霑體塗足

霑濡也

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

言亦生

敏猶

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

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

見而不以告其罪五

而竣

以為二十一鄉

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

伏退也

農不 在焉

工商各二

鄉凡四萬二千

工商之鄉六

工商各三

從戎士鄉十五

公帥五鄉焉

國子帥五鄉焉

參國起案以為三官

工立三族

澤立三虞

三衡

周禮右林衡之

山立三衡

管子對曰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市商也商處

三鄉

市商也商處

周禮有山虞林衡之

周禮右林衡之

市井故曰市

周禮有山虞林衡之

官衡平也

官衡平也

官衡平也

欲行伯道 討不義也

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

霑體塗足

霑濡也

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

敏猶材也

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

暱近也

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

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

有司

見而不以告其罪五

有司掌民之官也五罪在五刑也

有司已於事

而竣

已畢也竣伏退也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

國以為二十一鄉

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

農不在焉

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

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

工商之鄉六

工商各三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

從戎士鄉十五

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為三

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

公帥五鄉焉

五鄉萬人

公所帥也

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

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

為左右軍也

參國起案以為三官

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為三也

臣立

三宰

三宰三卿也使掌羣臣也

工立三族

族屬也晉趙盾為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

則各市立三鄉

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

澤立三虞

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

掌度知川澤之大

山立三衡

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欲行伯道討不義也

管子對曰

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伯

法之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

財而敬百財者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滋長也

也而敬百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

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

卒伍脩甲兵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為伍而以二百人為卒則大

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

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

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

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

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也桓公

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

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

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為

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

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

以伐收古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伐收古四里為連

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

五卒五卒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八

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王伯

之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

法貧無財者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

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

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

卒伍脩甲兵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為伍而以二百人為卒則大

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

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

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

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桓公曰為之若何管

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治桓公

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

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

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以為軍令為

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

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

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伐收古四里為連

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八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

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

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為軍三軍

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狻振

旅春田曰狻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狻田也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

遂以獮田也

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

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

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

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

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也居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蕃也天下

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禦當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自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退

於父母聰慧質仁慧解瞭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出於衆者脛本日股肱臂也大勇有則以告有而不

出於衆者脛本日股肱臂也大勇有則以告有而不

出於衆者脛本日股肱臂也大勇有則以告有而不

竣退桓公

解瞭也

徒邊

國語

下至

字



長退

比比阿黨也

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

〇

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桓公令官

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也以告且選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曰有人居我官有功

休德休美也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待時動不

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桓公召而與之

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誠其官成其事也

可立而授之言可以立為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

退問其鄉也子退而

升以爲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能也厲惡也外以爲上卿軌退而

也謂之三選三選謂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也國子高子退而脩

里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

伍退而脩

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

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行曰罷無伍無與爲伍也周禮

連連退而

伍退而脩

伍退而脩

伍退而脩

伍退而脩

〇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第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休美也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待時動不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桓公召而與之

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誠其官成其事也可立而授之言可以立為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疾患難也疾病也豫設以其國家之患難以問之不病不罷也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能也厲惡也外以為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謂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也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行曰罷無伍無與為伍也周禮

連連退而

伍退而

知

四

五

朝

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夫稱家也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

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

如為善於家本其事行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

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

伍鄙若何管子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相

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移徙也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

陸阜陵墔井田疇均則民不憾則民之心不苟得也

不苟

時謂衡慮不苟且也孔子曰

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

時謂衡慮

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墔溝上之道也九夫地曰田神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恨也

富犧牲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畧奪也遂長也桓

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

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

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

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立

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

夫之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

治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

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

如為善於家本其事行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

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

伍鄙若何管子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相

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

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

陸阜陵墔井田疇均則民不憾衡虞

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墔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恨也

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畧奪也桓

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

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

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

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立

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

夫之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

治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

謫譴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

治也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

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

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

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

是退而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

卒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

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

為已害難以避征也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對曰審吾疆

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正其封疆無受

國語十一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

謫譴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

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

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

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燥淫

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

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

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

親足以為援不然將為已害難以遠征也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所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



其資積土為封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覲於諸侯覲

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州

人齊居十州爾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

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

方玩好人所玩弄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觀也觀其所好則知其

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

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

何甲鎧也兵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

輕其過使以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

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用輕罪贖以

鞮盾一戟輕罪劓刑之屬也鞮小罪謫以金分小罪

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宥閒罪宥赦也閒罪

也書曰五刑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

之疑有赦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

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

成也十二矢為束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

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伏入兩

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美金以鑄劔戟

兩造禁民訟人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鑄冶也試諸狗馬狗馬難惡金以鑄鉏夷斤櫛惡粗也

所以削草平地斤形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

小櫛斫

卷

其侵

欲南伐何主王主人供軍用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

地堂潛堂潛魯二邑也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海濱也

於有牢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昭謂言有此乃可以為主人軍必依險阻也環山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一日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

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

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

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燕今漁陽薊縣反其

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

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鉤陰

侵地

共侵地臺

農山

於齊者

鉤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紀故紀侯之國

鄆紀季之邑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謂一國之賦以入於濟者八百乘也乘七十五人

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

下又曰君有是士二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乎或者入當為六擇天

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

者萊莒徐夷吳越萊今東萊莒琅邪縣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

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濟渡也汶水名方城

楚北之阨塞也謂師至于歷時也在魯僖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于周而反荆

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荆其病燕故伐之



令支斬孤竹而南歸

二國山戎之與也刺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海濱海比涯也

與諸侯餼牲為載

**勳力**

誓於上下庶神

餼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上而已不歆血也

與諸侯

戮力同心

戮并也

西征攘白翟之地

攘卻也白翟赤翟之別種

至于

至于石抗

石抗晉地名

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

至于石抗

太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縣釣其車備束其馬而以度也

西服

汜沙西吳

流沙西吳雍州之地

南城周

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

亦湫徵諸侯凡周而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

反胙于絳

說云胙賜

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路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

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

其胙位善之也按內傳宰孔於葵丘致胙肉嶽濱諸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嶽濱諸

侯莫不來服

嶽北嶽常山也

而大朝諸侯於陽穀

陽穀之會

甲之屬六乘車之會三

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于比杏

止九年會于葵丘凡九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也兵

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弝無弓服無矢弝弓衣服矢服也隱

無者無其用也

令支斬孤竹而南歸

二國山戎之與也刺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

城存焉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海濱海北涯也

與諸侯飾牲為載

以約誓於上下庶神

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上而已不歎血也

與諸侯

戮力同心

戮并也

西征攘白翟之地

攘卻也白翟赤翟之別種

至于

西河

西河白翟之西

方舟設泚乘桴濟河

方併也編木曰泚小泚曰桴濟度也

至于石抗

石抗晉地名

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

夏

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縣鈞其車備束其馬而以度也

西服

汜沙西吳

流沙西吳雍州之地

南城周

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

焚其東門不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在魯僖十三年

反胙于絳

說云胙賜

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路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

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黑肱帥師立公子夷

吾復之于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

其胙位善之也按內傳宰孔於葵丘致胙肉嶽濱諸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

侯莫不來服

嶽北嶽常山也

而大朝諸侯於陽穀

陽穀之會在魯僖三

年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

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于比杏

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復會于鄆魯僖元年會于榿

十三年會于鹹十六年會于淮也乘車之會在僖三

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凡九也

諸侯甲不解纍

纍所以盛甲也

不解翳蔽兵也

弝無弓服無矢

無者無其用也

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而謀寧周也蔡

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

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宰周公也胙祭肉

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事祭也使孔致胙且有

天子稱五

猶也

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

天子稱王

伯與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

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

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

客宰孔也

曰天威不遠顏咫尺遠遠也顏眉目之問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

下以為天爾無下拜承受也恐隕越于下以貽天子羞

隕墜也越失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

旂

唐尚書云大路王路非也賈侍中云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路鈎樊纓九就龍旂九旒也渠門亦

旗名赤旂大旂也昭謂龍旂畫交龍於繆也正幅為繆旁屬為旒鈎婁領之鈎樊馬大帶纓當肩削革為

之皆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諸侯稱順焉

門兩旗所建以為軍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焉言下

也慶父莊公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姜哀姜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魯莊公

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

高子齊卿高侯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也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

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也夷儀邢邑也翟人攻男女

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畧也選數也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

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而謀寧周也蔡

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

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宰周公也胙祭

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事祭也使孔致胙且有

後命

且猶復也

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

天子稱王

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

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

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

客宰孔也

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違遠也顏眉目之間八寸曰咫

小白余敢承天

子之命曰爾無下拜

承受也

恐隕越于下以貽天子羞

隕墜也越失也

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

旂

唐尚書云大路王路非也賈侍中云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路鉤樊纓九就龍旂九旒也渠門亦

旗名赤旂大旂也昭謂龍旂畫交龍於繆也正幅為繆旁屬為旒鉤婁領之鉤樊馬大帶纓當胃削革為

之皆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諸侯稱順焉言門兩旗所建以為軍門若今牙門也

拜順於禮也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

夫人魯莊

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太子般在莊三十二年又弑

閔公在

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

高子齊卿高倓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也

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

封之

邢姬姓周公之後也夷儀邢邑也翟人攻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

男女

不淫牛馬選具

淫見淫畧也選數也

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

廬寄也翟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宋桓公

逆之河以衛之餘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為戴公

在魯閔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

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失亡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

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

桓公之為已動也動謂救患分灾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

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幣珪以馬也縷

罷馬以罷也故天下諸侯罷焉以為幣罷不任用也縷

纂以為奉奉藉也所以藉王之藻也縷纂以縷鹿皮

垂橐而入垂言空也橐也侯之使垂橐而入垂言空而來也橐毀也稊載而

歸言重而歸也稊察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

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其盟約莫之敢背就其利而

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與從也故

又大施忠焉施其忠信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

軍滅之軍謂以軍滅之也暉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不有以分諸侯也

暉諸事皆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比杏之會通齊

國之魚鹽於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萊夷也使關市幾而

不征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以為諸侯

利諸侯稱廣焉施惠廣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阨塞與

國語

廬寄也翟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宋桓公  
逆之河以衛之餘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為戴公  
在魯閔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  
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

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  
失亡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

繫馬良馬在閑  
非放牧者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

桓公之為已動也動謂救患  
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

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  
幣也禮酬  
幣不任用也縷

幣也禮酬故天下諸侯罷焉以為幣幣珪以馬也縷  
幣珪以馬也縷

纂以為奉奉藉也所以藉王之藻也縷纂以縷  
織纂不用絲取易共也纂織文也鹿皮

四个个枚  
也諸侯之使垂橐而入垂言空而來  
也橐袋也稊載而

歸言重而歸  
也綱察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

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  
其盟約莫之敢背就其利而

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與從  
也故

又大施忠焉施其  
忠信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

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軍謂以軍滅之也  
不有以分諸侯也

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比杏之會  
遂人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

國之魚鹽於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  
矣東萊齊東萊夷也使關市幾而

不征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  
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以為諸侯

利諸侯稱廣焉施惠  
廣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  
阨塞與

禁暴於也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掠

於諸侯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

地衛蔽扞也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

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冑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

怵惕焉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度河以平晉也文事勝矣勝舉

皆齊卿明齊莊定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

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稱卿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

國語也仲之

齊語第六終

國語第七

雲陽 韋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一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

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為曲沃伯曲沃盛疆昭侯微弱六年晉潘父殺昭

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嚴伯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

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嚴十

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遂為晉祖止樂共子曰苟無死桓叔為曲沃伯共子之父樂賓傳

語方第七

山戎衆

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

禁暴禁其暴掠

於諸

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

四塞諸夏之關也

以衛諸夏之

地衛蔽

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

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冑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

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

西行度河以平晉也

文事勝矣

也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

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五子皆稱卿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

魯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齊語第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第七

雲陽 韋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一

武公伐翼殺哀侯

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

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

叔為曲沃伯曲沃盛疆昭侯微弱六年晉潘父殺昭

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嚴伯殺孝

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

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嚴十

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遂為晉祖

止

語方第七

欒共子曰苟無死

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為曲沃伯共子之父欒實傳

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

政於天子者命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

服勤至死也父師也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非父不生

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

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為君報生以死報

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臣敢以私利廢人之

道私利謂不君何以訓矣無以教且君知成之從也

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

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貳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遂鬪而死

獻公侂諸者也其君

高帝

新豐在

別在關

申徒豐

仕京兆

中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侂諸也驪戎

姓也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於驪邑更曰新豐在京兆史蘇占之蘇晉大夫

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

為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

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害戎夏交粹

也禮卜卜師作龜大夫占色史占墨也交粹是交勝也臣

兆端會齒牙交有似粹粹交對也故云且懼有口齒牙銜骨懼民國移心焉

也懼離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

對曰苟可以懼其入也必其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

胡何逞快也塞防也非言入耳心公不聽遂伐驪戎

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勝止也

克之克勝也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驪姬驪戎君之女也

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王之禮者也實滿也曰

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

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

爵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

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夫守官之節有二皐焉何以事君二皐蔽兆失官也

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

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

爲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中也不信上何敢憚罰憚難

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

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里季也史蘇曰昔夏桀伐

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后皐之孫惠王之子夏癸也有施喜姓

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

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比比功也殷辛伐有

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一世帝乙之子殷紂也有蘇已姓之國妲己

其女也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賢臣也自殷

季末也

適周佐武王 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

以亡殷也 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褒姒姓之國幽王伐之褒人以美女入謂之褒姒是為幽后也 褒似有

寵生伯服 伯服 王也 於是乎與虢石甫比 石甫 虢公名 鄭語曰石甫

讒諂巧佞之人也 而立以為卿士 逐天子宜咎 宜咎 申后之子 平王名也 而立伯

服天子出奔申 申 姜姓之國 平王母家 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

周周於是乎亡 繒 姒姓禹後也 繒及西戎素與申國 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咎以成伯服

求之於申 申人弗與 遂伐之 故申 今晉寡德而安俘

女 繒召西戎以伐 周殺幽王於戲 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 季末也 三季王

桀紂幽 王也 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

往離散以應我 應答也 往令告龜 辭往 夫若是賊之

兆也非吾宅也 賊賊敗國家之兆也 宅 居也 非吾所安居也 離則有之

離也 不跨其國可謂挾乎 跨 猶據也 言驪姬不據 有晉國可謂內外挾乎 不得

其君能銜骨乎 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 若跨其國而 不能銜骨以害人也

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 言驪姬若能跨據晉

國而得志於君 齒牙之猾 雖為中 諸夏從戎非敗而 害國人逢之 誰有不從言必從也

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

之亡也宜 郭偃 晉大夫 卜偃也 宜言 其惑亂取亡皆其宜也 民之主也縱惑

不疾 疾 病也 縱其淫 肆侈不違 肆極也 極其汰 流志 不為病也 肆侈不違 流志

不疾 疾 病也 惑不

而行也流放無所不疾無一處不是以及亡而不獲追

鑑鏡也言不得復追鏡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

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侯也傳曰今晉甸侯是其土又小小季王大國在側

也傳曰今晉甸侯是也其土未獲專也專擅大家鄰國將師保

之大家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雖

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

門之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五君且夫挾小鯁

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為戕戕猶傷也喪

足以亡當之者戕焉當值也骨於晉何害無大雖

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

勝也論不能終害其與幾何言不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

商之衰也衰謂帝其銘有之刻器曰銘謂曰嗷嗷之

也嗷嗷猶小小也不也嗷嗷猶小小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

也祇適也嗷嗷之食不足食祿也不能為膏而

祇離咎也膏肥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驪

姬也離咎而已其後二子殺死身為吾聞以亂得聚

者聚財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月一時非有善謀非

人不免難非得人眾不能自免非禮不終年非有禮

於難衛州吁是也法不能

心足就不足歸就也

五

而行也無所不疾無一處不是以及亡而不獲追

鑑鏡也言不得復追鏡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

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其土又小小小於大國在側

大國謂秦齊也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專擅大家鄰國將師保

之大家上卿也師保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雖

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

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五多則五君且夫挾小鯁

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為戕戕猶傷也喪

足以亡當之者戕焉當值也值骨於晉何害無大雖

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

商之衰也衰謂帝其銘有之刻器曰銘謂曰嗷嗷之

德不足就也就嗷猶小小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

也矜大也嗷嗷之食不足狃也食祿也不能為膏而

祇離咎也膏肥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驪

姬也離咎而已其後二子殺死身為吾聞以亂得聚

者聚財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月一時非有善謀非

人不免難非得人眾不能自免非禮不終年非有禮

法不能

晉書

皇少日

一第七

終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而數終唐云不能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非義不

王滅陳王滅陳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非德不

及世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非天不離數離歷也

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若齊桓晉文天今不據其安

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行之以齒

牙不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人廢國而向已不

而迂求不禮廢國謂盡害羣公子也以不度而迂求不可

謂義迂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以寵賈怨不可

謂德賈市也言恃寵愛以市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

少族類少也多敵多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

怨也不可謂有天助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德迂求

非義故德義棄人失謀天亦不贊行之以齒牙為棄

謀少族多敵故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

天不贊贊助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將弗克饗為人

徒今之而已為食也為人而士為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士為

夫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輿也豫夫子戒也偃其言

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蘇郭偃也既驪姬不克

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正者謂秦所輔正大家

不能服晉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鄰國將師保之是也謂

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卻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

二第七

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

終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而數終唐云不能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非義不

盡齒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楚靈王滅陳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非德不

及世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非天不離數離歷也世嗣晉惠公夷吾是也

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若齊桓晉文天今不據其安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

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行之以齒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能謀也

牙不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廢國謂盡害羣公子也以

謂義迂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以寵賈怨不可奪正不可謂得其義義宜也

謂德賈市也言恃寵愛以市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怨於國不可謂有德也

少族類少也多敵多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怨也不可謂有天助也

非義故德義棄人失謀天亦不贊行之以齒牙為棄不行則法也

謀少族多敵故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天不贊贊助也

隸今之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將弗克饗為人徒也

而已饗食也為人士薦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士薦為它人取也

夫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輿也豫夫子戒也偃其言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

戒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蘇郭偃也既驪姬不克也

不能服晉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謂秦所輔正大家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卻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



久之滅驪子以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本爵男此云子者猶言男子也獲

公太子歸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女子同生謂後

則言妹也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申生獻

恭君也獻公娶於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申生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縊也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蒲奚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

齊處絳晉時都絳也以傲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傲備於戎翟無

叔之乎 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子

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

日昔日也疾疾其苦也至深也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昔

謂古明王也為百姓為百姓除害也是以民能欣之欣欣戴也故莫不盡忠

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

其利不得攻伐之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

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

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者

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以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也伐木不自

以流滅禍不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

君滅其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

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

驪子驪戎之君本爵男此云子者猶言男子也

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女子同生謂後

生為娣於男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

申生獻公太子

則言妹也 泰君也 獻公娶於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申生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 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縊也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

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

齊處絳

晉時都絳也

以傲無辱之故

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傲備於戎程無

恥辱於國

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子

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

日昔日也疾疾其昔也至深也

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

謂古明王也為百姓為百姓除害也

是以民能欣之

欣欣也

故莫不盡忠

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

封厚也

民外不得

其利

不得攻伐之利

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

判離也

然

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

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

好者

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以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也

伐木不自

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

必復亂

基始也

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

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

信古申字

雖好色

誥一第七

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也彼

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

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

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也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

本謂史蘇

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黜廢也而

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

其若之何荀又矣其若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

命竭盡也君聞違命竭盡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

以豐民有義則生豐厚

也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阿隨也惑

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

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則利生豐厚也若

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

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

烝于武公烝冬祭也武公獻公之禰廟在曲沃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

事涖臨也稱疾不祭而使奚齊者欲諷羣臣使知已意猛足乃言於大子曰猛

大子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

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為子盍圖乎圖所以自安固大子曰

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

必惡心不可謂好

好美也

好其色必授之情

情謂許立其子彼

得其情以厚其欲

厚益也

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

必自女戎

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

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

子而逐二公子

二公子謂重耳奔翟夷吾奔梁

君子曰知難本矣

知難

本謂史蘇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

黜廢也

而

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

及矣其若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

聞違命

竭盡也役也

君立臣從何貳之有

君立則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

也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

阿隨也惑

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

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

民之有

君以治義也

上下之義

義以生利利以豐民

有義則利生豐厚也

若

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

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

靜然也

三大夫乃別

烝于武公

烝冬祭也武公獻公之禰廟在曲沃

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

事

涖臨也稱疾不祭而使奚齊者欲諷羣臣使知已意

猛足乃言於大子曰

足

大子伯氏不出奚齊在廟

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

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為

子盍圖乎

圖所以自安固大子曰

同吾

寺豐

以豐民

有義則生豐厚

卷八



第七

吾聞之羊舌大夫

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也

曰事君以敬事父以

敬遷徙也

敬順

字敬順敬也

敬順

所安為孝

敬順

敬順敬順也

不敬

言公命我守曲沃

作令不孝

作令謂擅發

又

舉以為為也

又

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况有不忠焉

間離也况賜也

善 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猶安也

氛禴歸寢不

獻公田見翟桓之氛

田獵也翟桓國名氛禴氣象也凶曰氛吉日祥

歸寢不

寐

欲伐翟桓也寐瞑也

卻叔虎朝公語之

語以寢不寐也卻叔虎晉大夫卻芮之父

對曰

牀第之不安邪

第篋也

抑驪姬之不存側邪

寢不寐大夫卻

其退

其退者

夫翟桓之君好專利而不忌

忌難也

其臣競諂以求

媚其進者壅塞

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

其退者距違

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也

其上貪以忍

忍忍為不義也

其下偷以幸

偷苟且幸也

其退去者距違其君也

有縱君而無諫臣

縱放也

有冒上而無忠下

冒言也

君臣上下各厭其私

以縱其回

厭足也回邪也

民各有心

無所據依

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

也吾不言子必言之

不言讓其上也

士為以告公說乃伐翟

桓卻叔虎將乘城

乘升也

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

日祥歸寢不寐

以寢不寐曰大夫卻

其退去者距違其世

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也曰事君以敬事父以

孝受命不遷為敬遷徙也敬順所安為孝敬順敬順父之所安棄

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我棄之為不敬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舉以有為也又

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况有不忠焉間離也况賜也

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猶安也

善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田獵也翟祖國名氛禘氣象也凶曰氛吉日祥歸寢不

寐欲伐翟祖也寐瞑也卻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卻叔虎晉大夫卻芮之父

對曰牀第之不安邪第簣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

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君意在翟

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知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

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距違

其退去者則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忍為不義也其下偷以幸偷苟且幸

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言

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厭足也回邪也民各有心

無所據依據杖也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

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也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

祖卻叔虎將乘城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

言身七

言身七

言身七

政猶職也役

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

事君

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謀又恥無功也

被羽先升遂克之

羽鳥羽繫於背若今

軍將負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

優俳也施其名也旁淫曰通

驪姬問焉曰

吾欲作大事

大事廢適立庶也

而難三公之徒如何

生重耳

對曰蚤處之使其極

處定也極至也當蚤

位以卿使自知

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

鮮寡也言人

其位所極至也

雖其慢乃易殘也

言有官任而違驪姬

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

難謂欲殺三公子始先也

優施曰必於申

飛懼不敢違  
慢觀欲也

曰吾

飛懼不敢  
慢觀欲也

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

小心多畏忌精潔不忍辱也

而大志重

長也重

又不忍人

惡於人

精潔易辱重債可疾

債償也

情則可疾斃僵也

不忍人必自忍也

自忍忍能

辱之

近行

辱謂被

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

遷移也

優施曰知

辱可辱可辱遷重

言知辱者雖重必移

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

秉常矣

固執常謀因罪以去之

今子內固而外寵

內得君心外寵

且善不莫不信

所善惡無不見信也

若外單善

而內辱之無不遷矣

單盡也外盡善意待夫子而內

也且吾聞之甚精必愚

精銳

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

固矣  
固執

第七

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闕五也曰夫

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公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也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不可以

無王宗邑無王則民不威威畏也疆場無王則啓戎心

啓開也開戎侵盜之心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屈接之戎之生心民慢

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天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

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使俱曰翟

之廣莫於晉為都使俱者使二五同聲也廣莫北在沙莫也下邑曰都使如為晉下邑

也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土辟竟也公說乃城曲沃天子

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

焉驪姬既遠天子乃生之言生生讒言也天子由是得臯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魯閔之元年魯嚴十

至此初作二軍軍有上下公將上軍天子將下軍以伐霍霍周文

霍叔武師未出士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天子君之貳

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

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

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

副恭以俟



四一第七

舉上手

〇〇

攝持周

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蔣對曰下

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為貳也公曰何故對曰

貳若體焉體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

身之利也倦勞也有貳故不勞四體役身故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上手代更也

下貳伐履下足履也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為也故能治

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不

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為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也

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

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也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

也移動法進退數則

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也移動也

有隙敵見隙敵而犯已也

聲章過數則有釁則敵入釁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數則

隙而犯已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凶猶凶凶也

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能退敵也

以侵陵以征大

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大國也君其圖之公曰宣

子之憂也對曰夫天子國之棟也

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

害輕其所任謂輕大子之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蔣出語人曰大子

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

退敵凶猶凶凶也

退敵凶猶凶凶也

退敵凶猶凶凶也

退敵凶猶凶凶也

退敵凶猶凶凶也

退敵凶猶凶凶也

一第七

舉上手

下攝持周

〇〇

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蔣對曰下

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為貳也公曰何故對曰

貳若體焉支體四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

身之利也倦勞也有貳故不勞四體役身故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上手代更也

下貳伐履下足履也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為也故能治

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不

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為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也

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

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

有而犯已也敵

以侵陵以征大

敗弗能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移動也

也聲章過數則有釁則敵入釁隙也軍法進退有隙敵見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

隙而犯已凶猶凶凶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以下軍也

以侵陵小國難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

子之憂也對曰夫天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

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

害輕其所任謂輕大子之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蔣出語人曰大子

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

上... 下... 〇...

一第七

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若

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臯與其勤而

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

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大

武王追封曰吳大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與

伯故曰吳大伯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

字也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

從以戰伐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

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疆

疆疆甚寬惠而慈於民也慈愛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今

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以國

敗國之故而君未終命而不沒也沒終君其若之何益殺我

無以一妾亂百姓益何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

父乎惠愛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

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

眾以為無親無眾以為親苟眾利而

豈能憚君豈憚殺以眾故不敢愛親眾况厚之

疆疆

無親無

豈憚殺

以眾故

豈能憚君

豈憚殺

以眾故不敢愛親眾况厚之

一第七

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若

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臯與其勤而

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

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大

武王追封曰吳大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與

伯故曰吳大伯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

字也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

從以戰伐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

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疆

疆疆甚寬惠而慈於民慈愛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今

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以國

敗國之故而君未終命而不沒沒終君其若之何益殺我

無以一妾亂百姓益何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

父乎惠愛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

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

利國謂安社稷安百姓也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眾以為親苟眾利而

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以眾故不敢愛親眾况厚之

寺豐

禦也

寺豐

也言以眾故殺也言以眾故殺君

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

利眾眾孰口利眾眾孰沮之

沮敗也

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

行而眾諄而得寵志行而眾說

交俱也

欲其甚矣孰不惑焉

也釋解天子也誰謂國人也

雖欲愛君惑不釋也

釋解也

今夫以君

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

良善也喪亡也若紂之有善子知紂之惡紂終

必滅國必或身王之言之

無章其惡而厚其敗

厚其敗謂武王擊以輕劍

鈞

不如先假借王鈞同也

而無必假手於武王

鈞同也

而其世

以無知之者

君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

欲勿恤其可乎

恤憂也

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

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益老而授之政

稱老以政授中生也

支身女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

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

子孝侯

以來孰能愛親

桓叔獻公會祖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

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

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

爾勿憂吾

口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

子利

况益也言以眾故殺君除民害眾益為厚也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

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也言以後善掩前惡凡民利是生謂為民生利也殺君而

厚利眾眾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

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說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

欲謂大子也誰不惑謂國人也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

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之有善子知紂之惡紂終

必滅國以計言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以輕劍

斬以黃鉞也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鉞同也而假借也而其世

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

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

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益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授中生也

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

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公曾祖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

侯於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殺昭侯之子季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

桓嚴之族也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

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

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

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

一第七

吾邊鄙

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臯落東山翟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

田野無日不有翟傲故不得牧於田野也君之倉粟固不實又恐削封

疆君益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

焉果果於用師也輯和也若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濟渡也以不勝罪之

若勝翟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所求益廣也乃可厚圖也

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粟盈四鄰服封

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

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也衣之偏袷之衣

佩之金玦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人贊聞之曰大

子殆哉贊大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

不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川故告

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玦以示離

也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

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

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

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驅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

祭詛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敵而反讒言作於

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語一第七

十七年冬公使大子伐東山

獻公十七年魯閏二年

里克諫曰

臣聞臯落氏將戰

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也

君其釋申生也

釋舍也

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

非故也

君行大子居以監國也

君行則守

君行大子從以撫軍也

有守則從撫循軍士

今君居大子

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大子

之道三身鈞以年

身鈞德同也年同以愛

愛疑

立所愛疑也

克退里克退目

決之以卜筮

愛疑愛同也龜卜筮曰筮

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

以此觀之

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不也

公不說里克退見大子大

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

也偷薄也也分身之

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

孺少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

也

金玦

求也孺子

不孝無懼

且吾聞之敬賢於請

賢愈也言執恭敬愈於請求也

勉之乎

勉為孝敬

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

入諫其父大出勉其子

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

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大戎伯行也

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右車右也

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

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

孺子勉之

中分中分君之半也金玦以兵決事

狐突歎曰以龙衣純

雜色

君之半兵決事

國語

晉語

十六

也



印一第七

決也

事決計也

9

矣偏躬無

曰龙純純德而决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

决也銑猶酒也酒酒寒也雖勉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

衣躬之偏握兵之要

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矣

半君無惡意也握兵之勢欲令大子遠天害也

親以無灾又何患焉至于稷

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

好內適子殆社稷危

若惠於父而遠於死

幽王是也

為順父心而遠於

非歡愛我

有恭從之名也

一第七

孤突欲行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

况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

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

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

言之大其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

生心

不戰而反我臯滋厚

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

益起狐突杜門不出

君子曰善深謀

益起狐突杜門不出

十七

國語第

晉語第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才

國語第八

雲陽 韋 昭 弘 嗣 注

闕里 孔 傳 鐸 振 路 校

晉語二

反自稷桑處五年

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驪反也處五年魯僖之四年也

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

謀謀殺公也愈益也

日吾固告

君曰得衆

日往日也

衆弗利焉能勝翟

衆若不利焉肯為用而勝翟乎

今

矜翟之善其志益廣

矜大也善善用衆也

狐突不順故不出

狐突

申生之戎御也不順謂天子不順也

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

彊彊禦也信言

必行

之必

又失言於眾矣雖欲有退眾將責焉

失言許眾以取國也

退改

言不可食眾不可弭

食偽也弭止也

是以深謀君若不

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

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

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

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已用一日

之間言

子為我具特羊之饗

特一也凡牲一為特二為牢

吾以從

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郵過也

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

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

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我教茲暇豫事君 茲此此

公

為閒樂也

暇樂也

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

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

之負言里克欲為閒樂事君之道反

人皆集於苑已

獨集於枯

集止也苑茂木自已里克也喻人皆與奚齊已獨與中生也

里克笑曰

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

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

傷

無母喻枯有謗喻傷傷病也

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殮而寢

辟去也奠

置也熟

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

而汝也

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

矣

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

秉執也執君志以殺

殯而寢

殯也

傷

無母喻枯有謗喻傷傷病也

語二第八

不助大子

則驪姬意疎  
亦固大子以攜之  
持固持也攜離也固  
不敢必也

今子曰

言驪姬唯  
先之已固

言語二第八

大子不忍不忍為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大子交也中立其免于優

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大子旦而里克見丕鄭夜半召優施旦而見丕鄭

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

齊丕鄭曰子謂何謂優施何言也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

也惜惜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逆優施以不然也距之以不然

則驪姬意疎亦固大子以攜之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大子以離驪姬之

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問也故謂多作計術以變

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况益彼有及追且人中心

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子將何

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

我無心者不得自在君里克曰殺君以為廉賈侍中云廉猶

為我心以君為心也利也以天子故殺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為天子殺奚齊

不有其國以為廉也昭謂是時夫子未廢獻公在位

而以君為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長廉以驕心

云廉謂直也讀若關廉之廉此說近之

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心因驕以裁制人之父子

吾不敢不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謂申

也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將

伏也伏隱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譜二公子也

鴉  
置董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

歸福齊姜申生母也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

絳晉所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鴉于酒寘置也鴉

于肉董鳥頭也公至召申生獻獻獻公祭之地地墳將飲

墳起也示有先也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飲小

臣酒亦斃小臣官名掌陰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之傅申

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

于申生小臣大夫子小臣名圍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

也敏達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

杜原款原款申生之

也驪姬

申理也

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大夫子棄位也求小心

狷介不敢行也狷者守分有所不為也言雖知當與

行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言讒故陷于大難乃逮于

讒逮及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驪姬

均同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不反讒反謂覆殺讒

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死不遷情彊也遷易

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使

遺言屬狐突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

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為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

曰語二第八

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

釋

也歸於君惡

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

笑諸侯

也當趨

內

也當趨誰國也

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

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

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

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

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

就曲沃

曰

有父忍之况國人乎

有父忍自殺之况能愛國人乎

忍父而求好人

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

### 驪姬退申生

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

雉經頭搶而縣

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

以至于死

猛足申生臣伯氏狐突字也

申生不敢愛

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

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圖為之

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

以謚為世

以謚為共君

改曰恭

改曰恭

驪姬既

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

事

言與知其逆謀也

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

奄奄士也楚謂

### 晉語二第八

是寺人披之字于文公

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

翟翟姓也

翟翟姓也

翟翟姓也

翟翟姓也

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釋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笑諸侯

侯所笑也當趙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

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

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

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

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曰

有父忍之况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忍父而求好人

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

申生

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經跟

也死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

以至于死猛足申生臣伯氏狐突字也申生不敢愛

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

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為之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

死何悔是以謚法既過能改曰恭驪姬既

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其君之

事言與知其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奄奄士

伯楚寺人披之字于文公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

字於文公  
姓也

字

字



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爵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為邑非也是時梁尚存至魯僖十九年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十適齊林 十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十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

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柏谷晉地也狐偃曰無卜焉

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

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道遠難通通至望大難走

難歸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望其力也若以

偃之慮其翟乎可之夫翟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愚陋

而多怨多怨於戎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也多怨

可以共憂今若休憂于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

為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為為誰動也視乃遂之翟處

曰益從吾夷吾亦出奔處翟一年魯僖之六年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

曰盍從吾兄竄于翟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後

聚同走嫌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聚

居異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昭謂異情謂各欲求入為君於義惡也

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

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梁

言

言

言

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爵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為邑非也是時梁尚存至魯僖十九年秦取之

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

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

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柏谷晉地也狐偃曰無卜焉

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

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道遠難通也望大難走

難歸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望其力也若以

偃之慮其翟乎可之也夫翟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愚陋

而多怨多怨於戎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也多怨

可以共憂今若休憂于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

為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為為誰動也視乃遂之翟處

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處翟一年魯僖之六年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

曰盍從吾兄竄于翟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後

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嫌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聚

居異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昭謂異情謂各欲求入為君於義惡也

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

故親吾君也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梁

二

二

二

二

聚

也依秦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遂之梁居二

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環玉環環還也釋言以言自

也解釋四年復為君居梁四年魯僖之九年也

號公夢在廟號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號仲之後號公醜也廟宗廟也有神人面

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

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帝天也公拜稽首覺召史

嚚古之史嚚號大史也對曰如君之言則蓍收也蓍收西方白虎金正

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曰該為蓍收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也天事官成

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舟故使賀也

國之襲於

之僑告其諸族舟之僑號大夫曰眾謂國亡不久吾乃今知

之以其賀夢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度揆也大國晉也瘳

猶損也言君不揆度神意而令賀之何損於禍也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

焉曰服襲入也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敖慢也民疾君之

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距違君命也今嘉其夢侈必展展申

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鑿鏡也鏡所以自省察民疾其態天

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人賀夢宗國既

卑諸侯遠已宗國公族也遠疎外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云言

也吾不忍俟也語二第八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適晉在魯閔二年  
後六年魯僖五年

伐虢之役師出于虞魯僖五年獻公宮之奇諫而不

聽宮之奇虞大夫諫虞公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

不能留外寇能晉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除闇以應外

去已闇昧之心以定身以行事謂之

以安今君施其令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

以賄滅親賄以施人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

知其釁而歸圖焉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

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吾不去懼及焉

獻公問於十偃十偃晉掌十曰攻虢何月也宜用對

曰童謠有之童童子徒曰丙之晨龍尾伏辰丙丙子

也龍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五年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戎服君

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

也交龍

火星兒也彗星也賁賁火星兒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

焯焯近日月之兒也火鶉火也中晨中

成功也傳曰冬十二火中而且其九月

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言補堂

適晉在魯閔二年  
後六年魯僖五年

伐虢之役師出于虞

魯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於虞

宮之奇諫而不

聽宮之奇虞大夫諫虞公勿假晉道虞公不聽

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

有能留外寇能晉外寇而不害

留外寇謂舍晉軍於國也

除闇以應外

去也去已闇昧之心以

定身以行事謂之

以安今君施其

令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

以賄滅親是以賄滅親也

以賄滅親身不定矣

賄財也謂虞受晉屈

虢也虞大王之後虢王季之胄

夫國非忠不立非

知其釁而歸圖焉

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

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

本謂忠信

吾不去懼及焉

晉滅一晉滅 孛適西山

孛妻子也西

三月虞乃亡

晉滅之也

獻公問於十偃

十偃晉掌十大夫郭偃也

曰攻虢何月也

宜用何月對

曰童謠有之

童童子徒

曰丙之晨龍尾伏辰

丙丙子晨早朝

也龍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

而末見也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均同也戎服君臣同振振威武

也交龍

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鶉星也賁賁火星兒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火中而旦其九月

適晉在魯閔二年  
後六年魯僖五年

伐虢之役師出于虞

魯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於虞

宮之奇諫而不

聽宮之奇虞大夫諫虞公不聽

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

忠信者能晉外寇而不害

留外寇謂舍晉軍於國也

除闇以應外

謂之忠

除去也去已闇昧之心以應外謂之忠

定身以行事謂之

信定安也行事以安

令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

已之所惡而以施人

以賄滅親身不定矣

賄財也謂虞受晉屈

謂假晉道以伐虢也

夫國非忠不立非

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

也圖謀也

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

本謂忠信

吾不去懼及焉

以其孥適西山

孥妻子也西山國之西界

三月虞乃亡

晉滅之也

獻公問於十偃

十偃晉掌十大夫郭偃也

曰攻虢何月也

宜用對何月對

曰童謠有之

童童子徒歌曰謠

曰丙之晨龍尾伏辰

丙丙子晨早朝

也龍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

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均同也戎服君臣同振振威武

也交龍

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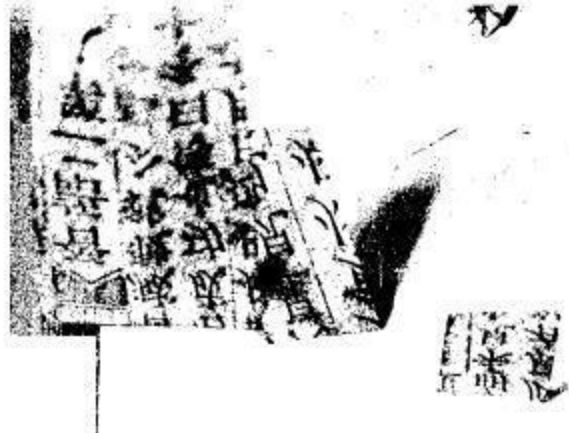
火鳥星也賁賁鶉火星兒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說焯焯近日月之兒也火鶉火也中晨中

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火中而旦其九月

也

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十月之交乎

交晦朔之間也

蔡丘之會獻公將如會

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蔡丘地名

遇宰

周葵

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菜於周

曰君

也為冢宰食菜於

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

好示自矜其功

以信施示諸侯而不務

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

輕謂垂索

老勸而畔者慕懷也

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

懷安也典法也

之會以屬薄其要結

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

四教令諸侯之屬

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

屬會

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

是以比伐山戎南伐楚西為

匹其薄其施屬

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薨矣又何加焉

薨棟也又何加諭已

也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

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

如出責望其報也

是之不果奉

果克也奉

行而暇晉是皇

暇不暇不暇以晉為務也

雖後之會將在東矣

東

方也其後會于淮是也

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

無懼於不

有勤

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

景大也

也兒

山名也河東

而汾河涑澮以為淵

淵四者水名

戎翟之

不量齊德之豐否

豐厚也

工也

汪大

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語二第八

九

不量齊德之豐否

豐厚也不度

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之間也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葵丘地名遇宰

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菜於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於道曰君

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

以信施示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棄

而入重謂德也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懷安也典法也

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

薄其要結謂束牲為盟皮馬為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

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存三亡國魯衛邢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

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薨矣又何加焉薨棟也又何加論已

也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

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

行而暇晉是皇暇不暇不暇以晉為務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

方也其後會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

有勤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景大也

勞也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而汾河涑澮以為淵四者水名也戎翟之

民實環之環繞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豐厚也不度

薄其二施屬

葵丘之會

家





諸侯之勢

強弱之勢

釋其閉脩

釋舍也閉守也脩治也

而輕於行道

失其心矣

失其心守也

君子失心鮮不天昏

天折也昏是狂荒之疾

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

八年葵丘後八年也相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

僖十六年傳曰會于淮謀鄆且東畧也

相公在殯宋人伐之

魯僖十七年冬齊桓

公卒五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為孝公也

二十六年獻公卒

獻公二十六年魯僖九年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

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

荀息奚齊之傳三公子

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

荀息曰死吾君

死畜吾君也

而殺其孤吾有

死而已吾蔑從之矣

蔑無也

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

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

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

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

不悔

得其所任故不悔也

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

往行也

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

焉得辟之

里克

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

荀息謂何

荀息何言

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

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

二國士里克荀息也遂行也

我為子行

之助行其事謂使

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

七輿申生下軍大夫

其薄者

秦以搖之

重耳在翟故欲告翟又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和秦翟之援以立二公子厚者可使無

以得重賂

結秦翟之思薄者可以得重賂也國誰之國也言晉可里克曰不

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

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

之本也

貪則專利故人怨之

廢義則利不立

無足故不立

厚貪則怨

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

人蠱化也誣罔也

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逃亂信而亡之

信姬之言使皆奔亡

殺無罪以為諸侯笑

無罪謂申生也

使百姓莫不

有藏惡於其心中

悖逆

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

禦也

禦止也

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

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

弭止也言諸侯義已則得以為援也

庶幾曰諸

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

固安也

今殺君

而賴其富

賴利也

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

賴

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為利

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始懼為諸侯

載載見於書為後戒也

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

及驪姬而請君子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其弟而輔之苟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

語二第八

言禮信

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歎我使翟以動之援

秦以搖之重耳在翟故欲告翟又結援於立其薄者

可以得重賂結秦翟之援以立二公子厚者可使無

入於已厚者可使二國誰之國也言晉可里克曰不

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貪者怨

之本也貪則專利廢義則利不立無足故厚貪則怨

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

人蠱化也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

信姬之言使皆奔亡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無罪謂申生也使百姓莫不

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悖逆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

禦也禦止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

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庶幾曰諸

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今殺君

而賴其富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

賴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為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始懼為諸侯

載載見於書為後戒也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

及驪姬而請君子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

如本根也 子盍

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偽也既殺奚齊卓子里克

及丕鄭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

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亦言勞民易為治也子盍

入乎吾請為子鉢鉢導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

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根本也始不固本終必

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君也導

訓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

喪樂喪以喪為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

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

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之也重耳曰非喪誰伐非亂

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喪亂有小

大大喪大亂之剡也剡鋒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

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

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

洒灑也死又不敢益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莅臨也

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固定也親眾愛士民也善鄰善鄰國也在因

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為順民也苟眾所利鄰國之所立大

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呂甥

郤稱夷吾之徒也 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

以求入吾主子王子為子 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

我冀芮晉大夫御豹子從夷吾故告也 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

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心也 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危得

安 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索求也所 方亂以擾孰適

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

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虛國藏以求入也 既入而後

圖聚入國乃圖畜聚也 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

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久則恐

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白 則民各有心

恐厚亂各有心所 盍請君子秦乎秦親晉故 大夫許

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之後德公之子穆

公任 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

之紹續昆裔紹繼也續嗣也 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

有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 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

喪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赴於它 以君之靈鬼

神降衷衷善 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驪 羣臣莫敢寧處

將待君命待君命 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

降衷衷善也

羽吾

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也逋亡也遷徙也胄後也以主其祭祀

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

誰不傲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

受君之重况而羣臣受其大德君謂獻公也况賜也晉國其誰

非君之羣隸臣也隸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

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

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

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以為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之急也大夫子明

曰言使繫也繫秦公子子顯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

竄謀竄微也知禮可使敬不隊命隊失也微知可否微密故知

可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

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寡人聞

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子糾以喪失之是也時

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

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

仁道然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始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

人孰仁我人誰以我為仁也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

人實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已也我不仁不信將何以

從外微幸而求之人誰謂我信也

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反國之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位退而不易位執退弔弔志以辱君義它志謂為君也再拜不稽首起而哭

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勤助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猶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德已之德也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哭退而私一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執曰中大夫里克

與我矣與我助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晉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吾必遂矣遂成也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守廟祠社稷也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也君實有郡縣言君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使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亡人之所懷挾嬰瓌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瓌馬纓瓌馬帶言塵垢不敢當盛

也嬰馬

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曰君惠弔亡臣又

重有命反國之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

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它志謂為君也再拜不稽首起而哭

易位而哭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

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勤助

我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亡人不

潔猶潔則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巴之德也公子盡之無愛財人

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

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

與我矣與我助戎也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賈侍中云汾水名汾

陽晉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

田七十萬負蔡晉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

已吾必遂矣遂成也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

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士也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

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

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

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使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亡人之

所懷挾嬰瓌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瓌馬纓瓌馬帶言塵垢不敢當盛

也嬰馬



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

詩傳曰上有慈墉下有雙璜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公子

也謙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

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沒貪也起而哭愛其父也

退而不

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不沒不貪利國家也公子繫曰君之言

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亦可乎君

進退進退猶改易也

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威名也則不如置不仁以

滑其中滑亂也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仁有置武

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

實為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

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讎言無黨則必無讎夷吾之少也不

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色過也及其長也弗

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眾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

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恃則恃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

國語第

晉語第八終



國語第九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九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惠公獻公廢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內里不也

與人誦之輿衆也不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佞謂

里不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得其賂田詐之

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

得其地得國而狃終逢其咎謂惠公也狃快喪田不懲

賂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禍亂其興謂不鄭也不得田不懲艾復既里丕死

也惠公二年春殺禍公隕於韓禍謂貪怵之禍也秦

里克秋殺丕鄭以歸隕其師徒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偃

大夫善輿人之誦豫知是以君子省眾而動動行監

戒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揆也察眾口故無不濟

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日考而習戒備畢矣口自

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

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也唐以賈

也賈居云改葬世

君為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

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

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與下相違似非也貞為不聽

以正葬之而信為不誠信心行之國斯無刑媮居幸

不見聽也刑法也言惠公媮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

生竊居位微幸而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各聚爾有以待

所歸兮爾有所猗兮違兮心之哀兮言民心欲去其

上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言民欲去其

微者亦亡謂子圍也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鎮撫國家為

者亦亡若

語三第九

王妃今

言重耳當霸諸侯為王妃偶

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

難難為也

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

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

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言有善於中心必

播於外揚於民也

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

或知

下民必知其善否也

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

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

告於民矣

數謂二七也

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

魄形也兆見也

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

猶耿

數言之紀也

謂言者紀其數也

魄意之術也

意民之志術道也魄兆見

而民志隨之

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

敘述也

述意以導之

民志之光明之耀

冢嗣也替

導開明耀以照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

先導謂重耳導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

之鎮

芮冀芮也鎮重也

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

先不

為君謀而諫使君殺里克者冀芮也

不圖而殺者君也

言不與人謀而殺里克者君之

過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

當加罰也

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

戮辱也言死且有辱

罹天

之禍無後

無後嗣也

志道者勿忘將及矣

志識也及至也勿忘此占言禍

將至及文公入

文公重耳也

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冀芮既納文公

國語

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語三第九

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於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于秦且謝之謝不而

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荀息也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

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問遺也以厚禮問遺此三人皆

臣之屬內天來也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

屬七輿大夫也必出惠公必出奔也穆公使泠至報問泠至秦大夫也報問報丕鄭之

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客泠至也將聘且問遺

呂甥之屬薄禮幣其言我於秦也必

使薄

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幣少也

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不殺鄭必作難於我是故殺丕鄭及七輿

大夫七輿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騅欒虎特宮

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豹丕鄭之子丕鄭之自

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

三子皆在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子使於秦可

哉可以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大夫曰

也將待及言已誤丕鄭將待禍及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

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謀不中為困困而不死無勇

之共賜謂共華

共賜華之族晉大夫

也將待及

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

謀不中為困

語三第九

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於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于秦且謝之謝不而

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荀息也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

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問遺也以厚禮問遺此三人皆

晉大夫來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

因留止也穆公使泠至報問泠至秦大夫也

屬七輿大夫也必出惠公必出奔也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客泠至也將

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幣也其言我於秦也必

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不殺鄭必作難於我是故殺丕鄭及七輿

大夫七輿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騅欒虎特宮

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豹丕鄭之子丕鄭之自

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

三子皆在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子使於秦可

哉可以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大夫曰

子行乎其及也行去也其及將見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

也將待及言已誤丕鄭將待禍及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

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謀不中為困困而不死無勇

語三第九

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共賜也

不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

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

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

君必出穆公曰失眾安能殺人言晉君失眾焉能使眾殺爾父及七輿大夫

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死則不唯亂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唯亂

處者不足處國者不足以死也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猶不鄭欲殺君君

反殺以禍為違孰能出君違去也謂不豹以禍故去其國誰能出君乎爾

俟我俟待也待我圖之

俟待也我圖之

也罪不至足不為亂

晉饑穀不熟曰饑在魯僖十三年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

君衆莫不知無禮背賂也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難謂殺里

饑曰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失人里克也失天荐饑也君其

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

行國家代有代更也補之藁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

下藁進謂而也藁進謂也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

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

聽聽命君若弗予而天子之予之年也苟衆不說其君之

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

國語



語三第九

予不如予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

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汎

也歸不反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號射曰

弗予賂地而予之糴號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

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

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秦處

亦當擊晉弗予亦當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

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十五年帥師侵晉至於韓晉

師侵晉至於韓晉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慶

深入境深也

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

射也訊問也射號射也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

慶鄭吉右公戎車之右公曰鄭也不孫言不順不可以為車右以家僕

徒步揚御戎步揚御公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梁由靡御

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號射為右為簡車右以承公承次也次

公樂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眾欲鬪者眾

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已秦也處已人也

煩已為秦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

莫不愠愠怒也晉莫不怠受其施而怠惰鬪士是故眾公曰然

予不如予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

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汎

也歸不反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號射曰

弗予賂地而予之糴號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

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

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秦處

亦當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

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十五年帥師侵晉至於韓韓

地韓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慶

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

射也訊問也射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上右

慶鄭吉右公戎公曰鄭也不孫言不順不可以家僕

徒為右家僕徒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梁由靡御

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號射為右為簡以承公承次

車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眾欲鬪

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已秦也處已入也

煩已為秦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

莫不愠愠怒晉莫不怠受其施而怠惰鬪士是故眾公曰然

國語



語三第九

穆公衡雕

者衡橫也

今我不擊歸必狃狃伏也不擊而歸秦一夫不可狃  
 况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  
 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衆欲戰也君若  
 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  
 戈出見使者衡橫也雕鏤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  
 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也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  
 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  
 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  
 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爲諸侯

笑何君盍待之乎

待其亂將自弊也

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

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

耳實不肖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

謂里不也

背其外賂外秦

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

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

若有天吾

必勝之

天道助順故必勝也

君輯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

潰戎馬濘而止

濘深泥也止戎馬陷焉

公號慶鄭曰載我

號呼也

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

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

何我之

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

避避難也

梁由靡御韓簡輅

秦公將止之

輅迎也

慶鄭曰釋來救君

釋舍也

亦不克救

語三第九

遂止於秦

止獲也為秦所獲

穆公歸至于王城

王城秦地

合大夫

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

繫曰殺之利

以為臣子絕望

逐之恐構諸侯

構交構也

以歸則國

家多慝

慝惡也恐知國家間隙之惡也

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

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

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

國天下孰不患

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也

公子紫

少

曰吾豈將徒殺之也

徒空也

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

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

侯也公子繫

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

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

雖立

有道君父之耻未刷

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

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

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

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

要結也成平也

復其君而

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

代更也

國可以無害是故歸

惠公而質子圉

子圉惠公適子懷公也

秦始知河東之政

秦取河東

之地而置官司故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國語

卷之五

子思

公在秦三月

內傳惠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

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

二月內傳獲

呂甥

卻乞晉大夫呂甥瑕呂鉛甥

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

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

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

欲令更命立它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避位以感動

且賞以說眾眾皆哭焉作轅田

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眾

以田易疆界也或云轅車也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說眾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云讓肥取境也

呂甥致眾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

亡謂在外恤憂也

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

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也

君猶在外

若何眾曰何為而可

何所施為可以入也

呂甥曰以韓之病兵

雖四鄰之

甲盡矣病敗也

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

征賦也言富賦稅以

繕甲兵輔子

雖曰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

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皆說焉

作州兵

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也

呂甥逆君於秦穆公

訊之

訊問也

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

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

謂韓

之戰

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吾讎寧事齊楚齊

楚又交輔之

交夾也

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

秦有死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

三策此

國語

晉語九

九

史記卷之

語三第九

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  
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怨也不思願從

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園也是故云故言不免其君子則不曰

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

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

德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

侯於靈臺將復之饋七牢焉牛羊豕為一牢饗餼故更舍之於客館

公未至蛾皙謂慶鄭蛾皙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

也今君將來子何侯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

於靈臺

以君曹是

也曹慙也犯逆也

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誤人

由靡令君見獲也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君若來將待刑以

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帥其屬不得君必死之此

所待也所以不去待為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也而使君曹是犯

也曹慙也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况臣乎公至于絳

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

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降而聽諫

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羅若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

鄭吉不用良馬故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

不戰慶鄭諫公降心

國語 晉語卷乙 十

語三第九

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守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

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上有直刑

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此人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

弗刑必自殺也蛾督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奔趨也不

若教之以報讎讎秦也君益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

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且

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

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也成而反之不信成平也與

秦始平而又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反之不信

不能用入不

也出不能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

犯政也言慶

質子圍君伐秦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

進退犯

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也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

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

快意喪

進退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

而自退退

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

也不可復用戰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也司馬說進

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

列也令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偽言誤眾死今

百語三第九

國吾

進退而罪

〇

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

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

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

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能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怨君不用忠言忘善背德也

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

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魯僖二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召重耳於楚

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粱高粱晉地而授重耳實為文

公

晉語第九終

國語第九



國語第十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四

文公在翟十二年

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也避驪姬之難曾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

翟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翟十二年

狐偃曰日吾來此也

狐偃文公舅子犯也

日往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

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

吾曰奔

而易達

達至也

困而有資

資財也

休以擇利可以戾也

息也

也天定也

今戾久矣戾久將底

底止也

底箸

箸附也滯也

也誰能興之興起也益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

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齊侯長矣而

欲親晉齊侯桓公也長老也是歲星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沒矣多讒在

側沒終也讒謂易牙豎刁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衷中也中

道思其初時也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厭邇逐

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邇近也逐求也郵過也會其季年可也

季末也勸使文公適齊會桓公季末之年可也茲可以親此皆以為然乃

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

之塊璞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

何求焉言民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十有二年必獲此

土後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

有此土乎歲歲星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也後十一年

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也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

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時故歲

在鶉尾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歲復在壽

星謂魯僖二十八年也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於王王策命之以為侯

伯故得天之大道也由是始之由從也從有

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所以申土也日戊申

語四第十

焉桓公以之遇之

申廣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遂適齊齊侯

妻之甚善焉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將

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在齊

而相孝公即位孝公桓公子昭也即諸侯畔齊子犯

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也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

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

從者趙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

殺之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畔齊壻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

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

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天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疑故卒有天下子去晉難而極

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

殺死惠公無親內外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有晉國

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天予不取

故必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也莘莘衆多也征行也懷私為每懷

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將無所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每輒懷私將無所及

女謂武

疑心

風蚤也行道也皇暇也啓跪也處居也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

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求及時也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

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西方謂周也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

安自安也疾病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

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也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

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夷吾字也曰畏威如疾民

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

流行此民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

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乃能威下威在民上弗畏有刑

能威民故在人上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

遠言不能其在辟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

避罪故鄭詩之言吾其從之從其畏人此大夫管仲

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

不亦難乎裨補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

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君

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敗不可處

敗謂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

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

人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闕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紀商之吉凶也

晉之始封也

始封謂唐叔虞

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

國語

晉語四第十

四

詩禮堂

人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闕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

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瞽史知天道者

今未半也

自唐叔至惠公

以退之故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

莊子言於公莊子衛正卿穆仲曰夫禮

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民心使相親也善德之建

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

三德矣

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

臣故

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

語四第十

晉語四第十

四

詩禮堂

人商殷也白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闕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吉凶也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

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替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

十四世故亂不長世不長世亂當有平時也公子唯子子必有

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

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

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若克有成公子無

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柔腕也嘉美也偃之肉腥臊

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

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廢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翟人伐衛圍苑圃文公師于訾婁

以退之故寧莊子言於公莊子衛正卿穆仲曰夫禮不能禮焉君親其親所以結

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民心使相親也善德之建

也建立也言能善善所以立德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

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

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

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臣故

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

商之饗國三十一王  
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亂不長世  
公子唯子子必有

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廢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翟人伐衛圍苑圃文公師于訾婁

臣故

一穆故康叔為文昭唐叔為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也天胙將

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

昌晉胤晉胤公子

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德鎮

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

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

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也聞其骍脅欲觀其狀骍并止其舍

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謀候也微薄迫也僖負羈之妻

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

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

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餼殮寘璧焉熟

曰殮寘置也置璧於殮下公子受殮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

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

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

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榦也榦植也禮賓矜

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

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僚以官相親君以國

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

詩語四第十

晉祖唐叔出自武王

六

詩豐堂

首臣文二



一穆故康叔為文昭唐叔為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也天胙將

在武族族嗣也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聚財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

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德鎮

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

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

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也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并也止其舍

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謀候也微蔽也薄迫也僖負羈之妻

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

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

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餼殮寘璧焉熟食

曰殮寘置也公子受殮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

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

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

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榦也榦榦也禮賓矜

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

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僚以官相親君以國

親相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也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



也子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

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卿材

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它而君蔑之是不明賢

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

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

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

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翰禮之宗國之常也失位而闕聚是之不

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自曹與

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說好公孫固言於

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相公子茲父也長幼從幼至長也而好

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長兄也狐偃

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第

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于衰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它狐偃之子狐射姑大師賈季也公族

識以恭敬賈它矣樹於邑比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

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也始有禮矣樹於有禮

必有艾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

道日升聞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下降有禮之謂也降

日語四第十

公從之贈川

也子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

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卿材

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它而君蔑之是不明賢

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

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

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

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翰禮之宗國之常也失位而闕聚是之不

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自曹與

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說好公孫固言於

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茲父也長幼從幼至長也而好

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長兄事之狐偃

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第

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于衰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

戎賈它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它狐偃之子狐射姑大師賈季也公族

姬姓也食邑於賈字季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

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也殆有禮矣樹於有禮

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章也

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下甚疾故其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降有禮之謂也降已

於有禮也

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

鄭厲叔

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叔詹諫曰臣聞之

夫親有天

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

天所福也

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啓闔也

姓不婚惡不殖也

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也出自唐

狐姬伯行之子也

實生重耳伯行

成而

儁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儁才也違去

久約而無釁一也

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

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

晉侯曰載其怨外

內棄之

載成也

重耳曰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

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天作之首章也作生也高山岐山也荒大也言天生此高

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勳力一心股

肱周室夾輔平王

武公鄭桓公之子滑突也文侯晉穆侯之子仇也戮并也一同也

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

質信也起扶持也

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

三胙謂成而儁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也

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

業事也前訓二國同

心之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

晉鄭同姓

公之子滑突也勳并

言語四第十

晉侯曰載其怨外

王之遺命又使相起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橫木也還軫猶回車周歷諸國遭離阨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

為成也蕃也庶豐也

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也無成謂死也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為成也蕃滋也庶豐也稷不

也庶豐也

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德基也公

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頹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所享

長餼九牢米百有二十餼二十牲禾二十車芻十車芻薪倍禾公子欲辭不敢子

其饗之天命天使之也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之非敵而君設之非體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

羽旄齒革羽鳥也旄牛尾也齒雀之屬革犀也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

毛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也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

報也波流也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曰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

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聚兵會於中

○羽旄齒革

羽鳥也

毛齒革則君地生焉

羽鳥也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也波流也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曰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

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聚兵會於中

王之遺命又使相起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

窮困軫車後橫木也還軫猶回車周歷諸國遭離阨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

無乃不可乎徵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

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也無成謂死

也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為成也蕃滋也廡豐也稷不

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

稷得稷唯在所樹言禍福亦猶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德基也公

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頹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所享

雙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簋醢醢百有六十鑿禾二十架芻薪倍禾公子欲辭不敢當禮子

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也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

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之非敵而君設之非體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

啟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

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

多也子女美女也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也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

也齒象牙也革犀兕皮也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波流也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曰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

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聚兵會於中

為成也蕃也廡豐也

也

晉語四第十

二十里而日進退不

石屬橐鞬

之長不

原其避君三舍

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日進退不

過三舍禮也

若不獲命

不獲楚還師之命

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

以與君周旋

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矢房鞬弓

強也言以禮避君君不旋乃敢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

令尹子玉

曰請殺晉公子

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

弗殺而反晉國必

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

我德不脩也

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

之士其無令君乎

晉在冀州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

敏達也文有文

章約而不諂

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諂屈也

三材傅之天胙之矣

謂

趙賈三

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

止

留為質也

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

曹風蟋蟀之三章也媾厚於其寵也郵過也

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

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

懷公子圉也為質於秦于魯僖二十二年逃歸

秦伯召公子於楚

秦伯穆公也

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

嬴與焉與為媵也

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

婚禮嫡入于室媵御奉匭

盥揮

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匹敵也

公子懼降

服囚命

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囚命自囚以聽命也

秦伯見公子曰寡人

二十里而  
日進退不  
石屬囊鞬

之長不  
彈囊

原其避君三舍

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

禮也若不獲命

不獲楚還

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

以與君周旋

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囊矢房韃弓

也言以禮避君君不旋乃敢左執弓右

令尹子玉

曰請殺晉公子

子玉楚若救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

弗殺而反晉國必

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

我德不脩也

我之

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

之土其無令君乎

冀州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

敏達也文有文

也約而不諂

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諂屈也

三材傳之天胙之矣

謂

趙賈三

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

謂止

留為

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

曹風蟋蟀之二章也媾厚於其寵也郵過也

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

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

懷公子圉也為質於秦于魯僖二十二年逃歸

秦伯召公子於楚

秦伯穆公也

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

嬴與焉與為媵也

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

婚禮嫡入于室媵御奉匭

盥揮也

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匹敵也

公子懼降

服囚命

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囚命自囚以聽命也

秦伯見公子曰寡人

語四第十

之適此為才

適適如子也

子圉之辱備嬪嬙焉

辱質於秦時嬪嬙婦

也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

言欲以成婚懼以為

子圉妻恐離其惡名非有此則無它故

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

不敢以婚

姻正禮致之而令與於

公子有辱寡人之罪

辱謂降服也言

謂司季

進退此

公子

唯命是聽

進退此女

公子欲

夫胥臣曰季也後為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

其姓不同惠公重耳其禮不同則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

其同德故俱為已姓青

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

甥雷纍聲同

也

方雷西陵氏之姓也彤魚國名帝繫曰

黃帝取於西陵氏之子曰纍祖實生青

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

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之庶孫乃

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

得姓以德居

官而賜之姓

為已故十二姓

姬西祁已滕葺任荀僖姑儂

姓為

姬西祁

四人而二人為

姬西祁已滕葺任荀僖姑儂

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

二

五宗唯

情陽與倉林德

姬也

同德之難也如是

言德自黃

帝同之難

丁有

嶠氏生黃帝炎帝

賈侍中云少

典黃帝炎帝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適此為才適適如子也子圉之辱備時質於秦嬪嬙焉時嬪嬙婦

也官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言欲以成婚懼以為

非有此則無它故子圉妻恐離其惡名公子有辱寡人之罪辱謂降

五人正禮致之而令與於公子有辱寡人之罪服也言

寡人嫌於骨肉相取已唯命是聽進退此女公子欲

辭嫌於骨肉相取已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季子

夫胥臣曰季也後為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

也昭謂同姓為兄弟謂同父而生得姓同者乃為兄

弟以言惠公重耳其禮不同則黃帝之子二十五人

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取其女黃帝之子二十五人

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已姓其二

與同德故俱為已姓青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

陽金天氏帝少昊也青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

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也彤魚國名帝繫曰

陽姊妹之子曰黃帝取於西陵氏之子曰纍祖實生青

甥聲雷纍同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

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云繼別為小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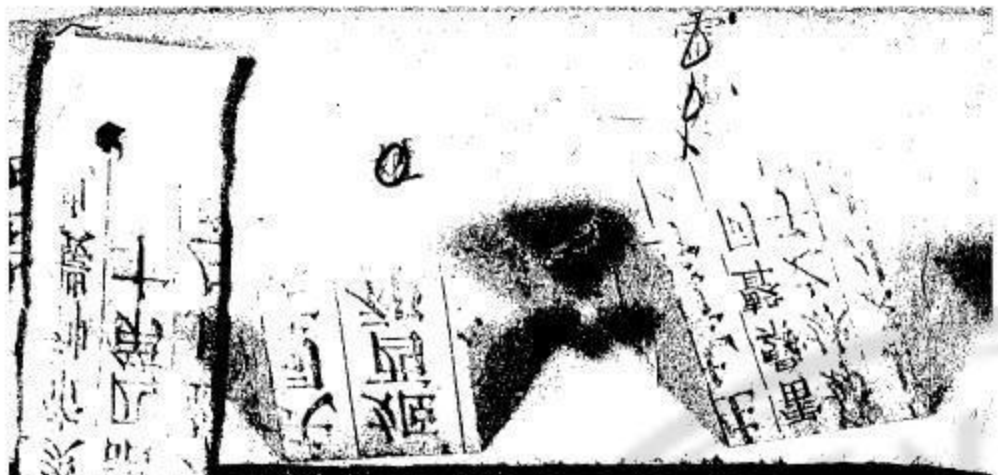
之庶孫乃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姓以德居

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為姬西祁已滕葳任荀僖姑儂

姬二人為已故十二姓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二

五宗唯青陽與倉林德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

及黃帝同姓為姬也昔少典取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



之先有蟠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  
帝之說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炎帝滅

云少典黃帝炎  
黃帝滅炎帝滅  
謂二帝本所生 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水名也成  
謂所生長以成

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

擠滅也也異德之故也 黃帝戰于阪泉是也 異姓則異

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  
懷嬴

之舅故又言此以勸之也近  
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取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

不相及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  
褻

八毓滅姓毓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也毓生 是故取妻

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  
二姓為

婚姻也合義  
以德義相親 義以道利有義則  
利隨之 利以阜姓阜厚  
也 姓利

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  
離散也 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  
也保

守也房  
居也 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言德姓  
異也 取其所棄

以濟大事 以齊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

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  
妻奚齊卓子死秦伯

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  
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召而殺之

故重耳子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  
衰字 對曰禮志有之曰

有入焉必  
自入 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  
自入也 欲人之愛已也

百語四第十

黃帝神農炎帝  
黃帝神農炎帝  
黃帝神農炎帝



之先有蟠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  
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炎帝滅  
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  
出也內傳高陽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  
賈君得之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謂所生長以成

也功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

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為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于阪泉是也異姓則異

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

之舅故又言此以勸之也近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取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

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

黷其類則生怨怨亂毓灾灾毓滅姓毓生是故取妻

居也

以濟大事

避其同姓畏亂灾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

婚姻也合義以德義相親義以道利有義則利隨之利以阜姓阜厚姓利

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離散也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保

守也房居也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言德姓異也取其所棄

以齊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

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奚齊卓子死秦伯

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召而殺之

故重耳子犯皆怨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也欲人之愛已也

國

子

上

下

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

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為已用者是罪也今將婚媾以從

秦重婚曰媾從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

使已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

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

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耻也言此為明日將

復燕中不勝貌耻也勝當為稱中不稱貌情貌相遠也華而不實耻也

有華色而無實不度而施耻也不度已力而施德施而不濟耻也

賦采叔采叔五章屬小公封五耻之門不閉塞者不非

命服之樂也其二三子敬乎敬

五明日燕秦伯賦采叔采叔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秦伯降辭

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

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

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子餘曰重耳之邛君

也若黍苗之邛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

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

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今將婚媾以從

秦重婚曰媾從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聽從以德之

德已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

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

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耻也言此為

復燕中不勝貌耻也勝當為稱中不稱華而不實耻也

有華色而無實事不度而施耻也不度已力施而不濟耻也

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耻之二三子敬乎敬

五明日燕秦伯賦采叔采叔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

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

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

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芄芄黍苗道邵伯述職

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也若黍苗之邛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

也若黍苗之邛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

有華色而無實事不度而施耻也

詩四第十

十一

之力也在宗廟君也

之力也在宗

君若昭先君之榮

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

先君謂秦襄公討西

戎有功賜爵為伯有榮耀也

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

集成也使主

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

言實從也

君若恣志以用重耳

用使征伐也

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

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

鳩飛小雅

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

也

秦伯賦秦姬卒言已念傷亡人思成公子也公子

秦伯賦

河當作汧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汧彼秦伯賦

六月

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第二章曰以佐天

子其第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也

子餘使公子

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

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稱舉也

公子親筮

之曰尚有晉國

著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

得貞屯悔豫

皆入也

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入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

曰皆入謂爻無為也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

筮史筮人掌以

三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

閉而不通

四筮

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

司空季子曰

閉塞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

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君若昭先君之榮

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為伯有榮耀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使主

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

用使征伐也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

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

章也詩曰宛彼鳩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伯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言已念傷亡人思成公子也公子

賦河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秦伯

六月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也子餘使公子

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

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稱舉也公子親筮

之曰尚有晉國著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得貞屯悔豫

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

曰皆八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

三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閉而不通

爻無為也閉壅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

爻無為也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

爻無為也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

爻無為也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

爻無為也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

爻無為也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

爻無為也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

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衆曰

利建侯行師吉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尙

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前

震車也馬坤爲大車震爲動爲雷今云車坎水也

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雷也班徧也

編對內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爲坤屯二與四亦爲坤

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豫三至五土

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

應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易以坤爲衆坎爲水水亦衆之類故

雷與車

內云

主雷與車

內爲

而尙水與衆

坎象皆在上

車有震

震威也車武也

隆象有

武也

震武也車聲軒

衆而順文也

坤爲衆爲順爲文

象有文德爲衆所

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其繇曰元亨利貞

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

子則利建侯行師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爲主震爲長男爲

元善之長也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衆順服善故

有震雷故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

車上水下晉語四第十

小事不濟一夫之行也一夫之行也濟成也小事小



車前

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

利建侯行師吉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

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

也趨震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動為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為小車乎坎水也

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雷也班徧也

偏外內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與四亦為坤泉原以資之

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豫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上為泉源流而不竭也

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故厚豫為樂當

也應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易以坤為眾坎為水水亦眾之類故

云主雷與車內為而尚水與眾坎象皆在上車有震

武也震武也車聲軒眾而順文也坤為眾為順為文象有文德為眾所

歸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其繇曰元亨利貞

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

子則利建侯行師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為主震為長男為雷雷為諸侯故曰元

元善之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眾順服善故曰亨亨嘉之會也內

有震雷故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

伯車震也水坎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眾從故必伯

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

而遇坎坎為險阻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

用有所勿用有所往震為眾日震作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覆述坤母

也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

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君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

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者屯十月惠公卒十二月

秦伯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

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月十八閏在

月晉惠公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以九月為十月

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巡行臣猶知之而况君乎

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亡奔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

因沈璧以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

自誓為信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

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歲在大梁謂魯僖二十

也集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

唐叔所以封也而以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

度為大梁自畢十二

居所以興也虛次也

其分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

晉語四第十

子變改為晉

今君當之

大夏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

晉語

晉語

十六

字豐

言

言

言

而遇坎坎為險阻 一夫之行也 一夫一人也易曰震

故曰勿用有所往 夫又曰震作 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 覆述坤母

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 其繇曰利建侯

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 君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

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 豫也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

秦伯納公子 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

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月

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

年正月入 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 載祀也 曰臣從君

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 巡行 臣猶知之而况君乎

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也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 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

因沈璧以 董因迎公於河 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

自誓為信 後也傳曰辛有之二子董

之晉故晉 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

有董史 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 歲在大梁謂魯僖二十

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

唐叔所以封也而以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

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

于大梁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自畢十二

度至東井十 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所以興也 虛次也

其分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

大夏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水子變改爲商 今君當之無不濟矣 當歲星在實沈之虛故無不成

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

行謂魯信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鬻熊遷于商丘祀大辰

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 成善謂辰爲農祥周先

道相視也謂視農祥以成農 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

舊之法必有晉國 瞽史記云唐叔之世考如商數今

言嗣續其祖明也言晉子孫 臣筮之得泰之入 乾下坤上泰

遇泰無動爻 曰是謂天

地配亨小往大來 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往陽在內爲

大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

祥也 辰大火也參伐也 而天之紀也 所以大紀天

火爲大辰伐亦 濟且秉成必霸諸侯 秉執 子孫賴之

令狐臼衰桑 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 三者皆

師退次于郟 晉地退 辛 晉地 呂甥冀芮帥師甲午

如師 告曉 師退次于郟 郟晉地退 辛丑狐偃及秦晉

大夫盟于郟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 秦伯送

沃丁未入于絳卽位 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戊

水子變改爲晉  
侯故參爲晉星  
今君當之無不濟矣  
當歲星在實沈之虛故無不成

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  
君

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  
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丘祀大火

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  
成善謂辰爲農祥周先

道相視也謂視農祥以戒農  
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

穀之滋必有晉國  
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

將繼續其先祖如穀  
之蕃滋故必有晉國

臣筮之得泰之入  
乾下坤上泰

地配亨小往大來  
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往陽在內爲

大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

祥也  
辰大火也參伐也

而天之大紀也  
所以大紀天

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囚衰桑泉皆降  
三者皆

晉人懼懷公奔高粱  
高粱

呂甥冀芮帥師甲午  
晉地

秦伯使公子繫  
秦伯送

如師  
告曉

師退次于郕  
郕晉地退

辛丑狐偃及秦晉  
師聽命也

大夫盟于郕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  
秦伯送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戊  
河土公

申刺懷公于高梁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勃鞞寺人披也伐蒲城在魯僖五年

及入踰垣勃鞞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

也及入踰垣勃鞞斬其袪樹謂之屏禮困于于蒲

城斬予衣袂又為惠公從予于渭濱濱涯也重耳在渭濱勃鞞為

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汝也若

干二命以求殺予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予於伯楚屢困何舊

怨也伯楚勃鞞字也屢數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

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道也入反國也猶未之

知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也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

不易是謂君也易反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

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予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

為蒲人翟人耳二君之所惡也于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

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翟者乎伊

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

侯伯賊謂為丁改過伊尹復子糾射之卒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賊謂為子糾射

也相公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

也無怨言於祛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腹祛在手佐相以終

申刺懷公于高粱

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

勃鞞寺人披也伐蒲城在魯僖五年

文公踰垣勃鞞斬其祛

祛袂也

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

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

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

困予于蒲

城斬予衣袂又為惠公從予于渭濱

濱涯也重耳在翟從翟君獵于

渭濱勃鞞為惠公就殺之

命曰三日若宿而至

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汝也

若

干二命以求殺予

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

予於伯楚屢困何舊

怨也

伯楚勃鞞字也屢數也數見困有何舊怨也

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

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

知為君為臣之道也入反國也

猶未之

知又將出矣

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也

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

不易是謂君

易反也

君君臣臣是謂明訓

訓教也

明訓能

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予何有焉

當獻惠之世君

為蒲人翟人耳二君之所惡也于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

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

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

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翟者乎

伊

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

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

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為明王

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

賊謂為子糾射

也桓公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

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

名鉤帶也

鉤近於祛而無怨言

近害近也鉤在腹祛在手

佐相以終

而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也惡其所好

其能久矣言巴忠臣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

棄民主棄為民主之道予臯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鞞闕士故曰臯戾

人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偏悔納

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逼害故謀作亂將以已丑焚公宮丑

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晦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

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

惡心也惡心謂不怒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

公懼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駟傳也自從也下下道也

潛逃之言也王城秦河上邑告之亂故及已丑公宮火二子求公

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鳧須也公出不

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

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

見也從者為羈繼之僕馬曰羈犬曰繼言二者臣僕之役也居者為社

稷之守何必臯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者

以告公遽見之

語四第十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



公屬百官

是月失閏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

辰嬴也傳曰辰嬴賤班在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

之僕所以設國紀綱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

授職事任為之備衛僕使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

通商寬農

救乏振滯匡困資無救乏救乏絕也振拯也極

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除盜賊也通商利商

政不奪其時也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勸分勸有分無

也省減減國用也也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也明德利器用

厚其情性也舉善援能官方定物其常官以定百事

匡正也正窮門輕其稅也易道賊也通商利商茂穡勉稼穡也

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

之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寵國之貴臣賞功勞事

耆老禮賓旅旅客也友故舊故舊為公胥籍狐箕藥卻

栢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諸姬之良

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各由工商

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卑隸食職士臣

臣與與臣隸食職各官宰家臣也加大夫

以其職大小食祿也憲為家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

語四第十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

文公元年冬也襄王周惠王之子昭

叔襄王弟大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為太子又娶于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于襄王之后翟懼王廢隗氏翟人伐周故襄王避之于汜汜地名

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

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鄆父告秦

子犯曰民

親而未知義也

親親君也未知義故未和也

君益納王以教之義

使知尊上之義

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

失所以事周也

何以求

諸侯

無以為諸侯盟主

不能脩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

宗尊也

繼文之業定武之功

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圭瓚鉶壘武

重耳之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

納王也

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

道

二邑戎翟間在晉東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

二軍左右軍也

東行曰下陽樊周邑

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溫隰城皆周地也昭

叔通翟后與俱處溫故取殺之

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

于郟

成周東都郟王城也

王饗醴命公胙侑

饗設饗禮也傳曰戰克而王饗

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

公請隧弗許

云隧王之葬禮昭謂隧六隧之地事見周語

曰王章也

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

不可以二王

二國無二王無若政何

無以為政于下賜公南陽陽樊

溫原州陘絺鉏欒茅之田

八邑周之南陽地

陽人不服

不肯屬晉

西晉

晉書卷六

二十一

寺豐

語四第十

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

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為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

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

之師旅典法也旅眾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眾樊仲之官守

宣王臣仲山樊仲宣王臣仲山也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

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之

於吏布陳也吏軍吏也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出降

也又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

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謀

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

乃去可失也及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盟門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也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

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

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

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絕也告楚則不許

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

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

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為怨主也謂激齊秦使之惡

晉語四第十

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

可失也庇蔭也

降退

一舍而請降

又伐

宋

宋人

我

我

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

有夏商之

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

禮也補王失位之闕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

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

之師旅典法也旅眾也言有夏商之後樊仲之官守

焉樊仲宣王臣仲山甫也食菜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

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之

於吏布陳也吏軍吏也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出降

也又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

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謀

候也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

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也及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盟門

原地也請降退一舍而請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也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

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

又伐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

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絕也告楚則不許

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

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為怨主也謂激齊秦使之惡

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

藉之告楚藉與齊秦之勢使請宋於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

衛侯衛侯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

之蔑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

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衛侯欲與楚國人不

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令尹子玉使

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釋解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

怨也子玉也君文公也先軫曰子與之與許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彊乎不許

釋宋宋降于楚其眾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

三曹衛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

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必戰既單而後圖之圖圖復曹

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師

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元公之德入於

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

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

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關士

德入於

故退老

也圍宋久

與師罷病

許退

口語四第十

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

藉之告楚藉與齊秦之勢使請宋於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

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獲不欲矣

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衛侯欲與楚國人不

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釋解也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

之愠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衛一謂釋宋圍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也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彊乎不許

釋宋宋降于楚其眾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

三曹衛宋也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

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必戰既單而後圖之圖圖復曹

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師

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元公之德入於

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

也圍宋又與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

聞之戰鬪直為壯曲為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關士眾晉曲秦直故能敗晉

德入於故退老

許退二

許退二

出矣退二

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眾莫不生氣不

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

楚楚眾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眾大敗城濮

衛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于犯也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唐

尚書云誅曹觀狀之辜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

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辜同耳反撥也埤城上女垣傳三十年秋秦伯晉侯圍鄭鄭人以名

寶行成名寶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也文公過

鄭時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文公也詹固請

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

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享之亨煮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

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

禮違親浮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

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

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

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

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禮禮也鄭人以詹伯為

將軍

言語四第十

其鄭箕鄭晉曰

於箕鄭箕鄭晉大夫

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

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

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為信於心

官尊卑之號信於令信於事

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

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

不相踰也信於名則上下不

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

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

從事有業

業猶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

入何匱之有

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如入于家故不乏也公使為箕為箕大夫及

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秋

公問元帥於趙衰

元帥上卿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

晉大夫行歷也

守學彌惇

彌益也惇厚也

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

也志記也

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

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

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

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也取五

鹿先軫之謀也

五鹿衛地

卻縠卒使先軫代之

從下軍之佐超將中

軍傳曰尚德也

胥臣佐下軍

代先軫也

公使原季為卿

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卿次卿也

辭曰夫三德

者偃之出也

偃狐偃也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也皆狐偃所舉虞云三德為勸文公納

言

言

言

言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

箕鄭晉大夫

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

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

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為信於心

信於名

官尊卑之號

信於令信於事

謂使民事各得其時

公曰然則若何對

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

不相踰也

信於名則上下不

干犯也

信於令則時無廢功

不奪其時則有成功

信於事則民

從事有業

業猶次也

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

入何匱之有

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如入于家故不乏也

公使為箕

為箕大夫

及

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秋

公問元帥於趙衰

元帥上卿

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

卻

晉大夫行歷也

守學彌惇

彌益也惇厚也

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

也志記也

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

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

枝

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

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

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也

取五

鹿先軫之謀也

五鹿衛地

卻縠卒使先軫代之

從下軍之佐超將中

軍傳曰尚德也

胥臣佐下軍

代先軫也

公使原季為卿

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卿次卿也

辭曰夫三德

者偃之出也

偃狐偃也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也皆狐偃所舉虞云三德為勸文公納

寺豐

寺豐

二十五

寺豐

晉語四第十

我伐原以示信大

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

德紀民昭謂樂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也三德紀

民之語在下虞得之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使狐

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也毛也

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助也上

軍或言新上軍非也時未有新軍傳曰狐毛卒使趙

衰代之昭謂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

佐軍也善伯也後受霍為霍伯軍伐有賞伐功善

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言且居有是三賞不當有賞也

領治其官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言且居有是三賞不當有賞也

可廢而不用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伍也三子晉大夫乃使

先且居將上軍代狐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三讓之進樂枝等八

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

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有上軍有中軍有下軍今有五軍新上下也使

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子犯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

代之賈得之矣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讓推

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

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也趙衰在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

晉語四第十

軍之將位在上

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民昭謂樂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也三德紀民之語在下虞得之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使狐

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也毛也

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助也上

軍或言新上軍非也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趙

衰代之昭謂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

佐軍也善伯也後受霍為霍伯軍伐有賞伐功也善

君有賞能其官有賞領道事其君賴其功當有賞能

尊民得以寧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言且居有是三當有賞也

可廢而不用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伍也三子晉大夫乃使

先且居將上軍代狐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三讓之進樂枝等八

人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

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有上軍有中軍有下軍今有五軍新上下也使

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子犯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

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讓推

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

從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也趙衰在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

為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  
下此二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臣也曰吾不能行也咫

咫咫尺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

乎使能者行之不猶愈於不學乎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十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今

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

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脩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也謹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謹也遠

條不可使佞遠條偃人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偃人焦

僥不可使舉焦僥長三尺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

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嚚瘖不可使言嚚瘖無眸子曰

聾聵不可信之言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

僮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

可矣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傳若有違質違邪

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善臣聞昔者大任

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變動也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

浚浚便也豕牢厠也言大任之生文王

變故不憂也

聾聵不可

語四第十

變故不憂也

為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  
下此二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臣也曰吾不能行也咫

咫咫尺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

乎使能者行之不猶愈於不學乎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十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今

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

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脩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讜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對曰是在讜也遠

條不可使俛遠條偃人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偃人僬

僬不可使舉僬僬長三尺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

援助矇矇不可使視矇矇無眸子而無見聾瘖不可使言聾不別五聲之和

口不道忠信之言聾聾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聾聵生而聾曰聵

僮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

可矣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傳贊導之則其成就可立矣也若有違質違邪

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善臣聞昔者大任

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動也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

加病焉少小也浚便也豕牢廁也言大任之生文王時如小浚於廁而得文王不加病痛言其易

聾曰聵聵曰聵

十

也 文王在母不憂 在母子時體不變故不憂也 在傅弗勤處師弗

煩事王 繁事王不怒 奉事父王季使不加怒 敬友二號 善兄弟為友二號文王弟號仲

而惠慈二蔡 惠愛也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 刑于大妣

比于諸弟 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 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寡德之妻謂大妣御治也 於是

乎用四方之賢良 以自輔也 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 詢謀也賈

而咨于二號 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度於闕天而謀於南宮 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適 諏於蔡

原而訪於辛尹 諏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大史 重之以

周召畢榮 周周文公召召康公畢畢公榮榮公 億寧百神 億安也 而柔和

萬民 柔安也 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 亦思齊之二章也惠順也

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容於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 是則文王非

專教誨之力也 言因體也 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

文益其質 言有美質加善 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 不入

於公曰奈失以疾何 八疾遽條 對曰官師之所材也

直罇 直王擊罇也 直罇 直王擊罇也 遽條蒙璆 蒙戴也璆玉磬也

聾聵司火 耳無聞於 備扶盧 扶綠也盧矛戟之 矇矇脩聲 無

晉語四第十 審故使主 瀆司火 耳無聞於視則 僮昏瞶瘖僬僬

也文王在母不憂在母承時體不變故不憂也在傅弗勤處師弗

繁事王不怒奉事父王季使不加怒敬友二號善兄弟為友二號文王弟號仲

號叔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大妣

刑法也大比于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寡德之妻謂大妣御治也於是

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賈

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而咨于二號容謀

度於闕天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适諏於蔡

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大史重之以

周召畢榮周周文公召召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寧百神億安也而柔和

萬民柔安也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章也惠順也

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是則文王非

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

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

於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遽條至僮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

師長也材戚施直罇直主擊罇也遽條蒙瑛蒙戴也瑛玉瑛也

古裁字能俛故使侏儒扶盧扶綠也盧矛戟之矇矇脩聲無

之戴磬於音聲審聳潰司火耳無間於視則僮昏嚚瘖僂

故使脩之

故使脩之

官師所不材也

材用不能

以實裔土

裔荒

夫教者因體

能質而利之者也

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可成濟者就而通利之

若川然有

原以邛浦而後大

邛邛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文公卽位二年

更言此者終述善文公之事

欲用其民

用用征子

犯曰民未知義

未知尊

益納天子以示之義

天子避

永知信

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知

益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

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

曰可

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益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

蒐所

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也

乃大蒐于被廬

被廬晉地名

作三軍

唐尚書云立新

使卻穀將

之上下也昭謂此章文公之初未有新軍

使卻穀將中軍以為大政

大政

謂掌國

卻漆佐之

卻漆晉大夫卻至之先或云漆卽至非也

子犯曰可矣

出穀成釋逐伐曹衛

在魯僖二十八年

出穀成釋宋圍敗楚師於

侯戌之

是乎遂伯

穀齊地也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戌之二十七年

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強也

國語第

晉語第十終

晉語四第十



官師所不材也

材用也

以實裔土

裔荒也

夫教者因體

能質而利之者也

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可成濟者就而通利之

若川然有

原以邛浦而後大

邛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文公卽位二年

更言此者終述善文公之事

欲用其民

用用征子

犯曰民未知義

未知尊

盍納天子以示之義

天子避子帶之

難在鄭地

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知

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

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

曰可

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

蒐所

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也

乃大蒐于被廬

被廬晉地名

作三軍

唐尚書云立新

軍之上下也昭謂此章言文公之初未有新軍

使卻縠將中軍以為大政

大政

謂掌國政也

卻縠佐之

卻縠晉大夫卻至之先或云縠即至非也

子犯曰可矣

卽可遂伐曹衛

在魯僖二十八年

出穀成釋宋圍敗楚師於

城濮於是乎遂伯

穀齊地也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成之二十七年

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強也

國語第

晉語第十終

晉語四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圖書室

國語第十一

雲陽 韋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五

白季使舍於冀野

白季胥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

冀缺耨其妻盭之

冀缺郤之子也耨耘也野盭日盭詩云盭彼田畝

敬相待如賓

夫婦相敬如賓也

從

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臯可乎

文公元年冀芮畏偏與呂卻謀

弑公焚公宮秦伯殺之故也

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

滅除是故

舜之刑也。殛，誅也。今君之所聞也。

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諡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

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

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也。傳曰：襄公以父命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

予之冀故云冀缺。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

脩武是也。舍於逆旅，甯嬴氏。舍之也。嬴其姓。嬴謂其妻曰：

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

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溫山傳曰及溫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

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兒而欲之，聞其言

言惡之，夫兒情之華也。容兒者情之華采。言兒之機也。言語者容

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者合而後行釁隙也。今陽

子之兒，齊其言，實非其實也。齊成也。言不副也。若中不

反之，瀆其信也。類善情不足而瀆輕強為之。其卒將復，復反也。中外

身刃也。身刃也。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夫

信奉之如機，如樞機之相應。歷時而發之，言思察也。胡

語五第十一

容兒者情之華采

之身為情情生於身也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

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也兒也言也三今陽

子之兒齊其言實非其實也齊成也言不副也若中不

反之瀆其信也類善情不足而瀆輕強為之其卒將復復反也中外

身刃也身刃也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夫

信奉之如機如樞機之相應歷時而發之言思察也胡

舜之刑也。殛，殛也。殛，誅也。與禹，殛禹父。今君之所聞也。

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諡。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

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

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也。傳曰：襄公以父命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

子之冀故云冀缺。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

脩武舍於逆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嬴謂其妻曰

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舉起。陽子道與

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濫山傳。其妻曰：子得所求而

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曰：吾見其兒而欲之，聞其言

而惡之，夫兒情之華也。容兒者情之華采。言兒之機也。言語

兒之身為情情生於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

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也。兒也。言也。三今陽

子之兒濟，其言賈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也。若中不

濟而外彊之。謂情不足而其卒將復。復反也。反中外

易矣。易猶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夫

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歷時而發之。言思察胡

詩禮堂

可瀆也今

蓋其且剛而主能蓋其短也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而高尚其材能也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兒以

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

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

昭謂初晉作三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

于夷舍二軍領放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陽子至自溫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

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狐鞠居殺陽處父而奔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宜孟盾

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鎮之子厥也河曲之役河曲晉地

魯文十二年秦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趙孟宣子也干犯也

伐晉戰于河曲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

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主人車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于公朝莫

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

不黨比比義也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舉以其私黨

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任公吾言汝於君懼

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

政吾故以是觀汝觀汝能否汝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始

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臨監也皆告諸大夫

晉語五第十一

賈戔矣吾君

也論近其也

也論遠

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

於罪矣

宋人殺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趙之兄杵臼也殺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憲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

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天必

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脩行將懼及焉公許之

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

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

原同不真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

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是故

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章戰以錙于丁寧微其民

也錙于形如錐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微戒也襲

侵密聲為斲事也斲斲其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侵密聲為斲唐尚書云錙于錫也非也錫與錙于各異物

也伐宋在魯也伐宋在魯七年

趙宣子驟諫虛厚斂以雕牆公患之患疾使

言語五第十一

趙宣子驟諫

虛厚斂以雕牆

公患之

患疾使

襲

襲侵之事陵也

輕曰襲無鐘鼓曰

是故

伐備鐘鼓聲其罪也

以聲章

如碓頭也

侵密聲為斲

斲斲其

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侵密聲為斲

為君故也

為欲尊

也伐宋在魯

趙宣子驟諫

虛厚斂以雕牆

公患之

患疾使

之急也

尊甲文

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宋人殺昭公

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趙之兄杵臼也殺昭公在魯文十六年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憲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

言尊甲各得其所以明教訓

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

則法天必

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

脩行也

將懼及焉公許之

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

正長也軍吏主師旅樂正主鐘鼓

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

役事也趙同盾第晉大夫

原同也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

罪憚之

憚懼也

襲侵之事陵也

輕曰襲無鐘鼓曰侵陵以大陵小也

是故

伐備鐘鼓聲其罪也

以聲章其罪也

戰以錙于丁寧微其民

也

錙于形如錐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微戒也

襲

侵密聲為暫事也

暫暫其無備

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

為欲尊明君道

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奮振

也伐宋在魯文公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

虐厚斂以雕牆支解宰夫之屬

公患之

患疾也

使



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

朝蚤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

言夙興敬恪也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

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

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也觸廷之槐而死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

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

甲將攻之盾覺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

而走故不克弟武子穿也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送迎也

也黑臀晉文公子襄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黑臀也

齊獻子晉

卻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卻缺之子克齊頃公使婦

人觀而笑之卻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卻獻子怒

歸請伐齊范文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也曰熒乎吾聞之

熒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卻子之怒甚矣不

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不得政何

以逞怒得政為政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內

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卿也承奉也

乃老乃告老也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瘦辭

周宣王  
宣王二十二年  
宣王二十二年  
宣王二十二年  
宣王二十二年  
宣王二十二年  
宣王二十二年  
宣王二十二年  
宣王二十二年  
宣王二十二年

齊

變武子  
子文子

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

朝朝也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

不忘恭敬社稷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

忠忠也而後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

外朝三槐三公位焉之槐而死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

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趙盾酒伏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

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

之寔為成公逆迎也于黑鬻而立之寔為成公送迎也

也黑鬻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黑鬻也

齊獻子晉卿

子退自朝

曰變乎笑之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郤獻子怒

歸許不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也曰燮乎吾聞之

遲於齊必發諸晉國遲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不得政何

以遲怒得政為政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內

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卿也承奉也

乃老乃告老也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瘦辭

變武子子文子

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苦

晉語五第十一

隱伏諂詭之言問於朝也大夫莫

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

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兒冠也笄簪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

之下戰于鞍獻子時為司馬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

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

氣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

則進車退則退也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

無退聲表旌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矣集成吾子忍之不

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也受賑於社賑宜社之

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帶甲纓冑死而後病未若

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也吾子忍之二周華不注之

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

晉語五第十一

師勝而反范

靡笄之役

靡笄之役

武

於朝瘦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大夫莫

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

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委委兒冠也筭籥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

之下戰于鞍獻子時為司馬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

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

氣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張侯晉大夫解張

則進車退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

無退聲表旌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矣集成也吾子忍之不

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也受賑於社賑宜社之

器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病未若

死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

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

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文子時武



曰燮乎

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

兵凶事文子後入對故武子憂望也

曰夫師郤子之師也

郤子請伐齊又為元帥

其事臧

臧善也謂師有功

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

屬猶注也武子

曰吾知免矣

知免於咎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力功也

對曰克

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

夫對曰燮也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

用命燮也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

焉樂武子見

武子晉卿樂枝之孫樂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

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

齊侯來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便

也在魯成三年

獻之以得隕命之禮

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

禮也今齊雖敗項公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苗棼皇以郤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隕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

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懋御人

歸饋也執

政執事也懋願也御人婦入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

苗棼皇曰郤子勇而

不知禮

棼皇晉大夫楚闕伯棼之子也

矜其伐而耻國君

矜大也其伐功也

靡笄之朝晉侯豆之數

禮棼皇闕伯

曰變乎

曰變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

兵凶事文子後入對

曰夫師郤子之師也

郤子請伐齊又為元帥

其事臧

臧善也謂師有功

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

屬猶注也武子

曰吾知免矣

知免於咎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力功也

對曰克

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

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變也受命於

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變也何力之有

焉欒武子見

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

公曰子之力也

平濟曰對

平濟曰對

靡笄之朝晉侯豆之數

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

齊侯來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便

也在魯成三年

獻之以得隕命之禮

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

禮也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苗棼皇以郤

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隕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

曰寡君使克也不腆

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懋御人

歸饋也執

政執事也懋願也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

苗棼皇曰郤子勇而

不知禮

棼皇晉大夫楚闕伯棼之子也

矜其伐而耻國君

矜大也其伐功也

禮闕伯棼

晉大夫楚  
之子也  
矜其傳不

晉語五第十一

山晉望也崩  
在魯成五年

以傳召伯宗  
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

子遇大車當道而覆  
大車牛車也立而辟之曰辟傳  
辟使下道

避傳對曰傳為速也若竣吾辟之則加遲矣  
加益不

如捷而行  
旁出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  
絳晉國都伯宗

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  
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壞言遜也

對曰山有朽壞而自崩將若何  
夫國主山川曰夫顛史為東蒙主故川涸山崩君為

之降服出次  
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編素也出次次於郊也乘縵不舉策

於上帝  
縵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於上帝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

國三日哭以禮焉  
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其如

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  
以見伯宗及降以告而從之告君君從之言

曰子兒有喜歸  
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兒有喜何也曰

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  
知辨智也陽子子處父也對

曰陽子華而不實王言而無謀  
王尚也是以難及其身

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

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

言將不終命也

與幾何

梁山崩 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 以傳召伯宗 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

子遇大車當道而覆 大車牛車也 立而辟之曰辟傳 辟使下道

避傳 車 對曰傳為速也若埃吾辟之則加遲矣 加益不

如捷而行 旁出為捷 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 絳晉國都 伯宗

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

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 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壤言遜也

夫國主山川 王為山川王也孔子曰夫顯史為東蒙主 故川涸山崩君為

之降服出次 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編素也出次次於郊也 乘縵不舉策

於上帝 縵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於上帝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

國三日哭以禮焉 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 雖伯宗亦其如

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 以見於君伯

宗及絳以告而從之 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 朝罷而歸有喜色 其妻曰子兒有喜何也曰

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 知辨智也陽子子處父也 對

曰陽子華而不實王言而無謀 王尚也 是以難及其身

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

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

伯宗曰

國

言

子



戴其上久矣

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

難必及子子益亟索士

愁庇州犁焉

亟疾也索求也愁願也庇覆也州犁伯宗子伯州犁也

得畢陽

晉士也

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

欒

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郤害弗忌故譜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

畢陽實送州犁

戶可荆楚也犁奔

大宰

國語第十

晉語第十一終

國語第十二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六

趙文子冠

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

見欒武子武子

曰美哉

武子欒書也禮既冠奠贊于君遂以贊見于鄉大夫先生美美成人也

昔吾逮

事莊主

莊莊子趙朔之諡也大夫稱主趙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

華則榮矣實之

不知請務實乎

榮者有色兒也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

見中行宣子宣

子曰美哉

宣子晉大夫中行桓之子荀庚也

惜也吾老矣

惜已年老不見文子

十卷異國

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子益亟索士

愁庇州犁焉亟疾也索求也愁願也庇覆也得畢陽畢陽

也晉士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

也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郤害弗忌故譖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畢陽實送州犁

于荆荆楚也犁奔楚為大宰

晉語第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第十二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六

趙文子冠

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也冠謂以士禮始冠

見欒武子武子

曰美哉

武子欒書也禮既冠奠費于君遂以

昔吾逮

事莊主

莊莊子趙朔之諡也大夫稱

華則榮矣實之

不知請務實乎

榮者有色兒也實之

見中行宣子宣

子曰美哉

宣子晉大夫中行荀庚也

惜也吾老矣

惜已年老不見文子

德所見范文子文子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知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芻蕘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矇矇也誦誦讀

在列者獻詩使勿墮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風聽臚

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善惡之言辨妖祥於謠辨別也妖

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先王疾是驕也見郤

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恃年見韓賦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

善茂由至矣茂無與善善進善不善茂由至矣茂無始

善亦茂由不善進不善善亦茂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物類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已何又加焉糞除論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武子晉卿荀首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成季

之子荀縈也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耻乎欲其脩德蚤為卿也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

志記也佐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佐

德所見范文子文子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知不足者故興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芻蕘聽謗譽也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矇矓也誦誦讀

在列者獻詩使勿墮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風聽臚

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辨妖祥於謠辨別也妖

也行歌曰謠丙之辰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

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先王疾是驕也見郤

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恃年見韓獻子獻子晉卿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自稔稜由至矣稜無始

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稜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物類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已何又加焉糞除論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縈也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成季

子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文子二

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耻乎欲其脩德蚤為卿也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

君文公也志記也佐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佐

韓獻子

韓獻子

德所見范文子文子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知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芻蕘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矇矇也誦誦讀

在列者獻詩使勿墮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風聽臚

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辨妖祥於謠辨別也妖

也行歌曰謠丙之辰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

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先王疾是驕也見郤

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恃年見韓獻子獻子晉卿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菴由至矣菴無始

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菴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物類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已何又加焉糞除論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武子晉卿荀首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成季

之子荀瑩也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子文

子曾祖趙衰也宜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文子二

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耻乎欲其脩德蚤為卿也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

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佐

助也先君文承也

以政得政也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公文公也子以諫取惡

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

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

郤犇也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執官為大夫也吾安容子

見溫季子溫季子郤至也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汝不如

誰可以求其次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張老曰善

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

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以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也若

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稱述不足知子之道善矣

道訓 是先王覆露子也先王謂成宣也露潤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也伐鄭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范文子

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

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輒伐之故為難本得鄭憂

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

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也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

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賄所在今我寡德而求王者

之功故多憂我晉也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寡德求富

行不得意 晉語六第十二

憂 方賄所今

恭王帥

師若成也

鄭恭王作

將退我擊

師將退無

有鬪心不

也車也退戰工

9

語六第十二

匡言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

十六年

且使苦成叔及欒廩與齊

魯之師若成叔卻犇欒廩欒書之子栢子也

楚恭王帥

帥

東夷救鄭恭王莊王之子歲也或楚半陳公令擊之作審東夷楚東之夷也

欒書曰君使廩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

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鬪心故可勝也夫陳不違

忌一間也違避也忌謂晦也間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經書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

鄭伯戰于鄆陵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南夷據在

與陳不欲戰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雖俱陳不整齊也且

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譁囂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

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

於是敗楚師於鄆陵欒書是以怨卻至怨其反口專其美也

鄆之戰卻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一染日

韎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為緹跗注

兵服自要以下注于跗見王必下奔下下車奔走也退戰王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事戎事也殷盛也有韎

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傷恐其

也傷卻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脫之為障耳曰君之

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不敢當

詩禮堂



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拜肅君

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也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

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

爭益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眾也

靖安也言內且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荆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

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

成平也是以內和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

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不行於大臣內

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刑之過也

刑殺有過者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細民也故以惠誅

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也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

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外者刑不及而忍

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僥幸也幸

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

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距猶自也偏偏而在外猶可救

晉語六第十二  
自中起是難益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  
寺豐

軍士變佐

乎釋置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

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欒武子

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

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不義而強其弊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

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為之宜諸侯皆

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

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

益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

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

力力功也將自伐其知自多其功也怠教而重歛大其私暱而益婦

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

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

徒退者

者也幾人言必多也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

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役秦獲惠公在

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師敗眾散故不

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翟於箕先軫死而反命於君在魯

字豐

言國固有太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

為上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

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

莫若輕有二福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取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

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不

與慶鄭父相聽以敗于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益

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

陵大勝之鄢陵鄭地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息教而重歛

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欒至也尸陳納也產將害大是也

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賄也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

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

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

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

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厲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

而功烈多服者眾也烈業也服者眾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

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會于柯陵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陵之役荆厭晉軍厭謂掩其不備也傳曰甲午晦楚晨厭晉軍而陳軍吏

謀所以范匄自公族趨過之子宜子也自

僖三十 晉國固有太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

武子時 為上 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 雖有

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 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

莫若輕有二福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取其輕 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

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不相

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殞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于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 益

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

陵大勝之鄢陵鄭地 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

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欒至也尸陳納也產將害大是也 納

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賄也 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

潔公所為 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

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

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

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厲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 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

而功烈多服者眾也烈業也服者眾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

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會于柯陵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陵之役荆厭晉軍厭謂掩其不備也傳曰甲午晦楚晨厭晉軍而陳 軍吏

患之將謀謀所以距扞 范匄自公族趨過之匄范文子之子宣子也自

非退而何

非退而何于軍帥節楚必退也行首是也

不既退荆師

公族為公族大夫

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

夷平也堙塞也使

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是也

范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

言姦也必為戮

言義不及句而句言之是為有姦故必為戮

苗棼皇曰善

逃難哉

文子欲句讓大臣不蓋掩人是為避難

既退荆師於鄆陵將殺

穀處其館食其穀也傳曰晉師三日館穀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公戎車馬前也

曰君幼弱諸臣不佞

佞才也

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

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

庸用也焉用知天不先授晉以福使勝楚而以勸楚脩德以報晉乎

君與二三臣其戒

之戒備夫

之戒備也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

也其壞也無日矣

隆盛也墉牆也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

宗宗人祝祝史也

曰君驕泰而有

烈

烈功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

今以勝歸私必昭

私嬖臣妾也昭顯也

昭私難必作

寵私必去舊去舊必

難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

祈求也

先難為免

於七年夏范文子卒

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

冬難作始於三郤

卒於公

公殺三郤樂中行畏誅乃殺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

發鉤楚公子棐也樂書謂王子發傳曰因楚公子棐

樂書謂王子發

鉤楚公子日囚楚公

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

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也晉乞師於齊魯時尙未至言晉可敗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

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王得免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發鉤告

公公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固久也郤至欲為難使苦

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已郤至也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公

也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

大罪乎問謂弓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

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

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之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

成叔及郤錡胥之昧胥童也及夷陽午皆厲公嬖臣郤錡謂郤至曰君

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

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

亂勇而不義亂則不為武知人不詐為詐則不為知仁人不黨不羣黨也夫利

以以為富富利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利黨以危君君

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眾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

命鈞等也等一死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

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郤欒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

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

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也晉乞師於齊魯時尙未至言晉可敗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

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王得免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發鉤告

公公告樂書樂書曰臣固聞之固久也郤至欲為難使苦

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已郤至也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公

也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

大罪乎問謂弓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樂

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

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之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

成叔及郤錡胥之昧胥童也及夷陽午皆厲公嬖臣郤錡謂郤至曰君

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

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

亂勇而不義則不為武知人不詐為詐則不為知仁人不黨不羣也夫利

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得富故有徒黨利黨以危君君

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衆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

命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為亂也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

校自殺之道既刺三郤樂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為悼公

二十卷下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也

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千

將圖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

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

之以刑謂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

可謂刑鯁害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

也乃犇翟三月厲公殺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

八年正月厲公殺奔翟閏月欒中行殺胥童十

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晉乃召韓

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

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威行於君為不知享一利

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

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

盾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景公姊也與盾之弟樓嬰通

嬰兄趙同括放之姬譖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

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未可脅與殺君也在魯成

十八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尸主二

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

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

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



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  
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  
吾雖

國語第

卷第十終

國語第十三

雲陽 韋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七

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蒞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

欒書也知武子荀罃也蒞恭子士魴也食邑於蕤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

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孤

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

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也其稟不材是穀不



成也不材不可用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

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敢不

為祀政也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為民不

從大夫之命故求善君而謀之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為見廢元而

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

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

反易民常下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殺之後不事上也

厲焉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

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寇也史大史掌書法也辱君

之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于

武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

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

也興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滯賞謂有功畢

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宥

間罪薦積德間非刑罰之疑者宥赦也逮鰥寡逮及

及之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養老幼養有

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謂賢知稱

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

也囚繫者  
開罪刑罰  
薦進也

音語七第十三

二月乙酉公即位

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

使呂

宣子佐下軍

宣子呂錡之子呂相也

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

於上軍

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知莊子荀首也時為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

尚書云荀首時

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

羽連尹楚官名子羽知莊子之子罄之字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罄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魯

許之故曰邲之役親躋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公十六年晉楚戰于

鄆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

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崇高

顯位者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

使彘恭子

楚恭王射呂錡

子也武子士變也變

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

季少子也武子士會文子士變也母弟同

也母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文

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帥能使諸侯事晉也賴蒙

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也使

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犢之孫魏顛之曰昔克潞之

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

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

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翟潞氏

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功壬午晉景公

治兵以畧翟土及洛魏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也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與

止杜

將滅赤功壬午工及潞魏余力士也

卻退秦

語七第十二 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

貞子晉卿也 穉子晉卿子也 卿士穉子之子士渥也 惠順也 知右行辛之能

力定也 吏也 右行辛 司空 右行辛 晉大夫賈辛也 數計也 宣明也 物事也

司空 計數明事定功故使為司空 司空 屬 知欒糾之能

糾晉大 從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 欒糾晉大夫卞糾也 政知

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 荀賓晉大夫戎右

而不暴故 欒伯請公族大夫 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

可親近之 公曰荀家惇惠 荀家晉 荀禮文敏 荀禮荀

厲樂書之 無忌鎮靖 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 使茲四

子栢子也 故使梁之性難正也 膏肉之肥者梁

肥美者率多驕 故使梁之性難正也 膏肉之肥者梁

放其性難正也 故使惇惠者教之 道教之

放故其性難正 故使惇惠者教之 道教之

道教之 使果敢者諗之 諗告也 告 使鎮靖者脩之 脩

性 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 倦懈 文敏者道之則

婉而入 婉順 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 鎮靖者脩之則

壹 壹均 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

不淫也使為元尉 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也 知羊舌職

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 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 知

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 魏絳魏犢之子莊

子也 元司馬中軍

也育遂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

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濁帥循也宣徧也惠順也知右行辛之能

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

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使為司空司空屬知欒糾之能掌邦事謂建都邑起宮室經封澁之屬

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欒糾晉大夫卞糾也政知軍政戎御御公戎車也

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有力

而不暴故欒伯請公族大夫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可親近之

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禮文敏荀禮荀家之族鷹也果敢鷹樂書之子栢子也

鷹樂書之無忌鎮靖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子栢子也鎮重也靖安也使茲四

人者為之茲此也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食

肥美者率多驕故使惇惠者教之教之道使文敏者道

之道其道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得失也使鎮靖者脩之脩治

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道之則

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

壹壹均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

不淫也使為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也元尉中軍尉也知羊舌職

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

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魏犢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

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侯

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元侯

為元侯

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元侯

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與尉

過寇晉大

車侯知鐸遏寇之恭敬

藉季之子藉

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

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

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贊僕

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

虛打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

使張老延君譽于四

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侯以救宋在魯成十八年

方且觀道逆者

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

呂宣

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

文子趙武也

而能恤

大事使佐新軍

說云新軍中軍也昭謂時但言新軍新軍無中

三年公始合

諸侯

悼公三年魯襄之二年也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打此復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于雞丘於

四年諸侯會於雞丘

雞丘雞澤在魯襄三年

於是乎布令

結援脩好申盟而還

令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申尋也

令狐文

子卒

文子

公乃以魏絳為不犯

不犯不可犯以非法也

使佐新

為候奄

代張老候奄元侯也

趙武為賢而為

使張老為司馬

使范獻子為候奄

代張老候奄元侯也獻子

公

譽達於戎

戎諸戎無終子之屬

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

之於是乎始復伯

莊子魏絳也繼文公後故曰復伯

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侯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元侯

也中軍條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輿尉遏寇晉大

夫輿尉上知藉偃之惇率舊職而其給也使為輿司

馬藉偃晉大夫藉季之子藉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

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程

乘馬御也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虛打宋地宋魚

六駟屬焉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使張老延君譽于四

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呂宣

子卒宣子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也而能恤

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軍中軍也昭謂三年公始合

諸侯悼公三年魯襄之二年也悼公元年始合諸侯

此始四年諸侯會於雞丘雞丘雞澤在於是乎布令

命之魯襄三年結援脩好申盟而還令謂朝聘之數同好惡令狐文

子卒文子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不犯不可犯使佐新

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使張老為司馬

代魏之佐然則讓武使為將而絳佐之使范獻子為侯奄代張老侯奄元侯也獻子

譽達於戎戎諸戎無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

之於是乎始復伯莊子魏絳也繼文

公後故曰復伯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

于亂行於曲梁揚于悼公之弟行魏絳斬其僕也僕御

公謂羊舌赤赤羊舌職之子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

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戮辱也為我執之勿失也赤對曰臣聞

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辭狀也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命聞公怒欲自殺士魴

張老交止之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

不忘其死誅責也曰君之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前也

狃正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

請死之請就死公跣而出跣徒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

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

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

軍是也祁奚辭於軍尉辭請老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自代對曰臣之

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

也婉以從令少穉也婉順也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

弄也其壯也彊志而用命此壯謂未二十時志識也命父命也守業而不

淫業所學也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也柔惠小物柔仁也

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知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放也

非義不變言從也非上不舉舉動也放也若臨大事其可

變言從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薦進也

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稅

政沒終也平公悼公之子彪也以穀論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和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在比平子爵也嘉父名孟樂嘉父之臣莊子

魏絳也和諸戎諸戎欲服從於晉也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

無親無恩親好得貪貨財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也

戎不得存恤諸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

者矣必叛故失之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

八戎翟薦處薦聚也貴貨而易立貴重也與之貨而

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做其利二也戎翟事

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

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韓獻子韓厥也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也魯成十六年傳曰韓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子

厥之子無忌也唐我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

族大夫昭謂悼公元年使無忌為公族大夫後七年

易土貴也

唐尚書云  
公元年使無

淫業所學也其冠也冠二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也柔惠柔仁也

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知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也

非義不變言從也非上不舉舉動也若臨大事其可

以賢於臣也大事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薦進也

能擇父能擇子也比也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稅

政沒終也平公悼公之子彪也稅以穀論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和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

魏絳也和諸戎諸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

無親無恩親好得貪貨財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也

戎不得存恤諸侯諸侯必叛故失之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

且夫戎翟薦處薦聚也貴貨而易貴重也與之貨而

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做其利二也戎翟事

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

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韓獻子韓厥也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

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位昭謂韓厥晉卿也魯成十六年傳曰韓

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子

厥之子無忌也唐我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

尚書云  
公元年使

易土  
貴

語七第十三  
卿有廢疾

以忝韓

退也固

夫掌王也  
今使

不犯不犯戮  
揚于也

寶鑄鑄小  
鐘也

語七第十三

獻子告老欲使為卿有廢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亂謂見殺公族同姓也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庸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掌王也初為公族大夫今使王之以是為賞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新軍也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利其公室也其勇不疚於刑疚病也勇能斷決也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

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揚于也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甸司馬使魏絳佐新軍事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代之軍蕭魚鄭

服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也

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給使者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佾備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巧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所云似非也

歌鐘二肆歌鐘歌時所奏肆列也凡縣鐘磬全為肆半為堵及寶鑄鑄小鐘也

寶鄭輅車十五乘輅廣車也車輓車也十五各十五所寶也傳曰廣車輓車淳十五凡兵車

于戚二盟  
八年同盟于  
城比七  
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敘寡人  
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

年和戎翟後八年也七合諸侯  
會于邢丘  
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  
會于邢丘  
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  
會于邢丘  
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

會于邢丘  
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  
會于邢丘  
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  
會于邢丘  
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

魏絳辭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  
八年七合

諸侯君之靈也  
二三子之勞也  
曰焉得之

謂諸  
軍帥  
臣焉

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  
微無也濟  
河南服鄭

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志識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  
司馬侯晉大夫汝  
叔齊樂見士民之

殷富  
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  
善善  
為德

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  
為行

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

舌肝習於春秋  
肝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  
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

乃召叔嚮使傅大子彪  
彪平  
公也

國語第十二

善語第十三終

百乘淳偶也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

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

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翟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于成二謂七年

會于鄆三謂八年會于邾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二年會于亳城北七謂會于

蕭魏絳辭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幸幸而合也八年七合

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軍師曰焉得之

焉得專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

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樂見士民之

殷富也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為德

惡惡為義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也

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

舌肝習於春秋肝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

孔子末作春秋乃召叔嚮使傅大子彪彪平公也

國語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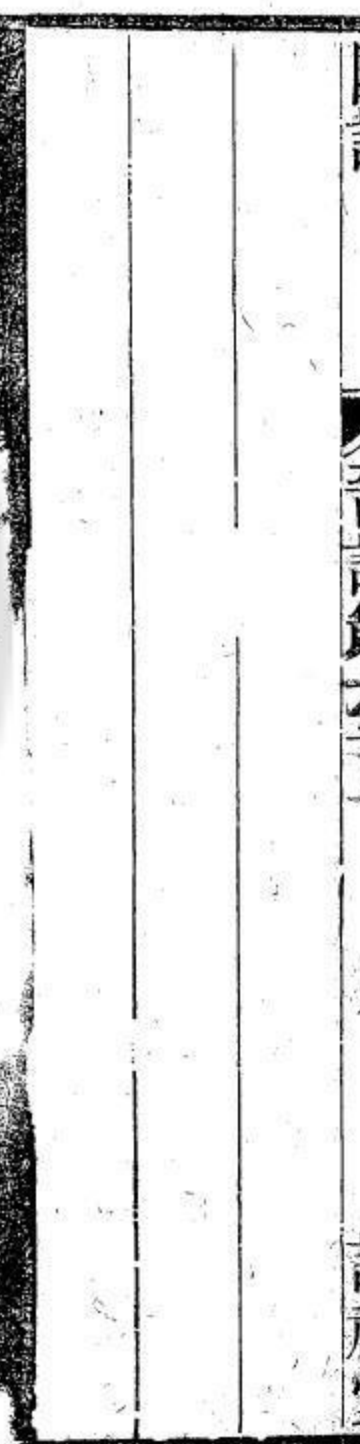
善語第十三終

謂諸臣焉

二一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第十四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八

平公六年

平公悼公之子彪也六年魯襄二十一年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

亂不克而死

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

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公遂逐羣賊殺遺淵嘉父及司空靜羊舌虎等十人謂陽畢曰自穆侯以羣賊欒盈之黨謂知起中行嘉州綽邢蒯之屬逐之出奔齊



至於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

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厭極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

身若之何也速召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本謂欒氏猶尚樹立也

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

伐木操以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間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黨

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

言既有明教當有威權以行之威權在君言不在臣君掄賢人之後有常

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虧

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中

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弗從言皆從君若從則

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

生欲惡情欲好惡也偷苟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

誣晉國也久矣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雖殺厲公然人被其德不以爲惡傳曰武

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

以若滅欒氏殺厲立悼以厚其家也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

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軫

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

晉語八第十四 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

至於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

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厭極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

身若之何速召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本謂欒氏猶尚樹立也

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

操以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間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黨

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

言既有明教當有威權以行之言不君掄賢人之後有常

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虧

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

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弗從言皆從君若從則

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

生欲惡情欲好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

誣晉國也久矣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雖殺厲公然人被其德不以爲惡傳曰武

子之德在人如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

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

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

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

先君



國為其母  
何可滅

焉滅之

猶少滅之  
作也  
恐少耳

悼公 樂盈不獲罪如何 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 陽畢

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 暱近也言當遠 行權不

可以隱於私 以私恩隱蔽其 暱於權則民不道 不可

也 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政何以道民民之不

道亦無君矣 與無 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

君身 復反也勤勞也反 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明逐

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 羣賊盈之 厚戒箴國以待

之 箴猶教也 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

猶少 猶少滅之 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

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 謂賂其所適之國厚 公許諾

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 祁午中

沃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

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授之爵

之 居三年 後三 樂盈晝入為賊于絳 樂盈在楚一年

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 襄宮完固故就之 樂盈

樂盈滅樂奔曲沃 傳曰晉人 遂刺樂盈滅樂氏 刺殺也

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樂懷

日語八第十四

之族黨

手書

國為其母  
何可滅

焉滅之

猶少滅之  
作也  
恐少耳

悼公樂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陽畢

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行權不

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

也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政何以道民民之不

道亦無君矣君與無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

君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明逐

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厚戒箴國以待

之箴猶教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

猶少猶少滅之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

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公許諾

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祁午中

沃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

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

之居三年後三樂盈晝入為賊于絳樂盈在楚一年

十二年齊莊公使析歸父以藩載盈及其土納之范

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樂盈

不克出奔曲沃傳曰晉人遂刺樂盈滅樂氏刺殺也

人克樂盈于曲沃圍曲沃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樂懷



子之出

懷子盈也出奔楚

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

執政正卿即范宣子

從欒氏者為大戮施

施陳也陳其尸也

欒氏之臣辛俞行

從

也盈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

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

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

三世為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

也再世以下主之

大夫稱主

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

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

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

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

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司

是以刑臣也

公說

說其執義

固止之不可

可肯也

厚賂之辭曰臣

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

賜是隋其前言

隋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也

君問而陳辭未

退而逆之何以事君

逆反也

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

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鮪也視猶相察也

曰是虎目

而豕喙

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也

鳧肩而牛腹

鳧肩肩井井出牛腹脅張也

谿

壑可盈是不可饜也

水注川曰谿壑溝也

必以賄死

後為贊理受離子女

而抑邢侯邢侯殺之

遂弗視

不自養視也

揚食我生

揚叔向邑也食我叔向子伯石

也其母夏姬之女

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

晉語八第十四

也終滅羊舌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也食我既我遂滅祁

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聘在襄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

晉正卿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滅穆

子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

不改後堯統在夏為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也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

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之後為豕

之後在周為唐杜氏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

之末

華氏劉累學擾龍

名豕韋

比周武王之末

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周甲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

乎甲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總諸侯也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

適晉生子與為晉理官其孫士會為晉正卿食邑於范是為范氏對曰以豹之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魯先大夫臧文仲其

其言立於後世言有立言可法者謂若教行父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

夫也爭田之久而不朽

子與鮒大夫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

而宣子欲攻宣之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也魯襄三年伐父職為中軍不敢

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不敢

我遂滅祁  
也我既

韋氏

比周武王之  
自商之末

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

宗也食我既長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聘在襄二范宣子問焉宣子

晉正卿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滅穆

子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

不改堯號在夏為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也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

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

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豕韋二國為商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豕

豕韋之後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

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周甲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

乎甲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總諸侯也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

適晉生子與為晉理官其孫士會對曰以豹之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魯先大夫臧文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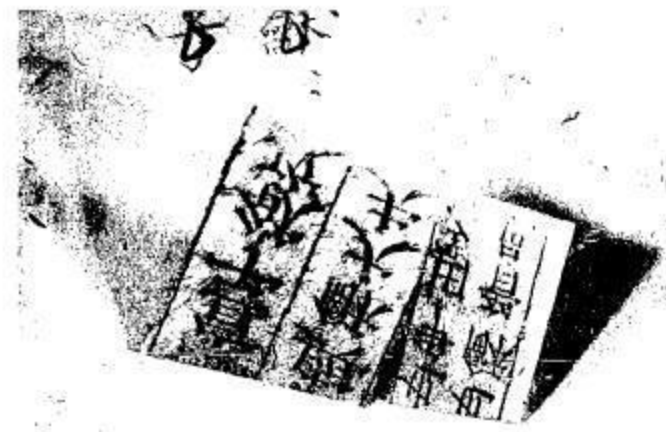
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言有立言可法者謂若教此行父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

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

界久而宣之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也魯襄三年伐父職為中軍

尉之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不敢



侵官非其官與之為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旅

國語

侵官非其官與之為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旅

也唯事是行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為上軍將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

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問也

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

不恭公室

之有回回邪也內事之朝內朝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

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公族大夫然則祁奚掌之

外應受我內憎其非問於藉偃藉偃上軍司馬藉游也藉偃曰偃以斧鉞

從於張孟孟張孟張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

夫子張孟也釋夫子而舉舉動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為上

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子之前令問於叔魚叔魚叔魚之弟叔

子與蘇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

未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益訪之訾祐訾祐宣子家臣

訾祐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端正也博能上下比之

且吾存之塚老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

晉語八第十四 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汝叔齊



侵官非其官與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旅

也徵召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二

也十六年甯喜殺剽而納獻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

也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客寄命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

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張

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為上軍將

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問也

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

之有回回邪也內事之朝內朝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

則祁奚掌之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

不恭公室

外應受我內憎其非問於藉偃藉偃上軍司馬藉游也藉偃曰偃以斧鉞

從於張孟孟張老字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

夫子張孟也釋夫子而舉釋舍也舉動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為上

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子之前令問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

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

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益訪之訾祐訾祐宣子家臣

訾祐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端正也博能上下比之

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

刑典常也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汝叔齊



皇旨  
皇旨  
皇旨

曰聞吾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

而怒蘇大夫 心欲 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

討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何必蘇 言皆從子之命何但蘇大 其誰不為子從何必和 言皆從子之命何但和

乎 夫 盜密和 和利 和大以平小乎 勸以大德 宣子問於

訾祐訾祐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 隰叔杜伯之子違避

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 績功 世及武

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 父子為世及至也謂土為生成伯缺成伯

缺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攝右為大夫佐襄公以伯諸侯諸侯無二心者 及為卿以輔

成景軍無敗政 文公生成公成公生景公 及為成師居太傅 唐尚書云

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為景字誤耳魯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王以鞮冕

武子之子變也晉使士燮盟 豐兄弟 和 國無姦民 士會為政盜逃

間隙 豐厚也間隙瑕釁也兄弟鄭衛 汜 隨范晉二邑也 及文子成晉

荆之盟 楚于宋西門之外在魯成十二年 豐兄弟之

國使無有間隙 豐厚也間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之屬

是以受郇欒 郇欒晉二邑也 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

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

語八第十四  
三子子與

曰聞吾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

之不憂二心欲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中

軍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和言皆從子之命何但和

夫益密和和也和大以平小平勸以大德宣子問於

訾昝訾昝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違避

也宣王殺杜伯也生子輿為理子輿士為之以正於朝

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也世及武

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謂士為生成伯缺成伯

缺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攝右為大夫佐襄公以伯諸侯諸侯無二心者及為卿以輔

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及為成師居太傅唐尚書云

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為景字誤耳魯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王以鞮冕

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端刑法輯訓典輯和國無姦民士會為政盜逃

奔秦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及文子成晉

荆之盟文子武子之子變也晉使士燮盟豐兄弟之

國使無有間隙豐厚也間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之屬

國是以受郇欒郇欒晉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

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

文士... 直高...

詠... 詠...

而非餽非恨

餽田而

訾祐死

處恭不敢

不以賈好賈求

之由衷善

志雖衷不

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與武子文子今既無事矣而非和恨

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為晉加寵於子將何所為治乎宣子說乃益

和田而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與之平和

訾祐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

訾祐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

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

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敬學而好仁和

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為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眾不以賈好賈求

也言心樂容不以求為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衷善

也由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

之至晉為平公馨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

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師曠晉主樂大師子

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開通也

八音以通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也風德以廣之風風宣其德廣

之於四方作樂各象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也周禮每樂一變各

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

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而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之作

水之上  
公鼓之  
師延為

有時動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鵠不死鵠尾小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公怒

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

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

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爵今君嗣吾

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

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君忸怩顏乃趣

赦之忸怩慙兒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

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

所建為及諫爭相為終始以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

皆從也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

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

引取也利已而忘君別也別別為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相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

襄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掌賓客之官員名也行人子朱

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

進也言次叔向曰盼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應虛事

日語八第十四

同與員可以

班爵同與員同也何以黜朱也

黜退也撫劍就

言二  
邊撫

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

集成也子

孫饗之饗饗其福也

不集三軍之士暴骨

必復戰也夫

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于常易之

易變也

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

拂塞也

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

其庶乎

庶幾於興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甲

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盟以弭諸侯之兵

楚令尹

劫之子屈建襲晉軍日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

襲晉軍

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

曰若盡晉

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

趙武晉正卿文子也

文子聞之謂叔

不可暴

不可侵暴

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

不可侵暴信不

自介也

忠自中

自中出也

而信自身

身行信也

其為德也深

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用也

用動也

今我以忠謀諸

之

覆驗其忠

荆而以信覆之

覆驗也

荆之逆諸侯也亦云

亦云欲弭

兵為患信逆也

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

也

信反必弊

弊踏也

忠塞無用

無以用也

安能害我

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

日語八第十四

十

子何愛於死死

請侯而衷甲子故諸侯必叛之

召諸侯而衷甲子故諸侯必叛之

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員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就

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

孫饗之饗饗其福也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必復戰也夫

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拂褰也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

其庶乎庶幾於興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

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

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曰若盡晉

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

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暴侵暴信不

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信也其為德也深

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捫也捫動也今我以忠謀諸

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也荆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欲弭

也兵為忠信逆也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

也塞絕也信反必弊弊踣也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

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

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衷甲以襲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

諸侯必叛之

四十歲入

撫劍

七十

候候望也  
則候遮也

不設壘壁  
禁

草便  
舍之  
候遮扞

附皆昏  
聽候望明

罷不行者  
其申或

而罷候遮  
楚人不敢

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

以蕃為軍蕃籬落也攀輦即利而舍攀引也輦輦車也即就也言人

引車就水草便侯遮扞衛不行則侯望遮夜則扞衛扞

利之地而舍之侯遮扞衛不行則侯望遮夜則扞衛扞

前後左右強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圍又二十人為

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謂

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八人居狗附處以

視聽候望明而設昏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

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守信

諸侯與之故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宋之盟弭兵之盟也楚人固請先軟楚人子木也叔向謂

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軟子若能以忠

信贊君贊佐也而裨諸侯之闕裨補也闕缺也軟雖後諸侯將

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政以今雖先

軟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

之陽楚為荆蠻蠻荆州之蠻也置茅莚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

不與盟置立也莚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

國燎庭燎也今將與狎王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子務

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

退而魯伐莒取鄆是為虛偽其言楚令尹圍將以魯

退而魚  
國語



為戮令尹圍楚樂王鮒求貨焉弗與鮒晉大夫

恭王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欲得楚國也

少懦於諸侯懦弱也以諸侯為弱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

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若

及必弗避也以事及于卑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

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

為欲衛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

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

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難居也自它及之何害何害於義

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

盍未退而魚魴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也

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

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

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

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

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宮斲其椽室宮斲其椽而礮之椽椽也礮磨也張老夕焉

叔孫穆子為戮令尹圍楚樂王鮒求貨焉弗與鮒晉大夫

樂桓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欲得楚國也

少懦於諸侯懦弱也以諸侯為弱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

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若

及必弗避也以事及于卑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

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

為欲衛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

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

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難居也自它及之何害何害於義

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

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也

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

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

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

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

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室宮也斷其椽而礮之椽椽也礮磨也張老夕焉

語八第十四

見見匡人爲之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

之室斲

吾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也對曰天子之室斲

而斲之加密石焉

密密理石謂砥也先諸侯斲粗斲之加以密砥

大夫斲之

不斲也士首之斲其首也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

待宜講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

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斲也匠人

請皆斲之通更斲之

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爲使其

斲者仁者之爲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爲也

斲者仁者之爲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爲也

斲者仁者之爲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爲也

京當爲原九原晉墓地

曰死者若可

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

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爲狐射姑所殺其

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

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反國無

輔佐安國之心授璧請亡故其仁不足稱也鄭後司農以爲詐請亡要君以利也其隨武子

以而退阿隨也退退也忘其師言聞之於師也言身不失其友善行

退不肖退不肖也君不援而進進進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隨君

退不肖賢

曰語八第十四 奔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奔在魯昭元年趙文子見之問曰秦

而見之見見匠人爲之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

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也對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密密理石謂砥也先粗礮之加以密砥諸侯礮

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礮也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

得宜謂之義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

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礮也匠人

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爲使其

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礮者不仁者之爲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京當爲原九原晉墓地曰死者若可

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

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爲狐射姑所殺其

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

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反國無

輔佐安國之心授璧請亡故其仁不足稱也鄭後司農以爲詐請亡要君以利也其隨武子

乎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言聞之於師也言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

稱友之道事君不援而進進進賢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隨君

必欲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奔在魯昭元年趙文子見之問曰秦

退不肖



仁者斲



四十一

君道乎問有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文子曰公子辱於

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

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孰言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不遣

而驕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文子視日曰朝

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

者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

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

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忼日而湫歲忼偷也湫遲也怠偷甚矣

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

使醫蘇視之蘇名也出一景公使醫和視之和名也出曰疾不可為

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傳近女色也惑以生蠱惑於女以

疾生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

不生天命不佑佑助也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也若君不死必失諸

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為諸

從今以往蘇聞工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子慝惡也

桎木不生危桎木危高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從今和聞

桎木不生危桎木危高明不規闞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闞曲使至淫惑也

國吾危高險不大木松栢不生埤埤下溼也以喻文子不久存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句解  
卷之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句解  
卷之六

君道乎問有道不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文子曰公子辱於

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

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孰言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不遣

覺必恃而驕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文子視日曰朝

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從

也者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

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

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忼日而漱歲忼偷也漱遲也怠偷甚矣

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天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名也出曰疾不可為

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傳近女色也惑以生蠱惑於女以

生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

不生天命不佑佑助也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也若君不死必失諸

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為諸

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慝惡也子

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從今和聞

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也

榘木不生危榘木大木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溼也以喻文子不久存也

吾子不能言是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

詩禮堂

自退而寵其政

上醫醫國

止其淫惑

其次疾人固醫官也

猶官

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

生之

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於嘉穀穀為之飛若是類生蠱疾者

物莫伏於蠱莫

嘉於穀

伏藏也嘉善也

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

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

章明之道也

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

選擇有德

者而親近之以象

宵靜女德以伏蠱慝

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

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已蠱害之病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也

今君一之

一書一書

是不饗穀而食蠱也

蠱喻女也

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

皿器

也言為蠱作器而受之

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也

文字

文子曰

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

薨

十年後十年也

晉之殃也

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也

是歲趙文子

卒諸侯叛晉

從楚

十年平公薨

十年後十年也事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

避景公

其車千乘

從車千乘

楚公子干來仕

于恭王

五乘子于恭王之庶子公子比也魯昭元年楚公子圍殺邾放子于奔晉

叔向為

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

宣子韓起也代趙文子為

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

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

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

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為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

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是謂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猶官

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

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於嘉穀穀為之飛若是類生蠱疾者物莫伏於蠱莫

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

蠱而人食之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也章明之道也

者而親近之以象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

人食穀而有聰明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已蠱今君一之言夜當安

害之病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也夜也

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喻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

也言為蠱作器而受之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也文字文子曰

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

諸侯服則專於色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也是歲趙文子

卒諸侯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魯昭十年後十年也事在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

其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也魯昭元年楚公子圍殺郊放子干奔晉叔向為

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也代趙文子為

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上

...

...

...

...



大夫一卒之田

上大夫一命百人為卒為田百頃

夫二公子者上大

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

也鈞同也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也祿以食爵隨爵尊卑德以

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

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韋藩韋蔽前後木楗木檐也唯其功庸

少故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而能金玉其車文錯

言富商之大織錯錯鏤也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

是也潘木楗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

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尺曰尋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

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

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

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謂祭祇告謝也

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夢公夢也不知人殺乎

抑厲鬼邪人殺王殺人厲鬼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鯀違帝命殛

之於羽山帝堯也殛放殛而殺之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羽山

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大夫一命百人夫二公子者上大

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

也鈞同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祿以食爵隨爵尊卑德以

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

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韋藩韋蔽前後木楗木檐也唯其功庸

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尊服過於朝無位爵故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

其服文文織錯錯鏤也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其無位爵故不得為耳則上為韋

藩木楗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

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尺曰尋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

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謚鄭穆公之孫子

國之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

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謂祭祇告謝也

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夢公夢也能似熊不知人殺乎

抑厲鬼邪人殺王殺人厲鬼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鯀違帝命殛

之於羽山帝堯也殛放殛而殺之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羽山

鯀既死而神化也實為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之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祀夫

鬼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

也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施於民者

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族也今周室少卑卑微也晉實繼

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

為周祀也董伯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姒姓乎尸主也五日公見

子產祭後五日平公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也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方鼎上方上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也隨其屬吾

聘贈也

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夫一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而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器祭器宣其

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越發也諸侯親之戎狄懷

之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殺君之難

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桓子欒書之子厲也畧則行

志畧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

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

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也夫卻昭子昭子

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寵以泰於國寵以秦於國

鬼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

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施於民者

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族也今周室少卑卑微也晉實繼

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

為周祀也董伯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姒姓乎尸主也五日公見

子產祭後五日平公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也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方鼎鼎方上也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也隨其屬吾

賻贈也

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夫一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而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器祭器宣其

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越發也諸侯親之戎狄懷

之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殺君之難

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桓子欒書之子厲也畧則行

志畧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

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

以免於難而離桓之亡於楚也夫卻昭子昭子

郤至也其富半公室一軍恃其富寵以秦於國

也

朝其宗滅于絳

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

三卿

又有五人為大夫

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

朝而滅莫之

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

德矣

能行其德

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

將弔不暇

將卑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

專獨也承受也

其自桓叔以下嘉

吾子之賜

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國語第十四

晉語第十四終

國語第十五

雲陽 韋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九

士景伯如楚

景伯晉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

叔魚為贊理

叔魚羊舌鮒也贊佐

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

邢侯與離子爭田

二子皆晉大夫也邢

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離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鄩爭鄩田之疆界也

離子

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

不虛故納其女傳曰罪在離子

及蔽獄之日

叔魚抑邢侯

蔽決也抑枉也

邢侯殺叔魚與離子於朝韓宣

而滅莫之

將弔不暇

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

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犇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

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

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

將卑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桓叔以下嘉

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國語第十四

晉語第十四終

國語第十五

雲陽 韋 昭 弘 嗣 注

闕里 孔 傳 鐸 振 路 校

晉語九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叔魚為贊理叔魚牟舌

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邢侯與離子爭田二子皆晉大夫也邢

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離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郟爭郟田之疆界也離子

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故納其女傳曰罪在離子及蔽獄之日

叔魚抑邢侯蔽決也抑枉也邢侯殺叔魚與離子於朝韓宣

四十一

滅莫之

將弔不暇

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

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犇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

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

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

將卑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桓叔以下嘉

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書語第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語第十五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 鐸 振路 校

晉語九

士景伯如楚

景伯晉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

叔魚為贊理

叔魚羊舌鮒也贊佐

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

邢侯與離子爭田

二子皆晉大夫也邢

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離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鄙爭鄙田之疆界也離子

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

不直故納其女傳曰罪在離子

及蔽獄之日

叔魚抑邢侯

蔽決也抑枉也

邢侯殺叔魚與離子於朝韓宣



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

陳尸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也鬻鬻鬻賣離子賈之以

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也夫以回鬻國

之中回邢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

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施劾而尸叔魚與

離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而尸叔魚與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

白翟別邑在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

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

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爵夫守而二心姦之大

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與失吾信也若

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且夫翟

則退不以安賈貳貳二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進不能

則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謂不令軍吏呼城倣將

攻之未傳而鼓降傳著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宛支鼓子為鞮也穆

既獻而反之其後又畔魯昭二十二年荀令鼓人各

鼓滅之

吳襲鼓滅之以為鞮歸使涉宅守之也

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

陳尸為戮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也鬻賣也雖子賈之以

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也夫以回鬻國

之中回邪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

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施劫捕也而尸叔魚與

雖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市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翟鮮虞也鼓

白翟別邑在魯昭十五年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

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

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爵賞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

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與失吾信也若

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也且夫翟

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憾恨也晉豈其無豈無也是我以鼓

教吾邊鄙貳也貳二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進取也不能

則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令軍吏呼城倣將

攻之未傳而鼓降傳著也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宛支鼓子為鞮也穆子既克鼓以為鞮歸

既獻而反之其後又畔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為鞮歸使涉宅守之也令鼓人各

鼓滅之

鼓滅之

復其所非察勿從察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

行釐將妻子也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

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

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也爾止事君吾定而祿

爵定安也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

也質贊也士贊以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

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君有烈名臣無

畔質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

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為畔君畔君有辜故

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

而有是臣也吾當脩務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獻獻功也言

於頃公言釐之賢於頃公頃公昭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于河陰河陰晉河

南之田使君而田之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士鞅也聘在魯昭二十二年問具山敖山

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也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

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也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也獻子

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

諱為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人入境而問禁入門而問諱

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董叔晉大夫也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

益已乎言富必驕驕必曰欲為繫援焉欲自繫綴它

曰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

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縣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

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

又可請焉

子有鬪臣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晉卿

之子趙鞅志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也孟叔向曰子不

欲也若欲之臍也待交梓可也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於魏獻子

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戌之父魏舒也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

曰與子諫乎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襄也皆晉大夫傳曰魏戌使二子諫吾主

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也不賄不貪財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

而不退獻子殃猶病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

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佐猶勸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

曰

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未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董叔晉大夫也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

益已乎言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曰欲為繫援焉欲自繫綴以為援助它

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

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縣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

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

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晉卿

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鬪臣扞難之士叔向曰子不

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梓可也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於魏獻子

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戌之父魏舒也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

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即舒閻沒謂叔寬也昭謂大宗訟者之大宗為訟者納賂閻沒謂叔寬

曰與子諫乎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襄也皆晉大夫傳曰魏戌使二子諫吾主

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也不賄不貪財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

不可殃猶病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

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佐猶勸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

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

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

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

已是以三歎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獻子曰善乃辭

梗陽人善二子善諭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功也周禮曰戰功曰多魯定

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咻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趙

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也固賞

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為前世義

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而王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

也者其股肱以從司馬者致也司馬掌兵也苛慝不產及臣之

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人端玄端委委兒也鞞韋蔽膝帶

大帶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鬪為凶事猶人

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以為治也請曰以為

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繭絲賦稅保障蔽扞也小簡子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

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誠襄子

襄子簡子之子無卹也 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

陽為遠必以為歸所謂保郭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墮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圍

趙氏所作 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

曰尹鐸往而增之 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墮又增

之故怒也 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不

可也 曰是昭余讎也昭明也明我怨 郵無正進無

晉大夫郵 曰昔先王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

也難謂莊姬之 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

姊也姬淫也

也族 有恭德以也

姊也姬淫於趙嬰嬰兄趙同趙括放之姬有孝德以

出在公族為公族 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 有武德以

羞為正卿正卿上卿 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

典刑典常也 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 基於其身以克

復其所基始也始更脩之於 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

之子簡子之父趙成 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

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 擇言以

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

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同宗之 子皆疏之

九第十五

以及此難荀士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

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

何為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若

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

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

也言見戒而懼懼則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以

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

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自如故也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殺略血鼓音不衰

鐵衛地破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畔齊鄭

與之魯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

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

子中肩斃于車中伏殺上猶能擊鼓面汚血曰略

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莊公衛靈公太子

不成奔晉簡子許納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死

之時為簡子車右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

上九下車以救簡子也曰吾兩鞞將絕吾能止之鞞鞞也能止馬今日之

事我上之次也言次駕而乘材兩鞞皆絕乘輅也材

衛莊公禱禱謂將戰曰魯孫蒯聩以諄趙鞅之故諄

又語九第十五文王康皇祖文王昭明也皇大也烈祖康叔顯

又有文德也



以及此難荀士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

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

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

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

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

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為免難也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以

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也

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自如故也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殺略血鼓音不衰

鐵衛地破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畔齊鄭

與之魯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

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

子中肩斃于車中伏殺上猶能擊鼓面汚血曰略

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莊公衛靈公太子蒯聩也圖殺少君

不成奔晉簡子許納之時為簡子車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死也九

上九下車以救簡子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御御簡子

也曰吾兩鞍將絕吾能止之鞍鞞也能止馬徐行故不絕今日之

事我上之次也言次蒯聩駕而乘材兩鞍皆絕乘輶也材橫木也

衛莊公禱禱謂將戰時請福也曰魯孫蒯聩以諄趙鞅之故諄也

也敢昭告于皇祖文王昭明也皇大也文王康叔之父烈祖康叔顯

也戰鬪不  
也勝無也

也文祖襄公言文有文德也襄公蒯昭考靈公昭明也靈

公蒯聵夷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也無

面傷傷於面也無敗用用兵也無隕懼隕隕越也死不敢請言不

歸也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春秋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後得反

國故改爲志父寄寄禱也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之囿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

夫史墨也時爲簡子史犬田犬也門君囿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

犬飲試之茲囿茲此也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

嬖而麓不聞麓主口君從法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

傳曰山材之木衡麓守之

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

簡子乃還也聞牛談有

趙簡子右少室周趙簡子臣之姓名也右戎右也聞牛談有

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

曰室周爲宰宰冢宰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寅史黯侍

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

語九第十五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救其惡

順其美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薦可而替不而有不焉臣獻其不以成其可

也戰鬪不  
也無不

也文祖襄公言文有文德也襄公崩昭考靈公昭明也靈

公蒯聵夷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也無

面傷傷於面也無敗用用兵也無隕懼隕隕越也死不敢請言不敢請

歸之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春秋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後得反

國故改爲志父寄寄禱也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之囿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

夫史墨也時爲簡子史犬田犬也門君囿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

犬欲試之茲囿茲此也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

不從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也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也

傳曰山林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本衛麓守之

敢煩主之直簡子乃還日以自白也

少室周爲趙簡子右少室周趙簡子臣之姓名也右戎右也聞牛談有

力牛談簡子臣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

之使少室周爲宰宰冢宰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寅史黯侍

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

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救其惡

賞善將順其美薦可而替不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

五十第

臣

螻

史黯

君所謂不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言亦生

以順勤之以力致之

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也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臣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而敗見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君出

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君出

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立於外有爵若來乃非

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土於它國也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為

瑜瑜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

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

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

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

皆介物蚌類也鼃鼃魚鼃莫不能化化謂蛇成鼃鼃石首成鼃之類也唯人

不能哀夫竇犖侍竇犖晉大夫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賢人

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

不登登高也夫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不登登高也夫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不登登高也夫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不登登高也夫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君所謂不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

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

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

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亂見遂伐君而敗見討伐也事在魯定公十三年君出

在外以朝歌畔魯哀五年又奔齊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

若弗棄則王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

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立於外有爵土於它國也若來乃非

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為

瑜瑜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

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

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

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

皆介物鼃鼃魚鼃莫不能化化謂蛇成鼃鼃石蚌類也唯人

不能哀夫竇犇侍竇犇晉大夫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

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

之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宗廟之犧為吠

於齊宗廟之犧為吠畝之勤純色為犧喻二子皆

色為犧二子皆

放逐畝畝之中是亦人之化也何見之有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郵也新穉穆子晉大夫新穉狗也伐翟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翟二邑也遽人來告遽傳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二邑

而王色不怡何也怡悅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一也

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寇故非福也非德

不當讎當猶任也讎和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祿為和樂也讎不為幸能和樂則不為

幸也吾是以懼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瑤宣子之子襄子知伯也知

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

狠狠狠戾不從人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

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不仁也美鬢

長大則賢鬢髮類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

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於文辭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

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假也

宗必滅弗聽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

氏太史掌氏姓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喻二子皆

名族之後當為祭主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是亦人之化也人之化也何見之有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郵也新穉穆子晉大夫新穉狗也伐翟

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翟二邑也遽人來告遽傳也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二邑

而王色不怡何也怡悅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一也

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寇故非福也非德

不當讎當猶任也讎和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祿為和樂也讎不為幸能和樂則不為

幸也吾是以懼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瑤宣子之子襄子知伯也知

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

狠狠狠戾不從人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

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不仁也美鬢

長大則賢鬢髮類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

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於文辭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

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假也

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

氏太史掌氏姓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知氏之亡

皆

晉語九第十五

襄子知伯瑤

知襄子為室美

襄子知伯瑤也美麗好也

士苗夕焉

士苗知伯家臣夕夕往也

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

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

生草木

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其高險不安故不生草木

松柏之地其土不

肥

言土茂盛冬夏有蔭故土不肥

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

言不兩與

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三年知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知

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始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趙

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知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履桓子之跗

春秋後

合遂滅知伯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

還自衛知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知襄子韓康子魏桓

子藍臺地名也

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康子韓宣子之子

虎也段規魏桓子之相也

知伯國聞之諫

伯國晉大夫知氏之族

曰王不備

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

於是

言所聞與此異

夫郤氏有車轅之難

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拮之與其

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嬖於厲公而滅三郤在魯成十七年

趙有孟姬之讒

趙趙同趙

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通於趙嬰兒同括放之孟姬慙怨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在魯成八年

樂有叔祁之愬

樂樂盈也叔祁范宣子之女盈之母也與其老州實通盈患之祁愬之於

宣子遂范中行有函冶之難

函冶范臯夷之邑也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

滅樂氏

國吾

而滅三郤也孟姬始

與長魚

○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百語九第十五

卒滅之在

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臯  
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  
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失三失怨豈在明明箸也不

見是圖不見未形也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亦不

在小禍難或起小怨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今王

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

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螭蛾蠹蠹皆能

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自藍

後五年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箸遂

滅知氏

滅知氏

之難臺之  
首為策  
知伯者

晉陽之圍

知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知

瑤伐鄭恥襄子怨之知瑤驕泰請地

於趙趙弗與瑤帥韓魏攻趙襄子張談曰先王為重

襄子保晉陽三家圍之在春秋後器也為國家之難張談趙襄子之宰孟談益姑為愛

寶於諸侯乎欲令行賂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

也可地趙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夷平也疾

病也言已行有關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夫地也求

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是養吾疾而平吾祿也養

也于吾不與皆斃皆俱也襄子出口吾何走乎從者

曰長子近且城厚完長子晉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

益姑無愛

以求助也

疾而于吾祿

百語九第十五

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

斃臨也誰與我誰與我同力也

從者曰邯鄲

之倉庫實

邯鄲晉別縣也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

浚煎也讀

若

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

先主簡子也謂無以尹鐸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

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

晉師三卿之師也灌引汾水以灌之

沈竈產

鼃民無畔意

沈竈縣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竈也鼃蝦蟆也

晉語第十五終

國語第十六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鄭語

得周衆與東

桓公為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桓公友也宣王封之於鄭幽王八年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周衆西周之民東土陝以東也問於史

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故猶難也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

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偏也昌盛也偏

也迫當成周者成周雒邑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荆蠻

9

芊姓之蠻鬻熊之後也申呂姜姓應蔡隨唐皆姬姓也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陳媯姓也北有衛

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衛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翟北翟也鮮虞姬姓

在翟者路洛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虞

虞仲之後虢虢也叔之後西虢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

姓莒已姓東夷之國也姓薛妘姓鄒曹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

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王支子母弟姬姓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荆楚也戎翟比

翟路洛泉徐蒲是也戎或為夷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親謂支子甥舅

其濟洛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逃也是其子男之國號鄆為大謂左濟右洛前潁後河

子男之國號鄆為大是是四水也號東號虢仲之後

子男此二國為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此號叔虢仲之後叔

字勢地勢阻固也險有仲皆當時二國君之是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

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賄財也

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衆奉直若

克二邑二邑鄆蔽補丹依聚歷莘君之土也言克虢

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莘莘王芟騶而食溱

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莘莘王芟騶而食溱

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其後率如公曰南方不可乎南

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其後率如公曰南方不可乎南

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其後率如公曰南方不可乎南

周之衆奉辭伐

而食溱

侍周衆奉

入邑皆

可也

若前

莘後

河右

洛左

濟

莘

王

芟

騶

而

食

溱

守

之

唯

是

可

以

少

固

公

曰

南

方

不

可

乎

南

申鄧

當成周之南 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

叔熊季紉荆楚也熊嚴楚子鬻熊之後十四世也伯霜楚子熊霜季紉楚子熊紉也仲不立叔

耳在濮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紉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

不克叔熊逃濮蠻邑遠氏楚大夫克能也熊霜之世叔熊逃奔濮而從蠻俗熊霜死國人立季紉遠

氏將起叔熊立之又有禍難而不能立也是天啓之心也啓開也天開季紉故叔熊不得

立有心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言季紉又聰明能和協其民臣之心

功德蓋其先王也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替廢也夫其子

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光大也且重黎之後也重黎官名楚語

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言楚之先為此二官夫黎為高辛氏火正

羊

連為羊姓 曾孫熊釋

高辛帝嚳也黎顓頊之後吳回也顓頊生老童老童

生重黎及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產六子其季曰季

連為羊姓楚之祖也季連之後為鬻熊事周文王其

曾孫熊釋當成王時封于荆蠻為楚子黎當高辛氏

為火正傳曰吳回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

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淳大也耀明也惇厚也言黎為火正能治其職以大

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為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

昭四海使上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常不章

章顯也 虞夏商周是也是成天地之功者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

樂物生者也虞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

也周語曰誓告有協風至王乃耕藉之類是也 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

也

商契能和

養也五弟恭子

慈兒曰契

人屬跡在王稷契在

類者也

單盡也庶衆也品高下之品也禹除水災使萬物高下各得其所

商契能和

契

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

保養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魯語曰契

為司徒

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

棄后稷也

播布也殖長也百穀黍稷稻粱麻麥

其後皆為王公

侯伯

禹身王稷契在子孫公侯伯謂其後祀宋及幕後陳侯也

祝融亦能昭顯天

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

柔潤也嘉善也善材五穀材木也

其後

八姓於周未有侯伯

八姓祝融之後八姓已董彭禿妘曹斟芋也侯伯諸侯之伯

佐制物於前代者

佐助也物事也前代夏殷也

昆吾為夏伯矣

昆

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為已姓封于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于舊許傳曰楚之

為商伯也

皇祖伯父昆

大彭豕韋為商伯矣

大彭陸終第三子曰錢為彭姓封于

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于豕韋者殷衰二國相繼為商伯

當周未有

伯已姓昆吾蘇顧溫董

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莒其後

董姓醜夷

豢龍則夏滅之矣

董姓已姓之別受氏為國者有醜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擾龍服事

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醜川當夏之興別封醜夷于孔甲前而滅矣傳曰孔甲不能食龍而未獲

於豢龍氏劉累學擾龍

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

於豢龍氏以事孔甲

禿姓舟

矣

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

大彭

人則周滅之矣

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

妘姓鄩鄩路偃陽

陸終

子曰求言為妘姓封于鄩鄩今

曹姓鄩莒

陸終第五子曰安為

則周滅之矣

豕韋為商伯

而滅之

則商滅之

而滅矣傳

則夏滅之矣

而滅矣傳

為商伯也

昆吾之終

○

○

皆為采衛皆姦曹也采采服去王城二千里皆為采衛五百里衛衛服去王城三千里或

也采采服衛衛服也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或或六姓之後也在王

而無令聞必不與矣斟姓曹姓之斟姓無後斟姓曹姓之

姓乎芊姓少康滅之非也傳有斟灌斟尋澆融之興者其在芊

姓乎芊姓六世孫曰熊擊有惡疾姓乎芊姓夔越芊姓之別國也楚熊

蠻芊蠻矣蠻芊謂叔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擊自棄蠻芊蠻矣蠻芊謂叔

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羸秦姓芊楚姓代更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羸伯翳之後也

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昭明姜羸荆

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羸秦姓芊楚姓代更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羸伯翳之後也

伯翳舜虞伯翳舜虞官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秩宗之

佐舜者也議使各得其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

興者興謂為周衰其將至矣至於公曰謝西之九州

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謝西對曰

其民皆貪而忍不可因也吝黷也忍忍行惟謝邾之

豕君侈驕豕大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

豕君侈驕豕大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

豕君侈驕豕大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

豕君侈驕豕大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

取也更君更與更君

豕君侈驕豕大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

豕君侈驕豕大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

豕君侈驕豕大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

曹姓封

皆為采衛皆姪曹也采采服去王城二千里或

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或或六姓之後也在王

而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斟姓曹姓之

姓乎芋姓夔越不足命也夔越芋姓之別國也楚熊

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昭明姜嬴荆

芋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芋楚姓代更

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嬴伯翳之後也

姓芋楚姓其代強

芋實

伯翳舜虞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秩宗之

佐舜者也議使各得其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

興者興謂為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於公曰謝西之九州

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謝西對曰

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沓黷也忍忍行惟謝邾之

豕君侈驕也豕大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

取也更君更與

取也更君更與

而末及於忠信也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

君

在芋

芋



君道導之且則易取也

且可長用也

長用久處也

公曰周其弊乎

弊敗也

角犀豐

周書言民惡幽王猶惡令之亡天必從之也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

角犀

王幽王也高明昭顯謂明德之不見光明之道也

惡角犀豐

犀豐盈

角犀

犀謂角犀也犀豐盈謂頰輔也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陰陽和而萬物同欲也君子和不

故能豐長

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也故能豐長而物生之

土氣和而物生之國

民附之

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

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盡乃棄之無

所成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

雜合也成百物

謂若鑄治

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

剛強也

和六律以聰耳

聰和則

正七體以役心

役營也七體

心視耳為心聽口為

平八索以成人

平正也八索謂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

建九紀以立純德

不麗駁也純純一不麗雜也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

九藏之動賈唐

合十數以訓百體

此所謂近取諸身

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名以訓導百官之體也出千品具萬方百官官有微品

道導之則

且可長用也

公曰周其弊乎

對曰始於必弊者

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

讒慝暗昧

盈而近頑童窮固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謂之和

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

和六律以聰耳

心視耳為心聽

心談鼻為心芳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

道導之則易取也且可長用也長用久公曰周其弊乎弊敗也

對曰始於必弊者始近也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大誓周書言民惡幽王猶惡

讒慝暗昧王幽王也高明昭顯謂明德之惡角犀豐

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陰陽和而萬物以它平它

謂之和謂陰陽相生故能豐長而物生之土氣和而

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裨益也同者謂若以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雜合也

和六律以聰耳聰和則正七體以役心役營也七體

心視耳為心聽心聽口為平八索以成人平正也八索謂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建九紀以立純德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建九紀以立純德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建九紀以立純德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建九紀以立純德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建九紀以立純德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建九紀以立純德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建九紀以立純德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建九紀以立純德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建九紀以立純德

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建九紀以立純德

周訓教也  
之其民和樂

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  
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  
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

行姦極計筭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鄭後

也姦備也數極於姦萬萬曰姦自十等至千品萬方

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姦之數也

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咳九州之

曰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

忠信為周訓教也言以忠信

教導之其六和樂如一室也夫如是和之至也至極

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同則不繼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賄

來方之所無則不貢也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工

也講校也多聲一無聽五聲雜然物一無文五色雜

衆也物事也多聲一無聽後可聽也物一無文然後成

文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物一不講講論王將棄是

類而與剽同類猶和也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

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石父號

也巧從巧於媚從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聘后申后

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施皆優周法不

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

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為卿士而

也妖嬖之臣用之於位佞幸之人置之於側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宣王幽曰

檠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檠弧弓也於是宣王聞

箕木名服矢房也

吐沫龍乃  
精氣也  
告龍而  
請其祭

七歲而  
毀齒  
十四年  
而立  
四  
年而滅  
不夫

以為入於王

之有夫婦鬻是器者鬻賣也王使執而戮之戮之於路府之

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王內之府藏也此人也

收以奔褒此人賣弧服者收取也褒人有獄而以為入褒人褒君始也

獄罪也入進之於王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為治也訓語有

之訓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

庭褒人褒君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二先君也夏后卜殺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止留也卜請其祭而藏之吉祭

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而策告之布陳也幣玉帛也陳其玉帛以簡策之書

告龍而請其祭龍亡而祭在櫝而藏之櫝櫃也傳郊之傳祭於郊及

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末末年不祭

流於庭不可除也言流於庭前謂取而發之也王使婦人不幃而

譟之裳正幅曰幃譟呼也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黿或為為蛇

象府之童妾未既齒而遭之既盡也遭遇也毀齒曰龍未盡齒毀未畢也女

七歲而既笄而孕孕任身也女當宣王而生厲王不

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立立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不夫而育育生也故懼

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

之以逸逃於褒逸亡也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為火於王

褒姒褒君也王遂置之置赦也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

邪僻取愛曰  
至有漸之言

生伯服

以邪僻取愛曰嬖使至有漸之言也

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

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

加遺也遺以褒姒也

毒之曾腊者其

殺也滋速

精熟為曾腊極也滋益也

申繒西戎方強

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

谷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周衰故戎翟強也

王室方騷

騷擾也

欲殺太子以

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

太子將奔申

申人弗畀必伐之

畀與也

若伐申而繒與西戎

其隕愛太子

會以伐周周不守矣

言幽王無道無與共守者

繒與西戎方將德

申亦欲助正敵其後福

申呂方強

呂申同姓

其隕愛太子

亦必可知也

隕隱也

王師若在

在在申也

其救之亦必然矣

王心怒矣虢公從矣

言石父在亦從王而怒

凡周存亡不三稔

矣

稔年也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

及也

時難也

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

武實昭文之功

武武王文文王也

文之胙盡武其嗣乎

文王子孫

魯衛是也胙盡謂衰也嗣繼繼之而興

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三君

所若已亡無宜說也昭謂若已亡無宜說也近宣王時命晉所滅以為邑以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

平王時地應則存共亡平王時也應則存焉上史伯云有有應鄧是也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其在

則其亡平王時也應則存焉上史伯云有有應鄧是也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若加

小

距距守之地險也小小

韓魏芮之屬

晉滅魏霍

霍霍倍五

寺

寺豐

寺

邪僻取愛曰  
王有漸之言

生伯服

以邪僻取愛曰嬖使至有漸之言也

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

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

加遺也遺以褒姒也

毒之曾腊者其

殺也滋速

精熟為曾腊極也滋益也

申繒西戎方強

申姜姓幽王前太子宜

咎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周衰故戎翟強也

王室方騷

騷擾也

欲殺太子以

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

太子將奔申

申人弗畀必伐之

畀與也

若伐申而繒與西戎

其隩愛太子

會以伐周周不守矣

言幽王無道無與共守者

繒與西戎方將德

申亦欲助正激其後福

申呂方強

呂申同姓

其隩愛太子

亦必可知也

隩隱也

王師若在

在在申也

其救之亦必然矣

王心怒矣虢公從矣

言石父在亦從王而怒

凡周存亡不三稔

矣

稔年也

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

及也

時難也

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

武實昭文之功

武武王文也

文之胙盡武其嗣乎

文王子孫

魯衛是也胙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

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君

云不在時已亡也昭謂若已亡無宣說也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

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平王時也應則存焉上史伯云南有應鄧是也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

晉乎距險而鄰於小

謂虞虢霍楊韓魏芮之屬

之以德可以大啓

國既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土宇後魯閔元年晉滅魏霍僖五

之

之

之

之

也

年滅虞

公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

年滅虞

號公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

伯之子為宣王大夫詩序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

姜姓之有德者此二人為姜嬴之儁且國大故近興

也賈侍中云寄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取十邑之

莊公有功於周  
西周豐鎬  
有周豐鎬

始騷騷謂適庶交爭十一年而斃幽王伐申申緡召西戎以伐周殺幽  
王於麗山戲水桓公死之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代更也平王即位五  
年十一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景當為莊莊公秦仲之

莊公有功於周周賜之土也及平王東遷襄公佐之  
故得西周豐鎬之地始命為諸侯三君皆云秦景公  
宣王季年代西戎破之遂有其地昭謂幽王為西戎  
所殺故史伯云申緡西戎方強至平王時秦襄公猶  
征伐之故詩序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  
強而征伐不休是也又景公乃襄公十世之孫而云  
宣王時破之遂有其地誤矣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文侯文侯仇  
王定于齊莊僖於是乎小伯莊齊太公後十二世莊  
洛邑父也小伯小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蚡冒楚季紉之  
率濮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

國語第十

鄭語第十六終

年滅虞 公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

號公 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僑也且大其將興乎 秦仲嬴姓

伯之子為宣王大夫詩序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 附庸秦公

姜姓之有德者此二人為姜嬴之僑且國大故近興 也

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號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十

謂號鄆鄆蔽補丹依栗歷莘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 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之新鄭是也賈侍中云

寄地猶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 八年即位九年而王室

始騷 騷謂適庶交爭 十一年而斃 幽王伐申申繒召

王於麗山戲 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 代更也平

水桓公死之 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 景當為莊莊公秦仲之

年 子襄公之父取周土謂

有功於周 西周豐鎬

莊公有功於周周賜之土也及平王東遷襄公佐之 故得西周豐鎬之地始命為諸侯三君皆云秦景公 宣王季年伐西戎破之遂有其地昭謂幽王為西戎 所殺故史伯云申繒西戎方強至平王時秦襄公猶 征伐之故詩序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 強而征伐不休是也又景公乃襄公十世之孫而云 宣王時破之遂 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 文侯文侯仇 有其地誤矣 也定謂迎平

王定于 齊莊僖於是乎小伯 莊齊太公後十二世莊 公購也僖莊公之子祿

洛邑 父也小伯小 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蚡冒楚季紉之

率濮南蠻之國 叔熊避難處也

國語第十

鄭語第十六終

子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第十七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楚語上

孫穆王之  
夫歲恭王

莊王使士亶傅天子歲

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  
子也士亶楚大夫歲恭王名

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

賴恃也

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

則不用故堯有丹朱

朱堯子封於丹

舜有商均

均舜子封於商

啓有

五觀

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大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  
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

有觀 湯有大甲 大甲湯孫大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于桐 文王有

管蔡 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也 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

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也 煩亂 蠻夷戎

翟其不賓也久矣 賓服也 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

之問於申叔時 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 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

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 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獎也抑貶也

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世先王之世繫也昏亂也為之陳有明德也昭顯也幽闇

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 也休懼其動也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 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道開也顯德謂

若成湯文武周召億 公之屬詩所美者 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 則法也 教

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 疏滌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盪滌人之邪穢也鎮重

也 也 教之令使訪物官 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

業 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

語治國之善語 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 故志謂所記前世成

敗之書 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訓典五帝之書也族類謂若惇

敘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 若是而不從 不見動而不悛悛改 則文

詠物以行之 文文詞也詠風也謂以文詞風託事物以動行之 求賢良以翼

之 翼輔也 悛而不攝則身勤之 攝固也勤勤身以勗勉也 多訓典刑

以之刑法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

以道之忠施已所欲原心明久長以道之信有

明度量以道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明等級以道

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

昭明也明利物除害去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明精意以道

之罰明盡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以道之賞正德謂不私所愛也明齊肅

以耀之臨齊一也肅敬也耀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

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兒

目事以重行之恭

初之忠信以發之

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宣徧也制節義以動行之恭

收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孳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

以臨監之功

自退夫子夫子自退見敬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也不則報

子大子冠不自

恭王太子在魯襄十三年王有疾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

先君之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臯也覆敗也謂

恭王有疾恭王為晉所敗若得保其首領以沒保首領免唯是春秋所以

詩禮

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厲言春秋禘祫當以王謚序

以納之也刑法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則明

施舍以道之忠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以道之信有

然後可明度量以道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明等級以道

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道之孝恭儉所明敬戒以道

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

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以道

之罰明盡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以道之賞正德謂不私所愛也明齊肅

以耀之臨齊一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

濟成也為師傳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兒

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也宣徧也制節義以動行之恭

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

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興猶成也

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太子退謙退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也不則赧

赧懼也不自退則恒憂懼恭王有疾恭王太子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

先君之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臯也覆敗也謂鄢陵之戰

為晉所敗若得保其首領以沒保首領免刑誅也唯是春秋所以

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厲亂而不損日靈殺戮不辜日厲言春秋禘祫當以王謚序

王謚序  
詩禮

恭王有疾  
在魯

赧懼也不自退則恒憂懼

議謚 子囊恭

昭穆從先君

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謚

子囊恭

尹公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

其善不從其過

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為稱不從其過行也

赫赫楚國而

君臨之

赫赫顯盛也

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

撫安也征

恭乎

謚法既過能改曰恭

若

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教也寵榮也教及諸夏謂王盟會頒號令也

有是寵也而知其

過可不謂恭乎

謚法既過能改曰恭

若先君善

先其善事

則請為恭

事則請為恭

也芟芟也

屈到嗜芟

屈到楚卿屈蕩子也芟芟也

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

家臣曰宗老

曰祭我必以芟及祥

祥祭也

宗老將薦芟

屈建命去之

建屈到之子也

宗老曰夫子屬之

夫子屈子

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

承奉也

其法刑在民心而

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

楚國諸侯莫不譽

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為善也

其祭典

有之曰國君有牛享

諸侯以太牢也

大夫有羊饋

羊饋少牢也

有豚犬之奠

士以特牲

庶人有魚炙之薦

庶人祀以魚

籩豆脯

醢則上下共之

共之以多少為差也

不羞珍異不陳庶侈

羞進也庶

衆也侈

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干犯也

舉娶於申公子牟

秋舉楚

父伍舉於申公子牟

秋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奢之子伍舉也子牟申公王子牟也

康王恭王之  
之子康王

云楚滅蔡  
遣使於晉楚

二先子謂  
伍參聲子

子牟有臯而亡也亡奔康王以湫舉為遣之康王恭王之

昭也湫舉奔鄭將遂奔晉鄭小而近蔡聲子將如晉蔡

子蔡公孫歸生子家也唐云楚滅蔡蔡聲子為楚大

夫昭謂蔡時尚存聲子通使於晉楚耳在魯襄二十

六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饗食也璧侑曰子尚良

食尚猶強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聲子謂湫

諸侯主主盟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

朽自謂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使子湫舉降三拜

拜善言也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四馬曰乘受而還見令尹

子木子木屈建也傳曰聲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

於晉然蔡吾甥也蔡晉同姓謂吾二國孰賢對曰晉

卿不若楚順說之辭也時趙武為晉正其大夫則賢

賢於楚大夫也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

杞梓良材也皮革犀兕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

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元子

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也欲盡文夫人遂處或譖

王孫啓於成王啓子元子也成王文王王弗是是理

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晉楚

武王子  
宮鬪班

戰於

漢在魯僖二十八年通逃退也

城漢在魯僖二十八年通逃退也

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

先軫晉中軍帥

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

子玉楚令尹得臣也

與王心違

王不欲戰子玉

固請王怒少與之師

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

東宮西廣楚軍營名

諸侯之

從者畔者半矣

畔舍子玉也

若敖氏離矣

若敖氏子玉同族離謂不欲戰

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

啓之爲也昔莊王方弱

方弱未二十申公子儀父爲師

儀父

變爲傅

變楚公子

使師崇子孔帥師

以伐舒

師崇楚太師潘崇也子孔舒羣舒也

變及儀父施二帥

而分其室

施舉於二帥二帥潘崇子孔也室家資也

師還至則以王如廬

子變求而後使賊殺戰黎盧大夫十變及儀

師子孔潘崇之師也二子懼故以王如廬廬楚邑也傳曰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變求令尹不得故作廬戰黎殺二子而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弗克而還復王

或譖析公臣於王

析公臣楚大夫也或

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

規猶有也東夏蔡沈也傳曰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

昔離子之父兄譖離子

於恭王

離子楚大夫父兄也王弗是離子奔晉晉人用

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

鄢鄢陵也在魯成十六年

雍子與於軍事

於恭王



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欒書晉正卿料數也在中軍王族而已

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若

易中下楚必歆之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貪也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也傳曰欒

范易行以誘之鄭司農以為易行中軍與若合而函

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晉上下軍必敗楚之左右

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萃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

乃入而上下及新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

離子之為也王楚恭王也面傷昔陳公子夏為御叔

取於鄭穆公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為御叔取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

徵舒殺靈侯之而滅陳

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子南夏徵舒之字也御叔蚤死陳靈公與

孔寧儀行父淫夏姬徵舒殺靈公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使子南戮於諸侯

諸侯所戮在魯宣十一年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

界之子反卒於襄老界子也巫臣楚申公屈巫子靈也子反司馬公子側也襄老楚

連尹也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諫王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臯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

訓王乃止將以賜巫臣則又與子反子襄老獲於邲

一子爭之未有成晉楚戰於邲在魯宣十二年晉知莊子射襄老獲之以其尸歸二子

子反巫臣也爭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巫臣

爭夏姬成定也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巫臣遂奔晉

恭王使巫臣

求襄老之尸恭王使適齊至

諸鄭鄭伯許之及使適齊至鄭遂以夏姬行

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

欒書晉正卿料數也

在中軍王族而已

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

易中下楚必歆之

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貪也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也傳曰欒

范易行以誘之鄭司農以為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若合而函

吾中

合戰也函入也中中軍

吾上下必敗其左右

晉上下軍必敗楚之左右

也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

萃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

先入而上下及新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而傷則

離子之為也

王楚恭王也而傷謂呂錡射其目

昔陳公子夏為御叔

取於鄭穆公

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為御叔取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

徵舒殺靈侯

之而滅陳

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子南夏徵舒之字也御叔蚤死陳靈公與

孔寧儀行父淫夏姬徵舒殺靈公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

使子南戮於諸侯

諸侯所戮在魯宣十一年

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

界之子反卒於襄老

界子也巫臣楚申公屈巫子靈也子反司馬公子側也襄老楚

連尹也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諫王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臯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

罰王乃止將以賜巫臣則又與子反子

襄老獲於邲

二子爭之未有成

晉楚戰於邲在魯宣十二年晉知莊子射襄老獲之以其尸歸二子

子反巫臣也爭爭夏姬成定也

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

巫臣導夏

姬使歸託以求襄老之尸恭王遣焉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使適齊至鄭遂以夏姬行遂奔晉

有豐敗也哉豐大也

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子反殺巫

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使其子為吳行人而教之射御

道之伐楚至于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為也今湫舉

取於王子牟子牟得臯而亡執政弗是執政謂湫舉

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而望緬猶逸也

曰庶幾赦吾臯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

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大也子木愀然愀愁兒

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

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奉命

於它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軫車後橫木也言四時相聘問之事回車

於諸侯也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資賂也東陽楚北邑不然

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

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倍其室益其家也乃使湫

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

上之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湫舉也湫邑也對曰臣聞國君

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以能安聽民為樂

德以為聽聽用有德也致用以為明能致遠人也不聞其以土

王楚恭王  
于地名吳

聽用有致遠以

有豐敗也哉豐大也

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子反殺巫

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使其子為吳行人而教之射御

道之伐楚至于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為也今湫舉

取於王子牟子牟得皐而亡執政弗是執政卿也謂湫舉

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而望緬猶逸也

曰庶幾赦吾皐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

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大也子木愀然愀愁兒

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

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奉命

於宅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軫車後橫木也言四時相聘問之事回車

於諸侯也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資賂也東陽楚北邑不然

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

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倍其室益其家也乃使湫

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

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湫舉也湫邑也對曰臣聞國君

之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也湫邑也對曰臣聞國君

德以為聽聽用有德也致用以為明能致遠也不聞其以土

上楚恭王  
于地名吳

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服寵以為美

德以為聽聽用有德也

致用以為明能致遠也不聞其以土

寺豐堂

金鍾也  
管也

也竹簫不聞  
廢象也

國氛  
氛禮也

之各侍  
其君先

平國留之  
治留

木之崇高形鏤為美形謂丹楹鏤謂刻桷而以金石匏竹之昌

大囂庶為樂金鐘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也不聞其以

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察審也清濁宮

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氛侵

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

用不煩官府財用不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

宴焉則宋公鄭伯言二國朝事楚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相

導也華元宋卿華御事之子右師元也駢鄭穆公之子子駟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

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

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

盡焉年穀敗焉敗廢民之時務百官煩焉為之徵發舉國留之留

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

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啓疆楚卿遠子也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

年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

位受盟於晉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而僅

得以來僅猶劣也使富都那暨贊焉富富於容兒都閑也那美也暨未冠者也

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須頤也臣不知其美

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

縮取是聚

夫私欲弘侈

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縮於財用則匱縮取是聚

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封厚也胡何夫君

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且

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

遠者距違騷愁也離昨也邇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

侯為官正正長也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帥師其有美名

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

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

其為惡也甚矣安用日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

無室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臺不過望氛祥凶氣

為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臺度於

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使屋其所不奪穡地稼穡

其為不匱財用為作其事不煩官業業事其日不廢

時務以農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不害穀土城守之

米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暇

也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閒故周詩曰經始靈

臺經謂經度之立其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攻治也不日不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疾也子來

蔽目明而

末於是乎用之

鹿也  
愛特任之

王在靈囿鹿攸伏  
囿鹿所伏也鹿攸所也視夫  
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  
臺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也  
不知其以匱之也  
知聞  
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  
正以爲得  
楚其殆矣  
始危也

八年楚滅陳

城陳蔡不羹

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十一年滅蔡使

不羹

使穿封戌爲陳公

使僕夫子皙問於范

范無

疾爲蔡公今穎川

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

不服也

唯晉近我遠下乘亦當晉矣

禮地方十里爲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

士三人三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也

又加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

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

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

國作大城未有利者

昔鄭有京櫟

京嚴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魯桓十五年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

居櫟檀伯

衛有蒲戚

宋有蕭蒙

蕭蒙宋公

子元也

魯有弁費

齊有渠丘

晉有

渠丘齊大夫

曲沃

秦有徵衙

叔段圖篡嚴公不克出

櫟人實

叔段以

京患嚴公鄭幾不封

使鄭子不得其位

魯嚴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

使鄭子不得其位

衛蒲戚實出獻公

衛獻公孫林父逐

子而納厲公鄭子

衛蒲戚實出獻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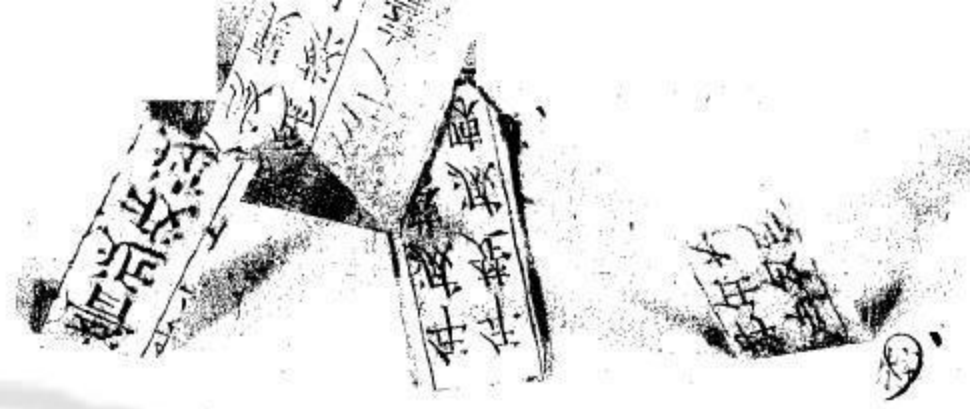
衛獻公孫林父逐

自櫟侵鄭獲

嚴公子子儀也

衛蒲戚實出獻公

衛獻公孫林父逐



士三人三國  
乘其地三千

自標侵鄭獲  
赦之使殺鄭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囿域也麀鹿也攸所也視夫

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臺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榭

以利不知其以匱之也知聞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

正以為得楚其殆矣始危

靈王城陳蔡不羹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

公子棄疾為蔡公今潁川定陵有東不羹城襄城有西不羹亭使僕夫子皙問於范

無字子皙楚大夫僕皙父也范無曰吾不服諸夏而

獨事晉何也不服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

皆千乘亦當晉矣禮地方十里為成出長轂一乘馬

士三人三國各千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

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

昔鄭有京櫟京嚴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魯

居櫟檀伯子元也衛有蒲戚蒲甯殖之邑戚宋有蕭蒙蕭蒙

子絕魯有弁費弁費季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晉有

曲沃曲沃欒秦有徵衙徵衙秦桓公之子景叔段以

京患嚴公鄭幾不封叔段圖篡嚴公不克出櫟人實

使鄭子不得其位魯嚴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

子而納厲公鄭子嚴公子子儀也衛蒲戚實出獻公寧殖孫林父逐

寺豐

0



齊在魯襄十四年 宋蕭蒙實殺昭公 昭公兄鮑殺昭公而魯

弁費實弱襄公 襄公十年季武子甲公室作三軍而

齊渠丘實殺無知 魯嚴公八年無知殺襄公而九年薛廩殺之 晉曲沃實

納齊師 樂盈奔齊嚴公納之盈以曲沃之 秦徵衙

實難桓景 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難謂 皆志

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 皆見記錄 且夫制城邑若體

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脉 拇大指也 大能掉

小故變而不勤 掉作也變動也 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

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 帥循故

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 謂名位不同 辨之以

名 名號也 書之以文 書其名位及其所掌主 道之以言既其失也

易物之困 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也 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

如牛馬處暑之既至 處暑在七月節處止也 蚩蠶之既多而不

能掉其尾臣亦懼之 大曰重小曰蠶不能掉尾益不

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 惕懼也 子皙復

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 咫言少也言少知天 是

言誕也 誕虛也 右尹子革侍 子革楚大夫字故鄭大 曰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

易物之由

羹人納棄疾

二年在魯昭  
年棄疾恭王

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城後三年在魯昭  
十三年棄疾恭王

子靈王弟平王也靈王為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  
軍畔之於乾谿王自殺言殺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

倚相楚左史也子亶楚申  
公史老也廷見于廷見之

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

舉伯楚  
大夫也

子亶怒而出

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

九十曰耄  
舍棄也

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

交夾

若子方壯能

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

承受事業  
次序也

於是不給而

何暇得見

給供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

武公衛  
僖公之

子共伯之弟  
武公和也

猶箴傲於國

箴刺也  
傲戒也

曰自卿以下至于

師長士

師長大夫  
士衆士也

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舍謂

不諫  
戒也

必恭恪

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

志而納之以訓道我

言謗譽之言  
也志記也

在與有旅賁之規

規規諫也旅賁勇之士士掌執  
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

位宁有官師之典

中庭

寢有替御之箴

替近

臨事有替御之箴

替近

臨事有替御之道

之謗書之  
於凡也

居侵有替御之箴

替近

於是有乎

師樂師  
工替朦

事戎祀也替樂太師掌詔  
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

宴居有師工之誦

師樂師  
工替朦

也誦謂  
箴諫也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御進

於是乎

作懿戒以自儆也

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  
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毛詩敘曰抑

羹人納棄疾

二年在魯昭  
年棄疾恭王

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城後三年在魯昭  
十三年棄疾恭王

子靈王弟平王也靈王為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  
軍畔之於乾谿王自殺言殺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

倚相楚左史也子亶楚申  
公史老也廷見于廷見之

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

舉伯楚大夫也子亶怒而出

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

九十曰耄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

交夾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

承受事業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

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

武公衛僖公之武公和也

猶箴傲於國

箴刺也曰自卿以下至于

師長士

師長大夫士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謂舍也不諫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

志而納之以訓道我

言謗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與有旅賁之規

規規諫也旅賁勇之士士掌執位宁有官師之典

-5 268 35 905" data-label="Text">

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

不諫  
戒也

必恭恪

勇力之士  
車止則持

規規諫也

旅賁勇之士

士掌執

位宁有官師之典

謂之宁師長也

典常也

倚几有誦訓之諫

-5 85 30 245" data-label="Text">

謂訓工

陳蔡及不羹人

納棄疾而殺靈王

城後三年在魯昭  
十三年棄疾恭王

子靈王弟平王也靈王為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  
軍畔之於乾谿王自殺言殺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

倚相楚左史也子亶楚申  
公史老也廷見于廷見之

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

舉伯楚大夫也

子亶怒而出

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

九十曰耄

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

交夾也

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

承受事業

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

給供也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

武公衛僖公之

猶箴傲於國

箴刺也

曰自卿以下至于

師長士

-5 271 35 905" data-label="Text">

師長大夫士衆士也

不諫  
戒也

必恭恪

勇力之士  
車止則持

規規諫也

旅賁勇之士

士掌執

位宁有官師之典

謂之宁師長也

典常也

倚几有誦訓之諫

-5 85 30 245" data-label="Text">

謂訓工

諡法威強  
敬德曰武

政之恭文王

衛武公刺厲王

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

叡明也書曰叡作聖

亦以自傲也

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也

害傷也

周書曰文

王至於日中晏不皇暇食

日昃曰晏易曰日中則昃

惠于小民唯

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

特楚國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

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

何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難以治

子魯懼曰老之過也

老子

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

子張楚大夫白公也

王患之謂史老曰

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

史老子魯已止也

對曰用之實難已

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

中身也禮曰其

中退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凡

籍制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凡

白公又諫王

如史老之言豈曰昔易立丁俞魯其德至于神明

高宗也從敬也至通也以入于河

遷于河內自河徂亳

內徃都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

默諒闇也思道思君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

言是無所稟令也

令命也稟受也武丁於是作書

以書解卿曰以命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也其時未得傳說非曰以命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曰以余正四

諡法威強  
敬德曰武

政之恭文王

衛武公刺厲王

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

叡明也書曰叡作聖

諡法威強敬德曰武

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

害傷也

周書曰文

王至於日中晏不皇暇食

日昃曰晏易曰日中則昃

惠于小民唯

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

老

特楚國也

以禦數者王將何為

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

何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難以

子魯懼曰老之過也

子

魯名也

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

子張楚大夫白公也

王患之謂史老曰

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

史老子魯已止也

對曰用之實難已

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

中身也禮曰其

中退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之殤者也凡

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

不欲聞也

白公又諫王

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

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傳說以入于河

內往都

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

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言言乃離

卿士患之

患其不言

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

言是無所稟令也

稟命也

武丁於是作書

以書解卿士也賈唐

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

曰以命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曰以余正四

以上為霖也

也 瘳愈 若跌不視

茲故不言

類善也 茲此也

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

聖

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 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

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

公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 工營求諸野得之傳巖作說命

而使朝夕規諫曰若

金用女作礪

使磨礪 已也

若津水用女作舟

喻遭 津水

若天旱

用女作霖雨

天旱自比苗稼也 三日以上為霖

啓乃心沃朕心

啓開 也以

賢者之心 比霖雨也

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

以藥喻忠言也眩 眩頓啓攻已急也

也 瘳愈 若跌不視地厥足用傷

以失道比徒跌而 不視地必傷也

若武

丁之神明也

通於 神明

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

自謂未乂

乂治 也

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

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

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

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

難以 保國

齊桓晉文

皆非嗣也

非嫡 嗣也

還軫諸侯不敢淫逸

還軫謂 出奔也

心類德

音以得有國

類善 也

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

輿衆也誦誦善 敗也誥告也

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

備滿也 地方百

里曰同方欲美 之故尤小焉

而至於有畿田

方千里 曰畿

以屬諸侯

也 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

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

弗信言為政不躬親之則衆民不信也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

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

能然故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於耳愁猶願也對

塞耳也言四獸之不用也故言賴恃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

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

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

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

之乾谿楚東地名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子西之弟公子結也為大司

馬卿之嫡妻曰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

可乎愿慈也笄內子首服衡笄也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

謚違厲以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子木違父命以

羊饋易芟薦君子曰違而道違命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

而獻飲焉以弊於郟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弊踣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郟陵楚

師敗平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

於子反子反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

自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芋尹申亥申

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好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

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

葬之君子曰從而逆從從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故

謚違厲以為恭

馬卿之嫡妻曰內子

國語 卷之五 二十 十六

弗信言為政不躬親之則眾民不信也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

不言不然何憲其以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於耳愁猶願也對

曰賴君之用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

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

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

之乾谿楚東地名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子西之弟公子結也為大司

馬卿之嫡馬卿之嫡妻曰內子

可乎愿慤也筭內子首服衡筭也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

謚違厲以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子木違父命以

而獻飲焉以弊於鄆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弊踣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鄆陵楚師敗平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

自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芋尹申亥申無字之子也

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好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

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繙申亥以其二女殉而

葬之君子曰從而逆從從也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故

諡違厲以子

諡違厲以子

諡違厲以子

諡違厲以子

諡違厲以子

諡違厲以子

諡違厲以子



進退周旋

干犯也以  
猶以芟當

國語第十七終

楚語上第十七終

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以

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經經而欲薦芟以干之

干犯也以妾為妻  
猶以芟當祭也其可乎子期乃止

國語第十八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楚語下

昭王問於觀射父

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也觀射父楚大夫也

曰周書

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

周書謂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

也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

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

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

神不雜

雜會也謂司民

民之精爽不懣貳者而又能

齊肅衷正

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

其知能上下比義

義宜也

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

能聽徹之

徹通也

如是則民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覲在

女曰巫

巫覲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

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

祭位也次主次

而為之牲器時服

牲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

服四時服也

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

烈明也而能知

山川之號

號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

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禮節之宜

之崇崇飾也忠信

儀之則容貌之崇

崇飲也

忠信之質

質誠也

禮潔之服

敬恭明

潔祀曰禮

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

祝太祝也掌祈禱祥

使名姓之

後能知四時之生

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為堯秩宗生嘉穀非卯之屬犧

之類采服之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

彝六彝器也豆量大小也

炎帝之後犧非卯之屬

王之度

疏數之度

屏攝之位

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

氏姓之出

所自出也

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

宗宗伯也掌祭祀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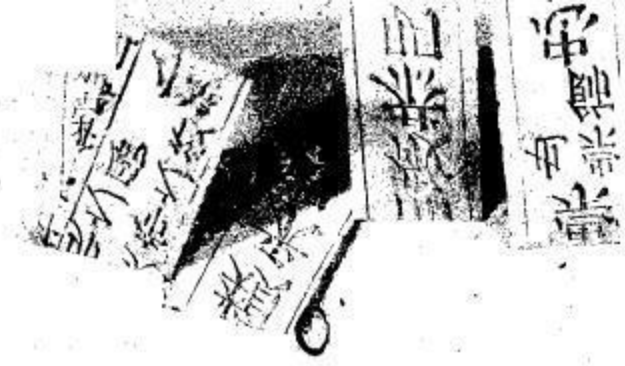
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

類物謂刑善惡利器

用之

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

善惡利器



善惡利器

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民之精爽不憊貳者而又能

齊肅衷正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知能上下比義

也義宜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

能聽徹之徹通也如是則民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覲在

女曰巫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

祭位也次主也而為之牲器時服牲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

服四時服色所宜也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

山川之號號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

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也禮節之宜

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崇飲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禋潔之服

潔祀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祝太祝也掌祈禱祥使名姓之

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為堯秩宗生嘉穀韭卯之屬犧

牲之物玉帛之類承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也豆量大小也

次主之度疏數之度屏攝之位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

氏姓之出所自也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宗伯也掌祭祀之禮

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類物謂刑善惡利器

官用之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

而不瀆

能有明德

明德謂降福祥不為災孽也

民神異業

業事也

敬而不瀆

少皞黃帝之子九黎黎氏九人也

故神降之嘉生

嘉生善物也

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

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

少皞皇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

民神雜糅不可方物

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

夫人作享家為

匱于祀而不

夫

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撈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

無有要質

質誠也

民

匱于祀而不知其福

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

烝享無度民神

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

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

神狎民則不

同位民瀆齊明一為

狎習也則法也獨潔也其為所為也

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

若臻莫盡其氣

荐重也臻至也氣受命之氣

顓頊受之

少皞氏沒顓頊氏作

受承也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

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

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唐尚

能為北北陰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禮

是謂絕地天通

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

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

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育長也堯繼高辛氏

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

以至于夏商故重黎

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敘次也分位也

其在周程伯

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程國也伯

育重黎之官羲氏和

無相侵瀆

侵

少

能有明德明德謂降福祥民神異業業事敬而不瀆

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物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

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少皞皇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

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

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撈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質誠也民

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烝享無度民神

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

蠲其為狎習也則法也蠲潔也其為所為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

荐臻莫盡其氣荐重也臻至也氣受命之氣顓頊受之少皞氏沒顓頊氏作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

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

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使復舊常無相侵瀆

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

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典而誅

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

以至於夏商故重黎

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敘次也其在周程伯

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也伯

無相侵瀆侵

為北地陰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禮

育重黎之官羲氏和

漢書

〇〇

以威耀其地令相遠

子期楚平王恭王

爵也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  
**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  
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  
**莫之能禦也**  
亂謂幽平以下也禦謂止也  
**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  
言天地體成不復改變也  
**何比之有**  
言不相比近也

**子期祀平王**  
子期楚平王之子結也  
**祭以牛俎於王**  
致牛俎於昭王  
**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  
王感俎肉而對問牲何所及  
**曰祀加於舉**  
加增也舉人君大牢牛羊豕也會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  
特一三大牢舉四方之貢

食魚豕祀

**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  
少牢羊豕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  
**士食魚豕祀以特牲**  
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  
**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禘禘不過**

曰郊禘不過  
物不求豐大

**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  
備物體具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而潔二而精潔者  
**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  
七事天地民四帛也  
**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  
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  
**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  
子至亥也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

敬不可久

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徹品十為  
 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明德以昭之昭昭奉和  
 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敬也  
 聲以聽之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  
 也毛以示物物色血以告殺明不固接誠拔取以獻  
 具為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  
 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王曰  
 芻豢幾何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  
 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對曰  
 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

氣志氣也終

放也底著也巳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也縱底則滯滯久不震

令其生不殖

滯廢也震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生乃  
 畏忌則志放縱志放縱則遂廢滯難復恐懼也生乃  
 不殖生人物也殖長也不是用不從不從其生不殖

舍日有月卿

以事類日類日祭于祖考月薦于諸侯舍日有月卿

三辰及其土之

品物謂若八蜡所祭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

地謂二王後川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又王後卿大夫祀其  
 星山川而已禮謂五祀及士庶人不過其祖祖王日月會于龍

禮謂五祀及士庶人不過其祖祖王日月會于龍

字



敬不可久

數以奉之

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徹品十為

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萬官也明德以昭之昭昭孝和

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

聲以聽之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也休慶

也毛以示物物色也血以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拔取以獻

具為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

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承奉也王曰

芻豢幾何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

遠謂三牲近謂雞鶩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也對曰

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

以已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也縱放也底著也底則滯滯久不震

滯廢也震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生乃

不殖生人物也殖長也是用不從不從上令其生不殖

不可以封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以事類日類日祭于祖考月薦于諸侯舍日有月卿

大夫舍月有時也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

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

山川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又王後卿大夫祀其

禮禮謂五祀及士庶人不過其祖祖王父也日月會于龍



二月夏十月也  
令曰孟冬日在

### 其承服禮

祝宗主祭祀祝  
主祝祈也

猶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日土氣含收含

收縮萬物含藏也天明昌作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百嘉備

舍嘉善也時物畢羣神頻行頻並也並行國於是乎

烝嘗家於是乎嘗祀孟冬大飲烝傳曰閉蟄而烝百

姓夫婦擇其令辰辰十二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

糞除慎其承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禮潔也子衆從

其時享虔其宗祝宗主祭祀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

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

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於是乎弭其百苛姁其讒

慝弭止也苛虐也姁覆也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合結

於此更億其上下億安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

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

也王后必自舂其粢器實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

牛割羊擊豕割刺也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上

互其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

子親春禘郊之盛帥后王后親繰其服服祭服也祭

三盆則王后其一盆與周語曰王耕一撥班三之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

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

### 齊肅恭敬

王表一

其舍之也攝持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

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

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也

也不違心謂心思玉帛為二精明潔天地民及四時

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

地事文地質柔順故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王曰所謂

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

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

能聽徹其官者質有賢質也能言而物賜之姓以監

其官是為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姓

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其寮屬徹於

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

謂有寮屬轉陪貳相佐助官有十醜為億醜醜類也

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

承萬為十萬十萬曰億古王取經入焉以食萬

九畝九州之內有畝數也食兆民

丹廷見令尹子常子囊之常也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鬬且楚大夫子常子常與之語

蓄貨聚馬歸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

天事武乾稱剛健故武

其舍之也攝持也舍廢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

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

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也冕大冠也監視

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服則端冕玉帛為二精明潔為精天地民及四時

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健故武

地事文地質柔順故文易曰坤為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為行王曰所謂

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

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

能聽徹其官者質有賢質也能言其官職也而物賜之姓以監

其官是為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姓則有官族若司馬太史之屬是也

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其寮屬徹於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

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為陪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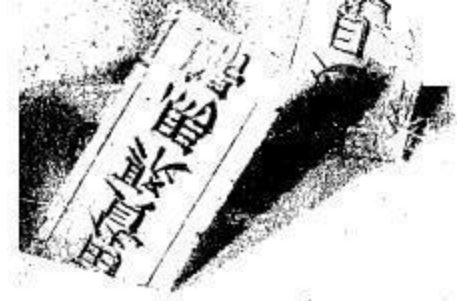
謂有寮屬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官有十醜為億醜醜類也以十醜

承萬為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為億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

九畝九州之內有畝數也食兆民耕而食其中也天子曰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

官經常也常入征稅也闕且廷見令尹子常闕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

問蓄貨聚為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



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財實

也始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

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

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

馬一疋牛三頭也公之戎馬也賦兵賦也

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

家貨足以供用家大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

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

昔鬬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無一日之

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

楚文王之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

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

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也

王之世滅若敖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

今處鄆為楚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鄆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

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子文之弟子鬬椒為亂莊王滅若敖氏

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日子文無後是不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鄆公

中  
國  
史  
記  
卷  
之  
一  
第  
一  
章  
第  
一  
節

子文  
之  
族  
之  
敖  
氏

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

也始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

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眾妨財力也國馬足

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

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

也獻貢家貨足以供用家大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

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

昔關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關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無一日之

積恤民之故也積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

楚文王之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子穎也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

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

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

也厚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

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郵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

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子文之弟子闞椒為亂莊

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而

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日子文無後是不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鄭公

○

道殣相望道

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

也囊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瘠

也言日四境盈壘盈滿也壘壁也言壘道殣相望道

日又甚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是之不恤

而蓄怨不厭其速怨於民也多矣速召積貨滋多蓄

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六民心之愠也愠怒若防大川焉

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

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

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

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

穆王商臣之商臣而立此

之如遺迹焉靈王不君罷弊楚國三軍叛子常為政

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期年

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柏舉楚地隨漢

侯朝於楚子常欲其佩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驥

驥馬二君不予而留之三年後予之乃得歸歸與吳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白吳人闔閭也出奔隨

先王莫隊其國隊失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

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

也

成白吳人闔閭也出奔隨也成白津名

載其孥藍尹壘楚大夫

王曰載予對曰自

常欲其佩唐成

予而留之三年

年奔隨自郢奔隨也

也

也

也

也

道殣相望道

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

先大夫

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

羸

也言日四境盈壘盈滿也壘壁也言壘道殣相望道

日又甚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是之不恤

日殣詩云行有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也多矣速召積貨滋多蓄

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愠怒若防大川焉

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

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

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

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

之如遺迹焉

靈王不君罷弊楚國三軍叛

子常為政

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

待猶期年

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柏舉楚地隨漢

侯朝於楚子常欲其佩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驥

代楚大敗之在魯定四年奔隨自郢奔隨也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白

吳人闔閭也出奔隨

見藍尹亶載其孥

藍尹亶楚大夫

王曰載予對曰自

先王莫隊其國

隊失

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

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

成

成

商臣立此

商



其有故

子西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  
令尹公子申也故猶意也

王使謂之曰成

曰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

而汝

對曰昔瓦唯

避於成白以傲

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

瓦子常名也  
長猶積也

今又效

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白以傲君也庶悛而更乎

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

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

鑒

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

惜何

於死在司敗矣

楚謂司寇  
為司敗

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

位以無忘前位

以無忘前敗

言見釐則  
念前敗也

王乃見之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郢

郢楚邑也

郢公之弟懷將殺王

郢公令尹子文玄孫之  
孫蔓成然之子鬬辛也

郢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

父

平王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  
然立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

在國則君在外則

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郢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

行

不為外  
內易行

不為豐約舉

豐盛也約棄  
也舉動也苟君之尊卑一

為豐約舉

豐盛也  
也舉

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

殺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

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

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

殃病

也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郢公以王奔隨

懷避

其有故

子西平王之弟昭王之庶兄

王使謂之曰成

曰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

而汝

對曰昔瓦唯

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

瓦子常名也長猶積也

今又效

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白以傲君也庶悛而更乎

悛改

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

鑒

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

惜何

死死在司敗矣

楚謂司寇為司敗

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

位以無文前敗

言見豐則念前敗也

王乃見之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

鄖楚邑也

鄖公之弟懷將殺王

鄖公令尹子文玄孫之孫蔓成然之子鬬辛也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

父

平王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然立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

在國則君在外則

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

行

不為外內易行不為豐約舉

豐盛也約衰也舉動也苟君之尊卑一

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敵敵體也非是不讎下虐上為

殺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

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

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

殃病

也害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

懷避

也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  
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賞罰無別故懼也王曰夫  
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子期蔓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  
父均之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

之崇替崇終也替廢也詩云曾不崇替與哀殯喪塗木曰殯於是有歎其

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

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

閭能敗吾師相舉之戰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嗣子夫

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

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淫也目不淫

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

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峻峻改也有不善必懼

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志戰克也今吾聞夫差好罷民

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翳郭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

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

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

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問於王孫圉曰楚

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

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為

寡君為口實口實毀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

百物敘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

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

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龜珠齒角

中之可居曰洲徒其名也

曰雲連徒

為旌毛旄牛尾  
竿首賦兵賦

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

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

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有

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寡君其

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

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弄之物圉聞國之寶

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

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

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問於王孫圉曰楚

之白珩猶在乎珩佩玉以相禮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

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為

寶不以為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

寡君為口實口實毀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

百物敘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

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

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龜珠齒角

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

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彈皮虎豹皮也

所以為茵韃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

為旌旄旄牛尾所以注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

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有

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寡君其

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

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玩弄之物圉聞國之寶

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

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龜足以憲

之玉也

臧不則寶之

憲法也取善惡之法

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

珠水精故

以禦火災

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

金所以為兵也

山林藪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

譁囂猶謹諂謂若鳴玉以相

楚雖

蠻夷不能寶也

微刺簡子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

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也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

馬子期子陽公也

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

者也

貳二心也

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

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偏偏上

偏則懼貳

偏則懼誅故貳也

夫盈而不偏

盈志滿也

者臣能自壽也

壽保也

不知其它

它子孫也

縱臣而得以其

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

恃險而貳將見

丁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

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無極為太子少師無寵太子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

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為太子少師無寵太子

沈諸

不聞之

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

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

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

實之境

實置也傳曰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

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

不信

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

愛而不仁

外愛人內無仁心也

詐而不知詐

梁聞之

沈諸

鄭又與晉謀

不聞之

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

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

鄭又與晉謀

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十六年

沈諸

大

大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

鄭又與晉謀

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十六年

沈諸

梁聞之

沈諸

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

實之境

實置也傳曰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

不信

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

愛而不仁

外愛人內無仁心也

詐而不知詐

9

惠王昭王子  
梁楚北境也

馬子期子  
陽公也

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

者也

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

偏則懼貳

夫盈而不偏

者臣能自壽也

不知其它

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

恃險而貳將見

丁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

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無極為太子少師無寵太子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

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為太子少師無寵太子

沈諸

不聞之

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

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

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

實之境

實置也傳曰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

不信

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

愛而不仁

外愛人內無仁心也

詐而不知詐

梁聞之

沈諸

鄭又與晉謀

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十六年

沈諸

大

大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

鄭又與晉謀

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十六年

沈諸

梁聞之

沈諸

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

實之境

實置也傳曰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

不信

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

愛而不仁

外愛人內無仁心也

詐而不知詐

滅不則寶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

以禦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謹諂謂若鳴玉以相楚雖

蠻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也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

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

貳者也貳二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偏偏上

也偏則懼貳偏則懼誅故貳也夫盈而不偏盈志滿也憾而不貳

者臣能自壽也壽保也不知其它它子孫也縱臣而得以其

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恃險而貳將見

誅絕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

陽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為太子少師無寵太子

取於秦而美勸王納之遂譖太子曰建將叛太子奔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十六年沈諸

梁聞之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成之子葉公子高也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

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

實之境實置也傳曰召之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

不信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愛而不仁外愛人內詐而不知詐



火

9

行謀而非知道也知人不詐毅而不勇毅果也直而不衷衷中也君子惡許以為直

者周而不淑周密也淑善也復言而不謀身展也復言言可復不欺人也不

謀身不計身害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不計終身也以謀蓋人詐

也蓋掩也強忍犯義毅也強忍力也忍忍犯義也直而不顧不衷也

不顧諱周言棄德不淑也取周其言而不以德是六德者皆有其華

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

潔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也不潔非潔行也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

悛德也悛改也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

以復之復復其前言也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帥

也衆也其周也足以蓋之言其周密足以覆蓋其惡也其不潔也足以

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

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譖太子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速其怒

也速疾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曜之以

大利曜示也不仁以長之長其利欲思舊怨以脩其心脩其報讎

之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釁隙也非子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

子西將主此禍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動而得人

愛故得人怨而有術父死而怨故有術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

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子期也子西曰德其忘



今壹五六而

怨乎言緩之以德必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味為已生疾害論好不

帶疾肯肯猶能災也

夫誰無疾肯肯猶能災也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

肯也為之謂

肯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之舊怨滅宗

日惕惕懼也

若是之為日惕惕懼也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

子于子皙之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若敖氏莊王所滅鬬椒也

若敖氏與子于子皙之族而近之所滅鬬椒也

能幾何言危不久昔言危不名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騶馬繻齊大夫

也胡公齊大公水名胡公名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水名胡公名邠歃閭職

竹戕殘也歃子商人也懿公於囿竹戕殘也歃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也為公子時與邠歃之父爭

也胡公齊大公水名胡公名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水名胡公名邠歃閭職

今壹五六而

怨乎言緩之以德必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  
 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  
 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  
 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  
 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  
 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  
 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  
 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  
 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味為已生疾害諭好不

帶疾青猶能也

也善也夫誰無疾青猶能也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  
 肯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蕃籬壁落也  
也閑也是之為日惕惕懼也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  
 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  
 盜求若敖氏與子牙子皙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闔椒也  
子于子皙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  
 能幾何言危不名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騶馬繻齊大夫  
也胡公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水名胡公虐馬繻殺胡公內之貝水邴歆閭職  
 戕懿公於囿竹戕殘也歆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也為公子時與邴歆之父爭

帶疾  
 青猶能  
 也  
 減

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馱僕納闔職之妻而內之

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

長魚矯晉大夫也殺三郤錡至也

魯圍人犖殺

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

魯圍人犖殺

子般於次

圍人養馬者子般魯莊公太子次舍也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犖自墻外與之戲

魯莊公太子之莊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子慶父通子觀之犖自墻外夫人欲立之慶父使犖賊子般于黨氏在魯

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

故事

是皆子所

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

蒙耳也

蒙覆也

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

逃勝之難也

子西

笑曰子之尙勝也

言子論議好尙勝人也

不從遂使爲白公子

高以疾間居于茨間居于蔡

蔡故蔡國楚滅之葉公兼而治焉

及白公之亂子

于期死

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

國楚滅之及而治焉

在魯哀十六年

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

之能乎均楚國楚國之能乎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

子西也

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

殺白公也

帥方

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

定王室謂兼令尹司馬以平楚國也既定

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于葉

葬二子之族

子西子期之族多見

國語第十八終

政皆

楚語下第十八終

新編國語  
卷之六  
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

新編國語  
卷之六  
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

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

而使職駢乘魯文十八年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殺公

而內之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長魚矯晉大夫也殺

轅既矯嬖於厲公譜而殺三郤于榭一魯圍人犖殺

子般於次圍人養馬者子般魯莊公太子次舍也雩

子般鞭之莊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子慶父通

于夫人夫人欲立之慶父使犖賊子般于黨氏在魯

莊三十一年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故事是皆子所

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

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逃勝之子西

笑曰子之尚勝也言子論議好尚勝人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

高以疾間居于蔡蔡故蔡國楚滅之及白公之亂子

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

亂殺二子於朝師晉伐鄭楚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

治楚國楚國之能乎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

也子西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

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兼令尹司

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子西子期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

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于葉子西子期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

楚語下第十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第十九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夫差泰伯之後

闔廬之子姬姓也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芋姓也

鄭語曰芋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芋姓也魯定十四年

吳伐越越敗之於檣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

越報檣李也越逆之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

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

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也庸用夫申胥

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

申胥楚大

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各員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員奔吳吳子與之中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也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夫一人善射百夫決

拾決鉤弦也拾捍也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勝未

可成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

不可以授命授命猶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

民戎兵也約甲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以廣侈吳

王之心也侈大吾以上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

不吾足也言越不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

奪之食稻蟹之屬也盡餘也

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之食稻蟹之屬也盡餘也

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

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

行禮布陳也幣玉帛也顯猶公露也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

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得罪謂傷闔廬也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

玉趾以心孤勾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宥寬也君王之

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繫是也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

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

申重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

人而肉白骨

○

○言吳侵越以遠邑稱鄙言吳侵越以重得罪於下執事謂重得重

○懷怨恨也之邊垂心懷怨恨也以重得罪於下執事謂重得重

○侵勾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親委重罪謂重得重

○請盟一介嫡也屬會也殘伐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曲禮曰納

○姓百一介嫡男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勾踐請盟一介嫡曲禮曰納

○姓百一介嫡曲禮曰納執箕箒以駭姓於王宮曲禮曰納

○豎之春秋豎之春秋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曲禮曰納

○辱裁之豈能辱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夫諺曰狐埋

之而狐搨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今天王既封殖越

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殖以草木喻也今天王既封殖越

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芟草曰刈雖四

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敢使下臣盡辭唯天

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吾

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絕若越既改吾又何未若

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申胥諫曰不可許

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

吾又何求若



怨遠邑稱鄙言吳侵越也以重得罪於下執事謂重得見

也優勾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親委重罪頓顙於

邊委猶歸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理

也謂屬會也殘伐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

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勾踐請盟一豕嫡

女執箕箒以咳姓於王宮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

姓百一豕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槃承盥器也晉語曰

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豈能辱

之屬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夫諺曰狐狸

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今天王既封殖越

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殖以草木喻也雍本日封殖立

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芟草曰刈雖四

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敢使下臣盡辭唯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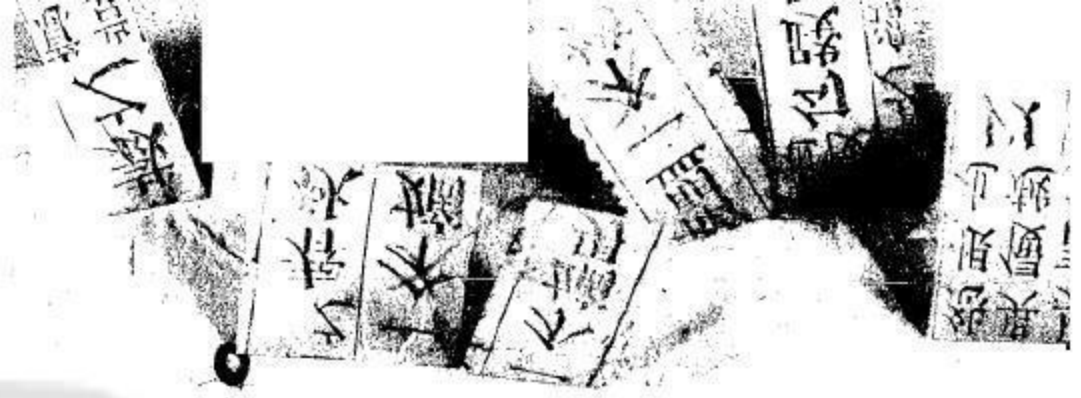
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吾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絕若越既改吾又何未若

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申胥諫曰不可許

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



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

志還轉也玩弄也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

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從隨也使淫樂於諸

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

焦悴離畔也落頹也焦悴瘦病也然後安受吾燼夫

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進兒及吾猶可

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也傳曰封豕長蛇吳王

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

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

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

未乾喻近也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

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

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

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盛者更衰也

以越賜吳而王者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廢也愆過也

輒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廢

裕饒也其民殷眾殷盛也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

裕其眾庶

庶

父吾燼夫越王

長炎炎進兒及

王好信以

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

志

還轉也玩弄也歷本日股

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

蓋猶尚也

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

婉順也約卑也從隨也

使淫樂於諸

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

憔悴

離畔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

然後安受吾燼夫

王好信以

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

炎炎進兒

及吾猶可

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

虺小蛇大也傳曰封豕長蛇

吳王

曰大夫奚隆於越

奚何也隆盛也

越曾足以為大虞乎

虞度也

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

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

未乾喻近也

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

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

荒成不盟

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

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

反謂盛者更衰

禍者有禍

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

舍廢也愆過也

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廢

裕饒也

其民殷衆

殷盛也

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

國語

也

四

字

庶

對階 戚猶惕也  
間隙也

譬諸疾疥

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國穿也

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

罷弊楚

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

然服士以司吾間戚猶惕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

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疥癬在外為害微也豈能涉江

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壤地接而越脩德也王

益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

于水鑑當昔楚靈王不君不得為君之道其臣箴諫以不入

入受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陂漢以象

國以閒陳蔡閒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脩方城

之內北方城楚北山

內北方城楚北山

踰諸夏而圖東國

諸夏陳蔡也東國徐夷吳越也三歲

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

吳師于豫章吳師于乾谿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

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叛潰事在魯昭十三年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

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

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

枕王以璞而去之璞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

棘闈棘闈不納棘楚邑闈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

尹無宇之子也傳曰王公夏將入鄆芋尹無宇之子

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而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

好階戚猶惕也

警諸疾疥疥

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

然服士以司吾間戚猶惕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

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為害微也豈能涉江

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壤地接而越脩德也王

益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

于水鑑當于民鑑昔楚靈王不君不得為君之道其臣箴諫以不入

也入受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陂漢以象

帝舜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罷弊楚

國以閒陳蔡閒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脩方城

之內方城楚北山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也東國徐夷吳越也三歲

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

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

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

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

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

枕王以撲而去之撲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

棘闈棘闈不納棘楚邑闈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

尹無宇之子也傳曰王公夏將入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而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

諸棘 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其

而女殉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

諸侯之耳王夫差也變易也魯今王既變鮌禹之功語曰禹能以德脩鯨

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

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稻蟹也都國今

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夫吳民離矣有離體有所傾

羣獸然一个負矣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衆獸

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

也

一个負矢

吾食稻蟹也都

吳西

近湖

陳就戰或小有傾傷亦復然也

也還

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

師敗績吳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車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

齊奚斯吳大夫釋解也以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

遵汶之上汶水名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不敢左右

徒國子齊鄭國書也天若不知有臯則何以使下國

勝下國吳自謂也言天若不知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告曰昔吾先王體德聖

唯好之恩好之故也

今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

有臯何以使吳國勝齊也

讓也

諸棘 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其

二女殉而葬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

諸侯之耳而未忘也今王既變鮫禹之功王夫差也變易也魯

而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

吳西近湖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稍蟹也都國

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夫吳民離矣有離體有所傾

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矣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衆獸

被矢則百羣皆走以言吳民臨王其無方收也方道

陳就戰或小有傾傷亦復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

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

師敗績吳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車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

齊奚斯吳大夫釋解也以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

遵汶之上汶水名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不敢左右

徒國子齊鄉國書也天若不知有臯則何以使下國

勝下國吳自謂也言天若不知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告曰昔吾先王體德聖

明達於上帝

先王闔廬也上帝天也

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

方之蓬蒿

二耜為耦言子胥佐先王其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也

以立名於荆

此則大夫之力也

立名于荆謂敗楚于柏舉昭王奔隨時也

今大夫老而

又不自安恬逸

恬猶靜也逸樂也

而處以念惡

處居也居則念為惡於吳

降衷于吳

衷善也

出則罪吾眾

罪吾眾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

撓亂百度

撓擾也度法也

王之鍾鼓實式

豆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

靈之

式用也靈神也敢

惡

遂決也計慮也

以不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

釋解也

曰昔吾先王世有輔

弼之臣

言闔廬以前

以能遂疑計惡

遂決也計慮也

以不陷於大

難今王播棄黎老

播放也黎凍黎壽徵也

而孩童焉比謀

孩幼也

合曰余令而不違

不違言莫違也

夫不違乃違也

乃違道也

夫不

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

小喜勝敵之喜謂有

所克而定也

而遠其大憂

大憂在後故遠也

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

覺寐王心吳國猶世

世世也

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

取之

得謂克楚也傳曰闔廬食不二味勤郵其民取之謂此也

其亡之也亦有以

棄之

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復為楚所敗也

用能援持盈以沒

盈滿也沒

終而驟救傾以時

以時不失時也

今王無以取之

言無政德而天

祿亟至也

亟數也

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

闔廬食之謂此

覺寤王

所克而定也





明達於上帝

先王闔廬也上帝天也

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

方之蓬蒿

二耜為耦言子胥佐先王其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也

以立名於荆

此則大夫之力也

立名于荆謂敗楚于柏舉昭王奔隨時也

今大夫老而

又不自安恬逸

恬猶靜也逸樂也

而處以念惡

處居也居則念為惡於吳

國出則罪吾眾

罪吾眾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

撓亂百度

撓擾也度法也

以妖孽吳國

妄為妖言越襲襲吳也

今天降喪于吳

喪善也齊師

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

式用也靈神也敢

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

釋解也

曰昔吾先王世有輔

弼之臣

言闔廬以前

以能遂疑計惡

遂決也計慮也

以不陷於大

難今王播棄黎老

播放也黎凍黎壽徵也

而孩童焉比謀

孩幼也

合曰余令而不違

不違言莫違也

夫不違乃違也

乃違也夫不

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

小喜勝敵之喜謂有

所克而定也

而遠其大憂

大憂在後故遠也

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

覺寐王心吳國猶世

世繼也

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

取之

得謂克楚也傳曰闔廬食不二味勤郵其民取之謂此也

其亡之也亦有以

棄之

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復為楚所敗也

用能援持盈以沒

盈滿也沒

終而驟救傾以時

以時不失時也

今王無以取之

言無政德而天

祿亟至也

亟數也

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

闔廬食之謂此

所克而定也 覺寤王

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辟易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

於熟而北征也夫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

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於江鴟夷革囊

出泰山蓋可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謂後年不至於熟而北征也夫差

以哀十一年殺子胥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

名出泰山闕穿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西屬之濟

至下邳入泗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黃池地名晉公午晉定公也黃池事在魯哀十三年

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二子越率師泝海沂

而上曰沂循海而吳路泝順也逆流而上曰沂循海而敗王子

絕吳王還歸之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未反越子伐吳吳距之獲太子友

○ 中軍沂江江王勾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

吳王懼乃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吳晉爭長未

○ 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今吾道路悠遠

道背其齊盟齊同也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王孫雄曰

夫危事不齒王孫雄吳大夫也齒雄敢先對二者莫

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適齊

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辟易將死曰而縣吾

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

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

而投之於江鴟夷 革囊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謂後年不至

以哀十一年殺子胥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南魯

之間闕穿也 商宋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秦山蓋西屬之濟

濟宋水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黃池地名晉公午晉定公

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二子越率師泝海沂

率師泝海沂

淮以絕吳路泝順也逆流而上曰沂循海而敗王子

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

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沂江江吳江也或以襲吳入其

郭郭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吳晉爭長未

成長先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遽傳吳夫懼乃合大

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今吾道路悠遠

悠長也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王孫雄曰

夫危事不齒王孫雄吳大夫也齒雄敢先對二者莫

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適齊

齊

吳王夫差  
越王勾踐  
黃池

吳王夫差  
越王勾踐

將夾溝而膠我

徐夷曰吳既敗矣

宋今睢陽徐今大徐夷淮夷也

將夾溝而膠我

旁擊曰廢我無生

旁擊曰廢

我無生命矣會而先

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

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

以侯伯之禮見天子也

吾須之不能

待見天子

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

俞益也

吾民恐畔必會而

王乃步就王孫

先使吳先軟也

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

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

欲決一計以濟事

以濟事

欲決一計求先晉也濟成也

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

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

言人

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知矣

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

與我同

長老也

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

遷轉

退也絕慮道遠也

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

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

事君勇謀於此用之

勇而有謀正謂今時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

心

挑晉求戰以廣大民心示不懼也

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

朋羣也勉勵士

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使有關心也

勸之以高位重畜

重畜重寶財備刑戮以

辱其不厲者

備具也

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

推先

我既執諸侯之柄

為盟主故執柄

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

焉

獲收也誅責也責諸侯之貢賦

而先罷之

罷遣諸侯令先歸也諸侯必說

也挺寬一日惕一

說喜也

既而皆入其地

入其國境

王安挺志

挺寬也

一日惕一

旁擊我無生

宋徐夷曰吳既敗矣

宋今睢陽徐今大徐夷淮夷也

將來溝而瘞我

旁擊

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

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

以侯伯之禮見天子也

吾須之不能

待見

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

俞益也

吾民恐畔必會而

先之

先使吳先歆也

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

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

以濟事

欲決一計求先晉也濟成也

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

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

言

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

與我同

長老也沒終也

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

遷

退也絕慮道遠也

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

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

事君勇謀於此用之

勇而有謀正謂今時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

心

挑晉求戰以廣大民心示不懼也

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

朋羣也勉勵士

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使有關心也

勸之以高位重畜

重畜備刑戮以寶財

辱其不厲者

備具也

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

推

我既執諸侯之柄

為盟主故執柄

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

焉

獲收也誅責也責諸侯之貢賦

而先罷之

罷遣諸侯令先歸也

諸侯必說

說喜也

既而皆入其地

入其國境

王安挺志

挺寬也

一日惕一

也

挺寬一日惕一

王孫雄曰

王孫雄曰

〇

〇

日留惕疾也以安步王志步

日留惕疾也

以安步王志步

必設以此民也封於

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間以恐之必速至也

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

夜中乃令服兵擐甲

夜中夜半也服執貫也甲鎧也

係馬舌出火竈

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

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

徹通也以百人通為一行百行為萬

人謂之

頭皆官帥攤鐸拱稽

二君皆云官帥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

建肥胡奉文犀之渠

肥胡一行宜為士周禮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唐尚書云稽察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

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

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

十行一嬖大夫

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子

○ 鼓

析羽為旌八汝嬖大夫

建旌提鼓

析羽為旌提挈也

挾經秉枹

在

也秉執也

十旌一將軍

十旌萬人也將軍命卿也

載常建鼓挾

經秉枹

日月為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為之楹而樹之

為萬人以為

之如火

易隼曰旗尚赤

常赤旗丹甲朱羽陳而立

熊虎為旗此王所帥中軍

左軍亦如之

亦如中軍載常建鼓挾經

秉枹之屬

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

易隼曰旗尚赤

左陽也丹形朱羽染為朱

左陽也丹形也朱羽染為朱也

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身羽

是臣等一

十

子聖

鳥

日醫

楊疾也

以安步王志

步也

必設以此民也封於

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

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間以恐之必速至也

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

秣粟也

夜中乃令服兵擐甲

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貫也甲鎧也

係馬舌出火竈

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

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

徹通也百人通為一行百行為萬

人謂之

行頭皆官帥

二君皆云官帥大夫

雙大夫此一行宜為士

周禮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

戰也鄭後司農以為稽計兵

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

建肥胡奉文犀之渠

肥胡

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

十行一雙大夫

十行千人雙下大夫也子

產謂子南曰子晉

建旌提鼓

析羽為旌

挾經秉枹

上大夫汝嬖大夫

日挾經兵書

十旌一將軍

十旌萬人也

經秉枹

日月為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

為萬人以為

方陳

百行故曰萬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

如荼

交龍為旂素甲白甲也矰矢

王親秉鉞載白旗

以中陳而立

熊虎為旗此

左軍亦如之

亦如中軍載

秉枹

皆赤常赤旂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

鳥隼曰

左陽也丹形朱羽染為朱

左陽也丹形朱羽染為朱也

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身羽

鳥隼曰

旗黑甲烏羽

手與也

之矰望之如墨

黑漆甲也尚黑右陰也

為帶甲三萬

帶甲三萬矜鎧以勢

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

周軍飭壘

周繞也飭治也

鼓丁寧錚于振鐸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錚于錫非也錚于與錫各異物軍應也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鉞以振旅譁鉞呼也其

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周繞也乃令董

褐請事

董褐晉大夫司馬演請問也

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

偃匿也

今大國越錄錄第

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

亂故

敢問先期亂次之故

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

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

言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無姬

繼徒步也遠傳車也

姓之振也

振救也

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

徒步也遠傳車也

匍

匍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

諸戎翟楚秦

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眾而不用征伐戎翟楚秦卑周者

將不長弟

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弟言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兄弟之國謂

魯衛之屬或云謂晉滅虞虢韓魏然虞虢

孤欲守吾

也過退則不可

君之班爵

爵次當為盟主

進則不敢

不敢過先君也

退則不可

亦不

會曰薄矣

薄迫也

今會曰薄矣

薄迫也

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

集成

日言欲戰以決之不勝

則服事君若勝則為盟主

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離



旗黑甲烏羽

寺也

之矰望之如墨

黑漆甲也尚黑右陰也

為帶甲三萬

帶甲以勢

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

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

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錚于錫非也錚于與錫各異物軍

行鳴之與鼓相應也

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鉦以振旅

譁鉦謹其

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

周繞也

乃令董

褐請事

董褐晉大夫司馬演請問也

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

偃匿也

今大國越錄

錄第

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

亂故

敢問先期亂次之故

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

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

言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

無姬

繼徒步也遽傳車也

姓之振也

振救也

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

徒步也遽傳車也

匍

匍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

諸戎翟楚秦

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眾而不用征伐戎翟楚秦甲周者

將不長弟

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弟言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兄弟之國謂

魯衛之屬或云謂晉滅虞虢韓魏皆在春秋之始非所以責定公也

孤欲守吾

先君之班爵

爵次當為盟主

進則不敢

不敢過先君也

退則不可

亦

及也今會日薄矣

薄迫也

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

言欲戰以成

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

言欲戰以成

則服事君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離

勝則為盟主

則服事君若

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離

之外藩離壁

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

王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部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

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賈唐二君云剄死士

董褐既致命致命於乃告諸趙鞅趙鞅晉正卿

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

女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大則越入吳

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王其許之先無以

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不空趙鞅許諾

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觀示使褐

復命曰曩君之言曩向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龜曰卜

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王武王之諸侯以奉天子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

逃罪孤以下晉辭也訊讓日至訊告曰昔吳伯父不

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

今伯父有蠻

荆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也虞度也言夫差有蠻

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

之職

守禮

效董褐既致命

之董褐既致命

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

女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

不可與戰

然而不可徒許也

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

復命曰曩君之言

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

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

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

逃罪

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

今伯父有蠻

荆之虞禮世不續

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

獸

曰肉食者無墨

主趙

許宜有辭義

貞正也

以火發

謂不朝

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

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

逃罪

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

今伯父有蠻

荆之虞禮世不續

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

之職

之外藩離壁落也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

王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部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賈唐二君云剄報客使死士自剄以示其威行軍士用命也昭謂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王使罪人自剄以讓吳故夫差

董褐既致命致命於晉君乃告諸趙鞅趙鞅晉正卿曰

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黑氣也

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反畔大則越入吳

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戰被毒悖暴也王其許之先無以

待危主趙鞅也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不空許宜有辭義趙鞅許諾

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觀示使褐

復命曰曩君之言曩向也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謂不朝貢也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龜曰卜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

逃罪孤以下晉辭也密比也邇近也訊讓曰至訊告也曰昔吳伯父不

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言也同姓元侯今伯父有蠻

荆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也虞度也言夫差有蠻荆之備廢朝聘之禮不得繼世續

前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

之職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君憂

之虞故命晉以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

君憂周之憂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

也淫猶僭也名號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防雖短不可踰也王室雖卑不可僭

也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言吳姬姓而自僭號况於蠻荆有何義於周室

而不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賜圭

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伯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夫諸侯無二

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

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弟後也吳王許

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吳王既

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

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比郭焉而過之

入也徒師步卒大夫也徒師步卒也郭郭也託焚其郭去其守貞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既退于黃池乃大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

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其王事以遠我一

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赦也被甲

帶劍挺鉞搢鐸挺板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栢

舉栢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暴也中原中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楚

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取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郢楚都也王總其百執

舍善也

君憂

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也君有蠻荆之虞故命晉以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

君憂周之憂也

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

掩蓋

也淫猶僭也名號也

君有短垣而自踰之

垣者喻禮防雖短不可踰也王室雖卑不可僭

也

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

言吳姬姓而自僭號况於蠻荆有何義於周室

而不

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

命圭受賜圭之策命周禮

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伯

諸侯是以敢辭

辭不事吳也

夫諸侯無二

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

干犯也

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

長先也弟後也

吳王許

諾乃退就幕而會

幕帳也

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吳王既

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

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勇獲吳大夫也徒師步卒也郭郭也託為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

王孫苟吳

大夫勞功也

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其王事以遠我一

二兄弟之國

遠疏也

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

貫赦也

被甲

帶劍挺鉞搢鐸

挺拔也搢振也

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栢

舉

栢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暴也中原中也

天舍其衷

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

楚

師敗績王去其國

昭王奔隨

遂至于郢

郢楚都也

王總其百執

事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也昭謂王闔廬也

王不避天子故知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夫概

昆弟不相能夫概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昆兄也夫概王闔廬

之弟也傳曰夫概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今齊侯任不鑿于楚任齊

孫悼公之子簡公任也不鑿不以楚敗為鑿戒又不承其王命以遠我一二

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樂盈以伐晉昭謂兄弟魯也

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遵汶伐博齊

蔡笠相望於艾陵唐尚書云蔡夫須也昭謂蔡笠

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而還夫差豈

其衷齊師還

舍其衷文武后也

公江沂淮闕

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二歸不稔於歲

出於商魯之間兄弟諸於下執事克能也成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

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景王子敬王也紹繼也

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

余心豈忘憂卹不唯下

伯而女也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女也伯父多歷

伯而女也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女也伯父多歷

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女也伯父多歷

事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也昭謂王闔廬也王不避天子故知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夫概上王為闔廬也

昆弟不相能夫概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昆兄也夫概王闔廬

之弟也傳曰夫概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今齊侯任不鑿于楚任齊景公

孫悼公之子簡公任也不鑿不以楚敗為鑿戒又不承其王命以遠我一二

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樂盈以伐晉昭謂兄弟魯也

齊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遵汶伐博齊博

別都蔡笠相望於艾陵唐尚書云蔡夫須也昭謂蔡笠

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博至于贏是也天舍其襄齊師還言敗而還夫差豈

其衷齊師還

舍其衷文武后也

沿江沂淮闕

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二后也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

不至於穀孰而復出師也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

以徹於兄弟之國兄弟諸姬也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

於下執事克能也成事成功也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

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景王子敬王也紹繼也

我心誠嘉之也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

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余心豈忘憂卹不唯下

土之不康靖不但憂四方今伯父曰戮力同德戮并

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女也伯父多歷



天舍其衷

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王將遂涉吾地工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儆也越大夫種乃倡

謀發始為倡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

忌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也卜於天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既罷弊其民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之言者今吳民既罷罷勞也而大荒

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姦者今尚無有而困鹿空虛員曰困其方曰鹿

見請然我蔑卜筮移就蒲羸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羸蚌蛤之屬濱涯也天占既

兆也見人事又見謂怨也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會奪之利無使失俊俊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

至罷歸也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

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也若事幸而從我言從我而戰我

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

禦兒越北鄙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之吳

王若愠而又戰愠怒也幸遂可出使出奔若不戰而結成

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

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勾踐問

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

微天之衷微要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微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



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儆也越大夫種乃倡

謀發始為倡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

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也卜於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既罷弊其民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之言者今吳民既罷罷勞也而大荒

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姦者今尚無有而困鹿空虛員日困方日鹿其

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贏蚌蛤之屬濱涯也天占既

兆兆見也人事又見謂怨也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會奪之利無使失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

至罷歸也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

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也若事幸而從我言從我而戰我

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

戰 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之吳

王若愠而又戰愠怒也幸遂可出使出也若不戰而結成

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

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勾踐問

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

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徼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

既具無以行之行猶用也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

曰不知也謙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也能博

取於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所行也

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爵

名豆肉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聽樂不盡聲不盡

五聲之變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

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

老敬長老也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備故未可用也王曰越

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

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

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

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

有餘則稅之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

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

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

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

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

則不知民之極也極中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也銓稱不

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

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舌庸苦成大

夫種范蠡夫種范蠡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

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

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敢

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

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大夫舌庸乃進對

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大夫苦成

衷唯是車馬兵甲卒命告包胥既命孤矣也

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大夫種進

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說云別物善惡昭謂

屬辯屬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

備巧審密不可攻入也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

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

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王乃令於國

曰國人欲告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

白者不任兵事則下所謂眩瞶之告孤不審將為戮

不利不審謂欺過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過五日道

則眾惑也

則不知民之極也極中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也銓稱不

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

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舌

夫種范蠡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庸苦成大

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

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敢

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

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大夫舌庸乃進對

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大夫苦成勞聖通也

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大夫種進嚴猛也

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說云別物善惡昭謂

屬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

備巧審密不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

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

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王乃令於國

曰國人欲告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

白者不任兵事則下所謂眩瞽之告孤不審將為戮

不利不審謂欺過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過五日道

詐不實也計之也

屏屏寢門內屏

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

王乃入命夫人王背

屏而立夫人向屏

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

王曰自今日以

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內政婦職外政國事

內有辱是子也外

去筭去飾也

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

外邊壇也唐尚書云屋名

屏婦人禮送

乃闔左闔填之以土

閉陽開陰

去筭

側席而坐不埽

筭簪也去筭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

王背檐而

立大夫向檐

說云檐屋外邊壇也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檐謂之檣檣門戶掩陽也

王

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

均平也

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

無出外政無入

內國政外軍政也

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

大夫送王不出檐

示當守備也

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

而坐不埽

示憂戚無飾也

王乃之壇列

壇在野所以謀列士衆誓告之處

鼓

王行之至於軍

軍所軍之地也

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以

環瑱通相問也

環金玉之環瑱塞耳問遺也通行路以亂軍

明日徙舍斬

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

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

兒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

有司大狗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

十六

野所以講列誓告之處

不埽示憂戚無飾也

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王乃入命夫人王背

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

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

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

出屏婦人禮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填之以土閉陽開陰示幽也去筭

側席而坐不埽筭替也去筭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

立大夫向檐說云檐屋外邊壇也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檐謂之櫛櫛門戶掩陽也王

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

均平也脩墾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

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

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也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

而坐不埽示憂戚無飾也王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謀列士衆誓告之處鼓

而行之至於軍軍所軍之地也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以

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問遺也通行路以亂軍明日徙舍斬

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

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

兒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

有司大狗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十六

野所以講列誓告之處

日者七  
十日老  
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

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轉入也子為我禮已重

矣重矣去父子歸沒而父母之世沒終也後若有事吾

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

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第四五人皆在

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

明日狗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

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後若有事吾

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

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和上下皆和也斬有

非者以狗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勇於決也於是人有致死

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

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

進退而不退左而身斬妻子鬻鬻賣也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江

江去吳越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

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以其私卒君子六千

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明日將舟

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也

命也

果果勇於決也

○

進退而不退左而身斬妻子鬻

江去吳越越王

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

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

須須後命也

曰耆七 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

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轉入子為我禮已重

矣重矣去父子歸沒而父母之世沒終後若有事吾

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

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第四五人皆在

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

明日狗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

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後若有事吾

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

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和上下皆斬有

罪者以狗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勇於是人有致死

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

處而不處處止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

不右身斬妻子鬻鬻賣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江

江去吳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

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以其私卒君子六千

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明日將舟

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

命也

江去吳越五十里

東吳

五里



右軍涉江

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令左軍

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吳師聞之大

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

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越王乃令其

中軍銜枚潛涉潛嘿也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

枚潛涉潛嘿也不取奔走曰北涉度也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

大敗之於沒沒地也又却敗之却郭也三戰三北三戰笠澤也

宮王宮也吳王懼也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王宮也吳王懼

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也

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

好有畏天之

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

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

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

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

以民生之不長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

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

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二百人以奉

右軍涉江

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令左軍

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吳師聞之大

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

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越王乃令其

中軍銜枚潛涉潛嘿也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

北軍敗奔走曰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

大敗之於沒沒地又却敗之却郭外也三戰三比三戰笠澤也

宮王宮吳姑蘇

也也郊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王宮姑蘇吳王懼

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也

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

好有畏天之

好有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

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

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

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

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

以民生之不長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

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

章東海口甬州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

自殺越滅吳

國語第十九

之在所安可與居者夫差辭曰天既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當

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

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說告也曰

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宋國也

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玉珪也夫唯能下其羣

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羣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之禍

吳語第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語第二十

雲陽 章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越語上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于夫

椒遂入越越子保于乃號令於三軍號呼也曰凡我父

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阨親而呼之也國子姓年在衆

子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

之政知政謂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買賤賣貴者

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日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

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衰笠時雨既至必求之

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

後晚也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

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求成也曰寡

君勾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

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

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

王進女為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

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

左右在君所用也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為將

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沉金玉於江不欲吳

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

萬人以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無乃即傷君王之

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

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為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

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

之民無所移

環繞也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言此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

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

言勢不兩立也將不可改於是矣

言滅之之計不可改易也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

國黨所也上所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

乘其車言習俗之異也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教之昭謂狐庸教吳魯

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夫越國吾攻而勝之

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

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矣越人飾美女八人

納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太宰嚭以求免也嚭吳正卿故

犁之子也魯昭元年州黎為楚奔吳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 曰子苟

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

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

與之成而去之成平也勾踐說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

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

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也於

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

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

二百人以入曰人於吳將二百人以入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馬

吳若宦豎然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馬

之民無所移

環繞也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言此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

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

言勢不兩立也將不可改於是矣

言滅之之計不可改易也

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

國黨所也上所之

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

乘其車

言習俗之異也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教之昭謂狐庸教吳魯

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夫越國吾攻而勝之

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

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矣越人飾美女八人

納之太宰嚭

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太宰嚭以求免也嚭吳正卿故

楚大夫伯州黎之子也魯昭元年州黎為楚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曰子苟

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

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

與之成而去之

成平也

勾踐說於國人

說解也

曰寡人不

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

執猶結也

以暴露百

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

更改也

於

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

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官士

三百人於吳

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官豎然

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前馬

前驅在馬前也今諸暨有勾北至于勾踐之地南至于勾無無亭是也

禦兒今嘉興語東至于鄞今鄞縣西至于姑蔑今大

湖是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乃致其父

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

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

也蕃息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

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禮三

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免乳公令醫守之醫

也醫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

豚主內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生二人公

與之餼餼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禮

支子死三月釋其政支子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

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宦仕也仕其子而

其達士潔其居潔其美其服賜衣飽其食稟餼而摩

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勾踐

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廉脂以行稻廉脂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

舖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為後將非其身之所種則

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



前驅在馬前也今諸暨有勾北至于勾踐之地南至于勾無無亭是也

禦兒今嘉興語兒鄉是也東至于鄞今鄞縣是也西至于姑蔑今大姑蔑

湖是也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耳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

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

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

也蕃息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

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

待禮者務育民也娶二十而嫁今不將免者以告免乳也公令醫守之醫乳

也醫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知擇人

豚主內陰類也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生二人公

與之餼餼食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禮父為適子三年

支子死三月釋其政支子庶子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

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之稟以食之也

其達士潔其居潔其節舍美其服賜衣服也飽其食稟餼多也而摩

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勾踐

載糶與脂於舟以行糶糜脂膏也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

舖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之非其身之所種則

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



有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

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

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

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姑且也庸用也父兄又

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

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

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

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少恥謂進

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犀形似

豕而大今微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不珠甲山犀則無億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

天滅之言夫差天所與故曰助天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

微功要利者欲其旅進旅退也天所不助天也吾不欲匹夫之勇也匹夫輕儻

微功要利者也欲其旅進旅退也旅俱進則思賞退則思刑

俱進則思賞退則離伍獨退則無恥不畏如戮辱如

也伍獨退則無恥不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

免其夫言得一國之歡心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誰有恩

惠如是君者可不為之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圍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又敗之

於沒沒地名在哀十九年又郊敗之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夫差行成

有三年之食

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

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

有節度也

請報之

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

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

姑且也庸用也

父兄又

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

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

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

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

少恥謂進

不念功臨難苟免

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

言多也犀形似

豕而大今微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不

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

助天滅之

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也

吾不欲匹夫之勇也

匹夫輕儻

微功要利者也

欲其旅進旅退也

旅俱也

進則思賞退則思刑

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

離伍獨進也

退則無恥

不畏如戮辱

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

勉其夫

言得一國之歡心

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

孰誰也誰有恩

惠如是君者可不爲之死乎

是故敗吳於圍

圍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

又敗之

於沒

沒地名在哀十九年

又郊敗之

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

夫差行成

皇朝前編

皇朝前編

CENTRAL LIBRARY

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

勾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與越越可

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五音請達王甬句東甬甬江句句章

君乎待之若工出二君然坑吾與君為二君乎待之若二君然夫差對曰寡人禮

飯矣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君若不忘周室

為弊邑宸宇宸屋雷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也亦寡

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

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舍也遂滅吳

越語上第二十終

國語第二十終

國語第二十一

雲陽 韋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越語下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勾踐三年魯哀之元年范蠡進

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盈滿也有定傾定安也傾危也有

節事節制也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

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定傾者與人

中當卑辭尊禮玩與地法地也時不至好女樂尊之以名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

滅

國語卷之二十一  
越語上第二十一

國語第二十終

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

勾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與越越可

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甬江

也達王出之東境吾與君為二君乎待之若二君然夫差對曰寡人禮

先一飯矣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君若不忘周室

而為弊邑宸宇宸屋雷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也亦寡

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

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舍也遂滅吳

越語上第二十終



滅

國語第二十一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越語下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

勾踐三年魯哀之元年

范蠡進

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

持守也盈滿也

有定傾

定安也傾危也

有

節事

節制也

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

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

定傾者與人

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

中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

節事者與地

與地法地也時不至不可疆生事不究不

可彊成 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

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也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

矜大也不自大其不驕不自縱弛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

則行時功施而不德也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作起也攻者為客起謂

止則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人事謂怨畔逆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今君王未盈

而溢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矜其功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不勞而

躬身妨害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

禮讓勇禮讓勇兵者凶器也言害人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脩

則攻奪遠方附事之德不行然後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

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也也勇為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代人淫佚之事

逆德也也勇為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代人淫佚之事

上帝之禁也淫佚放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

也吾已斷之矣貳二也二言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

湖五湖今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

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

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

其禮以  
玩好女樂  
也

人奈何

已在傾危故  
先問與人

范蠡對曰卑辭尊禮

言當卑約  
其辭尊重

玩好女樂

玩好珍寶也  
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

尊之以

名

謂之天  
王也

如此不已

不已謂吳  
不釋也

又身與之市

市利也  
謂委管

籥屬國家  
以身隨之

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

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

重器  
寶器

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

以身隨之君王制之

委歸也屬附也管籥取鍵器  
也月令曰脩鍵閉慎管籥

吳

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

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

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

宦於吳

宦為臣  
隸也

三年而吳人遣之

勾踐以魯哀元年  
棲會稽吳與之平

而去之勾踐改脩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  
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

歸反至於

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

欲更脩政  
故問節事

范蠡對曰節

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

為一不  
偏也不

失不失  
時也

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

受

名受其功名也利謂  
萬物終歸於地也

美惡皆成以養生

物之美惡各  
有所宜皆成

之以養  
人也

時不至不可彊生

物生各  
有時也

事不究不可彊成

究窮也窮則變  
生可因而成也

自若以處

若如也自如  
無妄動也

以度天下待



人奈何已在傾危故范蠡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約其辭尊重

其禮以求平也玩如女樂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尊之以

名謂之天如此不已不已謂吳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

籥屬國家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

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

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

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附也管籥取鍵器也月令曰脩鍵閉慎管籥吳

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

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

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

宦於吳宦為臣三年而吳人遣之勾踐以魯哀元年

而去之勾踐改脩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歸反至於

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歸反至於

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脩政范蠡對曰節

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為一不

失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

時也名受其功名也利謂美惡皆成以養生物之美惡各

萬物終歸於地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事不究不可彊成

之以養人可困而成也自若以處若如也自如以度天下待

究窮也窮則變生可困而成也自若以處無妄動也以度天下待

守禮也

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唱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

男女之功功農穡絲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

府倉實貨財曰府民衆殷殷盛也無曠其衆以為亂梯

空日廢業時上梯階也無令空國廢業時將有反事將有間

為禍階也困乏以生怨亂為禍階也必有以知天地之

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恒常也事無間時無反

吳事無釁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也王曰不穀之

國家蠹之國家也蠹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

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樂三時之務使不亂民功不逆

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五穀稔孰民乃蓄滋種和也蓄

息也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蠹不如種也交俱也四封

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

陰陽謂剛柔晦明三光贏縮用兵利鈍之常數也柔而不屈外雖柔順內不可屈疆而

不剛內雖強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唐尚書云言無德行虐習以為

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謂有死生因天地

之刑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天因人惡而福

人因天天垂象聖人自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形見也

聖人因而成之以誅賞因吉凶是故戰勝而不報敵家不能

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唱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

男女之功功農穡絲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

府倉實貨財曰府民衆殷殷盛也無曠其衆以為亂梯

曠空也梯階也無令空國廢業使之困乏以生怨亂為禍階也時將有反事將有間

時還則胙在越而吳事有釁隙也必有以知天地之

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恒常也制度也事無間時無反

吳事無釁隙天時未在越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保守也王曰不穀之

國家蠹之國家也蠹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

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樂三時之務使勸事樂業也不亂民功不逆

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五穀稔孰民乃蓄滋稔和也蓄

息也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蠹不如種也交俱也四封

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

陰陽謂剛柔晦明三光贏縮用兵利鈍之常數也柔而不屈外雖柔順內不可屈疆而

不剛內雖強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唐尚書云言無德行虐習以為

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謂有所斬伐及黜奪也以為常以為常法也死生因天地

之刑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禍

禍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形見也

凶之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是故戰勝而不報敵家不能

象

天  
誅  
因  
天  
人  
自  
生  
之  
天  
地  
形  
之  
見  
其  
吉  
也

而不報敵家不能

也報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也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蠱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為治國也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誦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曰先

人就世不穀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世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

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游田故

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

亦又甚焉亦於也甚焉言見困苦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

對曰未可也蠱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

當守天時天時沒乃可以動也彊索者不祥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

受其殃夫滅是也失德滅名而不取後復見滅是也失德滅名

以走死有子有不子有奪子而復奪也有子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

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

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也亂民功

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優也憎輔遠弼相道為輔聖人

不出聖通也通知之人皆隱遁也忠臣解骨賈唐二君云解骨子胥伏屬鏤也昭謂是

而不

報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

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蠶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為治國也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讓四曰先

人就世不穀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世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

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游田故

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邠不穀

亦又甚焉邠於也甚焉言見困苦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

對曰未可也蠶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

當守天時天時沒乃可以動也彊索者不祥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

殃言得天時而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可取而不取後復見滅是也失德滅名

汙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

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

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

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也亂民功

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優也憎輔遠弼相道為輔聖人

不出聖通也通知之人皆隱遁也忠臣解骨賈唐二君云解骨子胥伏屬鏤也昭謂是

時子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骨體解倦不復念忠也皆曲相御莫適相

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

且也偷苟也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

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

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鏹以死在魯哀十一年范

蠡對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為逆節萌兆也天地未形而先為

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

俱也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也今其稻蟹稻蟹食也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稻蟹食也范

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

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

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

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

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

恐稻蟹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

時子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骨體解倦不復念忠也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且也偷苟也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

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鏹以死在魯哀十一年范

蠡對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為逆節萌兆也天地未形而先為

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猶

俱也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害也

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稻蟹食范

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

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

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

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

然後乃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

恐稻蟹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

恐稻蟹新也

如比巴... 恐... 稻蟹... 新也

也支猶堪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也

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會荒使越王為此者示不以吳為念也宮中

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也

薄彼其上將薄其德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騁射以盡民力也

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也乃

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

大壺殮大也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謂魯哀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也王召范

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之善語也曰觥飯不及壺殮觥去大

謂盛饌未具不以謂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殮之救飢疾言已欲滅吳取也言已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

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臣

固將謁之謁請也請伐吳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

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

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

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

之灾羸縮轉化後將悔之羸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天節固然固然

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易也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

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湯武也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

羸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



也支猶堪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也

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者示不以吳為念也宮中

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也

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騁射獵不以為意必不脩德而縱私好

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也乃

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謂魯哀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也王召范

蠡而問焉曰諺有之善語也曰觥飯不及壺殮觥去也大飯謂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殮之救飢疾也言已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

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也微無也臣

固將謁之謁請也請伐吳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

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

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其忿也

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

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

之灾羸縮轉化後將悔之羸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天節固然固然

有轉化也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易也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

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湯武也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

常

常

常

羸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



運用兵有用之是也

臣言

紀以爲常隨其贏縮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者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也

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也天道

皇皇日月以爲常皇皇著明也常象也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

損薄食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食也陽至而陰

陰至而陽至極也日因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古之善

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運轉虧盈晦明之常也後則

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也用陰謂沉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

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亢禦後無陰蔽先

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爲陰蔽也先動者泰顯露爲陽察也用人無藝往從其

所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往從其所剛彊以禦

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強來禦已其陽節未盡尙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

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

災彼有災變則可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尙逸飽

則未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

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

爲客於時宜爲人客剛強力疾陽數未盡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也宜爲人主安徐而

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爲主人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

也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陰

戶

運用兵有用之是也

紀以爲常隨其贏縮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者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也

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也天道

皇皇日月以爲常皇皇著明也常象也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

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食也陽至而陰

陰至而陽至極也日因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古之善

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運轉虧盈晦明之常也後則

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也用陰謂沉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

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亢禦後無陰蔽先

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爲陰蔽也先動者泰顯露爲陽察也用人無藝往從其

所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剛彊以禦

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強來禦已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

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

災彼有災變則可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尚逸飽

則未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

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

爲客於時宜爲人客剛強力疾陽宜爲人主安徐而

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爲主人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

也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陳有牝牡使

也陳有牝牡使

弗與戰居軍三年

也

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

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

王姑待之

為牝在

蚤晏無失必順天道

晏晚也

周旋無究

究窮也無窮若

王曰諾弗與戰君軍三年吳師自潰

魯哀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越圍吳

冬十吳王帥其

丁卯滅吳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臺也在吳閶門宮之臺也在吳昌門外近湖或云賢賢如良良

云重祿寶璧昭尚書云重祿寶璧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

行成於越

雄吳大夫王孫姓也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

會稽

使越棲於會稽時也

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

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

為之庸

庸用也因天時以為功用

得時弗成天有還形

還反也天形體也

節不遠五年復反

節期也五年再閏天數一終故復反也

小凶則近大

凶則遠

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也

先人有言曰伐

柯者其則不遠

先人詩人也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戒亦

死滅近

先人有言曰伐

來辭俞甲禮俞尊

俞益也

王又欲許之范蠡

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滅越故有此戒亦

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

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

十年不收於國勤身以謀吳也

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

冀望也易望已不勤

為牝在 陽為牡 蚤晏無失必順天道 晏晚也 周旋無究 究窮也無窮若

日月然也 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 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 王姑待之

王曰諾弗與戰君軍三年吳師自潰 魯哀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越圍吳

二十二年冬一月丁卯滅吳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姑蘇宮之臺也在吳昌門外近湖或云賢賢妃良良貨唐尚書云重祿寶璧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

君子齊言士也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 使王孫雄

行成於越 雄吳大夫王孫姓也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

會稽 使越棲於會稽時也 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

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

為之庸 庸用也因天時以為功用 得時弗成天有還形 還反也天形體也

節不遠五年復反 節期也五年再閏天數一終故復反也 小凶則近大

凶則遠 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也 先人有言曰伐

柯者其則不遠 先人詩人也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戒亦

不遠也 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

者往而復來辭俞甲禮俞尊 俞益也 王又欲許之范蠡

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

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

十年不收於國勤身以謀吳也 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 冀望也易望已不勤

蘇子齊言士也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

蘇子齊言士也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

難也 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

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提挈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

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

今吾稻元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

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范蠡

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

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陂水邊亦

崖也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階也鼃黽水邊亦

階曰余雖覩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諛諛

者乎覩面目之兒也諛諛巧辯之言也方欲拒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也王孫雄

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

王謂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

謂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為使者

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

滅起民遂滅吳事將易冀是也反至五湖范蠡

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勉工以德

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

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

勉王以德欲隱遁也

滅起民遂滅吳

勉工以德欲隱遁也

也難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

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提挈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

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

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稽

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范蠡

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

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

也陂崖也龍鼉魚鼈之與處而龍鼉之與同嗜龍鼉水邊亦

也曰余雖覩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諛諛

者乎覩面目之兒也諛諛巧辯之言也方欲拒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也王孫雄

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

王謂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

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為使者子得罪也

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與師以隨使者至於

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事將易莫是也反至五湖范蠡

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勉工以德欲應遁也

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

而朝之

從甲至甲  
泱泱市也

從甲至甲  
為泱泱市也

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

周環

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狀而自朝禮之泱日而令大夫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

越語第二十一終

越語第二十一終

誓告也  
其封疆也

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鄉方也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





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狀而自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為浹浹布也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周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

誓告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疆也

語第二十一終

越語第二十一終

亭侯韋昭注先公

書

右國語三十一卷吳高陵亭侯韋昭注先公同吳注  
偕刻汾偕從弟戰國策重刻汾偕從弟繼涵補校此版魚豕字少於

國策蓋彼版全未及校而此則校而未畢者也喜其  
易施功故初校自國語始閒有可疑處苦無善本訂  
證久而弗就國策得吳注舊刻先校完可印此版雖  
補削粗完而疑竇尙闕如焉又有注無音欲增刻宋  
能得其原本現有明附於各卷之末顧未能得其原本現有明

侍御張一鯤所刻者旣多訛字且有所增損非復宋  
氏本書不足依據搜刻亦尙須俟諸異日乃歎天下

原

吳高陵亭侯韋昭注先公同吳注  
戰國策重刻汾偕從弟繼涵補校此版魚豕字少於  
國策蓋彼版全未及校而此則校而未畢者也喜其  
易施功故初校自國語始閒有可疑處苦無善本訂  
證久而弗就國策得吳注舊刻先校完可印此版雖  
補削粗完而疑竇尙闕如焉又有注無音欲增刻宋  
庠補音分附於各卷之末顧未能得其原本現有明  
侍御張一鯤所刻者既多訛字且有所增損非復宋  
氏本書不足依據搜刻亦尙須俟諸異日乃歎天下

原

二

考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Blank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事視爲難者匪難視爲易者大不易也乾隆丙戌夏  
四月闕里孔繼汾識